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列国史演义丛书

—日本史演义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楔子

且说宇宙初生，浑沌不清。不知过了多少载，清者上升为天，浊者沉落为地，一物如芦芽，冒出天地之间，隐然间化为一神，曰国立常尊。“咦，宇宙茫茫，天地悠悠，独来独往，好生寂寞呀！”这尊神慨叹道，却实在耐不得寂寞，便催生出其他十神。最后生成的两尊神，一曰伊奘诺尊，乃为男神；一曰伊奘册尊，乃为女神。两神形影不离于天界高天原，情意绵绵。

也不知是哪一天，二神来至天浮桥上，俯视凡尘大地。透过翻飞的五彩祥云，看那大海蔚蓝，白浪如雪，天水相连，苍苍茫茫。只是唯闻单调的涛声，未免缺些生气。女神遂含羞道：“我俩结成夫妇，创造供我儿孙立足的国土如何？”男神欣然同意，道：“是该添丁进口，让这苦寂的世界热闹起来。”两神便取来其长无比的琼玉天矛，用来搅动大海，并让矛尖滴下的盐水化为一岛。须臾间，岛上百花丰茂，鸟雀飞鸣。两神便降临岛上，生出淡路、秋津洲、伊豫、筑紫、隐岐、佐渡、吉备等大八洲，又生出美丽娇艳、光彩照人的太阳神天照大神、月神和海神。太阳神和月神飞升高天原，海神留在了下界。

说那海神名曰素戔鸣尊，生得力大无穷，性情暴烈。见姐姐天照大神虽与自己为同胞，却能在自己头上主宰天界，不免愤然不平。顽皮劲一上来，便闯进高天原，戏弄天照大神，把个天界搅得诸神不安。天照大神发了怒，气冲冲地躲进右洞天之岩屋中去，顿时天昏地暗。任凭 800 万诸神怎样呼唤请求，它就是不出来。诸神急中生智，想起天照大神爱热闹，就在石洞前的神树上挂起八坂琼曲玉、八咫神镜和青白串币，又唱唱跳跳，嬉笑打闹，故意弄出许多声响，引逗天照大神走出石屋，天界复现光明。众神忙追究闹事者素戔鸣尊的责任，将其逐出天界，发配出云国。那素戔鸣尊倒也并不气馁，在出云国击杀肆虐一方的八尾巨蛇，又从蛇尾中炼出神力无比的草薙剑，献给姐姐以赔罪。天照大神笑纳之，加上诸神献上的曲玉、神镜，便拥有了主宰天界的凭据“三种神器”。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天照大神春心萌动，遂婚配生子忍穗耳尊。未几，忍穗耳尊又生子火琼琼杵尊。当上老祖母的天照大神，想让自家子孙永享称帝为尊的好处与荣耀，便唤过天孙火琼琼杵尊，道：“大八洲乃吾子孙称王万代之地，宝祚无穷，当与天地同寿。”天孙道：“孙儿谨领神敕，只是两手空空，如何统治下界？”天照大神嘿嘿一笑，道：“吾孙勿急。特赐尔象征武力的神矛一枝，象征皇位的神器三件，吾孙有此四件宝贝，何愁不能打出个万世一系的天下！”天孙不敢怠慢，点起神将天兵，降临九州日向国的高千穗峰，用神矛镇服地方，供神器，称王称雄。此后，天孙又生子，子又生孙，其四孙取名神日本磐余彦尊。转瞬间，神日本磐余彦尊长大成人，又不甘心呆在僻野九州，便率兵队舟师，挥戈东征。一路上说不尽的艰苦险阻，杀死能喷毒雾的怪熊，智败各路酋长军，靠着背后太阳神的庇护和神鸦八咫鸟的引导，平定大和国。苦战十载，终于在大和亩傍山橿原宫即位称帝，是为肇国的首代天皇神武天皇。至神武登基，天皇虽贵为太阳神之神裔，毕竟食用起人间烟火，再无飞升高天原的本事了。

以上三段故事，分别为高天原、出云和日向神话。这些神话源出东瀛失民的英雄传说或自然崇拜。8 世纪初，出于大和朝廷的政治需要，由稗田阿

礼承天武天皇之命口诵，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之诏记撰，于 712 年录成《古事记》，720 年复由舍人亲王等编修《日本书纪》，分别将上述神话纳入这两本书的“神代卷”，杜撰出皇权神授的“肇国”神话，用以神化皇权，论证皇统的神圣与正统，吓唬老百姓。此后，所谓皇统延绵“万世一系”、日本乃“神国”、日本人乃“神裔”等奇谈怪论便孳生出来，并数度甚嚣尘上。其正谬真伪，自然不说自明。

总 序

新历史演义的风采

《世界列国史演义》即将问世了。

演义体，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用于文学艺术作品，这自然不难被接受，但要用于表现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著作，一般人接受起来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早在古代就有人力图使演义体作品朝向文艺小说方向发展，而今天也还有人在否定演义体著作的科学价值。

本丛书，还有前几年陆续出版的几套丛书，如《世界史通俗演义》、《浩劫与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和《世界末代皇帝演义》等，虽然都具有演义体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却都是对世界通史和专门史的探讨与研究成果的体现。它们与古代的演义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从内容上说，不同于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因为后者大多采用虚构、杜撰、夸张的表现手法，作品所选取的视角、规模和风格，是由作家的形象化思维和想象决定的。同时，它们也有别于历史演义的《东周列国志》和《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后者虽然大体上取材于史书，但由于受到正史纪传体断代史法的影响，较少写到活动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人民群众，大多篇幅用于描写帝王将相等内部篡窃乱夺、王朝递交乃至宫闱秘闻。从形式上说，上述新作品是对旧演义体的革新。形成于明清之际的演义体，源于唐宋时期的“说书”，深受广大民众喜爱。以历史为创作题材的演义作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以通俗取胜，流传甚广，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超过了堪称高文典册的二十四史。但同时还应看到，这种演义体写史方法已不能适合现代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读者的欣赏水平。古代演义的“套路”甚多，如对昏君、清官、武打、暴动、起义等的描写，几乎同出一辙，缺乏时代及个性特征。由于遵循“慈祥领袖”的框架，像刘备、宋江这样本应颇有个性化的正面人物就没有写好。古时演义还有片面追求现场热闹和表面动作性的倾向。如《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故事，就不能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考问题。由于脱胎于说书话本，旧体演义生造噱头的现象普遍存在，大量的“噱头”重复雷同，并时常有庸俗现象。其他还有用语八股、生癖之弊等。历史的发展是没有套路的，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们有谁还愿读“套路”充斥的作品呢？新历史演义在采用演义体时，大胆克服其种种不足，并借鉴西方小说之长，深刻、细致地揭示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革新尝试也许会使演义体写史方法更加适合当代读者的欣赏口味。由于我们的演义丛书与古代演义作品有着这些不同，故可称“新历史演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演义作品与纯史学即传统史学著作也有明显不同。历史的主体是人，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是人，其社会功能仍然作用于人。从本质上讲，历史对后人具有不可质疑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启喻性。简单地讲，这就是我们编撰新历史演义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它的种种特点无一不是从这一思想基础生发出来的。与纯史学相比，新历史演义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写作的立场面向人。新历史演义主张史学社会化、史学大众化。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反映历史发展、陶冶人们情操、使人增长智慧的历史著

作也应该面向群众，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从而使他们在轻松的阅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可是，在中国，当前史学著作由于其形式严谨、内容枯燥、语言艰涩，使广大读者往往“望而生畏”。这样的史学著作曲高和寡，已于无可奈何之中走入“象牙之塔”。大多数此类专著仅限于同行史学工作者数十人或仅数人阅读，有的甚至仅仅限于作者评定职称之用。史家实在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们写成的著作的读者如此之少，其心血岂非是付诸东流？为了突破此种困境，新历史演义以演义的形式努力创造新的史学流派——“演义史学”，为史学研究与人民大众之间架设新的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它以通俗的形式、生动的笔法、流畅的语言，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地再现丰富多采的人类历史，使历史从抽象的“故纸堆”变为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从而使“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二，写作的内容围绕人。新历史演义提出“以人带史”的命题，即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来编织历史。它不同于一般史学著作，多见事件、少见人物或多见群体、少见个体；也有别于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著作，多见人物、少见事件或多见个体、少见群体。“以人带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叙述相对集中，紧紧围绕某些中心人物来进行，中心人物如若具有代表性，亦可作为叙述的对象，但不是泛论一切人。其二，人物的选择取决于历史的真实与典型性的结合。可以是帝王将相，也可以是普通劳动大众；可以是促进历史进步的正面人物，也可以是阻碍发展的反面人物。其三，记述的主题是事。以人系事，但不是因人涉事，人物是附于事件的。人与事在着墨浓淡上的规定性，也是新历史演义不同于演义小说和人物传记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三，写作的角度重视历史的另一面。人类历史是一尊构造极其复杂的主体式艺术雕塑，它由无数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面”所组成。新历史演义在不断地发现历史的另一面，努力使作品接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历史原貌，努力对历史做出更加完整和充分的理解。所谓历史的另一面，是很宽泛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无限的。问题是我们要重视它，去发现它。例如，在阶级社会，人们之间除了阶级关系外，还存在有大量或多或少打上阶级烙印但不等于阶级关系的人伦、人际关系，其中包括家庭、亲友、师生、同事、上下级、同乡等关系。再如，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除看得见的外部活动外，还有大量的看不见的活动，即心理活动。类似这样比较重要的“另一面”，如不去发现和运用，我们的历史研究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的另一面发现得愈多，研究得愈透，我们就离历史的原貌愈近。

第四，写作的风格真与美共求。历史事实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历史真实除了事实之外还包含着人类的精神面貌。所谓求真，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包括人类的精神面貌来刻画历史，这是新历史演义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史家在对人物和事体的描写上，保持高度的真实性，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即使采用民间传说或野史记实，亦须查有旁证。求美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创造历史的人类，还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在实践中都有各自的美学追求。所谓“美学追求”，对新历史演义的作者来讲，主要表现于个人的参与，即在不损害历史的科学性的前提下，投入了自己的感情，如对材料的取舍、事件的编排以及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刻画、语言的运用等，都表现出史家在创作上的艺术功力。这样做，既可补充史料的缺漏，又可使作品

更加生动。司马迁和希罗多德正是由于自己的积极参与，才把历史的真实性与编纂的艺术性成功地结合起来，使《史记》和《历史》分别成为东西方世界第一部史学名著，而他们也因此被誉为“历史之父”。新历史演义的求真与求美是统一的，难以分割的，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表里。求真之时注重用艺术方法来丰富和加强对事物的认识，而求美之时则注重用现代科学的成就去把握世界。史学研究的严肃性与作者的形象化感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真和美同时体现在一部著作之中。

第五，写作的领域涉及多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新历史演义的多学科性。新历史演义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所代表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进行的一切活动。人是一个个具有自然、社会、思维等方面属性的高度协调、不可分割的生物体，也是一个不断从外界吸收和交换物质能量及信息的耗散结构系统。这样的人所进行的历史活动，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是极其丰富多彩和纷繁复杂的，更不用说这些历史活动是立体式的、多层次的。面临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新历史演义当然不可能仅只涉及单一学科，它采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心理、生理和社会关系上，进行探索，以此得到正确认识。

一言以蔽之，新历史演义，从内容及其真实性上看，与一般文学作品有根本区别；从形式和方法上看，与纯史学即传统史学著作也有明显不同。它是以文学方法对史学内容进行的加工和补充，因而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特性，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可称为“史学写生”。这种史书，既可满足广大读者的知识追求，又可满足他们的艺术享受，这正是我们的新历史演义力求达到的效果。

编著一套书，当然期望它能收到最大的效果，使最大多数读者看后知识上收获十分，精神上享受十分。如果仅能使读者收获四五分，享受五六分，那就没有收到最大效果。当然，限于史料的发掘与搜集，限于编著者的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多学科研究的能力和文学艺术素养，也许无论如何都不会收到最大效果。可是，一个严肃认真写作的史学工作者，总不肯放弃这个追求，总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本套书的编著者正是抱着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创作的。

依据最大效果的标准，本套书可得几分，评判权属于广大读者。在这里，我可以郑重声明，编著者们的的确确向这个最大效果的目标努力了，尽心了，因而也使作品与最大效果的目标靠近了。

编著者们为争取最大效果付出了巨大艰辛。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和掌握新历史演义的基本创作原则和要求，搜集散存在专著和教材之外的零星的而又大量的资料（包括具有旁证的稗史轶闻和民间传说等），还要熟悉甚至重新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建立起自己的相应的知识结构，从而解决明清以来历史演义作家所遇到的既要吸取演义小说之长，又要将史料处理得恰到好处的难题。这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尝试的过程。

新历史演义的构思提出后，激起了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理解和认同。为了将此构思变为现实，老将敢领风骚，不吝潘江陆海；新秀风华正茂，一展雏凤清音。于是，我们才终于有机会读到这套别具一格的新历史演义。

本丛书此次出版，暂收五大国，即美、日、英、法、俄，每国一卷，今后还将陆续增补，分批推出。在每一国别演义体通史中，作者从大量文字宝

藏中进行筛选和提炼，以少见多，妙笔生花，活灵灵地凸现每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对那些跨度较大的重要历史事件采取本末纪事与编年纪事有机结合的写法，或分段记述，或一气呵成，铺述来龙去脉，使所记事件首尾相接，使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一个完整的概貌。加之作者的积极参与，使其真知卓见和感情色彩渗透于字里行间，使人感到每个国家的历史是真实的。丛书就像面面历史镜子熠熠闪光，逼真地反映了美、日、英、法、俄五国的悠久历史，璀璨文明，民族智慧以及历史前进中的风雨坎坷。从书中人们可以获得知识，增长智慧，陶冶情操，提高对国际性事物的洞察力和加强对外国历史发展的理解。

我们殷切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关心和厚爱。

张联芳

丙子年冬于京城寒舍

日本史演义

第一回 徐福跨海访仙山 倭国遣使通汉魏

红云起处是蓬瀛，十二楼台白玉京。
不知秦世童男女，还有儿孙跨鹤行。

此诗乃明初主修《元史》的文学家、大学士宋濂所作，说的是齐人徐福东渡日本，跨海访仙的故事。这故事，说来话长。

却说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之际，各国诸侯混战争霸。其中，这秦国经穆公、孝公等历代名君苦心经营，变法图强，国力蒸蒸日上。至秦王嬴政登位，关东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已如强弩之末，秦军势如破竹，拔城灭国，于公元前 221 年一统天下。后人唐朝李白作诗赞曰：

秦王扫六国，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嬴政中原获鹿，踌躇满志，以为其功远盖三皇五帝，便自封为始皇帝。乍登宝座，即谋划子子孙孙世代为帝，以至千世、万世，传至无穷。为此，秦始皇设郡县制，废分封制，权归皇帝一人之手；又以酷法治国，将六国旧贵族和豪族迁出旧地，远配南阳、巴蜀等地，断其根本；下令各郡县将流散于民间的兵器运至咸阳销毁，改铸成 12 个大铜人，威摄四方。

待举国稳定，秦始皇便开始到各地巡游。巡游的目的一来为展示皇威赫赫，威震四海；二来为游历山水，暗察各方情况；三是听信方士所言，以为海上有仙岛，岛上有仙人，仙人有仙药，食之则长生不老，若云游各大名山，途中巧遇仙人，仙人一高兴，或可求得长生灵药。此乃一石三鸟之举，何乐而不为！只是求寿目的切不可过分张扬出去。这秦始皇便将国事托付与朝中李斯、王绾等重臣，自率一班文武大臣，先后巡行五次，遍访名山大川和渤海、黄海一带。只是巡访已多时，并未曾见得半个仙人，难免心中惆怅。

这一日，巡行到了东岳泰山。秦始皇率众登临顶峰，极目远眺，只见云海茫茫。秦始皇道：“众卿家，想那云海深处必是东海。”一方士上前躬身答道：“陛下，正是东海。那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就在这茫茫东海之中。”秦始皇问：“方今朕已上得泰山，为何不见仙人踪影？”方士答道：“陛下虽贵为人皇，然仙人属仙界，不受人皇辖制；且仙人无性无拘无束，来去无踪。”秦始皇又问：“如此神出鬼没，朕须巡访到何时才能遇仙啊？”方士答道：“有道是心诚则灵。陛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仙人早已有知，相会之日不远矣。”秦始皇快快不乐，在率众祭祀山川神灵，勒石封碑，昭示功德之后，方下得山来。

秦始皇一行继续巡行，来到齐国旧地。虽遍访齐鲁名山，也未能见得仙人踪影。秦始皇未免唏嘘。这时忽报有徐福等齐地方士求见。秦始皇心想欲知齐地神仙事，当问齐地人，遂宣旨召见。不一会儿，但见一人身高七尺，体格强壮，一双细眼炯炯有神，几缕长须飘洒胸前，头戴方巾，身披羽氅，步履矫健。见秦始皇在前，急趋宝座前跪拜。此人即齐地方士徐福。

秦始皇见徐福气概不凡，有仙风道骨之相，心中暗生三分喜欢，开口便道：“朕欲求长生不死之药，已遍访齐鲁名山，终不见仙人踪影，卿可知其中缘故？”徐福躬身揖礼，问：“陛下可知道海上有三神山？”秦始皇道：“朕已有所闻。”徐福道：“欲求仙药，必会神仙；欲寻神仙，必到神山。小臣以为神仙住在茫茫东海之中那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之上。神仙来

去无踪，只有找到这三座仙山，才能真正找到神仙，求得仙药。齐鲁之地偏僻，故神仙罕至。”秦始皇道：“那如何是好？”徐福道：“陛下洪福齐天，功德盖世，如陛下斋戒，率三千童男童女去海外访仙山，定能遇仙得药。”秦始皇颇有兴致，道：“朕倒是希望亲自去东海一趟，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许多政事待朕处理。这样吧，有劳先生代朕走一趟，卿可愿意？”徐福闻言，连忙叩拜再三，道：“臣受命在所不辞。”

且不言秦始皇调集三千童男童女及大小楼船一并交与徐福统领操练。单表这徐福自得出海旨意后，满心欢喜。原来自秦始皇当政以来，为扩充国库修建阿房宫和郦山皇陵，连年横征暴敛，令百姓不堪其苦；加之秦法苛刻严酷，稍有违触，处以极刑，百姓更是敢怒而不敢言。有道是，“天下苦秦久矣！”这徐福乃徐国人，是远古徐夷偃王之后。春秋战国之际，徐国北有宋、齐，西有楚，南有吴。各国交争，徐国首当其冲，屡受其害。徐先尊齐为盟主，后又依附于楚，而后又依附齐。至公元前512年，徐国终被吴国所灭，遗族散落各地。徐福这一支流落到齐国。秦亡齐后，改为事秦之民。徐福一族居住的琅玕一带，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是重要的入海航道。北上可入黄海，南下可通江淮，西北可达齐鲁，南来北往，十分便利。当地人性格强悍，进出海陆之间，善舟楫，敢冒险。秦统一后，民众倍受重税徭役之负，人无喘息之机，皆思移民海外。此番徐福受命跨海访仙，正是避秦苛政，寻求一个不受管束的新天地的良机。公元前210年，徐福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吉日，祭拜神灵先祖之后，自率三千童男童女扬帆启程。波涛汹涌之间，船队逐渐消失在天水一色的大海深处。

徐福等东去杳无音信，且接下慢表。却说那秦始皇求延年益寿之心，因年岁日老而更加迫切。徐福去后第4年，始皇又派出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去求访不死之药，兼寻找徐福踪影。但此拨人等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不闻回音。秦始皇愈加烦躁不安，北上旧燕故地，登碣石，望苍海，期盼出洋访仙寻药的方士们早日回归。

时光荏苒，徐福出海访仙已去9年。这一年，秦始皇东驾重游琅玕，忽闻报徐福归来求见，急宣徐福进见，君臣重逢。9年间，秦始皇平添了几分老态，徐福却显得历尽沧桑而精神焕发。但见他拂去身上的尘埃，不慌不忙地禀道：“臣奉命率三千男女到东海访求仙山，茫茫大海，历险无数。惊涛骇浪尚罢了，那东海之中尚有大鲛鱼阻挡去路，难近仙山。年复一年，颇费周折，眼见船队历尽风险，人越来越少。到了第7个年头，有一天终于在海上遇见神仙。”

秦始皇急问道：“既然见到神仙了，那仙药可曾求到？”

徐福说：“陛下勿急，容臣详禀。那神仙问臣：‘汝可是西方皇帝的使者吗？’臣恭答道：‘正是。’大神又问：‘尔等漂泊海上，所求何事？’臣答道：‘为我皇求延年益寿之灵药。’大神道：‘尔主秦王所献贡物太少，故可令尔等观看灵药而不能赐赠。’大神携臣等东南行至蓬莱山，有铜色龙形的使者前来相迎。臣得观瞻仙山琼阁，得享福地洞天之乐。臣等叩问大神应献何供物，大神答曰：‘若献上良家童男童女及百工匠人，则赐药有望。’臣等又在大海上颠沛二载，方返回中原。”

秦始皇听得徐福这番陈述，龙颜大悦，道：“如此有劳徐卿再走一趟。朕命各路官员听你调遣，速速备好一切，即便启程。”

徐福当下又调集三千童男童女及百工匠人，令其携五谷谷种以及各种器

械。为对付海中大蛟，秦始皇又特许徐福选挑善射士兵随行。转眼间装备就绪，徐福择吉日辞别秦始皇，复扬帆渡海而去。此后徐福再未归来。次年，秦始皇也于巡行之中暴病而亡。

徐福一行究竟前往何处？不啻千古之迷。司马迁《史记》载曰：“至平原广泽，止王不归。”是说徐福一行到了一个平原地区，徐福称王不归，未说其地在何处。后世史家或说徐福到了朝鲜半岛，或说去了台湾，或说只到了日本近海的某一个岛上，或以为徐福东渡纯属子虚乌有。

在笔者看来，《史记》所言徐福东渡是信史。是否抵达日本，则无须非寻个水落石出不可。因为秦汉之际，大陆战乱不止，大批难民拥往朝鲜、日本。他们携家带口，在躲避战乱的同时，也把先进的农耕文化推广至所到之处。徐福东渡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此时日本正值绳纹文化和早期弥生文化的交接时期，正由狩猎、渔捞为主的新石器阶段过渡到使用铁器的稻作文化阶段。显然，这种新文化是不可能从日本内部自行产生。因此，本书以徐福东渡开篇，正是要说明日本历史发展离不开大陆文化的影响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民间传承中，多以为徐福东渡来到日本。在日本，从本州岛东北部的青森县至九州岛的南部，留有徐福传说或遗迹之地多达 20 余处。其中伊纪半岛熊野有徐福神社，千余年间香火不绝，至今每年 2 月、8 月大祭两次；京都府与谢郡印根町有新井崎神社祭祀徐福；佐贺县的诸富町、佐贺市内均建祭祀徐福的金立神社，追忆其传播农耕、养蚕医药之德；在鹿儿岛树有“方士徐福上陆地”的标柱，还留有秦人港的地名；在富士山北麓，多传说徐福在此采仙药，并繁衍子孙，初称秦氏，后称羽田氏等等。近年来中日学术界也兴起徐福研究热，山东龙口、崂山和江苏赣榆、杭州，日本新宫、佐贺、东京、大阪、京都等地，徐福研究会的活动可称活跃非常。

且不言徐福曾来东瀛与否，单说日本国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及一些附属的小岛组成，山川秀丽，土地丰饶，远古时代已有列岛居民在此繁衍生息。至公元 1~2 世纪间，形成百余个小国。诸国争伐不已，一竞雄长。各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纷纷向汉朝表示友好，岁岁纳贡朝贺，讨取封号。公元 57 年，倭奴国遣使洛阳，拜见汉光武帝，捧“汉倭奴国王”金印东归。公元 107 年，倭面土国男王帅升派使者携重礼来到东都洛阳，向汉安帝献奴隶“生口”160 人，却未获封号而归。不久，国内大乱，面土国败落。号邪马台国继之新兴。

邪马台国国人笃信鬼道，女王卑弥呼事鬼道，颇能惑众。国人对其深信不疑，颇为拥戴。这卑弥呼女王深居戒备森严的宫室之中，平素难得露面，日常国事都交与摄政的男弟处理，只在祭神的典礼上才装束而出，露得一面。只见她身披神袍，甩动长发并配以手舞足蹈，口诵咒语，如癫如狂。臣民惊恐不已，纷纷跪拜。女王治国，固然靠神灵威慑天下，同时也重视外交。起初，邪马台国频繁遣使新罗，以结永好，共同对付狗奴国的进攻。但新罗国鞭长莫及，两国关系阴晴不定，卑弥呼便把眼光转向雄据中原的曹魏。公元 239 年 6 月，卑弥呼委派难升米为正使，都市牛利为副使，带上贡献礼品，直赴魏都洛阳。

难升米一行一路上历尽艰险，渡过大海，抵达位于朝鲜半岛的带方郡，后由太守刘夏派兵一路护送进入洛阳。此时魏明帝曹芳正与东吴、蜀汉争夺正统而兵戎相见。邪马台遣使朝贡正可谓四方宾服、诸邦称臣的吉兆。曹芳

大喜，择吉日隆重接见。殿堂之上，只见难升米等手捧进贡的两匹 2 丈长的斑布，鱼贯而入，身后膝行着权作贺礼的男生口 4 人，女生口 6 人。曹芳端坐宝座，令人宣诏，曰：“尔国所在遥远，知遣使贡献，此乃汝之忠孝，朕甚为欢喜。今特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金印紫绶。”

难升米等匍匐在地，忙叩首谢恩。曹芳含笑示意，继续宣诏，难升米等侧耳细听。当宣到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封副使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时，二人心花怒放，连连谢恩。继而曹芳诏书又宣布，待其归国时，将赠予绛地交龙锦 5 匹，绛地纁粟罽 10 张，倩绛 50 匹，紺青 50 匹的丰厚回礼，并另赠送卑弥呼紺地句文绵 3 匹，细班华罽 5 张，白绢 50 匹，金 8 两，五尺刀两把，铜镜百枚等。此时，难升米一行愈加欢天喜地。

使臣满载而归，女王重赏不提。公元 240 年，魏国又派出建中校尉梯儁隽为使，捧诏书、印绶赴邪马台国，再赐卑弥呼以金、帛、锦、刀、镜等财物。女王大喜过望，上表称谢。从此，邪马台国与曹魏之间使节往来不断，曹魏又赐黄幢及各色重礼。邪马台国声威赫赫，令狗奴等他国不敢小视。

公元 248 年，卑弥呼年老而终。邪马台国复立男王，国人不服，造相诛杀。国人拥立卑弥呼的宗女壹与，国内遂定。女王壹与继承卑弥呼亲魏政策，两国往来密切，邪马台国倒也安定一时。后因国内动乱再起，狗奴国趁机骚扰，邪马台国势日衰。

此时，在邪马台国以东，本州岛中部地区的大和国，却已悄然兴起。这大和国青翠迭嶂，群山环抱，富饶而土地肥沃。大和国的国君称大王，手下多谋臣猛将，其佼佼者之一即大和武尊。这武尊勇武过人，且足智多谋，一十六岁时便长得面如敷粉，唇红齿亮，兼血气方刚，急欲建功立业。

一日，武尊径向大王请命道：“大王统率海内，德威所至，四方莫不宾服。今闻熊袭酋长自傲不逊，臣恳请大王派臣前往征讨。”

大王见其年少，难免犹豫。武尊性急，竟大叫道：“大王只管发令，不斩贼首，誓不回朝！”

大王早闻武尊英勇果敢，见其如此慷慨激昂，自然欢喜，遂应允。

武尊领命，却并不张扬，悄悄潜入熊袭国。到达熊袭，见其酋长果然防范森严，难以近身，只能耐心等待时机。不久，酋长举行新居落成庆典，武尊心生一计，乔装成一位美丽少女，怀藏短剑，随前往祝贺的人群混入酋长府宅。酋长于觥筹交错之间，在人群中发现了这位妙龄“少女”，十分喜爱，呼至身边问话。武尊趁机向酋长献酒把盏，将其灌醉。武尊乘其不备，迅速拔出短剑。寒光一闪，短剑刺入酋长胸膛。酋长大叫一声，扑倒在地。众宾客大惊失色，宴席一片混乱。武尊迅速夺过卫兵手中利剑，大声叫道：“吾乃大和武尊是也！今奉王命斩杀顽逆，如有不服者，且看贼酋下场！”众人被武尊威严镇服，皆跪道：“武尊明言，谁敢不依，我等愿请降归顺。”武尊等归来，备受大和国王嘉奖。

平定熊袭后，武尊威名大振，又受命东征十二国，破关斩将，历尽艰辛。东国平定不久，武尊因长期征战，伤病缠身，在东国长满稻禾的田野上一命呜呼。大王痛失良将，悲伤不已。

武尊虽亡，大和国统一日本征战未停，先后东征毛人 55 国，西服夷人 66 国，又渡海北平 95 个小国部落。大约在 4 世纪末 5 世纪初，大和国终于控制了西至九州东到关东的广大地区，基本统一日本。

天下初定，赞、珍、济、兴、武等五位大王论功行赏，进一步完善统治

制度，即氏姓制度。氏乃血缘集团，各集团首领称氏上，在朝中享有世袭的特权地位；姓乃区别诸氏尊卑秩列的官位，计有 10 余级。功绩昭著的中央豪族大氏，赐以“臣”、“连”、“宿弥”等姓，以其辅佐朝政；对地方豪族则授予“造”、“君”、“直”、“首”、“史”、“吉士”等姓。

天下承平日久，难免武嬉文恬，诸氏争权夺利，内争不已。氏姓秩序陷入混乱，冒称高姓的现象更愈演愈烈。大王济召集群臣诏告全国，下令各级贵族必须在指定之时参加“盟神探汤”，以定姓氏序列与真伪。

择吉日，贵族们奉命前来，接受“神”的验定。但见广场正中支着一锅沸水，内放许多小石。四周卫兵环列，个个手持兵械，表情严肃。大王济的宝座位于正北方，王端坐其上，目光威严。广场上一片肃静。那口大锅底下一呼呼作响的烈火声和锅中沸水翻滚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

一会儿，传令官朗声宣布：“时辰已到，各家按序列锅中取石，以明真假。”

各贵族氏上出列，依次以木绵裹手去锅里取小石。大王济在一边静候消息。众人取石毕，由检验官一一审验。凡乎入锅而未被烫坏者，即被定为“神”，认可其自报的氏姓属实；反之，则被认为亵渎神灵，虚冒氏姓，取消其氏姓，予以惩罚。经过这种“盟神探汤”，各氏上亲受皮肉之苦，国中再无一人敢虚冒氏姓了。

支撑氏姓制统治的基础，是部民制。“部”最初是与大和国神的祭祀相关联的，后来在统一战争中又扩大到与军事有关的各生产领域。大和国统一日本后，又进一步扩大推广到全国和所有的生产领域。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称“品部民”，从事农耕的称“田部民”。属于朝廷的劳动者，称品部、名代、子代；属于贵族的劳动者，称部曲。部民负担沉重的劳役贡赋，生活十分艰辛。

中央各豪族凭恃权力和地位，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为抢夺田产、部民纠纷不已，并追逐奢侈腐化的生活，竞相赛宝斗富，纵情于声色。地方豪强势力也日益增长，纷纷独霸一方，藐视王权，伺机叛乱。

公元 6 世纪，大和国周边国际形势的剧变，为地方豪族反抗中央王权提供了机会。公元 527 年，继体大王欲派兵远征新罗，九州地方的磐井起兵叛乱。

磐井乃九州北端筑紫国国造，凭借临近大海、物产丰富、远离朝廷等有利条件，不断扩大势力，独霸一方。此人心怀异志，谋密造反已有多年，又深知此事重大，不能轻举妄动，且以一己之力难成大事，故暗中寻找支持。此番继体大王欲远征新罗，民怨沸腾。磐井认为时机已到，派人联络新罗，以求外援。新罗对磐井异心早有耳闻，此番人来，正中下怀，立即表示支持并赠以大量贿金。磐井自以为万事俱备，加紧起事筹划。527 年 6 月，毛野巨奉王命率领的 6 万大和国军，欲经筑波渡海远征朝鲜半岛。大兵过境，民不堪其扰，怨声载道。磐井趁机发起兵事，扯起一面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兵据筑紫国，对抗王军。

消息传来，朝廷震惊，继体大王紧急召开大伴、大连等重臣会议，商议对策，任命物部大连麴鹿火为征讨磐井之乱的大将军。麴鹿火临行前进殿辞拜，继体大王召其近前，亲授节刀一把，且密嘱一番。这嘱言话语不多，却直教九州横尸遍野，血肉横飞。原来这大王说的是：“卿去征讨，事关社稷危安，准尔生杀大权，专掌赏罚，勿须奏报。”

物部大连麴鹿火率军直扑筑紫。一路上旌旗飞扬，兵尘蔽日。磐井闻朝廷援军赶来，并不着慌。有道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磐井调兵遣将与王军周旋，双方展开拉锯战。

公元 528 年 11 月，两军各集主力会战于筑紫国御井郡。但见得旗鼓相望，杀声震天。王军人多势众，将磐井军团团包围，一声号令，弓箭手万箭齐发。磐井军死力突围，经过一场惨烈的厮杀，磐井军渐渐不敌。磐井拚死杀开一条血路，向丰前国落荒而逃。王军穷追不舍，将磐井围困于高崖之上。磐井见大势已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遂堕海而亡。其子筑紫君葛子缴械投降，献出领地。物部大连麴鹿火平息了这次反叛。

磐井之乱给大和王敲响了警钟，深悉抑制地方豪强乃当务之急，遂加紧控制各地国造、伴造，并在中央和国造、伴造之间新设了行政官员“大国造”，选拔亲信担任；重新划定了全国统治区，增设王室所属的屯田、屯仓，严防部民逃脱。

却说继体大王勉强镇压了磐井之乱，国内暂时太平。星转斗移，继体大王一命呜呼。诸皇子的皇位之争愈演愈烈。先是尾张氏等畿外地方豪族得势，拥立继体大王与尾张连草香之女目子媛所生的两个皇子当上安闲、宣化大王。畿内豪族不服，总觉得土老帽们从僻野之地跑到繁华的大和畿内招摇不是个事儿，又担心尾张氏站住脚跟会作威作福，便私下串联，终于找了个机会废掉有尾张氏血统的大王，另立钦明大王。这钦明大王之母乃仁贤大王的皇女手白香，其父为继体大王。登基之日，畿内豪族兴高采烈，派出人来四处放风说：“龙生龙，凤生凤，土老鼠回老家去打洞！”果然，钦明大王即位伊始，立即颁发保护畿内豪族利益的政令。一番整顿，加强了朝廷约束。然地方稍定，中央又起风波。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正是：

史迹传承两茫茫，自古神州通扶桑。

纵使东海波滔天，使船踏平万顷浪。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乱朝纲权贵倾轧定冠位太子摄政 乱朝纲权贵倾轧 定冠位太子摄政

弄权朝中争风流，物部苏我弄权谋。
太子兼用儒佛道，三教归一建奇筹。

且说那大和国以天皇为尊，执掌实权的却是些衣紫带玉的大贵族。诸权贵分别以葛城氏、苏我氏和大伴氏、物部氏为首，分成两大派，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倾轧中，葛城氏、大伴氏相继衰落。到6世纪中叶，只余下苏我氏与物部氏两虎相争。钦明大王徒唤奈何。

公无552年10月，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节向大和国赠送了一尊佛祖释迦牟尼的金铜像和经论若干卷，佛教传入日本。百济使臣归国后，一日，钦明大王临朝理事，问及群臣可否接受佛法。

大臣苏我稻目出班，言称道：“佛法福德无量无边，西方诸国以礼相待，我国岂可不闻不问？今若大王降旨崇佛，百姓必潜心向佛，不生滋扰。佛法盛行则民风敦纯，民风敦纯则可国泰民安。望大王崇扬佛法，此乃治国之上策。”

言未了，那大连物部尾舆急忙出班，高声奏道：“臣以为不可！我大和国乃神国。国运发达，功在八百万诸神庇佑。今若弃神向佛，诸神怪罪，国将不国，吾王勿听谗言。”

物部派大臣皆躬身言道：“望陛下三思。”

苏我氏一伙大臣也纷纷出班，一齐叩道：“佛法无边，陛下当顺之。”

群臣分成两派，各不相让，在朝堂激烈争吵起来。钦明大王听了半晌，默不作声，临了一挥手，示意双方停止争论，说道：“稻目卿家，朕且命你将佛像带回去试拜，以观功效。届时再决是否尊法崇佛。”

苏我稻目近前两步，双手承接佛像、经论，朗声道：“臣谨尊旨。”他神色得意地把佛像捧回，斋戒沐浴后将其郑重安放在小垦田的家中。又把向原的自宅改为佛寺，举家拜佛诵经。苏我氏广修寺院，佛教渐渐兴盛起来。

偏是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大和国瘟疫流行，瘟疫自南而北，初发自九州，蔓延及本州，死者甚众，国内恐慌。

物部派的人趁机制造谣言，说瘟疫起因皆在苏我氏崇佛引起神怒，故诸神降灾于人间。一传十，十传百，人言汹汹。

物部尾舆乘机入朝，向钦明大王上奏，言道：“苏我氏崇佛触犯神怒，以致国内瘟疫四起，民心浮动。为今之计，只有速速放弃佛法，毁却佛像，以息神怒。”

钦明大王正因瘟疫之事烦恼不堪，听物部氏上奏后，立即准奏，命令他去销毁佛像，拆除寺院。物部氏领旨，匆匆出朝，派家臣率兵丁冲进苏我氏领地，将佛像投入了难波的河流之中，又纵火焚烧伽蓝寺院。一时各地各佛寺皆被查封，佛像被毁。苏我稻目痛心疾首，气极成疾。

苏我稻目眼见病势日益加重，自恐不久于人世，把儿子苏我马子叫至跟前，有气无力地说道：“我儿，为父此病恐是不会见好了，但心里这口恶气实在难消。父要儿立誓崇扬佛法，再建佛寺，与物部氏势不两立，替为父出了这口气。”

苏我马子悲泣道：“父亲放心，孩儿定谨遵父命，为父报仇。”

苏我稻目闻得此言，面露欣慰。不久，稻目一命呜呼。马子袭位，果真谨遵父志，愈加虔心尊崇佛法，又修复佛寺，每日修行，等待东山再起。

且说那苏我马子原是极有心计之人，表面上他偃旗息鼓，不与物部氏争执，却暗中以重金招募敢死之士，日日训练武功技艺，以准备用诸拼击之时；又不惜重金，将朝中一大批皇族、大臣和武将拉拢收买过来。571年，钦明大王病亡，太子敏达大王继位。苏我稻目之孙女炊屋姬才貌出众，遂被迎入宫中册封皇后，苏我氏又掌握朝廷财政大权。苏我氏身为皇亲国戚，地位大为稳固。不久，炊屋姬生太子。这太子自幼受其母影响，信佛法，敬僧尼。待敏达驾崩，太子登基称王，是为用明天王。然而才过两年，用明天王病逝，朝廷中为王位继承争吵不休。物部守屋欲立与之交好的穴穗部皇子，苏我马子则拥立炊屋姬为女王。眼见时机成熟，马子遂当机立断，抢先一步派人暗杀了穴穗部皇子。得手后，立即派兵围杀物部守屋。物部守屋闻讯，连夜出逃。朝中诸王子、众豪族惶恐不已。为了暂且稳住人心，马子先拥立人望颇高的泊濑部皇子为王。那班早已被马子拉拢收买的皇族和大臣，皆跃跃欲试，声言讨伐物部守屋。

7月，苏我马子亲率各路大军直扑河内国讨伐物部守屋。物部守屋临时纠集子弟执兵器对抗。乌合之众哪能敌得苏我氏大军。物部氏连战连败，守屋与儿子均战死疆场。物部所属的田庄、部民全部被没收，物部氏从此灭亡。苏我马子卧薪尝胆，终于大获全胜。

公元587年8月，苏我马子立了泊濑部皇子为王，称崇峻大王。马子自恃有功，骄横不可一世，出入朝廷目中无人。群臣为保住冠带，唯其“马”首是瞻。崇峻虽位居王位，但形同虚设。朝廷议事只听苏我马子一人喋喋不休，指鹿为马，群臣噤若寒蝉，甚至连崇峻大王也无插言机会。崇峻心中不满，日甚一日。

592年的一天，有人向崇峻大王敬献野猪一头。但见那野猪齧着一对獠牙，在笼中横冲直撞，哼哼怪叫。崇峻大王见野猪性发，不由想起苏我马子在朝中的蛮横举止，心里顿生嫌恶，便手指野猪言道：“何时才能如断此猪头一般，断了朕心嫌恶人之首。”言毕，甩袖扭头而去。

宫中密布的耳目很快便将此言传告苏我马子。马子闻言大怒，立派亲信东汉直驹杀了崇峻大王。安葬崇峻之日，冷冷清清，不行仪式，不造殡宫，形同庶民，有心者只能在暗中一掬悲伤之泪。

崇峻大王死后，苏我马子又除掉东汉直驹灭口。尔后立其外甥女、原敏达大王的王后炊屋姬为王。592年，炊屋姬正式登基，即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女天皇推古天皇。翌年，推古女天皇立胞兄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委以摄政之权。厩户皇子即日本古代有名的改革家圣德太子。

这厩户皇子出生在574年。父为用明天皇，母为穴穗部间人皇后。传说皇后一日夜间做梦，觉得彩云环绕，玉鸟飞鸣，恍惚天地之间，但见远处金光四射，近前细看，却是一面白齿红唇的金身小和尚正合掌诵经。皇后十分怜爱，俯下身去询问，只见小和尚纵身一跃，竟自皇后口中滑入腹内。皇后大惊，俄而梦醒，不久身怀六甲。临产前数日，皇后在庭院中缓缓散步，行至马厩前，只觉腹内一时疼痛难忍，众宫娥扶将进马厩，娇儿旋即分娩在稻草之上。一时间，满院金光闪烁，香气袭人。宫娥把刚刚呱呱坠地的小皇子抱呈皇后。皇后挣扎坐起，将其搂入怀中，细细观看。见那小皇子生得天庭饱满，长耳垂肩，颇似梦中所见金身小和尚，不禁满心欢喜，遂取名厩户皇

子。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厩户皇子已满周岁。用明天皇设宴庆祝。席间，天皇令宫娥将皇子抱出，与群臣相见。群臣睁眼屏息，抬头观看，朝堂一时鸦雀无声。一阵细零的脚步声过后，小皇子端坐在宫娥怀中，出现在朝堂。只见他双目微睁，表情沉稳，双手合十，口中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俨然释迦佛再世。群臣见状，不觉纷纷跪拜，齐呼“万岁”。

圣德太子自幼便显得聪明过人，7岁时已读了经论百卷。曾拜高丽僧惠兹和五经博士党胥学习佛经和中国典籍。及593年4月，圣德太子摄理国政。

圣德太子深感朝中大臣为争权夺利拉帮结伙，相互倾轧，国无宁日，便奏明推古天皇，宣布改革。

603年，圣德太子召集群臣入殿，宣布实施“冠位十二阶”。群臣不解其义，个个面露疑惑之色。太子道：“冠位者，官位也。自今以后，朝廷按照尔等才能和功绩授予官位，此官位可以晋升，但不可世袭。”

一臣子近前小心询问道：“这十二阶为何意义？”

太子微微一笑，道：“这十二阶分别是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及大智和小智。各以紫、青、赤、黄、白、黑等色浓淡不同的冠帽和官服相区别。”

群臣闻言，暗自揣摩自己头上的冠色该为何色？色浓？色淡？个个缄口不语。

太子又道：“冠有颜色浓淡之分，冠花示尊卑有别。夫大德戴金花，大仁戴豹尾，礼以下插雉尾。众卿可听得明白？”

群臣纷纷点头称是。其中位低而有才有功者暗喜，以为升迁有望；位高才疏无功者则惴惴不安。以苏我马子为首的几家大贵族自恃位极人臣，拒绝接受官位；一班无功无禄的世袭重臣附庸其后，反对新冠位。群臣不和不提。

转眼间过了一年，圣德太子眼见群臣争吵于朝上，苏我氏弄权于幕后，国政处理委实棘手，未免心中焦急。太子连日间夜难成眠，秉烛苦读《尚书》、《礼记》、《论语》、《左传》、《韩非子》。读毕，他不禁拍案自语道：“治家须有家规，治国焉得无法！”待暗诵《法华经》道篇后，他执笔疾书，将儒家、佛释论融于一炉，写成《十七条宪法》。

次日清晨，太子急忙赴朝廷上奏女皇。女皇也正为朝政纷乱不安，见太子呈上“宪法”，遂逐条细读。

但见那第一条写的是：“以和为贵，以无忤为宗。人皆有党，达者亦少。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邻里。然上和和睦，论事谐时，则事理自通。”女皇边阅边思，只觉得眼前一亮，暗想此条若得群臣尊奉，“上睦下和”，可避免多少无谓争论，少生多少是非？精神为之一振。再读那第二至第十七条“笃敬三宝”、“承诏必谨”、“群卿百行以礼为本”、“绝食弃欲、明办诉讼”、“惩恶劝善”、“人各有任、掌事勿滥”、“群卿百行早朝晚退”、“信为义本”、“绝忿弃嗔”、“明察功过，赏罚必当”、“国司国造勿敛百姓”、“诸任官者同知职掌”、“群臣百行无有嫉妒”、“背私向公，乃臣之道”、“使民以时，与之良典”、“凡事不可独断”时，更觉条条可用可行，愈读愈喜，遂慨叹道：“卿真乃治国英才，朕之肱股。”太子拱手顿首：“陛下可否准奏？”女皇连连点头，一连串地答应道：“准卿所奏！依卿所奏！”

太子领旨，择吉日召集群臣颁布《宪法十七条》。那一班良臣莫不欢呼雀跃，连称治国有望。苏我马子等佞臣碍于女皇对圣德太子的支持以及太子

的德高望重，也只得隐忍，对改革阳奉阴违。

内政改革初见头绪，圣德太子把目光转向海外，派兵进攻新罗。公元 607 年，圣德太子派出精明强干的大礼小野妹子为使节，以鞍作福利为翻译，携国书出使中国。

小野妹子等二人精通汉学，颇知应对。经过海陆两路的一番辗转周折，小野妹子一行终于来到隋东都洛阳，被安顿在鸿胪馆。天朝大国，果然令人炫目景仰。闲暇时，小野等外出游览，但见那：琼楼玉阁，栉次鳞比；市井繁华，货物山积；大街小巷，万头攒动，好一派热闹景象。

却说那隋炀帝好大喜功，开运河，下扬州，北服突厥，南平林邑，国威远扬。但连年用兵辽东不果，急欲东联日本，夹击高句丽。闻听日本国遣使来朝，龙心大悦，即命以礼优待，隆重欢迎。

那小野妹子一行被引至大内，炀帝立命宣旨召见。小野等手捧礼品及国书呈送炀帝。炀帝展目看去，不觉怒从心起。但见辟首即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心道这小小倭王竟敢自称天子，真可谓是狂妄之极。然转念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必与其计较。遂故作喜色，对小野嘉奖一番。待小野退出，炀帝方大发雷霆，对鸿胪卿嚷道：“再有此等无礼之事，不必呈朕观看！”

翌年，隋炀帝任命文林郎裴世清为使节，携诏书赠礼，陪送小野妹子一行归国。

圣德太子闻知隋使回访，兴高采烈，早命工匠在难波营造迎宾馆，派出大批人员沿途设仪仗鸣鼓角隆重相迎。隋使抵倭京飞鸟之时，又设宴款待。太子挽留裴世清在日本居住一年，时时讨教中华典章制度。待弄个明明白白，方打点赠礼，又派小野妹子为大使，以大礼吉士雄成为副使，再次访隋，并陪同裴世清回国。同行者还有高向玄理、僧旻、南渊请安等 8 名学问僧和留学生。这些人均成为后来大化改新的历史功臣。

小野妹子再次赴隋，又受到隋炀帝的盛情接待。小野妹子呈交国书方物，炀帝一概笑纳。此番国书以“东天皇敬白西帝”开篇，是日本历史上倭王首称“天皇”。炀帝见怪不怪，平静待之。待听得小野极力赞扬自己说“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时，炀帝高兴起来，赐小野等大批礼物，回赠天皇。小野完成使命，重抵倭国，因使隋有功，升作大德。614 年，圣德太子复派犬上御田锹访隋。不久隋亡唐兴，两国交往随着遣唐使的频繁派遣而进入高潮。

圣德太子日理万机劳顿过度，身患重病。622 年，49 岁上竟一病而亡。王公大臣及庶民百姓闻讯大恸，飞鸟京内一片哭号声。众人皆悲，却有人独喜。此人并非别人，乃是潜伏爪牙隐忍 20 余载的苏我马子。宫廷内外的又一场新的较量在所难免。

正是：

权贵相斗倾朝纲，赖有太子德威扬。

一朝人去政亦废，谁主国运兴与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杀入鹿大化改新 战近江皇叔夺位

三笠山下赤旗飞，战云如墨杀声催。

同胞成仇残骨肉，春秋谁解其中味？

上回说到圣德太子撒手西归，朝廷再起波澜。兴风作浪者正是苏我马子。太子丧事一毕，马子立即胁迫推古天皇中止改革。推古天皇势单力薄，只得听任马子飞扬跋扈。

626年，苏我马子染疾而亡。其子苏我虾夷更加嚣张，铲除异己，不择手段，竟公开传令遣兵围攻诤臣摩理势寝，迫其剖腹自杀。虾夷横行朝廷，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只有唯唯喏喏，哪还敢道半个不字。

628年，推古女皇病亡。虾夷篡改遗诏，立他所选的田村皇子为新天皇，即舒明天皇。舒明天皇下诏任命虾夷为太政大臣，且莫不言听计从。苏我氏气焰万丈，大兴土木，把大臣官邸建造得如同皇宫，一派富丽堂皇。虾夷又恣意征发徭役，修建陵寝。一时间劳民伤财，国库耗尽，百姓莫不怨声载道。

641年，在位13年的舒明天皇去世。虾夷遂一手遮天，拥立了皇后宝皇女做天皇，即皇极女天皇。皇极女皇生性懦弱，把国事一古脑交给虾夷全权处理。虾夷不经女皇批准，就向儿子苏我入鹿私授紫冠。这事非同寻常，按《冠位十二阶制》戴紫冠者乃是一品大德，授予权在天皇。虾夷授冠直接冒犯了皇权。诸臣愤愤不平，但无一人敢持异议。如此，朝廷更成了苏我父子的天下。

有其父必有其子，入鹿阴险狡诈，凶残暴戾。出任大德后所做的第一件缺德事就是诛杀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一日深夜，入鹿神不知鬼不觉派兵包围了山背大兄府邸，守住各个路口。入鹿通知山背大兄自裁。山背大兄无奈，只得饮恨与子弟、妃妾一同自杀身亡。

入鹿杀害山背大兄，令满朝哗然。然入鹿却在皇极女皇面前反诬山背大兄欲谋反篡位，死有余辜。女皇无奈而默许。苏我氏为所欲为，入鹿出行也如天皇出行一般，大吹大擂，招摇过市。

苏我氏这般猖狂，逼得众朝臣起来与他拼命，领头的就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中大兄皇子乃舒明、皇极天皇所生的长子，天资聪颖，性情果断，对苏我氏一门的残暴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总想有一天将其除掉，可惜身边无人。中臣鎌足乃主管官中祭祀的世宦之子，年幼好学，博览群书，尤其爱读姜太公的《六韬》，足智多谋且胆识过人。鎌足对苏我氏乱君臣长幼之序、挟窥社稷之权的行为十分愤慨，也在暗求志同道合者，共图大事。

一日，中大兄皇子和一班扈从在法兴槐的树下踢毽。一只锦缎缝成的彩球满场跳动，众人追逐，抢球猛踢，场上笑声不绝。正玩在兴头上，皇子的短靴脱脚随球飞上半空，正好落在中臣鎌足脚边。鎌足连忙拾起短靴，跪呈皇子。皇子连称“失礼，失礼”，也推金山、倒玉柱，拜纳短靴。有道是豪杰惜豪杰，好汉爱好汉。鎌足见皇子如此礼贤下士，心中大喜。在接触中，鎌足愈感中大兄怀有大志，勤奋好学，知书达礼，越发敬佩不已。二人遂成莫逆之交，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一只短靴无形之中成为二人联手的媒介，自此两人往来日益密切。说到苏我父子专擅朝政，谋杀异己的暴举，两人扼腕慨叹，愤恨难止，开始秘密商议剪除苏我氏的良策。

这第一策是入赘苏我氏，取得其信任，近其身，直接掌握其动向。具体

行动是由中臣鎌足携带厚礼，前往苏我家中下帖，恳请入鹿同意中大兄皇子娶其堂兄弟苏我石川麻吕的女儿远智娘为妃。那鎌足只管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把两家联姻的种种好处说得天花乱坠，顺便把入鹿吹捧一番。入鹿闻听，心花怒放，哈哈大笑，很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择吉日，中大兄将远智娘迎娶过门。一路上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从此，中大兄成了苏我家的姑爷，入室穿堂，无所避忌，将苏我氏的举动摸了个一清二楚。

这第二策便是分化瓦解，将宫廷警卫军掌握过来。皇宫门禁森严，警卫军诸将官原本都是苏我氏的亲信。欲成大事，须得争取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中臣鎌足暗中查访，得知担任宫廷警卫的佐伯连子麻吕、稚犬养连网田、海犬养连胜麻吕等诸将尚有良知，对苏我入鹿的骄横早已心存不满，便逐一拜访，晓以大义，使之很快站到中大兄一边。

这第三策乃联络朝中重臣，形成犄角之势，夹击苏我氏。当时朝中最有声望的重臣是学识渊博的阿倍内麻吕，他与苏我入鹿素有矛盾。鎌足先对其展开工作，以门生辈自谦，常登阿倍家门。二人不久成为至交，由学术探讨发展为政治联盟。接着，鎌足又频频拜会 640 年自中国归来的硕儒南渊请安等，借学周礼孔学，与其谋议诛灭苏我氏大计。通过南渊，鎌足又结识了归国不久的僧旻、高向玄理，为将来的政治革新作好了准备。

645 年新春伊始，诛灭苏我氏的政变愈加紧锣密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由于苏我氏手中握有重兵，稍有不慎，一旦打草惊蛇，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必须小心寻找机会。机会乃此次政变的关键。

6 月 12 日，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天，正是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三国使者向天皇进赠礼品的日子。中大兄与中臣鎌足等早已计议停当，准备借机下手。

这天清晨，苏我入鹿按惯例佩剑整装前往皇宫早朝。至宫门前，入鹿正欲进入，忽闻娇滴滴一声呼叫：“入鹿公子！”一看，原来是旧日相好的宫廷乐工明姬。那明姬生得明媚娇艳，颇得入鹿喜欢。明姬道：“公子怎么连日不肯光临寒舍，想必是另有新欢，早忘了小女子吧？”言语间明姬扭捏作态，半骄半嗔，引得入鹿心旌驰荡。

“哪里哪里，明姬最知疼人，哪里会忘。只是朝政繁忙，抽不出身来前往。”入鹿道。

“还说呢！每次公子一去便好久不来，教小女子伤心断肠。”明姬道罢，早已面如梨花带雨，泪下沾襟。

入鹿近前忙加安慰，明姬趁机扑入入鹿怀中，顺手解下入鹿的佩剑。明姬道：“这宝剑好漂亮，公子今日权且将此剑存于我处吧！好教明姬见剑如见公子。”

入鹿想身为朝廷大臣，不便在此与乐女长谈，便不加思索地答应道：“你且将剑带回，好生看管，过几日我到你家去取。”

明姬连连称谢，道：“盼能与公子早相聚。”目送入鹿入宫门，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原来这明姬早已被中大兄皇子重金收买，她的任务便是让苏我入鹿解剑。入鹿进了宫门后，太极殿的十二道大门即刻全部关闭。在此以前，中大兄皇子亲自召集全体门卫，以俸禄倍增相许；众侍卫也怨恨入鹿所为，无不雀跃听命。

太极殿口，早朝仪式正在进行。入鹿大模大样地站在首班，眯起眼来听石川麻吕一板一眼地唱读三韩赠送礼品的表文。那表文冗长，入鹿直犯困。

大殿两侧的帷幕后边，藏着手执利剑、长枪的中大兄、中臣鎌足、佐伯连子麻吕等人，气氛极为紧张。按照事先约定，在石川麻吕唱读之间，乘苏我入鹿不备，由佐伯连子麻吕冲出将其刺杀。可佐伯连子麻吕惧怕入鹿威严，眼见唱读快完也迟迟不敢动手。正在唱读的石川麻吕也越发紧张，声音发颤，两手发抖，汗流满面。苏我入鹿不觉动了疑心，忽然睁开双眼，一把抓住了石川麻吕的手，喝道：“为何浑身颤抖？不成体统！”

说时迟，那时快，中大兄皇子急从一旁跃出，举枪刺入苏我入鹿右肩。苏我入鹿吃了一惊，疼痛难当，松开了石川麻吕的手。这时佐伯连子麻吕等纷纷从旁侧跃出，挥剑斩断入鹿的一只脚。

入鹿疼痛难忍，大叫一声，带伤跳到皇极女皇座前，叩头作揖道：“臣不知罪，乞望陛下垂察。”

皇极女皇一时惊呆了，待回过神来，问中大兄皇子发生了什么事。中大兄大声答道：“苏我入鹿灭尽天良，企图篡位，无恶不作。今若不诛杀此贼，国法难容。”皇极女皇听罢，半晌不作声，挥挥手，默默退殿。

佐伯连子麻吕迅速冲上前。苏我入鹿一看大势已去，仰天长叹：“天亡我也！”。佐伯连子麻吕一剑刺入其心脏，入鹿顿时气绝。

苏我虾夷获知其子被杀的消息，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反扑。无奈苏我父子素日作恶太多，部下见苏我氏大势已去，或避门归隐，或反戈一击，正所谓飞鸟各投林。虾夷见众叛亲离，徒唤奈何。政变第二天，不待中大兄军队围攻，便举家自焚而亡。

政变后第三天，皇极女皇宣布退位，想传位给中大兄皇子。但中臣鎌足早已劝告中大兄皇子不要接受皇位。因此，中大兄将王位让与皇叔轻皇子。轻皇子继位登基，称孝德天皇。6月19日，孝德天皇宣布年号为大化。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革新运动随着第一个政令的颁布，即将展开。

新天皇践祚，立即论功行赏。中大兄被立为皇太子，辅助政事；阿倍内麻吕、苏我石川麻吕分别为左右大臣；中臣鎌足为内大臣。封赏完毕，天皇率群臣在大树下向天地神明盟誓。君臣宣誓说：“皇天假手于我诛此暴逆。今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朝中一派新气象。孝德天皇下诏宣布尊上古圣王之道而治天下，以取信于民。

公元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发布《改新之诏》，开始了改革。

大化改新的各项改革，均模仿盛唐制度。改新的智囊团中，僧旻、高向玄理等都是从唐朝留学归来的博士。他们参照唐朝的《贞观令》等律令及均田制、租庸调制等，结合日本固有习惯法，首先“改去旧职，新设百官”，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度，确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把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又将土地和部民全部收归国有，废除贵族对土地和部民的占有，让部民成为公民，私地成为公地，而国家只是赐与大夫以上官员以“食封”，作为奉禄；同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统一租税，加强了国家对农民和土地的控制。大化改新后，盛行唐朝的风俗习惯，举国之内崇尚“唐风”。改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全面展开，远超圣德太子改革之上。

《改新之诏》陆续颁布，朝中的斗争也在继续进行。改新之初，与苏我入鹿有旧交的古人皇子勾结旧豪族密谋造反。实行新冠位制，仍有大臣戴旧冠以示抵制新政。同时，革新集团内部也开始分裂。孝德天皇听信谗言，逼苏我石川麻吕一家自杀。中大兄皇子要求实行更进一步措施以巩固改革成果，而孝德天皇却以旧贵族反对为由拒绝。两人之间政见上的不同造成隔阂，

孝德天皇在抑郁之中魂归西土。

孝德死后，655年，中大兄之母皇极天皇再次登基，称齐明天皇。661年，齐明天皇驾崩，中大兄以太子身份总揽大政，名为“称制”。“称制”7年之后，中大兄便正式做了天皇，是为天智天皇。

天智天皇把改革又推进了一步。推古天皇改革时，实行的是十二阶冠位制，到大化改新时增加到十三阶，最后天智天皇又增加到二十六阶。据此，旧的豪族特权被废除，旧的氏姓制度亦失去其原有意义。天智为照顾旧豪族们的情绪，实行“定氏上”，给他们一种荣誉的称呼，后来又发展成为给功臣的一种尊称：凡定为大氏的氏上者，赐以大刀；小氏的氏上者，赐以小刀；伴造等氏上者，赐以弓矢。

为确保班田收授法的实施，天智又特别对“民部”、“家部”作了规定，以防止国家所属的公民沦为豪族的私民，确保全国公私所属人口的稳定性。

从668年开始，天智天皇命令中臣鎌足等人把大化改新以来发布的诏书编纂整理成法典。因为建都近江，该法典亦被称为《近江令》。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正规法典。自此，日本开始走上法制完备的轨道。670年，天智又下令编制全国的户籍，包括畿内、东海、山阳、南海、西海等地区的公民、奴婢的户籍。这成为后来有名的《庚午年籍》。《近江令》和《庚午年籍》的编订，使大化改新的成果制度化。

天智天皇当政时期，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冲突不断。新罗与唐朝结盟，日本支持百济、高句丽夹击新罗。新罗武烈王吁请唐军支援。660年1月，唐高宗派苏定方为主将，统率水陆大军13万征讨百济。苏定方用兵神速，远征军船队从山东莱州出发，直扑百济。很快，唐新联军大败百济。9月，百济义慈王被押解回长安，百济一时无王在位。次年，百济遣使日本，要求放归在日充当人质达30年的丰璋王子回国为王。662年，天智天皇派大将比罗夫率170艘军船护送丰璋王子回国登位。663年，日本出兵25.7万人，伙同百济进攻新罗，试图收复失地。新罗与唐朝结成水陆联军，攻占周留城，又列阵白村江口，以逸待劳，静待日军来攻。

8月，日本出动大批战船，直扑白村江。双方初战，新罗军击败为日本水师警卫的百济骑兵，唐水师挫败日本水师先遣船队。日军后援水师赶到，战船增至千余艘，而对阵的唐军战船仅170艘。日军统兵将领卢原君臣、三轮君根麻吕等恃仗船多兵广，欲一战而痛歼唐军水师，遂全员出动直扑白村江唐军水师驻地。此时天降大风，日本水师逆风而进。唐将刘仁轨早已计议停当，将170艘战船分成数队，满载引火之物，分左右两路，绕道迎敌。待双方船队交接之时，一声号令，唐水军船队万箭齐发。那箭头上带着烈焰，纷纷射中日船。须臾间，烈火升腾，映红江面，400余艘日船着起火来。火借风势，愈发烧得猛烈。日军士兵纷纷落水逃窜，被烧死溺死者无数。日军大败而逃。

白村江一役，百济彻底灭亡，日本退出朝鲜。天智天皇不得不改变对外政策。一面花费巨资，先后建立了四道防线，严防唐新联军进攻日本本土；一面停止对唐敌视的政策，先后与唐、新罗修复关系。于是，日本的遣唐使节船日益频繁地前往中国。

671年12月，天智天皇病逝，宫庭内围绕皇位继承又陷入一场新的危机。皇叔大海人与其侄大友皇子之间，势同水火。

天智天皇原来册立其弟大海人为皇太子。大海人身高九尺，虎背熊腰，

武艺精熟，更兼满腹文韬武略，心怀治国安邦之志，很早就成为天智天皇的左膀右臂，颇得信任。但一待天下稳定，尤其是天智天皇到了晚年，天智天皇更想把皇位传给大友皇子，便疏远了皇弟大海人。大友皇子虽缺乏治国安邦之才，但因有天智宠爱，一帮阿谀之臣如苏我赤兄等便见风使舵，为保自己高官厚禄，纷纷云集大友门下，极力拥立大友皇子继承皇位。中臣鎌足等一帮老臣死后，大海人皇子更在朝中显得势单力薄。

天智病危，大海人皇子深知大友皇子、苏我赤兄等人欲乘机发难，便请求允许削发为僧，移居吉野。大海人离京出发，正中苏我赤兄等人下怀。待天智病死，苏我赤兄等匆匆把大友皇子推上了皇位，称为弘文天皇。新皇登基，照例又是一番封赏。苏我赤兄等大贵族一面压抑中小贵族，竭力恢复大贵族的特权地位，引起中小贵族不满；一面策动天皇出兵吉野，诛杀大海人，以绝后患。于是，弘文天皇以修造山陵为名，征调2万兵丁，筹草积粮，准备袭击吉野。

消息传至吉野，大海人不觉愤然，当机立断，派兵抢占不破关。不破关乃近江京与东部各国联系的必经之道，占据它，就等于扼住了近江的咽喉。得手后，大海人率精骑数百，巡行美浓、尾张一带，招兵买马。弘文朝的逆施倒行，已搞得怨声载道，大海人得到东部地方豪族的支持，队伍一下子发展至数万人。

大海人平素崇尚汉高祖刘邦。刘邦自比赤帝，因此大海人军队一律用赤旗，官兵皆戴赤巾。一时间，大海人军队赤旗招展，红巾遍地，声势雄壮，向近江杀奔而来。

弘文天皇派皇弟高市皇子为主将，率精兵2万前去抵挡。但由于不破关失守，弘文军被阻于雄关之下。高市皇子临阵倒戈，投向大海人。大海人不战而胜。7月初，大海人乘胜兵分两路，逼近近江国。一路上大海人军队破关斩将，锐不可挡。接着大军迅速逼近近江京。京城震动，一片混乱。弘文天皇孤注一掷，派兵出城迎战。两军在势多大战，但见赤旗蔽野，红尘连天，大海人部所向披靡，大破弘文军。弘文天皇走投无路，遂自杀身亡。战事历时月余，以大海人的胜利而告终。这次军事政变发生在672年，干支纪年为农历壬申年，史称“壬申之乱。”

673年阴历2月，击灭皇侄弘文天皇的皇叔大海人正式继位，称天武天皇，迁都飞鸟净御原宫（今奈良县）。天武坚持大化改新的方向，继续新改革。684年颁布八色之姓制度，将官位分为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等八级，各级等级森严，拱卫最高皇权。他废除旧贵族拥有的世袭特权，制定《飞鸟净御原律令》，实行法治；还派史官编纂史书，把皇族说成是天照大神的嫡传子孙，称天皇为“九天云上之君”，神化皇权。天武死后，其妻持统天皇、其孙文武天皇等不改天武定制，皇权鼎盛。

且说701年晚春3月，文武天皇在朝堂院召集群臣，庆贺新春。庆典伊始，先由内廷官员进献对马国出产的大块黄金。那金块映着春天的太阳，愈加显得金灿灿的鲜亮动人。

“好宝贝！”“天降瑞祥！”“神佑吾皇！”群臣竞相叩拜，称颂不已。

“众卿所言极是。”文武天皇乐了，随即宣布：“朕意已决，自今日起颁布新年号大宝。众卿悉遵朕之旨意，重新制定律令，以固皇基！”“臣等遵旨，竭诚效力。”群臣齐声道。

随后，在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的主持下，当年制定了《大宝律令》。

计有律六卷，令十一卷，详细规定了官制、官位、诉讼、地方行政、家族、身份、田赋、寺社等各类规制。天皇又命朝臣率先熟读理解新律令，然后再由官员巡行全国，令各地百姓恭听讲解，举国奉行。

正是：

诛灭苏我革旧弊，皇统更迭也称奇。

宫帷之中多秘事，刀光剑影说悲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藤原氏嫁女擅朝政 太上皇争权设院厅

万世一系夸皇祚，金瓯煌煌满无缺。
道破真相人自明，满纸杜撰尊王歌。

且说公元 707 年，文武天皇驾崩，皇子年幼无知，难理国政，遂由文武天皇之母即位，是为元明女皇。女皇登基，立即择地营建新都平城京（今奈良市）。710 年迁都至此。迁都之日，举国共庆，歌舞升平，好不热闹。710 年至 784 年，史家称之为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唐风大盛，日本与唐朝的文化交往十分密切。满朝以模仿盛唐为时尚。上行下效，唐风吹遍全国各角落。小至日常生活用具、礼仪风俗，大至律令制度、赋税财政，无不仿效盛唐。单说那平城京的建筑格局，也几乎是一丝不变地照搬了唐都长安城。

平城京坐北朝南，略呈正方形，东西宽 8 里余，南北长 9 里余。一条大街纵贯全城，划城为左右两京。城内市街纵横交错，一如棋盘，真不啻东瀛奈良盆地的小长安。

“小长安”的正北方为禁城大内，大内里明争暗斗从未停止。当年开国元中臣鎌足被天皇赐姓藤原氏，优宠备至。鎌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官至右大臣，在朝中权倾一时。藤原氏虽位极人臣，却时常有危机四伏之感，整日里为保住地位而焦思苦虑。

却说当年文武天皇在位之时，一日，不比等夜难成眠，踱步庭院，长吁短叹。忽闻有人悄声道：“爹爹为何夙夜不安？”不比等回头望去，见是女儿宫子站在树荫下，便道：“吾儿近前说话。”

宫子应声款款而至。月光下，年方二八的宫子愈显得丽质天成，容貌出众。不比等暗自感慨：每日忙于朝政，竟不知女儿已长成待字闺中的大姑娘。“待字闺中，当嫁何人？”刹那间，不比等心头一亮，忽明计之所出，遂召宫子近前耳语。宫子听得含羞掩面，低声道：“但凭爹爹做主。”

次日，不比等匆匆上朝后，召集亲近同僚密议。再过几日，朝廷议事方毕，体弱多病的文武天皇正待退朝，却见几名大臣出班跪倒，齐声道：“吾皇大喜，贺喜陛下！”

文武天皇道：“喜从何来？众卿所言何事？”

大臣道：“陛下已是大婚之年，自当择女封后，以母仪天下而使皇祚无穷。”

文武天皇道：“朕亦也有此意，只是择何家女为佳？”

大臣道：“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之女宫子最当。宫子年方二八，有沉鱼落雁之容，更兼淑静贤惠，知书达礼，可迎立为后。”

文武天皇对宫子才貌出众早有耳闻，今群臣举荐者正是意中人，不觉大喜过望，当即容允。这时，才见不比等慢慢跪倒，奏道：“臣举家幸蒙圣眷，不胜荣幸之至。”此后便是张灯结彩，天皇大婚并大赦天下。

藤原氏以嫁女与皇室结亲为手段，门庭地位一步登天。昔日肱股之臣，现今又成了皇亲国戚，不啻双重保险。而且藤原女如若生下皇子，藤原氏便成了天皇外公，专擅朝政，何其便当！果然，婚后年余，宫子产下太子首皇子。724 年，首皇子继位，称圣武天皇，不比等又将女儿光明子送进宫中为妃。727 年，光明子生下一小皇子，圣武天皇宠爱异常。经不起光明子软语

缠磨，圣武天皇破例立年仅 1 月的小皇子为皇太子。不比等十分得意。

此番立皇太子的做法，有违祖例，且不比等之心，路人皆知。左大臣长屋王、中纳言大伴旅人冷眼侧视。立太子日，群臣纷纷前去藤原家礼贺，长屋王等闭门不出。不比等心中恼怒，不久将大伴旅人左迁大宰府长官，远贬九州。朝中只剩下长屋王与不比等周旋抗衡。那长屋王也非等闲之辈，乃天武天皇之孙，且为官清廉，深孚人望。不比等虽欲除之，却不得不坐待时机。

天有不测风云，光明子生下的皇太子刚满 1 岁便染病夭折。藤原氏惧怕因此在朝中失势，一不做二不休，便指使人诬告长屋王“私学左道，欲倾国家”，“施用妖术，咒死皇太子”云云。同时以谋反之罪派兵包围了长屋王邸宅，兴师问罪。

长屋王乃皇子皇孙，生性傲岸清高。今受不白之冤，情知有口难辩。本欲闯出门外直奔朝中与不比等理论一番，无奈宅邸被重重包围，无法冲过。那带兵将军下令士兵在外齐声大叫：“长屋王谋反，罪在不赦！”夜以继日，无休无止。长屋王不堪污辱，便欲一死了之。围困两天，不比等矫诏令其自杀。长屋王仰天长叹，泪沾胸襟，与其妻及四个儿子抱头痛哭一阵，不见朝廷收回成命，举家含悲自杀。

长屋王屈死，藤原氏拔掉眼中钉，愈加气焰嚣张。满朝文武附炎趋势，唯唯诺诺。藤原氏趁机拥立光明子为皇后，朝中更无一人敢持异议。光明子的四个兄弟藤原武智麻吕、房前、宇合、麻吕等，很快把持大纳言等要职。放眼朝中，几乎全是藤原氏的人。

谁知好景不长，几年后全国流行天花。藤原氏四兄弟感染病疫，先后死去，藤原家摧梁折柱。圣武天皇转而重用橘诸兄及自唐朝归来的学问僧玄昉、留学生吉备真备，对他们言听计从。玄昉由空寂佛门一变而为紫衣权贵，早把佛门教诲置之脑后，竟欲夺藤原广嗣之妻为妾。这一来可惹恼了藤原氏一族。藤原广嗣上书圣武天皇，状告玄昉，要求天皇将其罢黜。天皇正宠着玄昉，遂一笑置之不予理睬。广嗣羞愤交加，拉起“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叛乱。朝廷派出大野东人为将，率军征讨。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广嗣军落败，藤原氏备受打击。

广嗣叛乱虽被平息，但圣武天皇颇受刺激。夜寝时一闭眼，恍惚就见浑身是血的广嗣立于身前厉声大叫：“还我命来！”每夜惊梦，圣武困扰不堪。有人献策扬佛法以镇阴魂妖孽。圣武遂降旨广修佛寺。佛寺虽建了 100 多座，但广嗣阴魂仍然不散。公元 749 年正月，圣武天皇终因患病宣诏退位，出家为僧。藤原氏东山再起，太后光明子将所生的女儿推上皇位，称孝谦女皇。孝谦女皇登基伊始，便任命不比等之孙藤原仲麻吕为大纳言紫微中台令和中卫大将。后来藤原仲麻吕又屡蒙圣眷，被赐名惠美押胜，当上太政大臣，军政大权悉收掌中。圣武朝得势的橘诸兄很快就被排挤出政界。

且说那孝谦女皇虽年轻美貌，但称帝在朝无法出嫁。长夜漫漫，芳心寂寞，为排解愁苦，便一心向佛。孝谦继位后，东大寺终于建成，内置巨大的卢舍那铜像。那大佛高 16 米，肃穆端庄，香烟缭绕，威严自显。孝谦女皇更是晨钟暮鼓，时时礼拜，打发那绵绵无尽的岁月。

公元 758 年，孝谦女皇索性在宫内建寺，让位于藤原血统的皇太子大炊王，自己却做了只管吃斋念佛的太上皇。新皇称淳仁天皇，全赖藤原仲麻吕的拥立才得以登基，更对藤原仲麻吕毕恭毕敬，国家大事听任其自行处理。藤原氏势力急骤膨胀。藤原仲麻吕相继任命了三个儿子为右兵卫府、越前国

和美浓国的长官，控制了京城和不破、爱发两大雄关。

孝谦上皇虽称进寺院修行，但眼见藤原仲麻吕权欲熏天，心中不快，忧虑成疾。一日，上皇诵经毕正闭目养神，一宫娥禀报：“有高僧求见。”

上皇因体不适，懒得会客，便道：“就说朕已安歇，让他去吧。”

过一会儿，宫娥再禀道：“高僧有言，此番下山专为上皇疗疾而来。陛下还是召见为好。”

上皇乃传旨召见。那僧人披一件袈裟，持一串念珠，背挎一药葫芦，款款而入。见上皇稽首道：“贫僧道镜，这厢有礼。”

上皇睁凤眼看去，见那道镜果然生得不俗：两道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鼻若悬胆，大耳有廓，声音朗朗，柔悦动听。待落座，道镜望、闻、问、切，不敢怠慢。沉思片刻，他慢慢道：“陛下左手脉象弦而紧，是虚火心悸；右手脉象迟而结，是烦闷胃寒。诊此贵恙，是心忧国事，抑郁难消所至。贫僧各有灵药，煎而服之，可药到病除。”

上皇听道镜将病因说得明白，已生信服，又见有药来献，更觉满心欢喜。服药旬余，果然感到心宽体爽，精神好些，便时时召见道镜，与之谈论佛法经论，越发恩宠有加，封道镜做了少僧都，令其随侍左右，如此竟冷落了藤原仲麻吕。

760年太后光明子殡天，仲麻吕已痛失庇护。今又平地冒出了道镜，夺去孝谦女皇对其宠爱，仲麻吕更觉大事不妙，便欲策动淳仁天皇废上皇，杀道镜。764年9月，仲麻吕举兵叛乱占近江国，孝谦上皇震怒，发诏全国，夺仲麻吕官位，下令举兵讨伐。仲麻吕兵力不敌，兵败如山倒，逃往琵琶湖上，旋被擒获，全家老小均被斩首。

藤原仲麻吕被灭后，孝谦上皇废黜了淳仁天皇，将他流放到淡路岛，自己再度登基，称为称德天皇。称德天皇还俗回宫，身边还多出个道镜，难免有些不伦不类，便召集群臣，宣诏道：“朕虽出家，但时刻不忘国政。今日再见众卿，全仗佛法大师道镜鼎力相助。道镜有功，应封大臣禅师。”群臣诺诺，道镜得意洋洋。不久，称德又封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和法王。君臣二人出则同行，入则同寝。

那道镜一朝大权在手，便做起了天皇梦。经过一番授意策划，769年，宇佐八幡神官来京城四处活动。不久，八幡大神颁“道镜即位，天下太平”的“神谕”不胫而走，道镜只待皇袍加身。众大臣将信将疑，议论纷纷。某夜，称德帝梦见八幡大神，大神让其派人去宇佐神宫听取神谕。称德帝派和气清麻吕为使，前往宇佐神宫请神降谕，朝中莫不屏息静候传达。

过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和气清麻吕回来，道镜便有些沉不住气，派人四处打听。8月里某天，和气清麻吕匆匆回朝，向称德帝禀报“神谕”。道镜手下人探到消息，立即回府密报。道镜急问：“神谕作何理论？”来人便道：“大事不好。八幡大神明示：道镜无道，敢窥神器，天国立嗣，要归皇族。”道镜听罢，大喝道：“清麻吕伪托神谕，不可轻饶。”急忙上朝，请称德帝将清麻吕绳之以法，以平心中恶气。称德帝明知“神谕”已家喻户晓，道镜不能奈清麻吕何，因此疏远了道镜。道镜的天皇梦终成黄粱。

770年，称德天皇驾崩，藤原氏乘机卷土重来。藤原百川等拥立了光仁天皇。道镜被逐出朝廷。781年，桓武天皇继位，794年，他把京城迁到了平安京，开始了皇权继续衰落的平安时代。藤原氏家庄园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桓武帝之后相继继位的平城、嵯峨、淳和、仁明天皇不过是藤原家

的傀儡，大权长期握在右大臣、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手中。

850年，仁明天皇死，道康亲王继位，称文德天皇。文德天皇继位不久，藤原良房胁迫文德天皇册立自己的小外孙惟仁为皇太子。惟仁是藤原良房之女明子所生，出生不过数月。文德无奈，只得立惟仁为皇太子，并将政事悉数交给太政大臣藤原良房管理。858年，文德天皇暴死，9岁的皇太子惟仁继位，称清和天皇。藤原良房借口天子年幼，自任摄政，独揽朝纲。

866年闰3月10日夜，朝廷举行重要仪式的大极殿正门——应天门突然火光冲天，浓烟翻滚，噼噼叭叭的声响震动了整个平安京。宫廷警卫连忙救火，无奈风随火势，越烧越旺。倾刻间，轰隆隆一声巨响，应天门倒塌。

此火并非天火，但不知何人所纵。大火过后，朝臣间展开倾轧。大纳言伴善男由于与左大臣源信长期不和，诬陷应天门纵火者是源信。良房之弟、右大臣藤原良相立即派兵包围了源信的府邸，立命交出纵火犯。祸从天降，源信一家老幼慌作一团，窝了好大一口气在心里，度日如年。因查无实据，包围解除。那帮素日里与源信来往甚密的人眼见源家失势，纷纷转向投靠藤原氏。两年后源信抑郁而亡。

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源信死后，伴善男升任左大臣，好不得意。那一日，藤原良房正在房中踱步，拈须思量如何铲除伴氏。忽听门人附耳禀报：“备中权史生大宅鹰取求见，说有要紧事报告。”

藤原良房道：“唤他进来。”

一会儿，大宅鹰取贼眉鼠眼地随门人蹑入房中。见良房，纳头便拜。良房道：“请起，有事近前来说。”

那大宅一步三顿首移近良房跟前，轻声细语道：“据小人私访，应天门之火是伴善男指使其子伴中庸所为。”

“此话当真？”良房不禁反问。

“决无戏言。”大宅指天立誓。良房暗喜，却不动声色，正言道：“如此，你且在府中静候，待我派人缉拿凶犯。情若属实，当有重赏。”

“小人遵相爷之命。”大宅又是一通叩头纳拜，称谢不已。

当天夜里，藤原良房派军兵抓获伴氏父子，问明罪状，将伴氏一门九族抄没家产，流放远岛，并乘机大量处罚与此事无关的纪氏。源氏、伴氏、纪氏一蹶不振，藤原氏更在朝中称王称霸。

公元872年，藤原良房病死，9岁即位的清和天皇已经23岁了。良房一死，清和天皇便要亲政。这一日，朝廷议事，清和天皇宣诏道：“自今日后，朕亲理朝政，无须再任命太政大臣一职。”良房之子基经闻此宣诏，心中一震，悄然捏紧拳头，掉头打道回府。当夜，清和天皇正在酣睡，忽听殿外人喊马嘶，一片噪杂。他急忙披衣而起，殿门已被撞开，为首的正是藤原基经。基经手执利剑，吼道：“为君不德，休怪臣等无礼。陛下若不退位，掌中利剑不容！”利剑直拍天皇。清和帝浑身发抖，连连道：“朕无才无德，理应退位，出家为僧，闭门思过。”基经领诏，这才气哼哼地领兵自退。第二天，年仅9岁的皇太子继位，称阳成天皇。8年后，待其长大成人蠢蠢欲动时，又被基经所废。新拥立的时康亲王时年已55岁，称光孝天皇。年纪偌大的光孝帝仗基经之力上台，对其感激涕零，礼敬一如太上皇，自己乐得做傀儡。887年，基经出任相当宰相的“关白”。当年，光孝天皇病重，临终前托孤基经，要太子待基经如父。23岁的宇多天皇继位，果然谨遵父皇遗命，下一道上谕：“事无巨细，百官皆须经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明朕知道即可。”

这样一来，藤原氏既为摄政，又为关白，其家族统治，史称“摄关政治”。此后，冷泉、圆融、花山、一条、三条、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诸天皇等均先后由藤原家女儿所生，幼时在藤原家养大。久而久之，藤原家府邸反倒成为处理朝政的办公地点，朝廷不过是举行仪式的场所而已。

藤原道长一代，身兼太政大臣、摄政，又先后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彰子、妍子和威子分别立为一条天皇、三条天皇和后一条天皇的皇后，自己则成了三位天皇的外公。藤原家荣华富贵，轰轰烈烈。那道长好不得意，真格是上朝时一呼百应，回府后宾客如云。某夜，皓月当空，藤原家照例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众宾客坐于庭院，饮酒赏月。道长手持金杯，连饮数杯，兴头上随口吟出和歌一首：

斯世即我世，我做我所思，
皎皎十五日，圆盈无缺时。

吟毕哈哈大笑。众宾客鼓掌助兴，“好诗！好诗！”赞声一片。道长的月夜歌一时传开，宫中的天皇也只能做一番面带苦笑慨叹。大权旁落，历代天皇多为昏弱之君，唯余对月叹息，赏花流泪的份儿了。

然及1072年白河天皇即位，那藤原家族已过鼎盛时期。内部先自乱了起来，争权夺利，兄弟相残。白河天皇转而重用村上源氏，压制藤原氏。无奈藤原氏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仅凭一家源氏，难敌满朝藤原氏的势力。且说应德3年（1086年）的一日，夏虫狂鸣，闷热难忍。白河天皇烦闷无聊，便走出宫室，到庭院中踱步纳凉。此时满天乌云翻滚，大雨将至。忽然间，白河天皇停住脚步，目光被路侧的蚁群吸引，但见那黑压压的蚂蚁，各自叼着沙粒土块，往来如穿梭，忙着垒窝筑堤。细细看去，这蚁窝隔石铺小径，各为南北两个。群蚁奔忙，却各忙各自的窝。白河天皇看得发呆，竟未觉得噼噼叭叭豆大的雨点已自天而降，待宫人呼唤方惊醒过来，急步进长廊避雨。廊外雷声隆隆，大雨倾盆。透过雨帘，只见满地蚂蚁早已钻回蚁窝，那南北相对的蚁窝任雨水冲击，却安然无恙。白河天皇眼前一亮，忽明计之所出，急召村上源氏商议。

次日，天气放晴，群臣会聚朝堂。白河天皇表情轻松，一如晴朗的天色。只见他稳稳移步走来，落座后，目视群臣，一字一顿地宣布道：“朕意已决，自今日退位做上皇，上皇不便再居大内，朕思日后择院别居。”群臣愕然，鸦雀无声，不知白河帝何出此言。唯有藤原家一班朝臣，个个相顾而笑，巴不得白河天皇赶紧离开朝堂，好再收拾那政敌村上源氏。

数日后，白河天皇已然另择一处别居。藤原道长之孙、太政大臣藤原师实派人前去窥望。那人走近上皇新居，但见门卫森严，执剑之士罗列门外。门框上挂起巨大匾额，上书两个大字“院厅”。那人欲再近前，却被壮如门神的执剑之士喝止，便急忙回府禀报。藤原师实闻听心里一惊。

再过数日，师实上朝毕刚刚回府，正欲宽衣休息，忽听门下来报：“相爷，门外拥来大队人马，白河上皇派敕使前来降旨。”

“降旨？”师实冷笑一声，“当了太上皇享清福得了，凭什么降旨支派本大臣，不必理会他。”

言犹未了，“蹭蹭蹭”一阵脚步声，另一门人又赶来气喘吁吁地报告：“相爷，敕使已闯进府门！”师实侧耳听去，果然堂外传来一声喊：“师实接旨！”只得整衣恭迎于门堂之外。

出得门来，不由师实倒吸一口冷气。但见数十名彪形大汉持剑仗戟，威

风凛凛，怒目而视。前呼后拥中一位紫冠敕使大踏步走来。师实不敢怠慢，忙躬身施礼，口称：“臣师实恭迎天使。”

那敕使微微一笑，道：“藤原师实听宣！”

师实抬头望去，只见敕使手捧敕书，展开来，上书“院宣”二字。

敕使道：“本敕使自院厅来，今奉白河上皇之命，特来宣布院宣。院宣即当今上皇诏旨，朝廷大臣不得违抗！”师实叩头称是，恭迎院宣。那院宣告诫藤原家奉公守法，不得私立、私夺庄园，又道藤原家乃开国元勋之后，理应率先将自家庄园奉献院厅，云云。

师实越听越不耐烦，正待发作，却见那数十名虎贲武士晃动手中兵器，剑戟相击，铿锵有声。师实已知大势不妙，禁不住双腿发软，“扑通”一声跪倒，连连叩首道：“臣谨遵上皇院宣。”敕使这才一招手，率众虎贲武士扬尘回院厅复命。

且说那敕使身边的虎贲武士并非朝廷的兵将，此乃9到10世纪从庄园中崛起的一股新兴势力。朝堂上争权夺利之辈，总要网罗势力，收买死党，壮大自家的营盘。班田制土崩瓦解，庄园制应运而生。从庄园里冒出来的人群，立即引起京都权贵们的注意。1096年，白河上皇出家，成了佛法之皇，又称法皇。白河上皇不甘寂寞，与庄园武士取得联系。于是，他身边的虎贲武士也越来越多。这势力从何而来？在接踵而来的历史上又充当何种角色？

正是：

藤原女儿多绝色，嫁出深闺登凤阙。

荣华富贵过眼云，三世而斩君子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平清盛京都衣紫 源赖朝镰仓拜将

武家崛起皇权落，平源二氏分秋色。

战罢关东斗关西，消长兴衰待评说。

上回说到平安时代后期，虎贲武士从地方上崛起，卷入中央政治斗争漩涡。这武士也就因此而成为朝廷之外的又一股武装起来的政治势力。追根溯源，武士原本是庄园的农民。随着庄园之间争斗的加剧，庄园主便把庄民们武装起来，平时务农，战时从戎，亦农亦武。到后来，寺社的庄园主看到发生争执时，还是刀枪更有发言权，便也组织起号称僧兵、神人的武装集团，武士的人数越来越多。再到后来，连国司、郡司们也把朝廷的军人组成私人的军队，成为地方武士。这样，武士团就逐渐分散在全国各地。手中有刀，心中有气，弄得不好，便相互厮杀一番。斗来斗去，分散在各地的武士慢慢集中在平氏、源氏大纛之下，争斗愈发激烈。

平氏为皇族授平姓的地方贵族，有桓武、仁明、文德、光孝等四大平氏家族。其中，桓武平氏最为著称。始祖为桓武天皇曾孙高望王，受平姓后出任上总国介，定居东国，扩充势力。高望王妻妾成群，生有八子：除次子良兼、四子良孙、五子良广、七子良持无子嗣外，长子国香子嗣众多，名将迭出，如正盛、忠盛等，到了平清盛一代更是气焰万丈。三子良将膂力过人，生七子，即将持、将弘、将赖、将门、将文、将武、将为，个个孔武勇猛，有乃父之风；那四子将门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奇人。高望王的六子良文生子忠赖，其后人改姓千叶、畠山氏；八子良茂生子良正，其后人改姓三浦、和田氏。真可谓根深叶茂，子孙殷昌。

那源氏分清和、村上、花山、宇多、嵯峨、淳和、文德等若干支，以清和源氏最著名。这一支源氏家族始于961年清和天皇皇孙经基受赐源姓，其子满伸出任关西摄津国守，以摄津多田庄为基础，结成武士团，并逐渐发展为关西武士的大统领“栋梁”。满仲生三子，长子赖光生赖国；二子赖亲无后；三子赖信生赖义，后世子孙义仲、义经等名震天下，赖朝更出任镰仓幕府的首任征夷大将军。

皇族子孙被赐姓后列入臣籍，多离开京城，去当地方官，食禄一方。官位、食禄终究有限，而子子孙孙没有穷尽，争官夺禄遂不可避免。斗急了眼，刀兵交加，于是贵胄子孙们便迅速武士化。

且说高望王的六子良文被封在武藏国村冈，自招集一批唤做“田夫”、“伴类”的农民开基垦地，扩大庄园，侵犯邻近庄园源充的领地。源充号称箕田的源二，性情暴烈，武艺精熟，称雄一方。闻听平良文仗势侵地，立即火冒三丈，叫道：“平良文得寸进尺，着实可恶！儿郎们，各自抄家伙来，找他算帐去！”

那平良文也不是个善主，听家丁报告源二叫阵，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便也召集五六百名庄兵，唤道：“取吾的弓箭来，且与源二走上一遭！”

那日，双方摆开阵势，先是一通弓箭对射。互射半日，难分胜负。

“暂停放箭！”良文大吼，“叫那源二出阵，吾与他大战三百回合！”部下一齐大叫：“源二出阵，别当龟孙！”

源充岂肯示弱，扬手一鞭，跨下马四蹄翻飞，撞出阵来，吼道：“良文休狂，吾来也！”良文也飞马出阵，大叫：“良文在此，源二快来受死！”

当下两人一场恶战。杀了半日，仍不见高低。源充催马跳出圈来，叫道：“平良文，我与你比试箭法！”两人遂各取雁翎箭，对射起来。互射半日，均未射中对方。待箭射尽，各自领兵回庄，约好再战。

平良文与源充对射，乃是源平相争的第一回合。自此以后，争斗有增无减，天下愈乱。说话间到了931年，那平氏门中先自风波猝发。良将之子平将门早已长大成人，相貌堂堂，身躯高大。到娶亲年龄，可巧看上了伯父良兼之女，便前去提亲。良兼深知此儿心怀异志，行为不轨，遂以堂房结亲于礼仪不合为由，拒绝嫁女。将门得知，大怒道：“老匹夫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怪不得侄儿无礼。”竟自带一群庄兵打上门去。良兼见势不妙，急令家将飞马报兄长国香。国香素知将门骁勇善战，不发重兵难以制服，遂求同僚源护协同出兵。三家兵合一处，人多势众，将门只得暂且退兵回庄，伺机报复。

时光匆匆，四年后将门兵马愈强。935年2月，将门出兵奇袭，将源护之子源扶击灭。兵锋一转，将门直奔伯父国香官衙杀来。国香仓促应战，被将门在混战中杀死。将门杀红了眼，命手下庄兵放手烧杀，将国香官衙和筑波、新治、真壁三郡的庄园一起烧光。良兼见将门如此凶暴，便引兵讨伐侄儿，不想一接战，又被将门打得落花流水。将门接连夺庄占地，成为关东一霸。次年，源护写状纸，详列将门罪状，上奏朝廷严惩将门。将门倒也乖巧，先自赶赴京都，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又用钱贿赂朝廷官员，竟胜诉而归，仍与良兼等争斗不休。朝廷恼怒，发令命平良兼、源护和国香之子平贞盛追讨将门，但无奈其兵多地广。

且说939年2月武藏国权守兴世王与武藏介源经基为争地盘，与足立郡司武藏武芝发生争执。将门正闲得无聊，见邻居打架，就领着一支兵进入武藏国国府，扬言如果争执双方不讲和，谁先动手则出兵打谁。兴世王、源经基和武芝见平地冒出个炫耀兵威的平将门，只得宣布和解。将门带兵进国府，应邀出席和解酒宴。三家首领正待举杯同饮，忽一庄兵闯进酒宴会场，大叫：“武芝出兵包围经基营盘！”经基闻听后，扔下酒杯回营，击退攻营敌兵。事后，经基怀疑是平将门与兴世王合伙捣鬼，便星夜赶往京都告御状，指控将门与兴世王谋反。朝廷正待查明真相，又有常陆国来人告状，指控将门拥兵进入国府，抓走常陆介藤原维几。朝廷震怒，准备下令讨伐意欲谋反的将门。

此时，将门早已不把京都的朝廷放在眼里，恣意兵占下野，气焰愈加嚣张。不久，兴世王来附，更有一帮附炎趋势之徒前来投奔。一日，一巫女求见将门。见面后，巫女故作神秘之色，道：“我有八幡大菩萨神谕在此。”将门道：“你且说来。”巫女道：“神谕不可亵渎，先备香案来。”将门依其言。待香烟升腾之时，巫女突变男腔，双目发直，口中吐道：“吾乃八幡大菩萨是也。”将门忙跪倒礼拜，道：“将门恭听神谕。”那巫女口中念念有词，道：“吾观关东王气冲天，特授皇位于将门！”言毕，昏迷不醒。将门正在发怔，兴世王等按捺不住，齐声大叫：“天意不可违，吾皇万岁，万万岁！”将门两眼放光，起身道：“卿等平身，且随朕新皇共谋大业。”择吉日，将门把下总国石井乡定为国都，兴世王等分别封为太政大臣、左右大臣、纳言、参议等职，只管在关东称孤道寡起来。

京都的朝廷得知将门自称新皇，便于天庆2年（940年）初春，派东征大将军藤原忠文率兵前来剿灭。待忠文来到关东，将门早已身首异处。原来，这年1月新皇将门带人马进入常陆国搜捕平贞盛，贞盛忙引兵藏匿于常陆国

北部深山，并派人四处传布贞盛已逃离关东的假消息。将门信以为真，道：“手下败将，胆小如鼠！”便解散大队人马，自带本部兵马千余返回下总国。队伍行至猿岛郡的北山，忽地一声唿哨，山后冲出无数兵马，将将门军冲得七零八落。将门大惊，急率400军兵布阵死战。对方阵门一开，转出两匹马，马上端坐着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一阵梆子响后，箭矢如雨，向将门射来。将门大叫一声，撞下马来。贞盛率军猛冲过来，把将门残兵斩尽杀绝，并割下将门首级送往京都报捷。朝廷论功行赏，贞盛出任常陆国大掾，秀乡授从四位官职，皆封为镇守府将军。源经基也跟着沾光，授从五位官职。举朝庆幸平定了平将门之乱。

将门虽亡，平安朝却再也不平安，各地豪族武士四处掀起战乱。1051年陆奥国地主豪强安倍赖时夺六郡，建立半独立的安倍王国。朝廷任命源赖义、源义家父子为陆奥守兼镇守府将军，耗时9年方予平定，史称“前九年之役”。时隔不久，1086年源义家又与另一镇守府将军清原氏混战。义家直苦斗到第三个年头上，方制服清原氏，此即“后三年之役”。源氏通过两次战役，在东国站稳脚跟，雄视京畿。

此时京都朝廷正陷入匪盗横行的困扰之中，便急召源义家后世孙源为义入京，接左卫门尉；召平贞盛分封在伊势的后世孙平正盛、忠盛父子入京，分别受以备前、越前守之职，带兵反复剿灭匪盗。兵荒马乱之时，方显英雄本色。源为义之子义朝、孙赖朝，平忠盛之子平清盛等于战乱之中崭露头角，颇为众武士仰慕，也为朝廷倚重。

且说1155年第76代天皇近卫天皇驾崩，膝下无子。新天皇人选成为朝廷争论的热点。左大臣藤原赖长支持崇德上皇立其皇子为新天皇；鸟羽法皇则看中雅仁亲王，指定其即位，是为第77代天后白河天皇。赖长和崇德上皇恨得牙根发痒，却也无可奈何。转过年来，即1156年（保元元年）3月，鸟羽法皇驾崩，赖长和崇德上皇以为时机成熟，便策划兵变，欲推翻后白河天皇。后白河对赖长的阴谋早有觉察，也伺机给予反击。

无巧不成书。到了这年7月10日，双方同时密谋击杀对方。在白河寝殿，崇德上皇召见为义、赖长计议，神色紧张道：“两位爱卿，后白河准备对朕下毒手了。”“上皇勿忧，”61岁的瘦老头子源为义声音苍老地回答道：“京都源家武装皆为老夫子孙，自当唯上皇马首是瞻。”赖长道：“令郎义朝与后白河过往甚密，是否能听老将军号令？”“这个……”为义略一沉吟，“兵贵神速，明夜发动突袭。一战而灭后白河，义朝纵有奇能也无机会施展。”赖长听罢，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夜袭乃傍门左道，人所不齿。我等乃王师出阵，自应堂堂正正。等大和援兵到来，一鼓可擒后白河那伙贼兵。”

崇德上皇见赖长成竹在胸，且振振有词，便道：“藤原卿言之有理。源老将军当对子孙辈严加管束，待大兵一到，阵前破敌立功！”为义见上皇表态，也不好再说什么，遂点头称是。

此时，高松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后白河天皇、源义朝、平清盛等均为年富力强之辈，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源义朝不待坐稳，便急忙建议道：“陛下，上皇那边正在连夜开会，赖长、为义等皆前去策划。若连夜偷袭，保管一网打尽！”平清盛极力赞成，道：“源将军所见极是，臣请陛下当机立断。”后白河天皇抚掌大笑道：“卿等所言甚合朕意。源将军大义灭亲，忠义可嘉。不知军兵可都准备妥当？”义朝、清盛齐声答道：“万事俱备，只待诏令！”“既然如此，连夜出兵！”后白河天皇断然发令。

次日凌晨4时，义朝、清盛率兵包围白河殿，义朝下令火攻，手下兵丁便点起一把火，烧着了中讷言藤原家成宅院。大火熊熊，直扑白河殿。“上皇且随我来！”源为义杀开血路，上皇、赖长紧随其后，冲出东门，落荒而逃。义朝烧得性起，命兵丁索性将上皇、赖长、为义家邸烧了个净光。

至上午8时，战斗停止，后白河天皇一方大获全胜。不久，崇德上皇在仁和寺被抓获，流放赞岐；赖长逃奔奈良，走投无路，自杀；为义出家为僧，被义朝家臣畠田政家所杀。这次动乱史称“保元之乱”。武士首次直接插手皇位更替，显示了实力。

“保元之乱”刚过3年，1159年源义朝又与平清盛争斗起来，时值平治元年，史称“平治之乱”。在这次战乱中，清盛击杀义朝，将其子赖朝流放伊豆，把源氏势力赶出京都，自此衣紫冠玉，专擅朝政。1161年将妻妹滋子嫁给后白河上皇为妃。滋子生子宪仁亲王。1168年宪仁7岁即位，是为高仓天皇。与皇家结亲，清盛铺平升迁之路，1167年获从一位官位，出任太政大臣。清盛尝到甜头，又将女儿德子嫁给高仓天皇。德子所生言仁亲王不满周岁便被立为太子，1180年被拥立为安德天皇。清盛做了天皇外公，愈加恣意横行。平氏一门中，16人位居公卿，领地遍及半个日本。大纳言平时忠狂妄已极，公开扬言：“出入朝堂者，舍平氏其谁！”

平氏原本地方武士，举族进入京都繁华之地，位极人臣后，便迅速腐败。逃出伊豆的源赖朝，自称得到后白河上皇二皇子以仁王的旨令，在关东向平氏公开挑战。1181年2月，忧虑重重的平清盛忽患热病卧床不起，自知大限已到，便唤诸儿孙至病榻前，有气无力地嘱咐道：“我平家发祥伊势，赖皇天垂怜，自保元、平治以后，满门享尽荣华富贵。”说到这里，清盛面露苦笑，落下几滴浊泪。诸儿孙强忍悲泣，故作欢悦之色，道：“贵体偶恙，康复有望，恳请勿过于忧伤。”此时，清盛忽双目发亮，一脸恼怒，道：“尔等务必留神源赖朝那厮。吾死之后，若得赖朝首级供于墓前，于愿已足。切记，切记。”言毕，溘然长逝。

源赖朝，乃义朝第三子，“平治之乱”后被流放伊豆。赖朝深怀亡国杀父之仇，隐身伊豆20余载，只管每日学文习武，等待时机；又与伊豆豪族北条时政的女儿政子结亲，自此奠定东山再起的基础。1180年8月，赖朝得北条氏支持，举兵讨伐平氏。关东源氏旧部闻风来附，队伍迅速扩大到近3万骑。10月，赖朝统兵进镰仓，刻意经营，建立家臣效忠主君、主君授家臣以俸禄的御家人制度，日夜操练兵马。

这年10月，以平维盛、忠度、知度为大将、副将的东征军数万骑进抵骏河国，隔富士川与赖朝军对峙。20日夜，赖朝军的一部，由甲斐国名将武田信义指挥，迂回富士川，从背后偷袭维盛军。兵马潜行间，忽惊动河滩上熟睡的水鸭，“呼啦啦”数只水鸭腾空飞起，引得成百上千只水鸭一齐鼓翅惊飞发出巨响。夜深人静，这巨响煞是骇人。那维盛军远道而入生僻之地，兵将神经过于紧张。朦胧间，忽闻帐外巨响骤发，尚未明白发生何事，便有人大惊小怪地乱叫起来：“源家军偷营来了！”一时间，营中大乱，兵将竞相逃亡。待到天明，富士川一带维盛军逃得无影无踪。赖朝军不战而胜，士气大振。待到清盛病亡，赖朝更加紧完善统治机构，设侍所，统管御家人；设公文所，掌管财政；设问注所，处理御家人纠纷；又派使潜入京都，与院厅取得联系，遥相呼应。

1184年1月，院厅发布院宣，任命赖朝为追讨使，征伐平氏。2月，赖

朝派四弟范赖、九弟义经带 9 万人马西征平氏，进驻摄津国一谷附近。一谷城乃平氏防守的要塞，易守难攻。5 日夜，义经偷袭平军外国阵地，先挫其锐气。6 日，义经兵分 4 路，分头围困一谷城。7 日，各部到达指定地点，发起总攻。熊谷直实自西城户进击；土肥实平自明石出兵攻击；多田行纲幸部从山平城户发起攻击；义经则自带精骑 70 余，一路疾行，从平氏军背后发动奇袭。平氏军正穷于应付义经军的多点进攻，不想背后猛地冲出一支人马，顿时大乱，纷纷夺路而逃，向西溃败。战至中午，源氏军得胜，义经、范赖凯旋京都。平清盛二子宗盛早已拥安德天皇携神器逃往四国屋岛，构筑城堡，演练水军，欲与擅长陆战的源氏军决一死战。

且说到了这年 8 月，赖朝召来四弟范赖道：“击灭平氏，当用大迂回包抄战法，四弟须引兵占据九州，以断平氏退路，一举聚歼。”范赖领命率北条时义、足利兼义、武田有义、三浦义澄等 22 员猛将，催军沿山阳道西进，攻打平氏军。起初进军尚称顺利，西国原属平氏旗下的武士纷纷归降，范赖军据安艺，远抵本州西部的长门、周防国。有言道：“困兽犹斗。”平氏军占据四国的屋岛与长门的彦岛，各有勇将平行盛和平知盛分兵把守，濑户内海的制海权被平氏军掌握。平氏水军来往海上，一有机会，便袭击源氏军辎重部队，闹得范赖顾此失彼，十分狼狈。直到 1185 年 2 月，亏得九州东北部丰后国豪族相助，范赖方渡海抵达丰后国，实现赖朝大包抄的意图。

身居镰仓的赖朝每日翘首盼望捷报，直拖了半年，方见眉目，不免心中恼恨范赖无能。暗忖半日，方下决心，派九弟义经出阵。原来，义经在一谷之战中威名大振，朝廷上下都很喜欢这个文武双全、相貌堂堂的青年将领。消息传到赖朝那里，不免心中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因此，此次西征平氏，赖朝拜听话的四弟范赖为大将，故意把有能耐的九弟扔在京都，让他坐冷板凳。不想战事日呈胶着状态，只好派能征善战的义经参战。

俗话说：兵 一个，将 一窝。范赖无能半年打不开个局面。待义经一出马，战局顿时活跃起来。1185 年 2 月 18 日，义经率 150 名精骑渡海抵达四国的阿波胜浦。当地武士近藤亲家来附，带义经抄一条近路，杀败前来阻挡的樱庭介良远，直奔平氏屋岛阵地背后。平氏原以为源氏军必从海上来攻，海岸城垒牢固，内陆城垒尚未完工。义经率数百骑突然杀到，放火烧毁存放粮草的牟礼、高松村。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平氏军以为千军万马杀来，就张皇失措，一窝蜂地乘船向西狂逃，屋岛陷落。

3 月 20 日，义经军攻进周防国，迅速包围彦岛，困住平氏军。23 日，义经调集战船 840 余艘，向西搜索平氏水军，欲决战于海上。24 日，在坛之浦海面与 500 余艘平氏战船相遇，两军展开激烈海战。

平氏水军自恃擅长水战，两军交手之初，士气高昂。阵前总指挥平知盛站在指挥船上大吼：“全军将士听令！我水军名震天下，歼灭那旱鸭子源军在此一举！”“我军必胜！”部下齐声高喊。

趁海潮西流，平氏水军鼓帆东进，箭矢如雨，猛攻源氏军，迫其处于守势。双方激战 3 个时辰，海潮开始东流，两军更加接近。

源义经赤膊站在船头，下令：“不射兵将，专射水手、舵手！”箭矢如雨，平氏军划船掌舵的船夫纷纷中箭落水，战船失去控制，滴溜溜随海潮漂散。

战至下午 3 时，平氏战船被潮水裹向坛之浦海空近处。岸上源氏军放箭乱射，平氏兵将带箭着伤，鬼哭狼嚎。总指挥平知盛哀叹：“天亡我也！”

便一头钻进海中自沉。清盛之妻时子见大势已去，将 8 岁的安德天皇抱在怀里，泪如雨下，道：“时也，运也！人间污浊，海中清净。我带陛下同赴西方净土去！”言毕，闭目向海中一跳，祖孙二人连同玉玺、宝剑同沉海底。同船的平氏公卿、宫娥接连跳入海中自杀。大纳言平重衡之妻正欲抱“神镜”入海，可巧被绊倒。源氏军一拥而上，夺过“神镜”。三件神器尚留其一，义经大喜。傍晚时分，海战结束。源义经逮住了龟缩在船上瑟瑟发抖的平宗盛父子。

4 月 24 日，义经凯旋还京都，奉还神器。后白河法皇大为嘉赏，有了神器，哪怕是一面铜镜，也总算有了向天下宣示皇权正统的依据。6 月 21 日，平宗盛父子被斩首，平氏满门灭绝。远在镰仓遥控平源之战的赖朝且喜且忧。喜者，平氏被灭；忧者，义经、范赖战场立功，名高盖主。后来赖朝终究找个理由，不许义经凯旋回镰仓。接着又设法将四弟、九弟除掉。1192 年 7 月，赖朝拜受征夷大将军之职，创幕府于东国镰仓。

然赖朝本人也不得善终。白日里公务缠身，顾不得想三思四。到了夜深人静之时，独对青灯，便总觉得黑暗处鬼影闪动。抬眼望去，朦胧中似乎是披发带血的义经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厉声大叫：“赖朝！还我命来！”那赖朝忙施礼打躬，只管喃喃地哀求：“义经休怒，为兄这厢有礼，宽恕，宽恕。”

“让我回镰仓！”义经不依不饶。

“回镰仓，回镰仓……”赖朝忽然打一个寒战，“义经回镰仓，谁当将军？”想到这里，突地清醒过来。举目四顾，依旧是青灯闪闪，哪里有义经的影子？

为摆脱义经鬼影的纠缠，赖朝每日狂饮水酒。堂堂将军，竟成了个酒鬼。1198 年 12 月，赖朝酒后坠马，跌成重伤。次年正月一命呜呼。

正是：

纷纷扬扬为哪般，父兄相残争政权。

平氏衰败源家兴，华荣如梦实堪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忽必烈东征日本 北条氏两拒元军

蒙古铁骑泣鬼神，拔城灭国风卷云。
踏遍欧亚无敌手，唯余东瀛不称臣。

话说源赖朝官拜“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开设幕府，建立日本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京都的天皇朝廷依然存在，只是成了将军控制下的傀儡，废立荣辱全在幕府将军一句话。源赖朝在建立幕府的过程中，显示了过人的才能。他选择地势险要、物产丰富、由源氏经营多年的镰仓作为根据地，又获得了关东地区武士团的普遍支持，进可攻，退可守；他建立御家人制，使武士团忠心耿耿，任其调遣；他广招贤士，按能授职；他对敌军分化瓦解，尽量缩小打击面……这些措施使一个只身流放伊豆的“逆贼叛臣”，在短短的 12 年内成为制服群雄的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幕府组建过程中，源赖朝对其统治机构不断进行整顿。他对侍所、公文所、问注所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公文所改称政所，成为幕府的最高行政机关；公文所改为专门保管文书的机构，附属在政所之内；地方上，又强化了守护制度，委派亲信武将镇守四方。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时，不幸身染重病，未几病死，时年 52 岁。

1202 年，源赖家在其父逝世后继承将军职位。赖家年方 18，少年气盛，目中无人。他重用岳父比企能员，排挤、抑制幕府元老。本来幕府内部就矛盾重重，御家人之间，御家人与文职官员之间都存在矛盾，只是由于源赖朝的卓越才能和政治手腕，这些矛盾才未激化。赖家所作所为，引起关东武士的极大不满。为了抑制赖家，在赖朝之妻北条政子及其父北条时政的策动下，乘赖家生病无法视事之机，改革了御家人的诉讼制度；又把将军独裁改为由北条时政、比企能员等 13 名元老共同商议裁决的合议制，夺走将军的部分权力。北条氏步步进逼，欲除比企能员等而后快，双方更成为乌眼鸡。至 1204 年 7 月，比企能员一家和赖家长子一幡被杀，赖家被迫让出将军位，出家为僧，不久被暗杀。赖家之弟源实朝继任将军。北条氏唆使赖家遗子公晓替父报仇杀死实朝，随后又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将公晓杀死。至此，源赖朝的子孙全部被消灭。那年是 1219 年，时距赖朝之死仅 20 年。

幕府的内部纷争给朝廷以恢复权力的机会。双方最后于 1221 年兵戎相见，皇室军队与幕府军相遇于杭濑川，皇室军队不战而败。不久，幕府军进入京都，朝廷屈服。

北条氏既消灭了源氏又压服了朝廷，便独掌了幕府大权。由于北条义时在 1213 年自称执权，北条氏专权的政治体制便称为执权政治体制。使这一体制完善的人是义时之子泰时。泰时把执权独裁制改为集体合议制，又以法治国，于 1232 年制定第一部武士法典《御成败式目》。幕府体制从政治、法律各方面得到健全和完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这样的太平日子过了几十年。1268 年，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登上了历史舞台。

北条时宗是第 5 代执权北条时赖之子，生于 1251 年，幼名正寿，俗称相模太郎。此人五短身材，方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颌下无须，嘴上留着两撮小胡子，颇有不怒自威之感。时宗本来就孔武有力，加上多年演练弓马之道，俨然成了一个武林高手。时宗颇为自负，喜欢独断专行，对泰时建立的执权政治的集体评议体制很不以为意，经常在自己的私邸召集北条氏嫡系家族、外戚和家臣裁定幕府大事。这种抛开幕厅，以私邸为据点议决大事的聚

会，历史上称之为“御寄合”。时宗并非一介武夫，他对文化很是重视，甚至也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大问题。禅宗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日后竟削发出家，做了和尚。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1268年9月的一天，时宗正在私邸里议事，忽报元使赵良弼到。时宗大惊，心想到：“蒙古国强大无比，与我国并无交往，今遣使至，不知何意？”又转念一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它作甚！”忙命人：“有请蒙古使臣！”

但见赵良弼手持国书，大踏步走上殿来。时宗展开国书一看，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原来表面上忽必烈很客气，希望和日本“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如若不然，“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意思是说，如果不“通问结好”，那就刀兵相见，你好好考虑考虑吧！更令时宗生气的是国书中以高丽为例说明忽必烈是何等大度，希望日本也效仿高丽。时宗心想：“高丽已成蒙古属国，我岂不知，想让日本也成属国，忒狂了点！”他先让蒙古使臣下去休息，随后便与群臣商议起来。

那时宗道：“蒙古与我国并无交往，今遣使逼我称臣，诸位有何高见？”

一谋臣曰：“主公，蒙古铁骑称雄天下，连唐土也抵挡不住……”时宗打断其言，高声道：“你是让我投降蒙古人吗？”“非也，非也。”谋臣连连摇头道：“在下是说不可断然拒绝，而应以策略胜之。”时宗转怒为喜，问道：“有何妙策？”谋臣道：“只对蒙古使臣说我国需要时间考虑，以拖延时日，准备决战。”

时宗拍案道：“此计甚好，正合我意！”

时宗计议已定，便派人带厚礼并转告蒙古使臣赵良弼：我家主公正在考虑大汗的要求，只是需要些时日。那赵良弼信以为真，笑逐颜开，欣然同意，只等时宗答复。6个月后，他才发现上了时宗们的当，只好启程回国。乘这半年的空隙，时宗加紧行动：调集民工用巨石自本州西南端和九州西北沿岸构筑防垒；抽调精兵驻守对马岛；又命各地守护守卫沿岸险要山口要地，并与内地建立了联系，随时可把军队调至海防前线；同时招募工匠打造大小战船，准备水战。在举国紧张备战的6个月里，那赵良弼被北条氏送来的妖姬美酒搞得昏昏沉沉，颇有些乐不思蜀。直到有一天夜里做梦见到忽必烈大汗要杀他，方才想起自己是派往日本劝降的使臣。

忽必烈得知国书被拒，勃然大怒，欲马上发兵取日本，以解心头之恨。怎奈当时蒙军攻宋不利，襄阳之战正难解难分，四川战况也是相持不下；再说征日本需要作一定准备，故又派使者前往。日本也派使答谢，但对忽必烈“通好大朝”的要求仍不予满足。忽必烈恨恨连声：“等着瞧，等着瞧！”

1273年，襄阳城被攻破，守将吕文焕出降；四川战况趋于好转，伐日准备也基本停当；高丽被忽必烈彻底征服后，蒙古军队打造战船的速度加快，征日的时机成熟了。1274年10月，忽必烈任命凤州经略使忻都为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及汉人刘复亨为左、右副元帅，率领3万人马、战舰900艘，远征日本。10月3日，远征军由朝鲜合浦出发，直扑对马岛。

对马岛是日军的防守重点，守将允宗助国等英勇善战，看来元军要大费周折了。允宗助国刚愎自用，他自恃对马防线坚固，拒绝了谋臣们建议主动出击之计，只想元军胆敢登陆，就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交战伊始，元军元帅忽敦与高丽都督使金万庆率军攻上了对马岛，牢牢地控制了滩头阵地，并向纵深前进。允宗助国才知大势不好，忙披挂上阵，亲率骑兵抵挡元军。怎奈

元军势大，日军死伤殆尽，允宗助国也阵亡于乱军之中。10月5日，元军占领了对马全岛。10月14日，元军在壹岐岛登陆。该岛守将经高单骑挑战，冲入敌阵，被元军团团围住，虽左冲右突斩杀元军多人，怎奈独力难支，最后力竭身死。元军深入岛内，野蛮屠杀劫掠。地方守官宗马允助国仅率80余骑拼死反击，元军且退。宗马允助国率队继续前进，碰到大队元军，所部80余人全部血染沙场。

10月16日，元军再攻肥前沿岸岛屿。当地豪强松浦氏率一族之众数百人抵抗元军。两军接仗，松浦氏单独出阵，将日本刀舞得嗖嗖作响，大吼一声：“那蒙古将官，来来来，与吾大战300回合！”人猛马快，转眼已冲到元军阵前。那元将并不出阵迎战，只管将令旗一挥，喝一声：“放箭！”霎时间，箭矢如雨，齐奔松浦氏。那松浦氏武艺再高，也经不起箭雨的猛袭。只见他大叫一声，撞下马来，须臾间，人马中箭无数，宛如带血的刺猬。部下见松浦阵亡，发一声喊，冲将过来，也都成了元军箭下之鬼。

且说日本武士抗击虽甚为壮烈，但作战方法简单，多采用单骑出阵的老战法。虽十八般武艺精熟，但要冲击能征善战的元军集团，无疑以卵击石。反观元军采用的集团战法如泰山压顶，使日军损失惨重。加上元军配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回回炮。此炮每次能发射数十枚球状弹丸，杀伤力极强。故征日之初，元军进展顺利，很快进抵博多弯大宰府附近，撩得老幼妇女1500余人。日本军民沿途英勇阻击，死战不退。日将藤原景资拉得百石硬弓，骁勇善射。混战中，他见元军右副元帅刘复亨站在高处催军掩杀，便偷偷抽出一枝雕翎箭，抬手就射。刘复亨应声倒地。忻都见副帅受伤，便鸣金收兵。元军疲惫不堪，忻都担心马主寺陆寨遭日军夜袭，乃下令人马回船休息。

夜半时分，风雨大作。但见那风裹着豆粒大的暴雨铺天盖地怒吼而来，掀起冲天巨浪，势不可挡。呼啸着的狂风如鬼哭狼嚎，将元军的小船吹起，鼓起的波涛将大船掀翻。那大船小船均在高丽匆匆制成，并不坚固，哪经得起这通折腾。顷刻间，或一声响从当中折断，或相互碰撞而散架沉没。在船内酣睡的元军睁开朦胧睡眼，来不及叫出声来，便纷纷落水，葬身鱼腹。1.3万兵将溺死水中，元军实力大伤，无力再战。忻都张皇失措，连夜带残兵逃回朝鲜不提。

次日风停，海面上不见一个元兵的踪影。探马急报北条时宗，时宗闻报不禁大喜过望，下令：“犒赏三军！”朝野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激动中，愈加起劲地祈祷八百万诸神降“神风”破顽敌的无量功德。可贵的是，时宗头脑清醒，预见到元军还会卷土重来，便决定沿博多海岸构筑一道石墙，阻止善于陆战的元军登陆。幕府动员了筑前、筑后、肥前、肥后、丰前、丰后、日向、大隅、萨摩等国军民数万人日夜赶修，费时5年，于1279年筑成一道从笈崎绵延至今津总长达10余公里的石墙。石墙高达3米，蔚为壮观。就在这一年，忽必烈将南宋的残余势力赶下了大海。建筑石墙的同时，时宗调西海道及阿波、赞岐、伊予、土佐武士驻守博多，令山阴、山阳两道武士守护京都，东山、北陆两道武士守卫敦贺津等，以巩固博多的侧翼和后方。

忻都返回大都，闭着眼胡吹一通“赫赫战功”，哄得忽必烈满心欢喜。以为日军已败，再派使臣劝降必可奏效。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30余人持国书赴日本。1275年4月，杜世忠一行出发。杜等原以为日本朝野必恭迎于道旁，俯首称臣。不想一登陆便被“武装护送”到镰

仓。杜世忠等又气又急，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时宗。时宗的处置倒也干脆，一道命令，将杜等 30 余人全部斩首于镰仓。

忽必烈闻讯大怒，决定尽快荡平南宋，腾出手来收拾日本。1279 年，南宋最后的抵抗在广东崖山停止，时机到来。忽必烈边令江南四省和高丽赶制战船，边决定再派使者赴日本劝降。

1279 年，元使周福、栾忠来到日本。此时，博多岸边的石墙已修建完毕，时宗有恃无恐。“把元使押往博多！”他一声怒喝，倒把手下人弄糊涂了：“上次元使杜世忠等来日，时宗大喝一声：‘推将出去，砍了！’何等痛快。这回为什么要把元使押往博多呢？”手下人心里直犯嘀咕，但执行命令还是决不含糊的，于是押着元使奔往博多岸边。待元使到达博多，见时宗早已布置完毕，准备杀人祭灵了。时宗手捧一杯酒，大声道：“为国捐躯诸君，英灵不远，且痛饮此杯！”说毕，神色庄重地把酒洒在地上。而后，双眼一瞪，吼道：“把元使押上来！”周福、栾忠面无惧色，稳步走来。时宗暗赞道：“真是两条好汉，可惜我不得不借你们的头颅一用！”随即传令：“将其斩首，以祭我阵亡将士英灵！”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时宗两次斩杀元朝使节，确实鲁莽，目的无非是唤起举国同仇敌忾之心罢了。

时宗再斩来使，把个忽必烈气得暴跳如雷。1280 年 2 月，忽必烈在朝鲜合浦设置征日大本营“征服日本中书省”。同年 11 月，朝鲜忠烈王上书中书省道：“小国已备兵船 900 艘，梢公水手 15000 名，正军 10000 名，兵粮以汉石计者 11 万，什物机械不可缕数。”看来万事俱备，只待忽必烈一声令下，元军就要再度扬帆东征了。

1281 年，忽必烈命忻都、洪茶丘率军 4 万，由合浦出发，是为东路军；命阿塔海、范文虎率军 10 万，由庆元（宁波）出发，是为南路军。先说东路军 5 月初从合浦出发，经对马、壹岐，直逼九州。6 月 6 日到达博多湾，只见沿岸石墙高耸，无法攀登，且墙上众多武士把守，不时有冷箭放出。大军久攻不下，转攻志贺岛、能古岛，也因防守较严，未能攻破。当时，日军战术灵活，常采取夜袭战术，元军吃了不少苦头，只好用锁链连结战船，环形相卫，不敢妄动，静等南路军到来。且说南路军 6 月 18 日出发，7 月到达平户岛与东路军汇合。两军将领齐聚中军帐里，商讨作战计划。忻都摸着下巴，神色不安道：“日军打算拼命了，那伊予国武士组织的‘百人决死队’势同猛虎，且博多湾沿岸石墙高筑，登陆甚难呵。”南宋降将、善于水战的范文虎不以为意，道：“大帅，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石墙虽固，然日本海岸线甚长，总会发现登陆地点的。”忻都道：“依将军之见，我军应如何行动？”范文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何不避实就虚，直攻大宰府？”忻都点了点头，道：“正合我意，只是日军水军强悍，且采用夜袭手段，不好对付，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范文虎道：“未将所率南路军最习水战，怕他作甚！”忻都见范文虎说得蛮有把握，心中遂安，不由哈哈大笑起来，阿塔海、洪茶丘也随之抚掌大笑。

正是乐极生悲。东、南两路联军 7 月 27 日移兵鹰岛，拟攻大宰府。元军略取小胜后，没承想大难随即临头。

8 月 1 日夜，台风又突然发作。狂风怒号之中，元军战船大多翻沉，兵将纷纷落水，溺死者无数，以至尸体漂入港湾，航道为之堵塞。14 万大军，生还者仅 3 万左右，范文虎等逃回大都。剩下数万元军，除原宋军降元的新附军及随军工匠外，皆被日军杀死。范文虎虚报军情，后真相大白，被忽必

烈斩首。忽必烈本欲再兴兵伐日，恰好交趾犯境，不宜两面作战，只好不了了之。

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之举，在日本史书上称“文永·弘安之役”或“蒙古来袭”。靠北条时宗的坚强果断、指挥才能和日本军民的拼死抵抗，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只能望洋兴叹。元军征日失败之因，颇为复杂。第一次元军进展神速，日本已危在旦夕，只是由于元军登陆当夜便发生台风，日本才转危为安。第二次情况就不一样了，日军的抵抗使元军两个月不能登陆，救命的“神风”又使元军惨败。不管因何而败，不义之师，败不足惜。只是作为自然现象的台风偶发，被日本统治者吹嘘为“神风”，进而演化出“日本乃神国”的神国思想，后来竟成为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太平洋战争后期的“神风特攻队”即为一例。

言归正传，北条氏举全国之力以抗元军，耗费大量财富，虽胜却无法兑现许诺的论功行赏。一帮子御家人成天骂骂唧唧：“言而无信，北条氏算个什么东西！”“再不行赏，老子不干了！”镰仓城里，人言汹汹。北条氏面对乱局，无可奈何。幕府的统治危机在加速到来。

正是：

世祖两征日本国，损兵折将梦南柯。

人能自助天方助，何必乱唱神风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后醍醐奔波倒幕 南北朝终归一统

击退元军气如虹，怎奈府库米粮空。
天皇难忍门庭冷，政海掀波万千重。

话说镰仓幕府举一国财力物力击退元军，御家人们舍命苦战数载，均指望战后有所封赏。执权北条时宗许下不少诺言，但御敌于国门，并无些须收获，府库积蓄却耗费精光，许下的诺言无法兑现。那御家人们便不依不饶，闹起事来，致使幕府统治不稳。第14代执权北条高时对政治心灰意冷。

幕府那边出了事，乐坏了京都的后醍醐天皇。这天皇名尊治，1318年31岁上即位，是为第96代天皇。1321年，后醍醐设法求得后宇多上皇废止院政，后醍醐天皇便成为京都皇权的唯一代表。他见幕府上下离心离德，就想乘机颠覆北条氏，让皇权再现辉煌。即位后，他连日间受理百姓申诉，关怀民间疾苦，以收买民心，赢得“仁君”、“明主”的赞誉；又礼贤下士，不问贵族、御家人武士，还是僧侣、神官、儒者，只要是对幕政不满者，便设法召见，从中选拔霸业的佐臣。此着很灵，果然募集了诸如万里小路宣房、北畠亲房、吉田定房、日野资朝、日野俊基等一批文臣武将和权谋家。后来，地方豪族，如河内国的楠木正成等，也对后醍醐天皇心向往之，只待天皇登高一呼，便扯动勤王大旗，造反倒幕。

且说到了1324年，即正中元年6月，后宇多上皇驾崩。后醍醐正在伤心，近臣入宫禀告：“陛下，幕府有意乘机让您退位，扶皇子邦良亲王践祚。”后醍醐闻言又惊又怒，止悲咒骂道：“北条高时这个蠢贼，又在玩弄什么馊主意！”骂了半日，再寻思一会儿，让近臣急召日野资朝、俊基入宫议事。次日，日野资朝以敕使身分下关东；俊基则昼伏夜行，到纪伊、大和、河内等国暗中联络各地志士，准备举兵讨幕。

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美浓国志士土岐赖员当面表示尊王反幕，背后却跑到幕府设在京都的督护府六波罗府长官那里告密道：“日野家找到美浓国的多治见国长、土岐赖贞一帮人密谋，打算9月23日北野祭神时闹事。”“他们想干什么？”六波罗府长官问道。“是想乘乱召集南都僧兵和各国武士攻下六波罗府。”赖员神色紧张地小心答道。“这还了得！”长官大吃一惊，忙一面派人去镰仓报告，一面派兵逮捕了日野资朝和俊基，追杀了国长和赖贞。

兵变流产的消息传到宫中，后醍醐急得团团转。近臣权中纳言万里小路宣房奏道：“陛下勿忧。日野资朝、俊基皆为忠贞之士，不会供出实情。”“这个我倒放心。”后醍醐还是一脸愁云，“可镰仓那边不依不饶，如何是好？”宣房道：“凭臣三寸不烂之舌，下关东陈辩，必能使幕府抓不到任何把柄。”“那就拜托爱卿了。”后醍醐转忧为喜。果然，那宣房奔赴镰仓，对主事的内管领长崎圆喜信誓旦旦地为后醍醐辩白了半天。那圆喜耳根子软，便没有追究天皇的责任，仅仅训斥了俊基，将资朝流放佐渡，就算了结了这次“正中之变。”

第一次倒幕行动失败，后醍醐天皇并不甘心。1326年3月，皇太子邦良亲王病亡，后醍醐欲立亲生皇子尊良亲王为皇太子；但幕府却支持后伏见上皇，立其子量仁亲王为皇太子。后醍醐又恼又恨，便策划第二次倒幕行动。这日，后醍醐召见日野俊基，任命其为右中弁。俊基一脸喜色，山呼万岁毕，

奏道：“陛下，幕府不倒，后患无穷。”后醍醐气哼哼地道：“卿所言极是。此次立皇太子足见北条氏用心险恶，不除这班逆臣贼子，实难消朕胸中这口恶气。”俊基又近前奏道：“依臣之见，武士虽勇，但居心叵测……”不待俊基说完，后醍醐恨恨道：“‘正中之变’就坏在美浓国武士土岐赖员手中，有朝一日必将其碎尸万段！”俊基复奏道：“臣以为京畿诸寺社的僧人神官诚实可靠，各寺僧兵骁勇狠斗，可助陛下大业成功。”“甚合朕意，过几天朕将巡幸南都诸寺。”后醍醐天皇捋着长胡须，慢慢地说。

计议已定，后醍醐任命护良亲王为天台宗座主，宗良亲王长驻真言宗寺院，控制、联络诸宗势力。自己则或召文观、圆观等高僧入宫传法，或行幸南都北岭诸寺，在香烟缭绕、诵经念佛的背后，密谋倒幕的军事行动。时间一久，公卿们也知道了后醍醐突然热心向佛的原委，未免想起“正中之变”而心惊肉跳。1330年3月，大判事中原章房下朝途中，突被刺客杀死。原来，章房苦谏天皇中止冒险，天皇当时脸色阴沉。待章房离开宫门，天皇便派刺客杀人灭口，防止密谋泄露。“谁坏朕大事，朕就让他不得好死。”后醍醐天皇听完刺客报告，斩钉截铁地说。

到了1331年（元弘元年）4月29日夜，一匹马自前权大纳言吉田定房的府邸驰出，星夜赶往镰仓。那马上的使者乃吉田的心腹。驰至镰仓将军府，使者将倒幕计划合盘托出，只是把主谋者说成是日野俊基、僧王文观和圆观等。

5月12日，后醍醐天皇正在与俊基等议事，一阵喧哗声自门外传入宫中，许多兵士边乱叫着“不要走了俊基”，边闯进宫门。带兵的将领是从镰仓赶来的长崎高贞和南条高直。俊基想溜掉，已经来不及，遂被当场抓获。随后，文观、圆观也被逮捕。倒幕计划再次败露，后醍醐天皇不知是谁走露风声，整日愁苦不堪。待得知告密者竟是老臣吉田定房，不禁目瞪口呆。原来吉田定房老谋深算，以为幕府虽说气数将尽，但依旧兵多将广。时机尚不成熟便冒险倒幕，不啻自投罗网。为此，定房屡屡以老臣身份进谏，无奈天皇就是听不进去，只管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定房无奈，只得指俊基为主谋，为后醍醐摆脱干系，阻止倒幕行动。这可谓一箭双雕。

然而，对吉田定房的这番苦心，后醍醐并不理解。整日里暗骂：“定房，定房！朕视尔为亚父，缘何这般与朕过不去？”看看俊基等已被捕3个来月，幕府仍未解除对皇宫的戒备，后醍醐如热锅上的蚂蚁，绞尽脑汁，苦思脱身的办法。此时，宫女前来献茶。天皇忽觉眼前一亮，遂想：“嗯，如此这般，甚妙甚妙。”不由兴奋得手舞足蹈。

且说8月24日夜半，一队幕府巡逻兵打着哈欠，在皇宫周围值班巡查。“吱呀”一声，宫门打开，一群宫女打着灯笼走将出来。“什么人？站住！”几个巡逻兵围了上去。“唉呀，老总，辛苦了。是我们哪。”一个宫女娇声娇气地答道。“深更半夜，到哪里去？”“陛下近来贵体欠佳，我们去北岭庙里拜佛，祈祷神佛保佑龙体呀！”“老总您看，这几天夜里我们已走过好几遭了，干嘛这么大惊小怪呀？”另一个宫女也凑近来插话。“原来如此，过去吧。”为首的巡逻兵一挥手，那群宫女提着包裹一溜小跑地直奔北岭而去。天将放亮，宫门又打开，一顶天皇乘坐的凤舆抬出宫门，向比叡山而去。巡逻兵见是大驾出行，不敢阻拦，忙报告六波罗府。长崎高贞等立即派兵追踪。追了半日，撵上凤舆，掀开轿帘一看，里面坐的不是天皇，而是权大纳言花山院师贤。幕府兵将情知上当，便转回皇宫搜索，只抓住几个天皇侧近

的辅臣，不见天皇踪影。原来，后醍醐天皇早在夜里怀揣神器，化装成宫女，路过东大寺、金胎寺，直奔地势险要的笠置山寺。几天后，护良、宗良亲王率大批僧兵赶来护驾，从京都城里逃出的近臣纷纷上了笠置山。消息传开，京畿诸国的倒幕志士一伙伙地投奔而来，笠置山顿时成了大兵营。天皇发旨勤王倒幕，各地豪强呼应。河内国南部金刚山下的地方小领主楠木正成率兵占领了赤板，遥相呼应。后醍醐天皇闻讯异常高兴，夜里做起梦来。梦境中，但见一棵大树参天而立，南向的枝叶繁茂，树下众公卿坐满一地，居中的宝座空无一人。“这个宝座该由谁来坐？”天皇心中暗想。忽两个童子出现并道：“树下南向的宝座专为天下之主而设。”言毕，便升空飞去。“仙童留步！”后醍醐天皇大叫起来。醒来，竟是一梦。忙找人圆梦，说是“树乃木也，加一南字，即楠木也。”“呀！”天皇闻言，以一副茅塞顿开的表情道：“此梦正应了楠木正成河内举兵，天下之主舍朕其谁！”急派使与正成联络，共谋大业。

后醍醐天皇在笠置山制造神话，以鼓舞士气且按下不表。单说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听说天皇又在谋反，便命令大将大佛贞直和足利高氏领幕军20万前来讨伐。9月5日讨伐军刚出动，次日六波罗府先发兵7.5万人围攻笠置山。山上的勤王军本是一帮乌合之众，见大军前来攻击，先自乱了起来。20日，进驻京都的大佛、足利与花园上皇拥立量仁亲王登基，称光严天皇，废黜了后醍醐天皇。28日，全军总攻笠置山。激战一夜，勤王军大败。后醍醐天皇慌忙出逃，身边仅有公卿万里小路藤房、季房追随。黑暗中，君臣如漏网之鱼，慌不择路。方逃至有王山麓，前面伏兵忽起，君臣三人被御家人深栖三郎入道抓获，押往京都。

新君光严天皇听说抓住了后醍醐，便令其交出象征皇位的神器。后醍醐把脑袋一晃，道：“朕并未让位，凭什么交出神器？”光严天皇冷笑一声，道：“朕乃即位新君，尔已为阶下囚，不献出神器，休怪刀剑无情！”足利高氏等把眼一瞪，齐声吼道：“快献神器！”后醍醐无奈，只好哭丧着脸将剑玺双手托出。随后，垂头丧气地被押往六波罗府，住进班房。10月15日，幕军开始总攻赤板城。血战6天，城陷，楠木正成、护良亲王等杀出重围，向金刚山、奈良落荒而逃。发生在1331年即元弘元年的倒幕事件，史称“元弘之乱。”

1332年3月7日，后醍醐天皇在重兵看押下，发配隐岐岛。一路上，天皇禁不住对月流泪，迎风叹息。一行人沿西国街道，经美作国，入出云国，夜息昼行，走得飞快。负责押解的带兵官不敢稍有懈怠，严令兵丁刀出鞘、箭上弦，防备有人解救天皇。后醍醐见幕府兵将如此戒备森严，便也不再心存侥幸，只是悲悲切切地打不起精神。

一日清晨，正待出发，忽见几个兵丁吼起来：“快看，树上有字！”后醍醐天皇偷眼望去，只见庭院樱树树干上，歪歪斜斜地刻着两句汉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天皇心中猛地一震，暗忖道：“天下义士，大有人在！这诗分明是将朕比为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期待朕东山再起嘛。”想到这里，顿时周身热血沸腾。“10年河东，10年河西。鹿死谁手，咱们走着瞧！”后醍醐恨恨地想。原来，这天夜里，备前国武士儿玉高德带几名敢死之士，潜入庭院，本想解救天皇逃脱，无奈幕府军兵看守甚严，便慌慌忙忙刻字树上，翻墙而去。

且说后醍醐来到流放地隐岐岛后，虽每天度日如年，却也在岛上不断活

动，或游幸各处寺庙神社，联络寺社势力；或召见附近豪强，寻觅范蠡式人物；或恩威并用，拉拢看守士兵；或与护良亲王保持秘密联系，窥测政局的变化。转眼过了几个月，各种消息源源不断传来，令后醍醐忽悲忽喜。6月里，有人来报：“日野俊基被幕府斩于武藏国。俊基临刑仍不忘天皇大业。”后醍醐为此伤心多日。8月里，有人密报：“护良亲王已在吉野举兵，天下豪杰跃跃欲动！”后醍醐乐得几夜难以成眠。12月里，有人再报：“楠木正成夺回赤板城，正与护良亲王东西呼应！”后醍醐更兴奋得一个劲儿地大喝米酒。酒助诗兴，他随口还哼了几句汉诗。到了1333年正月，传来的消息更使后醍醐躁动不安：楠木将军在摄津四天王寺击败幕府军，赤松则村在播磨国起义反幕，各地豪杰群起响应。“范蠡，全是朕之范蠡也！”后醍醐高兴得连连击掌，扼腕赞叹。

岛上的幕府守兵，见四处都在造反，幕府已是风雨飘摇，士气低落。加之后醍醐的多方策反收到效果，那些看守的兵将们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乐得送个顺水人情。后醍醐见时机已到，就在这年闰2月24日在隔海相望的伯耆国豪强名和长年的帮助下，乘船逃出隐岐岛。他渡海登陆，在船上山住进临时行宫。刚刚安顿下来，后醍醐便传旨募兵，准备推翻幕府。3月，任命近臣千种忠显为先锋大将，入但马国。守护太田三郎左卫门开城迎投，合兵一处，直奔京都。这时，播磨国勇将赤松则村已在兵库、尼崎击败幕府军，挺进至京都七条口。后醍醐派出的谍报队也潜入京都，放出风来：“天皇要归京，大家都去迎接圣驾！”闹得人心惶惶。宫中的光严天皇如坐针毡，生怕哪一天被乱兵活捉，一跺脚，便搬到六波罗府里躲了起来。宫中无主，人心更乱。

西国半壁天下即将易手的消息，不断传到镰仓。3月27日，执权北条高时急召名越高家、足利高氏入府议事。高时神色慌张，道：“两位将军，西国已乱。还得请二位出马，扫荡那班乌合之众！”名越、足利拱手答道：“执权公放心，末将即刻点兵出征。”“不过——”高时略一沉吟，道：“虽说二位出征，必有捷报传来。但为本执权放下心来，不得不委屈足利将军，将尊夫人赤桥氏和令公子千寿王义詮留在镰仓。”见足利高氏面露不快之色，高时又补充道：“这也是为他们母子的安全，战阵上刀箭不饶人嘛。”“老狐狸！明明是拿我家妻子作人质，还说是为了什么安全！”高氏心中暗骂。但实出无奈，只有领命而出。回至家中，与夫人密议至半夜，不提。

且说足利高氏点齐人马，离镰仓向西而去。行至近江国镜驿附近，唤过爱将细川显氏和上杉重能，俯耳密语。两人领命，拨马向西，直奔伯耆，与后醍醐天皇取得联系。当下，又密遣心腹家将掉头向东，设法搬取妻子老小来归。待一切安排停当，4月16日大军开进京都，却按兵不动，也不理睬六波罗府督促出战的命令。拖了数日，拔营西进，入丹波国。高氏传檄东国的结城宗广和九州的岛津贞兼招兵反幕。29日，他在八幡宫神前发布讨伐北条氏的宣言。同日，名越高家与赤松则村交战，败死军中。

5月7日，足利高氏与千种忠显攻入京都，30万西征军倒戈反幕。六波罗府随即陷落，后伏见、花园两上皇和光严天皇及皇太子连夜逃往近江国。5月22日，上野新田庄御家人新田义贞率军攻占镰仓，大佛贞直等败死。北条高时率一族283人逃入东胜寺，全部自杀，镰仓幕府灭亡。25日光严天皇被废，重现天无二日、后醍醐独尊的局面。

6月5日，后醍醐车驾进入京都，名和长年、赤松则村、楠木正成等护

驾随行。天皇心中好不得意，暗想道：“勾践复国还得10年生息，10年教训；朕车驾还都不过15个月。朕比勾践强上百倍”。车驾至二条大内门前，早有足利高氏等门前迎驾。待坐定龙庭，后醍醐首先论功行赏。

“足利高氏听宣！”后醍醐先点那高氏出班。“臣足利高氏恭请圣安。”高氏跪到，山呼万岁一番。

“元弘靖难，尔为首功之臣。”后醍醐天皇大姆指一竖，满脸是笑，道：“朕封尔为镇守府将军，守护武藏、常陆、下总三国，官至正三位。尔弟直义忠勇可嘉，封左马头，官至四位，守护相模国。”“谢主龙恩。”高氏连连叩谢。后醍醐天皇又道：“朕名尊治，特赐尔一尊字，此后便以足利尊氏相称罢。”“臣诚惶诚恐。”尊氏一拜，伏地不起，只等天皇继续封赏，等了半天，只等到一句“卿平身入班去吧”。其余楠木、赤松、新田、名和等一班功臣皆获封赏，不提。

且说足利尊氏打道回府，心中不快，对夫人赤桥氏直发牢骚：“不是咱们丹波国传檄讨灭北条氏，天皇还不是只能在船上山喝西北风！咱们费了半天劲，连个征夷大将军的头衔都不给，让咱今日在二条殿白跪了半天，真是不给面子，老子不干了！”尊氏越说越气，不由得骂起街来。夫人道：“将军息怒，气恼伤身。何况圣人有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呀。”尊氏出了一通气后，听夫人这般劝说，也觉得无须过于急躁，便平静了许多，道：“夫人说得对，只要咱不放兵权，看他怎的，”“静观待变嘛。”夫人笑道。尊氏边点头，边笑将起来。

转眼过了半年。1334年正月新年伊始，后醍醐颁布新年号“建武”，有意套用后汉光武帝灭王莽、复兴汉室时所用的年号。又向群臣宣布：“建武之年乃新政之年，从此以后，朕将临朝听政，亲裁万机。日常政务乃由百官有司分担，国库支給俸禄。”旨意一下，“建武新政”便鸣锣开场。简而言之，这新政一是取消平安朝以来架床叠屋的分支机构，如院厅、摄政、关白等，集大权于天皇一身，重振皇威；二是对庄园领有权进行再分配，扩充皇室、公卿、寺社的财力，还发行新币乾坤通宝，铜制新币来不及大批铸成，便发行纸币补充。皇室、公卿、僧侣、神官从新政中获益巨大，武士们的利益被剥夺。手握重兵的武将有职无权，以米谷俸禄为生的一般武士承受不住滥造货币引起的米价下跌的冲击，生活穷困化。武士们从上到下，心怀怨恨。后醍醐又暴敛民力，大修宫殿，也使庶民们叫苦连天。新政基础动摇。民间纷纷传说：怪鸟飞临皇宫紫宸殿，不停鸣叫“何时了”、“何时了”。好事之徒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绘声绘色，怪鸟的鸣叫声就变成了“新政何时了”。群情汹汹，天下不稳。后醍醐天皇闻知后，不免心中焦急。足利尊氏却躲在一旁连连冷笑。

护良亲王对尊氏的野心十分警惕，便密奏父皇道：“尊氏欲当征夷大将军，取北条氏而代之。不除此贼臣，天下必乱。”“皇儿有何妙策？”后醍醐问道。“当务之急，是封儿为征夷大将军，以断尊氏非分之想。”护良亲王又奏道。当下，后醍醐准奏，护良亲王成了征夷大将军。尊氏得知后，心中恼怒，便派亲信家臣监视护良亲王的动向。

10月里一日，家臣手持信函跑来报告，尊氏拆信看去，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阅后也不说话，唤过其弟直义，点一支人马，直奔皇宫告御状。待拜过天皇，尊氏一脸委屈道：“臣对陛下忠心不贰，但有人欲诬告臣谋反。”后醍醐故作不知，道：“何人敢如此胡乱猜疑？”尊氏双手呈上信函，道：

“请圣上御览，为臣做主。”言罢，竟抽抽搭搭地哭将起来。天皇拆信，仔细观看，方明白护良亲王在信上指尊氏为逆臣，传令各地发兵讨伐。心中暗想：“孺子误朕大事，怎就将这等信函落到尊氏手中？！”脸上却做出愤怒状：“传旨，将护良亲王拘捕，交尊氏将军带走。”原来，后醍醐看得明白，尊氏掌有30万大军，一旦将其逼反，后果不堪设想。为缓兵计，只好牺牲护良亲王。尊氏也不客气，乘机派直义将护良亲王押往镰仓，关押起来。

且说到了1335年7月，北条高时的儿子时行见天下渐乱，天皇与尊氏不和，便纠集北条氏旧部在信浓国作起乱来。直义与之交战，被击败，只好撤出镰仓，临走时将护良亲王杀死于狱中。8月，后醍醐天皇任命尊氏为征东将军，率军东进。相模川一战，北条时行大败，自杀身亡。平定北条氏，天皇传敕令，命尊氏还都。尊氏非但不服从敕令，反而在9月举起叛旗，决心用武力争到征夷大将军的头衔。12月，尊氏大破新田义贞军。1336年1月，尊氏又拥兵西进，连败千种忠显、名和长年、楠木正成诸部，杀回京都。后醍醐天皇大惊失色，忙携带神器逃进延历寺躲避。尊氏一时大意，遭义贞、正成军袭击，败走西国、九州。4月里，他重整军势，调头反攻。5月里，尊氏军攻进兵庫，与正成、义贞军决战干湊川，正成败死，义贞逃往京都。后醍醐天皇再次捧神器逃往延历寺。6月，足利直义攻击延历寺，千秋忠显、名和长年等战死。尊氏军围住比叡山，后醍醐天皇插翅难逃，只好自叹命运多舛。

且说尊氏兵进京都后，便请被废的光严上皇出山。两人一合计，拥立上皇弟丰仁亲王即位，称光明天皇。8月，新皇举行登基大典，场面虽十分隆重，只是并无神器在手，心中颇为发虚。“这个不难。”尊氏道，“后醍醐手中就有现成的神器，待我派人取来就是。”说取便取，尊氏写一封信，派军使送往比叡山，请天皇带神器还都。后醍醐见山上粮尽兵逃，难以硬撑下去，只得于10月10日返回京都，当着仗剑怒视的尊氏的面，将传国神器乖乖送给光明天皇，然后垂头丧气地随押解兵将，走进软禁之地花山院。新田义贞、北白亲房等慌忙保护恒良、尊良、宗良亲王等后醍醐的皇子逃离京都，分赴南国、伊势。尊氏兄京都城中的政敌全被扫除，开怀大笑。11月7日，尊氏发布武家法典《建武式目》，创室町幕府于京都。

当年12月21日，后醍醐天皇故伎重演，扮成贵妇人模样，乘守兵麻痹，逃出花山院，狂奔至吉野，宣布建立南朝，发诏痛斥尊氏叛逆，宣称光明天皇的北朝为伪朝廷，夸耀神器的真品仍在手中。从此，皇统嬗裂为南北朝，日本陷入南北对峙的混战中。

1338年8月，北朝光明天皇封尊氏为征夷大将军，看着盼望多年方才到手的将军印，尊氏哭笑不得。

次年8月，心力交瘁的后醍醐天皇重病不起，弥留之际，一手拿一本《法华经》，一手执剑，口齿不清地嘱托群臣：“生生世世……勿忘灭尽朝敌，四海太平……”言毕驾崩。1358年4月，当了20年征夷大将军的足利尊氏也魂归西土。长逝之前，尊氏平息幕府内讧，调兵遣将，把新田义贞、北畠亲房等部各个击灭。

继后醍醐天皇之后，12岁的皇子义良亲王登基，是为后村上天皇。登基之日，朝中老臣特意将象征皇位的神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炫耀正统。

一时间，吉野和京都流言纷纷：

“知道吗？神器真品在吉野……”

“老兄慎言，少说为好。”

流言传到朝廷和幕府，光明天皇和第二代将军足利义满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连忙一边派武士巡查市街，禁止庶民议论神器真伪；一边想方设法，急于把真神器弄到京都来。

时光匆匆，50多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期间，南朝又历长庆、后龟山天皇。北朝在光明天皇之后，又有崇光、后光严、后圆融、后小松天皇先后登基。虽说有无真神器，照当天皇不误，但北朝诸皇还是心里不踏实。眼瞅着南朝日见衰落，北朝加紧施加压力。至1392年10月，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以南朝奉还神器仍享受优厚待遇为条件，劝说南朝末代天皇后龟山还都，并将神器呈让给北朝后小松天皇。56年的南北对峙至此结束，但室町幕府又面临新的政治动乱。

正是：

官武纠纷何时休，争权压利逐波流。

政坛沉浮后醍醐，一抔黄土掩春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丰臣氏官拜太閤 侵朝鲜梦断桃山

秀吉原本田舍郎，腾达皆因逢信长。

一统东瀛彪史册，兵侵海外英名丧。

却说室町幕府末年，政治腐败，政局动荡。掌握重兵的诸路守护大名们，各生觊觎天下之心。那身兼数国守护大名并参与幕政的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更是明争暗斗，势同水火。

大厦呼啦啦将倾，可第九代将军足利义政却不管不顾，依然是派自己的亲信到各地搜寻美女、奇珍，凡是看到的，便强行占有，天下百姓没有不恨将军的。尽管是民怨沸腾，部下胸怀异志，银阁里却依然天天丝竹管弦之声袅袅，美女歌舞翩翩，杯觥交错，豪饮达旦。那义政终日里醉眼蒙眬，纵情声色，国事政务全都委托给手下那班文士武将。看看年纪老大，一直未得贵子，便想让弟弟足利义视袭位，自身远离政坛，而混迹脂粉队中。不想几年过去，宠姬忽怀孕生子，取名义尚。

这样一来，将军位置是兄位弟袭还是父位子袭就成了诸国大名们争斗的新话题。一日，义政召诸大名前来将军府议事，未等将军义政开口，山名宗全挺身站出，躬身祝贺道：“恭喜将军喜得贵子！父位子承，乃祖宗家法，天经地义。俺山名宗全虽肝脑涂地，亦誓死追随义尚小将军！”言犹未了，但见细川胜元涨红了脸，大叫起来：“将军一言，取信天下。主公曾明言传位义视将军，今出尔反尔，为天下耻笑。俺细川胜元为武士信义，誓死拥戴义视作为将军！”两人一来一往，越说火越大，后各自愤愤然，打道回府不提。

说话间到了应仁元年，即 1467 年，山名率兵 11 万和细川所率 16 万大军摆开了战场。义政哪儿见过这阵势，又气又急，便派一近侍劝说两方：“将军人选好商量，何必大动干戈？和为贵，和为贵嘛。”山名和细川听得明白，反正就是不撤兵。

没过几天，5 月份，山名氏出兵挑战，“应仁之乱”开始，京都便乱了套。厮杀声惊天动地，吓得义政带着他的 3 名宠姬，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正在哆嗦时，外面响起军士的叫喊声：“将军在哪里，将军在哪里？”原来细川想劫持义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怜义政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拉走了。府中一大堆美女、优伶也作鸟兽散。

细川军队厉害，山名也不弱，便打起了拉锯战。你来我往，一打就是 6 年，京都成了一片废墟。杀到 1473 年，宗全和胜元先后魂归西土。两军无帅，兵卒厌战，又拖了 4 年，战斗无果而终。

应仁之乱爆发后，诸国大名割据一方，连年混战，日本进入战国时代。那守护大名个个摇身一变，成了战国大名。

在连年征战过程中，织田氏控制了尾张国，今川氏控制了三河国。尾张国的织田信长，身高 9 尺，头大如斗，留两撇胡须，怀一颗统一日本的勃勃野心。他扯起“天下布武”的旗号，养精蓄锐，坐待时机。

织田信长尚武，好游猎。一日打猎归来，收获颇丰，猎获十几只山鹿野鸟，心情很好。正行走间，却猛然发现路旁有个异物，不禁勒马要看个究竟。刚停下来，异物忽然动了一下，扬起一张脸，信长不禁一愣。却说这张脸，三分像人，七分像猴，动一动有千百道皱纹，头上红发蓬乱如麻。信长纳闷，大喝一声：“什么东西？”

“大王……”没想到这异物会说话，是个小童。这小童生在尾张国，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小童忍受不了继父虐待，愤而出走，四海为家。仗着一身鬼机灵，倒没饿死。小童经常看见武士腰佩大刀，趾高气扬，心中羡慕不已。后来得知织田信长的大名，他便想入非非，几次求见，吃了闭门羹，乃想出这个办法。信长是个怪人，喜欢怪东西。见到这副尊容，先自暗暗称奇，再让小童站起来，身長仅信长一半有余，活脱脱一个猴子。信长甚感有趣，便把小童带了回去，让人专门给他穿鞋换衣，又洗浴干净，留在身边听候差遣。

与信长为邻的今川义元势力不大，便联合甲斐国的武田信玄、相模国的北条氏康，相约在 1560 年 5 月三面夹击织田信长的尾张国。

早有探马飞报信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信长大智若愚，冷静地作了部署，准备决战。

今川义元军号称 4 万，浩浩荡荡杀将过来。接连攻取沓挂城、丸根城、鹫津城，眼看就可以活捉织田信长了。今川此时心花怒放，见天气炎热，随军携带的肉菜极易变馊，乃下令停止进军，先犒赏三军。“织田信长嘛，不过是瓮中之鳖。”今川心中暗想，离镫下马。

也是天道难测，这今川驻军之地，唤作桶狭间。桶狭间者，乃又长又窄又深之山沟也。今川军沿沟谷安营扎寨，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兵士们早已饥渴，乃纷纷躲在树荫之下，吆三喝五，大嚼大咽，竟无人放哨警戒。

今川军轻敌懈怠之状，早已被织田信长派出的细作看得明明白白。那日，信长正玩赏着“天下布武”的印章。忽然，手下大将梁田政纲汗流满面地大步跑来。信长急起身相迎。两人耳语，信长眼睛一亮，遂传令集合。

号角低鸣，战旗猎猎。信长号令一发，三千精骑如离弦之箭，冲向桶狭间。也是天意，行至途中，空中霹雳作响，大雨倾盆而下，今川军乱作一团。正在这时，信长铁骑从天而降，喊杀声响成一片。许多今川士兵未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作了刀下之鬼。慌忙间，今川欲骑马逃命，然而刚翻上马背，便被马颠了下来。原来今川素来娇贵，一向是坐轿子。再加上体态肥胖，下肢短小，岂有不被颠下来的道理。见今川落马，信长的家臣毛利新助急步赶来，刀光一闪，今川身首异处，魂归他乡去了。

桶狭间一役，信长大获全胜，今川氏一蹶不振。

此后，织田信长福星高照，与德川家康结盟，进占美浓国，又入京都，挟持天皇与将军，号令天下。1575 年，长篠一役，信长与家康依靠从西洋传来的 3000 枝鸟铳火绳枪，一举消灭武田氏称雄天下的骑兵团。火绳枪声威大振，各国诸侯也随之采用，日本军的战术和战斗序列为之一变。击灭武田氏后，织田信长一统天下似已水到渠成。

且说方才讲过的那个被信长收留的小童，如今已成为羽柴将军了，早已今非昔比，八面威风。

当初被信长带走，小童干的虽是下等差事，却做得一丝不苟，毫无怨言。他又伶俐可人，善于察言观色，甚得信长欢心，因此接连被信长提拔，人们都叫他藤吉郎了。

军阵中，藤吉郎也不含糊。虽人小力亏，缺乏泰山压顶的气概，但头脑冷静，诡计多端，胆识过人。在一次攻打美浓的战斗中，信长被围，情况危急。藤吉郎带领数人，在外围摇旗呐喊，以为疑兵。美浓军害怕两面受敌，急忙撤退。藤吉郎这次救主有功，被赐姓羽柴，大名秀吉。此后，羽柴秀吉

连立战功，颇得信长信任。在信长建立安土城之后，公元1582年，秀吉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讨伐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

毛利家拥有西日本7国，人多势众。毛利氏调集大军，阻击秀吉。两军势力相当，互有胜负，战事便拖了下来。秀吉忙向织田信长求援。

织田接至飞报，不敢耽搁，急调手下得力大将明智光秀率军协同作战。是夜，信长宿于京都本能寺，身边仅有少数亲兵守卫。劳累一日，信长略饮几杯，便酣然入睡。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明智光秀为人奸诈，待手握重兵，便怀取信长而代之之心。得知信长宿于本能寺，护兵甚寡，光秀心中暗喜，道：“机会来了。”当兵至老之坂这个十字路口时，本应向西增援秀吉，可光秀却兵锋一转，直扑本能寺。

公元1582年6月2日黎明，光秀包围了本能寺。信长被守卫的家臣唤醒，直觉告诉他情况不妙，遂仗剑冲杀。无奈猛虎难敌群狼。经几番格斗，亲兵已先后阵亡，信长也身负重伤。他仰天长叹：“天亡我也！”然后退入内室，引火自焚。可怜一代豪杰，却只落得个如此下场。

此时，秀吉巧施妙计，水淹毛利军，已稳住了战局。6月3日，秀吉从逃命出来的信长家臣口中得到“本能寺之变”的消息，不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起来，诸将亦无不悲泣。正恸号之际，秀吉忽止悲声，道：“兵贵神速，刻不容缓。”立刻派出使者，与毛利氏议和停战。也是天助秀吉，本能寺之变的消息，毛利氏还丝毫未知。那光秀并非碌碌之辈，发动事变之后，马上派使毛利军，欲与毛利氏前后夹击，一举消灭羽柴秀吉。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使者鬼使神差地被秀吉军捕获。在议和成功之后，6月6日晚，秀吉拔营起寨，率大军浩浩荡荡杀往京都。

此时的光秀，正在等待使者回报毛利军动手的消息，不想没几日，秀吉大军已压境。光秀闻讯，心中慌乱，骂道：“这瘦猴子来得好快！”遂仓促布阵，准备应战。6月13日，光秀、秀吉两军决战。光秀不敌，迅速溃败。眼见一夜之间，形势急转直下，光秀不禁万念俱焚，留一首“五十五年梦，觉来归一梦”的绝命诗，抽刀切腹身亡。

秀吉为主报仇，声威大震，诸大名纷纷归顺。信长部将中的柴田胜家却不以为然。这胜家是一员猛将，力大无比，战功赫赫，向来为信长所倚重。今信长一死，眼见秀吉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心中不服，未免动了起刀兵的念头。秀吉也早有准备。

1583年，两军大战于贱岳山麓，胜家兵败自杀。这次战斗，秀吉收获颇多，最令他高兴的却是虏获了美女淀姬。那淀姬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更兼知书达礼，善解人意。秀吉仰慕已久，今日弄到这美女，大喜过望，日夜留在身边。转过来，淀姬为他生了秀赖。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的秀吉，自然高兴万分。

自得了淀姬、秀赖后，秀吉福星高照，统一日本进展顺利。1585年占四国岛，1587年荡平九州岛，1591年征服奥羽。日本国终于统一于秀吉刀剑之下。

这秀吉既已武功赫赫，朝廷褒奖有加。1585年朝廷任命秀吉为关白，1586年又任命他为太政大臣，赐姓丰臣。1591年，秀吉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秀次，自己称“太閤”。一班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拜倒在丰臣门下，打躬作揖，只管颂称“丰太閤”。这丰太閤便在京都南郊的桃山修筑城堡邸宅，宅内装金

铺银，一派豪华气象。更修黄金茶屋，举行大茶会，招待如云宾客。

且说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便把目光转向海外，决定假道朝鲜，征服中国。他压根就瞧不起明帝国，说：“什么大明，不过文人长袖，弱不禁风。我日本刀剑锐利，武勇刚健，号令一下，俺部下率大兵掩杀过去，还不是势如破竹，风卷残云一般吗？”

这时候的丰臣氏，年龄大了，声音不是那么洪亮，体力也渐渐不支，喜欢闭目养神。闭上眼睛，神思便飞到了千里之外的中华土地上。飘忽间，他飞越浩瀚东海，似已经踏上了明朝的国土。但见四百军州富饶壮丽，一班明臣却贪生怕死，对他敬若神明，情愿臣服。秀吉手舞足蹈，思量着封其养子、功臣于北京四周，移天皇于北京，自己据宁波，再亲率大军，去进攻更远的印度。正蒙蒙眈眈之际，夫人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揉揉眼睛，才发现是黄粱一梦。

主意已定，他便行动起来。1592年，丰臣秀吉命17万陆军和水军侵入朝鲜。日本军队于釜山登陆后，兵分三路，取汉城，占平壤，长驱直入。朝鲜两王子被俘。国王狼狈不堪，一口气狂奔至中朝边境义州城，连派数人，向明朝告急。

却说一日，明神宗升殿，一大臣奏报朝鲜火急。神宗闻言，大怒道：“那倭国敢如此妄为，实在可恶可恨。哪位将领愿率我大明铁甲踏平倭国？”宋应昌出班奏道：“臣等愿往。”遂率兵5万，以东征提督李如松为先锋，前往朝鲜助战。

虽说日本武士年年战斗，勇悍异常，然而明军乃正义之师，早对倭寇胡作非为憋了一肚子火，士气高昂。明军与朝鲜军合兵一处，猛攻日军。日军战线太长，抵挡不住中朝联军的攻势，平壤、汉城先后失守。丰臣闻讯，忧心如焚，眼睛转了许久，心生一计：还是来个缓兵之策吧！乃授意议和。

神宗听说日本要和谈，哈哈大笑：“日本议和，那就依他，停战吧。”遂命主和派兵部尚书石星遣沈惟敬等赴日谈判。这沈惟敬是出身浙江的游说之士，凭三寸不烂之舌，颇讨得兵部尚书石星的欢心。此番赴日，石星临时授予其游击将军之职，命其设法讲和停战，少给兵部惹麻烦，免得累及兵部尚书的乌纱帽。

且说1593年5月，沈惟敬一行来到名护屋，与秀吉展开谈判。6月，秀吉提出7条讲和条件：第一，明帝皇女远嫁日本为天皇后妃；第二，恢复两国间的勘合贸易；第三，日、明重臣互换誓约书；第四，割让朝鲜4道给日本，以归还北方4道和国都；第五，以朝鲜王子或大臣为人质；第六，送还被俘的两名朝鲜王子；第七，朝鲜君臣写下誓词，永不反悔。

沈惟敬本来想来日本风光一番，也好回国弄个一官半职。没承想秀吉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哪里敢自行作主？思量半日，竟假造日方求和国书，谎称秀吉只求封王纳贡，以图蒙混过去。

沈惟敬造假，得到小西行长的配合。小西急于罢战回国，给沈出了不少主意。这年8月，丰臣接受小西建议，委派其家臣内藤如安来中国讲和。交涉自然很不顺利，幸好没有露出马脚。到了1594年正月，沈惟敬与小西又编造出丰臣的降表。这一来一往，空耗了不少时日。

明军停止了战斗，可日军却不肯闲着。丰臣在日本列岛到处招兵买马，操练军士，还派了许多暗探探明军虚实。1596年，明朝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诏书送到日本，气得秀吉暴跳如雷。1597年再动干戈，发兵14万，

再攻朝鲜。明朝举全国之兵驰援朝鲜，重创日本军。日军损失惨重，气得主将毛利秀元、宇喜多秀家哇哇乱叫，下令把朝鲜人斩首割耳鼻。其中一人把耳鼻带往日本。丰臣秀吉见此，狂笑不止，命人把耳鼻埋于京都方广寺，名曰“耳冢”。

1597年11月，在露梁海面，500艘日船与中朝水军遭遇，双方展开了激战。日方主帅是悍将岛津义弘，中朝联军分别由陈璘、李舜臣指挥。但见辽阔的海面上喊杀声震天动地，战船你来我往。李舜臣的指挥船被数艘日船包围，他奋力砍杀，毫无惧色，在杀伤数名日寇后，终因寡不敌众，血染战袍，战死疆场。激战中，日军战船愈来愈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呼啦啦日船全往东部海面冲去。中朝海军也战得疲惫，无心追赶。1598年5月，侵朝日军陆续撤回本国。

前方败报频传，秀吉暴跳如雷。但日军一败再败，秀吉因忧愤交加而一病不起。这时的秀吉，已经六十有二。他情知道自己活不长久，乃托付德川家康等“五大老”，让他们辅佐年幼的儿子秀赖。想到在朝日军，秀吉不禁黯然伤神。“倘明军来日，我军不敌，我国朝从未受外国侵辱，这便如何是好？”弥留之际，秀吉忽然张目，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罢，头一歪，魂登西土。

正是：

“吾似朝霞降人间，来去匆匆瞬即逝。

大厦巍巍气势盛，亦如梦中虚幻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东西军关原死斗 源家康计取大坂

烽火狼烟遍扶桑，称王争霸逞刚强。

战功赫赫今安在，荒城颓阁冷月光。

上回说到丰臣秀吉弥留之际，托孤于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和宇喜多秀家等“五大老”，道：“诸君，犬子秀赖年幼无知，难立掌大业。诸君多多提携指教，拜托，拜托了。”五大老连忙一起躬身施礼领命。为首的德川家康更是诚恳至极，只见他鼻子一耸，眼睛挤了几挤，涕泪顿时流了下来，抽泣道：“主公只管放心养息，关照幼主之事全交给在下便是了。”

且说那德川家康乃三河国冈崎人氏，幼名竹千代，为冈崎城主松平广忠之长子，其母为水野忠政之女阿江。他本姓松平，“德川”一姓是他在 25 岁时天皇赐的。冈崎城地狭力薄，在战国大名夺土占城的混战中，不啻羊逢群虎，常有被侵吞之虞，只得依附于势力强大的大名以求自保。松平广忠后来虽做了三河国主，但领国地处尾张国与骏河国之间，这两国领主织田氏与今川氏均为当时势力雄厚、名震列岛的大名，三河每每受二者的压制。

1547 年，尾张的织田信秀率军攻打三河国，兵围冈崎城，情势危急。广忠急召手下家臣议事。一家臣献计：“主公，当今之计，应请骏河的今川文元发兵来援。今川家兵强将勇，且与织田氏争夺天下，水火不容，倘若今川家出兵，定可解冈崎之围。”广忠闻言转忧为喜，连连称是。当夜派使臣带着他的亲笔信，突围赴骏河国搬救兵。一阵拚杀之后，使臣总算来到骏河国，向国主今川义元呈上广忠的亲笔信。义元拿起信来，瞪着眼瞅了半晌，才干咳一声道：“告诉你家主公，出兵可以，但有一个条件，须将你家少主人送至骏河作为人质，以保信义。”

使臣不敢怠慢，又连夜出发，将此口信带回三河。广忠听此回话，捋须沉吟不语，暗想：“竹千代年仅 6 岁，小小年纪离家作人质，实在不忍。”但转念一想，那城中饿殍遍地，伤兵满营，顷刻间面临城破国亡的命运，因此不得不狠下心来，回到内宅将此事告知夫人。夫人听此言不禁悲从中来，竹千代生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被她视为掌上明珠，突然间骨肉至亲生离死别，不由得垂首啼哭起来。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含泪为爱子收拾行装。6 岁的竹千代天真烂漫，却也善解人意，眼看要远离父母，却不哭不闹，反倒拭去妈妈脸上的泪珠，安慰说：“莫哭，莫哭！父王说儿去当人质就可以换来救兵。等打败敌人，我就能回家看阿姆了。”

广忠在旁强忍悲痛点了点头，蹲下身来抚摸着儿子稚嫩的面颊，道：“竹千代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今日之事，实出无奈。为父只盼儿长大以后勤于学习治国治军之道，富国强兵，那时还有谁敢欺负我家！儿去骏河国，遇事能忍则忍，得让则让，保全性命为上策，但一定不要磨灭了自己心中的志向。记住为父的话！”

竹千代抬头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容，那张脸因数日的征战操劳变得憔悴苍老，目光中流露着父亲对儿子的殷切之情。竹千代眨了眨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嫩声嫩语地大声道：“儿子记住了。”

广忠转身出去，挑选几十名骁勇武士，护送儿子突围出城。哪知城中奸细将此消息报告织田信秀，信秀立即埋下伏兵。待到武士护送队伍来到，发

出一声呐喊，将护送的武士杀个精光，抓获了竹千代，连夜送往热田监护起来。即日，广忠登上城楼眺望远方，急盼救兵到来。看了半天，不见一人一马的踪影。正低头悲叹，忽地脑后一阵风响，未及回头，早已身首异处。广忠之后，其弟成为城主，并开城与织田氏讲和。两年后，今川氏败织田信秀，8岁的竹千代又被送往骏河作人质。这次在骏河一住就是10年，整日里寄人篱下，常常受到今川氏部下的排挤和欺辱。少年家康忍辱负重，始终不忘其父遗志，练习剑术之余，专心学习兵法及治国兴邦之道。10年时间，家康由幼童成长为一名满腹经纶、虎背熊腰的武士。17岁那年，他随今川氏军队出征，扬威战阵。

1560年桶狭间一战，今川义元遭织田信长突袭阵亡。兵败如山倒，德川家康趁乱逃脱，返回冈崎，成为城主。他采取纵横捭阖之术，依强凌弱，伺机发展自己。先与织田信长结成同盟，平定三河，站稳脚跟。1568年又与武田信玄联手，订立平分今川氏领地的攻守同盟，却只佯作攻势，坐待武田氏与今川氏厮杀，巧取远江国。武田氏为此很是恼火，两家貌合神离。1570年，家康移居城于滨松，出兵助织田信长击败浅井、朝仓联军。1575年，再与织田军联合作战于北畠，败武田军。1582年，痛歼武田军，占领骏河国。不料形势骤变，信长于当年在本能寺被杀，丰臣秀吉抢先一步控制织田旧部，夺取了中央政权。家康闻讯颇为不悦，但是想了半日，觉得还得坐下来等待时机。果然，1584年信长之子信雄不服秀吉，起兵讨伐。家康应织田信雄之邀，出兵击丰臣氏，战于小牧、长久手。此时交锋，家康并未想决一死战，只不过要震慑一下丰臣。结果信雄与秀吉议和，家康见势不好，于1586年也与秀吉结好，做出臣服于秀吉的姿态。两年交战时日不多，但德川军的勇猛顽强给丰臣留下深刻印象，不由得对家康另眼相看。

1590年家康随秀吉攻打小田原的北条氏，战胜获赏，领有关东八州，成了260万石的关东一霸。家康以江户为居城，全力经营关东地区，养精蓄锐，坐待称霸全国的时机。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严令各路大名出兵助战。是日，家康正在卧榻上闭目养神，家将赶来，俯耳细语。“什么？”家康睁开眼问道。“主公，丰太閤派使传令，让主公率军出阵。”家将道。“是吗？”家康拖长声音，又闭上双眼，半天不作声。家将偷眼观瞧，见家康眼皮下的一双眼珠动个不停，便也不作声，静待家康定夺。果然，家康睁眼坐起，唤家将过来，悄悄道：“你当如此这般……。”家将领命而去。

且说那秀吉所派来使正在门厅等候，见家将率众来迎，忙起立行礼。述礼之后，家将满脸愁苦之色，道：“我家主公近染重疾，整日昏睡不起，实难领兵出阵。”“可这太閤的将令是可以违抗的吗？”来使责问。“太閤之命谁敢违抗，”家将陪着小心道，“但我家主公纵挣扎上阵，无益我军声威。贵使不信，可隔窗探视我家主公贵恙。”见来使面露狐疑，家将一招呼，从人将满满一盘金银珠宝呈上。“这是我家主公慰劳贵使的一点小意思，敬请笑纳。”家将道。来使见状，转嗔为喜，随家将来到家康卧室门前。这时，一阵痛苦的呻吟声从门内传出。来使侧耳倾听，道：“果真病得不轻，在下将据实向太閤复命。”家将连连称谢：“请多多关照。”于是，家康称病不起，躲过了这次出兵。几年后，他又用同样的手段躲过1597年的出兵。保存了实力，也就保住了家康的霸业之基。

1598年秀吉死后，家康以“五大老”首席的身份进入伏见城，名为辅助秀吉5岁的儿子秀赖，实则总揽大权。其余大老对家康的专权独断十分不满。

年轻气盛的“五奉行”石田三成等更是暴跳如雷，私下里对家康破口大骂。早有细作将石田等人的情况密报家康。家康只管眯着眼养神，听罢密报，缓缓说道：“让他们去骂，总有一天他们的嘴巴会永远闭上的。”

时至庆长5年，即1600年6月，家康派人扬言，说是会津的上杉景胜太狂妄，德川家已组成东军讨伐，杀鸡给猴看！消息传开，石田三成大怒，道：“上杉乃我盟兄弟，俺们荣辱与共，誓与德川家血战到底！”石田三成匆忙联络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等西国大名组成西军，打着拥戴丰臣秀赖的旗号，举兵东进，攻陷伏见城。家康闻讯，咧嘴笑道：“石田这毛孩子上当了！”遂联合加藤清正、福島正則、黑田长政等东国大名组成东军，西进迎击。9月，东军率10万4千人马，西军率8万5千人马，对峙于美浓地方的关原。双方剑拔弩张，一场鹿死谁手之战迫在眉睫。

这一年德川家康59岁，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但近几年的休养生息使他身体渐渐发胖，不再如昔日矫健灵活。虽说如此，他的目光依然深邃、威严。从江户城出发西进，他将部队分为两支：一支是由其长子官拜中纳言的秀忠率领的德川家的亲兵，走中山道；另一支是由丰臣旧部组成的军队，他亲自率领，走东海道。中山道道路艰险，家康先于秀忠到达关原一带。家康身边的近臣进言：“等中纳言到了，两军会合再战吧！”

“不，我已决定明早辰时开战。若此军足以战胜西军，无须徒然消耗德川家部队的力量。若战败，中纳言的后续部队即刻赶到，可重整军队再战！”

“万一……”

“万一我不幸战死，还有中纳言继承我的事业。是不是觉得我在牺牲太閤旧部，蓄意保存德川家的力量？”

“这个……”

“我是要保存德川家的力量！高丽之战后，太閤元气大伤，撒手西去，部下四分五裂到如此局面。日本国统一大业，道路还很漫长。”

说着，他扭头望着远处。一场骤雨过后，天空蔚蓝如洗，西边晚霞似火，染红了半边天。家康自言自语道：“我已59岁了，太閤在这个年龄，已经统一全国，将目光投向高丽……”沉吟片刻，他转身让部下将黑田长政请来。

“小早川那边安排妥当了吧？”

“是！”

“明日胜负全在此一举。”

关原西南松尾村南有一座松尾山，山高290米，从此俯视关原，一览无遗。西军将领小早川秀秋率军驻扎于此。小早川乃丰臣秀吉遗孀高台院的外甥，年方24岁，官拜中纳言。他虽身在西军，心却向东。在朝鲜战场上，小早川出生入死，勇猛拚杀，却被石田三成斥责为“粗鲁莽撞”。石田进言丰臣秀吉，没收了小早川的领地。小早川因此对石田怀恨在心。后来德川执政，小早川才得以担任中纳言一职，对德川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另外，他还受到高台院的影响。小早川自幼丧母，由高台院一手抚养长大，视高台院如亲生母亲一样。高台院常常在小早川面前流露出对家康的敬仰之情，说日本国的统一大业要仰仗家康，丰臣家和德川家须齐心协力，共图大业。高台院为人厚道，清高傲世，不容于狡黠而好弄权的淀君（秀赖生母）；而淀君与石田三成狼狈勾结，更使小早川深恶痛绝。小早川几次派使者与德川家康联络，家康怕引起西军注意，表面上显得态度冷淡，暗中却派小早川的表兄黑田长政与小早川密谋内外夹攻，打石田一个措手不及。

翌日清晨 8 时许，家康下令发起进攻。随着“咚咚”几声炮响。德川军中几十名骑兵率先冲出，箭一般奔向敌阵。紧接着，杀声大起，两军陷入一片混战。双方厮杀了半日不分胜负，大家都有些疲惫了。“咚咚”又是几声炮响，德川家康抬头望了望西南方向问道：“怎么不见动静？”“再发一次信号吧。”黑田长政皱了一下眉头答道。接着又是几声炮响。不一会儿，只见西军西南方阵角大乱，小早川的军队从松尾山上杀将下来。家康稍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急召诸将传令道：“各位将士，松尾山上的小早川秀秋倒戈，此乃天助我等成就大事。诸位须抖擞精神，与小早川配合，歼灭西军就在今日一战。”部下雀跃不已，全军欢声雷动，发起总攻击。

顷刻之间，关原西南方石田军已被杀得溃不成军，逃向北方山中。小西行长部阵角大乱。宇喜多秀家见小早川秀秋阵前倒戈，怒不可遏，本欲找秀秋拚命，见大势已去，也率亲兵逃遁。岛津义弘部的阵营被败兵冲乱，他令督阵官挥刀乱砍。无奈西军全线崩溃，岛津义弘仅率亲兵 8 人杀出重围。

东军总大将德川家康驻马藤川高地，侧耳细听惊天动地的马嘶声、喊杀声，眼看着敌军丢盔卸甲，如潮水般地溃退，心中大喜。他的脑海浮现出自己 6 岁作人质，父亲叮嘱再三的往事……。征战半生，他盼的就是这一天。为此，他经受了种种磨难。在忍耐中，他积蓄力量；在忍耐中，他窥测方向，等待时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人生如负重远行，欲速则不达。”他不由自主地重复着这两句话。午夜时分，暴雨骤至，想到手下败将们冒雨狼狈逃窜的情景，家康的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关原之战刚结束，家康马不停蹄，继续攻击残敌，将石田三成、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等一一俘获并处以极刑；毛利氏、岛津氏也受到削地处分。一时间，诸路大名如风过草低，纷纷向家康效忠。羽翼渐被翦除，大坂城中的淀君寝食难安，心想：“德川家康会如何处置我们母子呢？”正在坐立不安间，家康遣使送来一封书信，信中说：“罪在石田三成等奸佞之臣，秀赖年纪尚幼，淀君乃一女流，难免受其牵制。”淀君看至此处，稍感心安。信中接着说，决定将秀赖降为摄津、河内、和津 60 万石大名，但仍可居大坂城。她不禁百感交集，转念一想：“秀赖尚小，来日方长。等秀赖长大成人，总有东山再起之日。”可如何能让家康这只老狐狸放下心来？淀君想到秀吉生前为秀赖和家康之子秀忠的女儿千姬订下的婚约，这是一条能够密切两家关系的纽带。“要紧紧抓住它！”淀君想，“何况秀忠之妻阿江与乃我胞妹，秀赖和千姬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呢。这或许有望保住丰臣家的血脉。”想至此，她苦笑了一下。

1603 年，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创幕府于江户。各方大名纷纷赶来祝贺并效忠，德川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在宾客面前，肥胖的家康大将军整日乐得合不拢嘴。这一日，他会见完宾客，转身回到内室，眼睛久久盯着大坂城地形图沉吟不语。“大坂城墙坚壕深，易守难攻，附近河流交错，大军难以展开。看来还得寻觅下手的机会。”家康心中暗想。

这两年里，淀君不断派人到江户，希望秀赖与千姬能早日成婚。为了安抚丰臣旧部，等待时机成熟，德川家康答应来年开春送千姬到大坂，与秀赖举行婚礼。秀忠一向听从父亲的意见，未提出异议，阿江与却为女儿的前途焦虑万分。“千姬年仅 7 岁，送到大坂作人质，太惨了！”“人质？不要说得那么难听。淀君是你胞姐，她不会亏待千姬的。”秀忠说。“眼下两家还未撕破脸，一旦有变，我家千姬作了人家的媳妇，让她怎么办？”秀忠低头

不语。千姬的命运如何，他比妻子更清楚，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1605年，家康让其子秀忠继任大将军，自己去当太上将军“大御所”，集中心思策划征讨大坂。时光匆匆，如箭似梭。秀赖一年年长大，重振雄威的欲望与日俱增。1611年，家康在京都二条城召见秀赖。只见那秀赖长得高大挺拔，孔武有力，对答间一股英雄豪气溢于言表。再看坐在一旁的儿子秀忠，总是显得那么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家康深感威胁日益紧迫，不免心中一惊，暗想：“老虎已然长大，再不动手，霸业殆矣。”心中焦急，脸上却依然荡漾着笑意，他问道：“三年前动工的方广寺可已修好？”秀赖道：“伽蓝、宝殿、钟鼓楼已建成，眼下正赶铸大钟。”家康一点头，道：“这钟乃是用令尊收缴的百姓刀剑铸成，意义不同一般。这寺是为纪念令尊伟业而建，务必用心建造呀！”“大御所尽请放心。”秀赖恭敬地答道。

1614年阳春三月，巨钟铸成，那铭文自然是歌功颂德，祈求天下太平云云。铭文中一段文字曰：“祈祷国家安康，君臣丰乐，子孙殷昌”。这种祝词本来司空见惯，但在家康看来，用意十分恶毒。“哼！这秀赖竟敢谋反，如此诅咒老夫！”家康勃然大怒。原来这段铭文中的“君臣丰乐”若倒着一读，便成了“乐丰臣君”，而“家康”二字被“国家安康”断做两处。这种说法悖于常理，家康发怒无非故作姿态。所以，一阵雷霆过后，家康恢复常态，心中暗乐：“那秀赖毕竟是乳臭未干，平白送来出师之名。此时不发兵更待何时？”想罢，召集诸将，计议兵取大坂城。

且说秀赖闻家康欲征大坂，急令使者带书信赶赴各藩，请求出兵支援。怎奈关原之战已过去14年，世事炎凉，人心不古。昔日太閤恩德已化作黄鹤，当今家康威势赫赫，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岛津、毛利氏一班强藩大名，对来使只讲：“关原一战，我等已报答太閤厚恩，今日再助战，实难从命。”待使者一走，立即把秀赖的书信送给家康，以示忠心不二。大名虽无一人来大坂助战，然而一帮义字当先的江湖浪人却从各地赶来，为首的就是真田幸村、后藤又兵卫等壮士豪侠。他们各自率一群蓬头垢面的亡命徒，呼兄唤弟，拖刀带枪，一窝蜂地拥进大坂城。数月间，竟集聚了十万之众。那秀赖见状，虽心中犯嘀咕，但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令真田等人分兵把守城池。

大坂城紧急备战的消息，早有细作一一探明，禀告家康。家康听罢，道：“一群乌合之众怎挡我大军铁拳！”遂呼一声：“儿郎们，且随我游猎大坂去！”10月11日，家康身着棉袍、短褂，足登一双草履，挎二把刀，果真一身猎装，带470骑，吻哨一声，离骏府，沿东海道向西疾驰而去。23日，秀忠率20万大军离开江户，那军威自然严整骇人。11月11日，秀忠来京都二条城拜见家康，议定15日兵发大坂。

12月4日家康军逼近大坂城。他并不急于攻坚，命部下在大坂城周围筑10座土城，显示长期作战的决心；又命擅长土木工事的伊奈忠政率众多兵士用土包、茅草堵塞淀川、天满川之水，令其改道而流，这就断了大坂城外壕的水源；又命士兵挖掘地道，故意将挖出的新土堆成小山，让城上人看见。这些围而不攻的做法让大坂城守军心惊胆战。家康见攻心战术奏效，便加紧遣使议和，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秀赖见部下兵将士气低落，只好在12月18日接受议和条件：拆毁外城墙，填平护城壕，宣誓效忠家康和秀忠。作为交换条件，家康停止总攻击，撤走围城军队。23日至25日，家康军拆墙填壕，大坂城两夜之间成了无掩护的裸城。家康亲往察看，见原先的深壕几乎

被填平，连三岁的幼儿也可以自由上下，不禁微笑起来，当天赶回京都。此次围攻大坂城，时值冬季，史称“大坂冬之阵”。

转过年来，细作不断报告大坂城内的浪人不服议和条件，自行恢复护城壕。家康闻讯，咧嘴一乐，道：“正愁无名出师呢，这帮浪人死期已近！”5月复命各路大军再攻大坂。大坂城失去屏障，家康军进展顺利，真田等奋力死战亦无济于事。3天过后，秀赖损兵折将，只带领28骑逃回城楼天守阁内。进得门来，见母亲淀君、妻子千姬、幼子国松等蜷作一团，瑟瑟发抖。家臣大野治等见秀赖只知唉声叹气，不知计之所出，乃近前提议：“主公，臣有一策。”“快说，快说！”秀赖急问。“若将千姬夫人送归大御所，或许能保住主公一家性命。”大野慢慢地说。“有劳大驾，冒死一试。”秀赖道。大野领命而去，然而一去不见回信。次日城楼外炮声隆隆，箭如雨至，不大一会儿功夫，城楼大火冲天。原来，家康拒绝了大野的请求，发令围攻天守阁。淀君、秀赖母子眼见再无生路，相对痛哭一场，自杀身亡。家康军捕获国松等人，押往京都斩首。千姬返回江户，独对孤灯，郁郁而终。那四散逃跑的浪人被悉数抓获，全部被斩。从京都至伏见城搭成18座凉棚，每个棚内排放千余首级，好不骇人。这史称“大坂夏之阵”的一仗，果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消灭了最后的敌人，德川家康亦功成身亡，于1616年去世，享年76岁。

正是：

金戈铁马死方休，君临天下赖奇谋。

家康无情欺孤寡，血泪有价写春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欧洲人东来日本 宽永年幕府锁国

东洋大海多富国，宝珠铺地金作阁。

西洋船舫尽朝东，淘金传教竞百舸。

话说 1271 年忽必烈建国号大元，国势强盛，声威远传欧洲。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慕名而来，1275 年抵达上都，拜见忽必烈。此时正值元军首次征伐日本的第二年，满朝上下言必称日本，准备再行征讨。这给马可·波罗留下深刻印象。忽必烈对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优遇备至，派其视察西北、江南，出使南洋、缅甸。1295 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后，著游记，盛赞中国等东方诸国富庶美丽，直使得欧洲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游记中对“黄金之国”日本竭尽赞叹道：

“日本位于距大陆之东 1500 海里的大洋中，海岛面积甚大。居民白皙优雅，眉目清秀，皆为偶像崇拜者，不隶属何人。国内有无数黄金，且国王不许输出。其国距大陆甚远，商贾鲜赴外洋，故其国黄金保有量不可胜数。岛王的宫殿最令人惊叹：殿宇宏伟，屋顶均用美丽的黄金铺成，如我国教堂之用铅皮，故其价值无法计算。宫中道路、室内床榻，全用黄金铺设，厚二指有余。窗框也为金制。因此，宫殿之富夺四海，非常人所能想像。岛内盛产珍珠，呈玫瑰色，圆润个大，价值极高。此外，岛内还有大量宝石。大汗忽必烈得知此岛国富藏无限，正计划将其占领。”

上述文字中，事实与传闻混杂，真假参半，复借助想像的无限拔高，只把镰仓时代的日本描绘成梦中仙乡，遍地黄金珠宝之国，因而对欧洲人产生磁石般的吸引力。许多人梦想沿马可·波罗走过的路线淘金东方。无奈从 14 世纪中后期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崛起，雄踞中东，切断了欧洲至东亚的陆路通道，人们只好走海路，另寻前往东方的新航路。通道一开，西欧诸国的军人、商贾、传教士等蜂拥而出，开辟东方的冒险家乐园。葡萄牙人占了中国的澳门、印度的果阿，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荷兰人占领爪哇，英国人蚕食印度。西力东渐，殖民潮涌向日本。

且说天文 12 年（1543 年）8 月 25 日清晨，一夜暴风刚停。九州南部种子岛西岸西村渔民走出草屋，正待出海打渔，忽见海边一艘奇怪的大船搁浅，便跑过去救助。船上水手见岸边来人，也纷纷跳下船来打招呼，“哇啦哇啦”地说什么谁也听不懂。待渔民跑近，方看清船上水手个个碧目深陷，高鼻金发，手背胸前汗毛浓密，发出一阵阵狐骚味儿。“咦，这些人的长相可不像明国人。”众渔民心中奇怪，忙派一人跑回去报告村主。等到村主织部丞赶到，见本村渔民正围着一个黑头发明国人在比比画画地说什么。

“村主，村主，这里还有明国人呢！”渔民见织部走来，激动地乱嚷道。“闪开，闪开。”织部走进人群，用手中竹杖在沙滩上写出一行汉字：“来者何人？”那明人也用竹杖画沙答道：“吾明国人，名五峰。”“同行者何人？”“西南蛮商贾也。”“西南蛮何国？”“国在泰西。人略知君臣之道，然不辨礼仪。进食不知用箸，以手抓而食之。”“真乃蛮夷也。来此作甚？”“欲往南洋经商，途中遇大风，随风漂流至贵地。”“君有何求？”“不幸遇难，敬请救助。”两人一问一答，一会儿就在沙滩上画出一大片汉字。西洋船员瞪大眼睛瞧着，站在旁边呵呵傻笑。织部大致弄清来意，忙报告岛主。

岛主时尧赶来，命人将夷船拖出沙滩，放回海中。又用笔谈方式，从中

国人五峰那里得知船长乃葡萄牙国人，名牟良叔舍，随行船员名喜利志多·佗·孟太，遂命手下人安排住处，酒食招待。一行人正待举步，时尧突然发现海上来客手中拿着的一根奇妙的长家伙。仔细看去，见那木柄上装着一枝铁管，管前端凸起一铁豆，后端有一孔，露出一根火药信捻。便问：“是何物？做何用？”夷人笑而不答，弯腰拾一块白木板插在面前的沙滩上，倒退数十步，装铅丸于管内，端平瞄准木板，再取火石引着药捻。“呼”的一声巨响，管口喷出火焰，木板应声而倒。“打中了！”“好厉害！”众人惊讶不已。时尧遂出重金买下这一名曰铁炮的西洋火绳枪，又命家臣从夷人学制火药，自己日夜苦练射击技术，居然也能百发百中。次年，葡萄牙船又来种子岛。时尧得知船上有造枪匠人，便命家臣金兵卫尉学习制造之法，不久研制成功。火绳枪的杀伤力引起战国大名们的浓厚兴趣。10年后，萨摩、肥前、丰后、和泉、上野等国大名纷纷打造火绳枪，训练洋枪队并将其用诸战阵。

有道是造枪容易，原料难求。当时日本不出产制造火药的硝石，日本生产的生铁过脆，打造的枪管经常爆裂，急需从中国或东南亚进口硝石、生铁。葡萄牙商人垄断了硝石、生铁贸易，从中谋取暴利。不久，葡萄牙天主教的新兴教派耶稣会和西班牙弗兰西斯科会的传教士们，也认准了对日贸易是赚取利润、增加活动经费的好门道，并把日本视为传播天主教的新天地。这样一来，天主教传教士便紧随商人之后，赶往日本。再到后来，新教国英国、荷兰的商人也来日本，但只管赚钱，并不传教。

且说天文18年（1549年）8月15日，一艘中国船驶入鹿儿岛湾。待船靠岸，走下6个人来。走在前面的3个人皆是西洋人，头戴黑帽，身穿黑袍，胸前挂着十字架。为首的那位，身材高大，脸上留着络腮胡，说起话来宏亮有力。此人即耶稣会的创立者之一，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走在后面的3个人，是日本人弥次郎和两名仆人。3年前弥次郎犯了杀人罪，乘葡萄牙船出逃海外，1547年在马六甲巧遇沙勿略，便受洗礼入了天主教，成为日本第一个天主教徒，教名“圣信的保罗”。一行人刚上岸，就被围观的人群包围。“洋和尚，快来看洋和尚！”“哪儿来的？”“大概是从天竺（印度）国来的吧？”人们议论纷纷。

萨摩国领主岛津贵久听说海外来了洋僧，立即传令召见。有了弥次郎做翻译，双方交谈十分方便。那沙勿略先献上钟表、洋枪、眼镜、玻璃制品等新奇礼物，再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对贵久提出的问题回答得头头是道。贵久听说他们来日本是为了劝人向善，传播上帝的福音，便放下心来。又听说这一行人来自葡萄牙，心中暗想：“洋僧远道来此，若给予优遇，其他的葡国商贾必闻风而来，硝石、生铁贸易岂不就火起来了吗？”遂准许在领内自由传教。次年，沙勿略又跑到平户、博多、山口、京都一带传教，招收信徒千余。这期间，沙勿略沿用在萨摩国成功的办法，先向领主大名献厚礼，取得传教许可，再用佛教的语言向庶民布道。时值战国期间，日本人苦于动乱久矣，听说入教便可聆听到上帝福音，死后也能进入天堂，便纷纷受洗礼，以求精神上的解脱。

至1577年，来日本的传教士增至51名，有日本信徒10万余众。1579年，耶稣会巡察使巴里雅诺亲赴九州视察，正值龙造寺隆信兵困信教大名大村纯忠和有马晴信，便出钱、出枪并出面调停，解除了围困。大村、有马氏感激涕零，便把领内的长崎港连同附近的茂本、浦上等地，无偿转赠给教会。

教会有了活动的地盘，传教、贸易更加活跃。到 1581 年，耶稣会在日本形成京都、丰后和平户、天草等三大教区，从京畿至九州，建教堂 200 余处，受洗礼的教徒 15 万余众。巴里雅诺心中高兴，便建议大友义镇、大村纯忠、有马晴信选派亲信的子弟赴欧洲礼拜教皇。1582 年由 4 名少年武士组成的遣欧使节团前往罗马教廷，至 1590 年方返回日本，历时 8 年。

8 年悠悠，弹指一挥间。然而，这期间日本的政局大变。1582 年 6 月，即少年使节团出国半年之后，“本能寺之变”骤发，保护传教的织田信长自杀身亡。信长部将丰臣秀吉 1587 年平定九州后，忌恨教会与地方大名勾结，妨碍统一，便发布禁教令。

这年 6 月 19 日深夜，耶稣教副管区长加斯巴尔·克埃留正在博多港的大船中酣睡，梦中出现白天丰臣亲自登船参观，品尝点心和葡萄酒后连连称赞的情景。突然，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把克埃留从梦中惊醒。“出了什么事儿？”克埃留不由自主喃喃默念：“圣母玛利亚保佑！”门帘一掀，走进两个全副武装的使者，大声道：“奉太閤命，带你等上岸，有重要命令发布！”随即勒令克埃留等穿好衣裳，下船登岸。“这是怎么回事儿？”克埃留忐忑不安地服从了命令。上得岸来，在四周是持枪士兵警戒的紧张气氛中，使者大吼：“太閤有禁教令在此！”克埃留等心中一沉，听使者念到：“一、大日本乃神国，决不允许天主教国来传邪教！二、传教士为使庶民信教，打坏神社佛阁，乃前所未闻！领主献日本国土于教会，乃法度不许！三、自今日起 20 天内，传教士立即回国！四、商卖贸易船队不在此列。五、不妨碍佛法者可自由进入日本。”克埃留心中不服，表面上却唯唯诺诺。次日，丰臣派人送来盖大红印章的《传教士驱逐令》。禁教令迅速传达全国，京都、大阪、堺等地的教堂被拆毁。克埃留等心中暗暗叫苦，只得命传教士或前往中国，或转移到信教大名领地内。

打击了葡萄牙的耶稣会后，秀吉又把矛头指向西班牙传教士。1596 年 8 月，西班牙船“圣菲利浦号”遇风暴漂至土佐浦户湾，秀吉命奉行增田长盛前去查看。增田乘机没收了船上货物和船员个人财产。领航员桑达压住怒火，有意让增田观看世界地图，夸耀西班牙领土的辽阔。增田故作惊讶地问道：“为何能将领土扩大到世界各地？”桑达咧嘴笑道：“我国先派传教士到彼国传教，等教徒扩大到相当数量，再派军队前往，与教徒里应外合，夺其国不过举手之劳！”事后，桑达后悔不该为泄愤而失言，但为时已晚。增田立即将西班牙的谋策报告车臣。丰臣大怒，1597 年 2 月下令将扣押在长崎的 26 名传教士全部处死。

丰臣死后，1603 年德川家康出任江户幕府的首任将军，对来自新教国的英国人威廉·阿达姆兹航海长、荷兰高级船员杨·约斯苔十分信任，分别授以领地、俸禄，派人向他们学习造船航海技术和几何学，并令其留居日本，不再回国；但对身边家臣武士中信教者严惩不贷。其子秀忠出任第二代将军后，将禁教令推行全国。1612 年处死信教大名有马晴信。1614 年将信教大名高山右近放逐马尼拉，强迫教徒放弃宗教信仰。1622 年（元和 8 年）在长崎公开处决 55 名传教士和信徒，史称“元和大殉教”，举国震惊。1623 年德川家光出任第三代将军后，禁教与锁国并行。当年断绝日本与菲律宾的船只来往。1624 年与西班牙断交，并策划远征马尼拉，捣毁距日本最近的天主教老巢。自 1633 年（宽永 10 年）起，连续发布锁国令，禁止传播天主教，禁止日本的人、船出洋与回国，禁止收留外国人子女，鼓励检举告发教徒等。

这些锁国令统称为“宽永锁国令”。

有道是，上有苛政，下必有暴行。幕府严令禁教锁国，诸藩便层层加码，恣意借禁教搜括民脂民膏，有恃无恐。且说九州一带本是天主教传播最早、教徒最多的地区。天主教传教士宣扬的上帝创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对备受封建盘剥和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重重压迫的下层民众产生强烈吸引力；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也使持有共同信仰的民众团结紧密，形成令领主们恐惧的集团力量。特别是长崎湾的岛原藩，原为信教大名有马氏的领地，全藩居民皆受洗礼，俨然上帝之国。隔海相望的天草岛归唐津藩管辖，原来也是信教大名天草种元的领地，后移归丰臣旧部小西行长领有。小西也入了天主教，家臣武士中信教者甚众。关原之战后，小西被处死，失去主君的武士成了浪人，忿忿然欲报灭国之仇。

1616年，松仓重政来岛原任藩主。初来乍到，对领内教徒还算客气，只想与当地土豪搞好关系，以站稳脚跟。“元和大殉教”后，不少传教士潜入岛原，继续活动。早有密探将这些动向报告家光，家光震怒。待重政赴江户参拜将军时，家光唤过重政，劈头盖脸地一通斥责。

回藩之后，重政为保住乌纱帽，便厉行禁教，横征暴敛起来。其手段之残忍，闻所未闻。为强制领民放弃信仰，动用了水浸、火烤、站笼子、烫烙、挟手指、针刺、竹锯锯颈、木马压、浇硫磺热水等酷刑。一日，领内深江村教徒宗信父子被逮来，捆住手脚，拉到熊熊燃烧的炭火堆前。刑吏命手下人把几根铁棒并排投入火中，一会儿便烧得通红。刑吏大吼：“还信天主教吗？”宗信父子昂首挺胸道：“此身已献天主，宁死不改信仰！”“来人哪！”刑吏嚷道，“把竹签钉进他们的后背，放在铁棒上烤！”可怜宗信父子被钉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又被烤得内脏滴油，口中冒烟，惨叫声撕人心肺，却仍不放弃天主教信仰。那刑吏火冒三丈，喝令手下人把烧烤得面目全非的宗信父子绑在柱子上，割耳砍脸，凌辱致死。一时间，岛原藩成了人间地狱。

1630年松仓重政病死，其子胜家为加快筑成岛原城，拼命加重年贡，又新立各种名目的租税，搜刮民财。对一时交纳不出或要求缓交赋税的农民加以残酷折磨，如将蓑衣捆在农民身上，点火来烧。受刑者非伤即死，惨叫乱跳；藩吏们却站在一旁哈哈大笑。此刑称为“跳蓑衣舞”。又如将农民妻女抓来，脱光衣服或捆双足倒悬，或投入冰水中浸泡，惨不忍睹。领内农民敢怒不敢言，只盼望有人登高一呼，群起反抗。

且说1637年10月，口津村农民与三右卫门要求缓交年贡米。岛原藩家老田中宗夫一口拒绝，又派武士抓走与三右卫门的即将临产的妻子，投入水牢，致使母子双亡。消息传开，全村激怒。当天夜里，数百农民围住田中宅院齐声大叫：“田中出来抵命！”田中从门缝望见门外全是手执火把、竹枪、棍棒的农民，早吓得魂飞九天，哪里还敢出头。门外愤怒的农民等得不耐烦，发一声喊，打将进来。转眼间，田中的宅院被砸得一片狼藉。见田中乘乱逃跑，暴动农民放一把火，把田中家烧成瓦砾场。邻村农民闻讯，纷纷赶来。大伙一合计，一不做，二不休，遂狂吼：“苛政不除，我等哪有生路！反了！反了！”众人连夜直奔岛原城，一把火烧光城外市街。岛原农民起义爆发。

说来也是缘份，那屈死水牢中的孕妇，娘家是天草人。听说母子二人被折磨致死，天草农民也掀起了反旗，于10月18日集体暴动。小西家的旧部也加入起义，浪人武士大矢野松右卫门、千束善左卫门、森宗意等被推为军事指挥官。大矢野松等几个人连夜商量，要推举一人当总大将，联络岛原义

军，共谋复教大计。想来想去，几个人全都想到了一个人：“请他为总大将，必是众望所归。”

此人不是别人，就是小西行长旧家臣益田甚兵卫之子，唤作益田四郎时贞。他自幼随父受洗礼入教，教名曰“杰罗尼莫”。时贞生得美如冠玉，聪颖可爱，天草人喜欢这孩子，只管称作天草四郎。这四郎笃信天主教，曾去长崎游学，一班天主教传教士对四郎寄以厚望。天草教徒中早有传说，传教士马尔科斯回国前，对教徒预言道：“25年后圣童将出世。他是天主的代表，将在群山上插满白旗，在众人头上竖起十字架。届时天地间将大火熊熊。”特四郎长到16岁上，有关他的种种“神迹”更是不胫而走，人们纷纷传言：“知道吗？四郎只要一伸手，飞鸽就落在他手上生蛋哪！”“那算什么，有人看见他步行天草与岛原的海面，真是如履平地呀！”“他走到哪里，海上就有火光，还有十字架从海中浮出来呢。”其实，早在这年9月，四郎已与其父同右卫门策划起义。预言和种种“神迹”，不过是制造鼓舞人心的舆论。

按照预定计划，11月里天草四郎被拥立为总大将，率领岛原、天草的起义军围攻天草岛的富冈城，打死守城官三宅藤兵卫。后院起火，岛原藩主松仓胜家、富冈城主寺泽坚高奉命提前结束在江户参觐交代的行期，连忙赶回来镇压。幕府又下令西国大名归藩，准备讨伐。幕府高官板仓重昌、旗本石谷十藏贞清分别为正、副上使，亲临战场指挥。

12月3日，天草四郎率义军占领岛原半岛南部的弃城原城，运来火绳枪、弹药、军粮，赶修工事，准备抗击。城内高处竖起十字架。城墙上挂起白色大旗，旗的上方用葡文写上“赞美尊贵圣体的秘迹”一行大字，中间为盛有葡萄酒的圣杯和圣饼，两侧为鼓动双翅、合掌礼拜的天使。起义者总共3万7千余人，不分男女老少，皆身穿白衣，发誓为“上帝的光荣”血战到底。

到了12月10日，1万6千余幕府军前来攻城。激战后，幕府军丢下几百具尸体，败退。1638年元旦，板仓发起第二次攻城战。幕府军死伤近4千人，板仓本人也被铳弹击中头部而亡。幕府震动，又派老中松平信纲、美浓国大垣城主户田氏鍊为新的征伐正、副使，调集佐贺、唐津、熊本、久留米、福冈等16个藩的12万5千人马前来镇压，甚至乞求荷兰商馆两艘军舰前来助阵。信纲老奸巨滑，在采用长期围困战术以消耗义军的弹药、粮食的同时，不断炮击、箭射原城守军，又捕捉四郎的母亲、姐姐阵前喊话劝降，还挖地道，派遣间谍，收买叛徒，挖空心思想对付义军。至2月中旬，城内断粮，幕府军乘义军战斗力衰弱，于28日发动总攻。天草四郎的3万余起义者，或战死，或自杀，全部阵亡。

岛原起义使幕府愈加感到，天主教一旦与农民反抗相结合，会产生震撼其统治基础的力量。镇压岛原起义后，幕府处死失职的岛原藩主松仓胜家，并没收天草富冈城主寺泽坚高的领地，逼其自杀。当年，在全国严令搜捕传教士和教徒。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道锁国令，禁止葡萄牙船只来日本，中断了与天主教国的一切联系；只允许荷兰、中国的贸易船来日本，在长崎进行有限量的贸易。日本国门紧闭，虽一时维护了幕府的封建统治，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正是：

传教夺魂伤国本，德川将军夜惊心。

五道令下风声急，东瀛从此锁国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兴兰学未雨绸缪 救饥民大盐举义

东西两洋一球载，日本桥水通四海。

东瀛春色锁不住，为有活水泰西来。

话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于宽永年禁教锁国，与天主教国家断交后，便命人在长崎海岸筑起个扇形的名为出岛的人工岛，在其上建一座商馆，供荷兰商人居住，不许日本人私自与其来往。这时，中国商人还可居住在长崎市街。后来，幕府又在出岛附近筑长方形人工岛，唤做“唐人屋敷”，把中国人也与日本人隔离起来。那家光通过锁国排除外忧，同时强化幕府政治。原来，幕府将军之下设辅佐将军的“大老”、主管政务的“老中”、管理嫡系武士“旗本”的“若年寄”以及负责财政、司法、江户城事务的“奉行”等官职，辅佐将军执政，把德川家的江山打造得铁桶也似。号称三百诸侯的 260 余家藩主，分做三六九等，德川家康的子孙任藩主的诸藩称亲藩，关原之战以前追随家康的老臣称谱代大名，关原之战后归顺家康的新臣称外样大名。对外样大名，不仅将其领地配置在边远地区，而且严加防范。

那日，家光出任将军，诸大名纷纷赶来庆贺。礼毕，家光让亲藩、谱代大名退下，对外样大名道：“本将军祖父家康与家父秀忠视诸位如朋友，且以为有赖诸位相助取天下，故对诸位恭敬如贵客。”毛利氏、岛津氏等一班大名忙叩首称谢道：“是！是！”家光又道：“因此，祖父与家父听说诸位来江户时，必派幕府高官出城迎接，有时还亲自出迎。”外样大名们全做出极受感动的表情，更加响亮地齐声答应道：“是！是！”家光冷笑一声，道：“时过景迁。本人生来即是将军，今后当将尔等与谱代同样对待，俱是本将军的家臣！如若不服，给尔等 3 年准备时间，或下决心调换领地，或与本将军交战！到那时，本将军奉陪到底！”

诸外样大名听到这里，谁也不敢吱声，只顾捣蒜般地叩首，表示臣服。外样大名们心里明白，将军手中握有号称“旗本八万骑”的嫡系部队，加上交战时诸藩派出的助战军队，哪个是将军的敌手？何况幕府拥有 700 万石的领地，江户、大坂，京都等三都，佐渡、生野等金银铜矿山，财力雄厚；幕府还控制着以江户日本桥为起点的东海、中山、日光、甲州、奥州等五大陆路交通要道，调兵遣将，十分迅捷。带头挑战，岂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见诸外样大名个个噤若寒蝉，家光这才笑了笑，道：“既然诸位都听明白了，那就无须赘言。好生服从《武家诸法度》，按时来此参观本将军，自然会有好果子吃！”“是！是！”众外样大名似乎重新醒过神来，争先恐后地叩首称是。

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体弱多病，政务皆委之于上野国厩桥城主、大老酒井忠清。忠清初到任上，倒也理事干练果断，深受家纲信任。忠清无论上报何事，家纲总是一句话：“就那么办吧！”时间久了，家纲便有了个绰号，唤做“就那么办”将军。忠清大权在握，时人称其为“马下将军”。权力腐蚀，自古皆然。忠清后来热心受贿，怠于政务，失去人心。

1680 年家纲之弟纲吉出任第五代将军。上台伊始，便罢免了酒井忠清，亲理政务，严肃纲纪，整顿士风，颇有雷厉风行之势。纲吉又好儒，拨款在江户神田汤堂建孔庙，让硕儒林罗山的子孙传习孔孟之道。后来，纲吉本人也招集大名、旗本，亲自讲授孔学。他对赤穗城 47 名家臣为报主君之仇而不

惜身家性命的愚忠行为大加赞许褒奖，宣扬、灌输武士道精神。由于他恩威并用，双管齐下，致使国内风气大变，江户市内盗窃、吵闹等现象竟一时绝迹。纲吉治下，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出现江户前期的昌盛局面，史称“元禄时代”。

由于政绩昭著，纲吉颇为自满自得。但膝下无子，又令纲吉焦灼不安。看看年纪将老，却无亲生儿子袭位，不免整日里对着娇妻美妾们摇头叹息。妻妾们也面面相觑，只恨肚皮不争气。这一日，纲吉夫人正在家中闲得无聊，使女来报：“高僧隆光求见。”“快请他进来嘛。”夫人道，“又不是外人，快请，快请！”原来，隆光修行不浅，能言善道，颇受纲吉信任，是将军府的常客。隆光这次来见将军夫人，神色显得极为深沉。叙礼、落座毕，隆光便对夫人道：“贫僧这几日坐禅默祷之间，得佛祖启示，顿悟纲吉将军未得贵子的缘由。”一句话说到夫人的病处，便连忙问道：“缘由何在？缘由何在！”隆光抿一口茶，慢慢地说：“佛祖启示，将军前世杀生太甚，现世乃受因果报应。”“那可如何是好？”夫人又怕又急。“夫人勿急。”隆光还是慢吞吞地不露声色，“我佛慈悲。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只要将军善待世间活物，一心向佛，求子还是有望的。”“这就好，这就好了。”夫人放心地嘘一口长气。“夫人，”隆光又道，“将军可是戌年生人？”“正是，正是。”“那就请夫人转告将军，戌年生人者，属相为狗，请务必对狗格外关照。”隆光微微一笑。

待纲吉打道回府，夫人便一五一十地将隆光的话学说一遍。纲吉觉得有理，不久发布《悯生令》，禁止食用鱼、鸡，不准捕捉飞鸟。江户城中的狗突然身价百倍，谁要胆敢喝斥或用棒打狗，就得准备吃官司。后来，狗生了病，必须用轿子抬到兽医那儿去治，甚至把狗尊称为“狗大人”。狗的主人不胜其烦，索性弃而不养。江户城里弃犬达4万余只，成了野狗横行的世界。纲吉也因此得了个雅号“狗将军”。

纲吉之后，家宣、家继相继出任第六、七代将军，各任职3年，便染病身亡。这几位将军无多大政绩，其间虽有“正德之治”，但毕竟匆匆收场。直到享保元年（1716年）德川吉宗任第八代将军，这才出了位堪与前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家光相提并论的英主。

那吉宗本是纪伊藩藩主，文武双全，力强体健，平日挎把3尺长刀，食粗米，穿棉衣，生活简朴，体恤部下。22岁入藩厅执政，劝奖农桑，开源节流，把个纪伊藩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富兵强。因此，他赢得“明君”的称誉。他32岁出任将军，更是心怀大志，欲一展鸿图。江户城里那班老臣对新上任将军有些看不上眼。“穿布衣的乡巴佬果真有本事治理咱这大江户？”“是的，治藩容易，小国寡民嘛。幕府财政亏空，家大业大，哪里会很快填平这个大窟窿？”老中们私下议论纷纷。

且说吉宗走马上任，先给老中们来了个下马威。那日，吉宗召集老中议事，接二连三地提出问题：“幕府一年财政收入有多少？”“这个……”老中们张口结舌。“江户城城墙上垛口有多少？”“这个……”老中们面红耳赤。“江户城驻兵有几营，马匹共有多少？”“这个……”老中们抓耳挠腮，垂头屏息，静听吉宗训示。吉宗神色严肃，道：“虽说勘定奉行主管财政，江户町奉行负责城内市政、警备、治安，尔等主管政务。但理政者不明财务、军备，理政从何谈起？何况奉行均为尔等下属，下属所掌事务尔等竟浑然不知，岂不是犯糊涂吗？”“下官糊涂，将军训示有理。”老中们连连叩首认

错，再也不敢把纪伊来的新将军称为“乡巴佬”了。

一个下马威迫使老中们就范后，吉宗便启用贤才，推行以开源节流为中心的幕政改革，史称“享保改革”。新启用的人才，不问门第高低或亲疏如何，唯清正廉明、才德兼备是举。吉宗身边集合了诸如石川总茂、水野忠之、松平乘邑等一批贤才良臣。其中，越前守大冈忠相秉公执法，被擢升为江户町奉行，成了日本的“包青天”。至1745年由子家重继任第九代将军止，吉宗任将军30年。他重法制，颁布幕府的基本法典《公事方御定书》；重民意，设立广开言路、容纳庶民意见的“目安箱”；崇简朴，去奢华，鼓励兵将习武；开财源，推行“上米制”，以缩短大名旅居江户时间为交换，令大名上交百分之一的禄米；采用确定年贡率，丰歉不减的“定免法”；围湖排沼，开发新田，扩大水稻种植面积，鼓励农民种植白薯、甘蔗，竭力增加以稻米为主的财政收入。吉宗因此被谑称为“八木将军”。八木若合为一个字，即米。“八木将军”即“米将军”也。一场改革下来，幕府财政大为好转，国库充盈。

“米将军”的另一良政，是提倡新学。他出任将军4年后，于1720年下达一道命令，放宽对进口汉译西洋图书的检查制度。原来，进口汉文图书是江户时代两国贸易的重要内容。因幕府推行禁教政策，进口汉译洋书只要书中出现天主教字样，就被负责图书检查的幕府官吏付之一炬。吉宗喜好海外新奇图书和知识，虽仍禁止有关天主教的传教洋书，但对一般提到天主教却主要是介绍天文、地理、医学、船舶、军事等方面的图书，允许进口，传入民间。这道解禁令对近代日本影响深远，因为它为西洋学派兰学的兴起开创了有利的环境。

兰学之“兰”，乃荷兰之意。锁国后，长崎的荷兰商馆和中国商馆唐人屋敷成为幕府了解世界的窗口。荷兰商馆馆长定期去江户拜见将军，献上西洋新鲜制品和国际情报汇编《荷兰风说书》，更是幕府直接了解欧美诸国动向的基本手段。且说吉宗出任将军第二年初春，荷兰商馆馆长照例脱鞋进入将军会见宾客、大名的场所大广间拜见新将军。进得门来，馆长先就吃了一惊：以前在这里，只能与帘子后面的将军对话；这一次，帘子卷起，端坐着四方脸膛，双目威严的吉宗将军。叩拜毕，吉宗发问道：“近来泰西有何新鲜事？”“禀将军，”馆长道，“泰西近来并不太平。眼下，俄国正与瑞典交战，西班牙为争王位也发生了战争。”“战况如何？”吉宗问道。“禀将军，俄瑞之战，至今已打了17年。瑞典开始占上风，后来俄国联合丹麦、波兰、普鲁士，连败瑞典。”“那俄国为何能连战连胜？”吉宗问道。“禀将军，在下以为是俄国的沙皇彼得一世十分了得。此人改革图强，会搞外交，且心怀大志，欲向东方发展。”“彼得一世？”吉宗感到新鲜，遂命老中：“记住这个名字，有事快报！”

问罢海外动向，吉宗问起西洋人的饮食起居：“听说泰西之人用餐不使筷子？”“是的，我们使用刀叉。”馆长答。“刀叉不会伤人吗？”吉宗问。“用得熟练，小心，自是无妨。”馆长肯定地答道。“可否当场演示？”吉宗问。“这个不难。”馆长让随从摆出饮食用具，放一段腊肠于盘上，左手用叉，右手持刀，切下一段，用叉送入口中，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果然有趣！”吉宗很高兴，又问道：“听说泰西骏马高大，手铳便利，果有此事？”馆长忙咽下口中食物，笑嘻嘻答道：“此次特备良马两匹，手铳10支，进献将军。”“那好，道边演示！”吉宗说罢站起，一行人来到大广间门外。早

有人在墙边竖起靶子。荷兰商馆馆长命人牵来一匹栗色高头大马，翻身跃上马背，双腿一挟，那马在庭院中来回跑动。“果然是神驹！个头比我国马匹高大许多。”吉宗赞叹不已。言犹未了，馆长手中枪响，“叭！叭！”两发两中。众人齐声喝采。吉宗更加高兴，道：“果然精采，再射一次！”应将军之请，那馆长如同马戏演员般地反复表演，心中却喜滋滋的：“赚钱的生意又来了。”果然，演示完毕，吉宗准许尽量进口洋枪、洋马，后来连大象、鸚鵡、孔雀、食火鸡、麝香猫、鸵鸟等海外奇禽异兽也被运进日本。

过了两年，吉宗又从长崎召回荷文翻译西川如见，任命为天文御用官，并命纪伊藩的巧匠加藤金右卫门造浑天仪。1744年，在江户神田佐久间町设立天文台。1754年（宝历4年）颁布新历法“宝历法”，用长期天文观察的成果，纠正了先前贞享历的错误。远望镜、钟表、地球仪等也在天文热中输入日本。一时间，兰风大盛，异国情调五彩斑斓。大名中，出现萨摩藩岛津重豪、福知山藩朽木昌纲等“兰癖”大名；学者中，出现擅长油画的司马江汉、小说家风来山人、制造出石棉布和蓄电器的平贺源内。1774年，用古汉语写成的《解体新书》问世，标志着兰学学派的兴起。

《解体新书》原为德国学者库尔姆斯所著《解剖学》，后被译成荷兰文本并传入日本。自1771年起，师从《日荷词典》编著者青木昆阳的前野良泽，约朋友杉田玄白多次前往江户郊外的小塚原。每次前往，仆人心里总犯嘀咕：“唉，又要到那里去，怪吓人的。”

原来，这塚原是处决犯人的刑场，白骨森森，鸦声噪人，的确不是个好去处。前野和杉田却每逢处决犯人后，必带上仆人前往。到了那里，找到无人认领的尸体，两个人便忙碌起来：让人剖开尸体腹部后，前野和杉田便一人翻开《解剖学》的内脏插图，一人费力地读着荷兰文单词，对照实物，用汉文记下词意。“呀！”前野赞叹道，“这书中所画五脏六腑与实物太相似了。”“的确比汉医的经络说得明白。”杉田也连连点头。仆人在一旁直捂鼻子，心想：“这么刺鼻的尸臭，他俩位怎么就忍耐得住？”看看天色将晚，前野、杉田等才返回住处。次日，又去小塚原忙碌。时光匆匆，直用了3年时间，前野和杉田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解剖学》读通，译成汉语，取名《解体新书》。此书问世后西洋新医学风行。杉田将此新学称为兰学，由门人大槻玄泽推向全国。为彰示师恩，大槻有意从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取名玄泽。兰学打开了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视野，在锁国的特殊环境中，为创建近代日本培育了人才，可谓未雨绸缪。

且说享保改革之后，第九代将军家重、第十代将军家治执政期间，心腹侧用人田沼意次及其子意知主持幕政，官场挥霍奢侈，贿赂成风，把个幕府的家底又给耗尽。1787年德川吉宗之孙松平定信出任老中后，推行宽政改革。改革措施失当，终告失败，幕府统治便动摇起来。恰值此时，俄、英、法等国列强先后扣击日本国门，要开国通商，幕府面临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困境。

自1830年（天保元年）以来，日本连年遭受冻灾、风灾、涝灾的袭击，粮食歉收。1833~1836年，全国性大饥荒蔓延开来，仅东北地区即饿死几十万人，真格是哀鸿遍野，赤地千里。救民于水火，使之免受饥馑之苦，本应为当政者的首务，但幕府坐视不救，米商大赚昧良心的钱财，这便惊动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汉出来为民请命。

此人姓大盐，名平八郎，号中斋，笃信王学，为阳明学者。他身高5尺

6寸，皮细面白，细眼有神，能言善辩，为人豪爽正直。大盐家世代为大坂东町奉行所的下级警官“与力”。平八郎14岁当见习“与力”，成人后一直任正式“与力”。38岁时，看不惯官场黑暗，辞职回家。在14年任职期间，他捕捉贼盗，侦破疑案，颇受庶民好评。今遭大饥荒，市内贫民和市郊农民乃至一些贱民，都跑来诉苦，希望大盐出来为他们说话。

大盐看着这些面带菜色、饿得皮包骨的饥民，心中难过，道：“诸位先从寒舍取些米麦回去暂时充饥，在下立即上书当局，尽快拿出办法来。”饥民们千恩万谢，各带走一小袋口粮回家。大盐转回屋中，想起王阳明教诲，心中默念道：“君子于善，必知行合一。若君子知善而不行，即变为小人之机也。”他闭目沉思，反复琢磨“若心归太虚，即能知非常之事，明非常之道”这两句话的含义，眼前浮现出饥民们深陷的眼窝和灼人的期盼目光，便再也坐不住，匆匆提笔，给东町奉行写信陈情。

东町奉行是幕府老中水野忠邦之弟迹部，这几日正忙着完成幕府差遣的购米任务。收到大盐的陈情状，才瞅了几眼，便扔在桌上，骂骂咧咧地说：“这个大盐，实在多嘴饶舌！现在退隐在家，却对本奉行说三道四，胆大妄为！再不老实，就治他一个带头闹事的罪。”大盐见陈情幕吏不被理睬，便登门拜访三井、鸿池等巨贾豪商，以人格、家产担保，借金6万两，以救济饥民，但全都吃了闭门羹。大盐对这班贪官奸商恨之入骨，遂断然道：“罢，罢，罢！求人不如求自己。”便将自家所藏的5万册图书卖掉，又将卖书所得金1000余两施舍给1万户贫民。贫民们感恩戴德，齐声高喊：“大人对我等如再生父母，恩重如山。但凡有用得着我等之处，尽请吩咐，舍上性命，也要誓死追随大人！”大盐见民心如镜，愈感激情满怀，便密召门人，演练炮术，传檄四方，准备在1837年2月19日举义。不想一门人叛变，向当局告密。大盐闻讯，又恨又急，道：“孺子误我！事急矣，先发制人为上策。”遂命众门人提前4个时辰行动。因事出仓促，仅有300余名贫民、贫农和贱民应召而来。大盐决心已定，下令扯开救民大旗，鸣炮出击。

大坂城东町奉行水野迹部和西町奉行堀利坚得知大盐举事，忙点起军兵前来镇压。谁知这班武士的武技早已荒疏，又久未经历战阵，听得上阵搏杀，未及交手，先双腿瑟瑟发抖，连手中的刀剑也抓不稳。慌乱间，水野和堀竟双双落马。兵了队伍愈乱，集合半日，方循着炮声传来方向，乱哄哄地赶去。

大盐的300壮士，高喊“杀贼”、“救民”，推着喷火冒烟的大炮向豪商巨贾群聚的船场杀来。“轰！轰！轰！”炮声震天。一会儿，船场一带火光冲天。风助火势，毗邻的住宅被烧着。转眼间，大坂城内市街成了一片火海。幕府兵丁毕竟人多，战斗半天，大盐的队伍被打散，起义失败。平八郎乘乱藏匿起来，幕吏四处搜捕。40天后，在大报市内的民宅中，大盐被幕府重兵包围，被迫自杀。幕府对遇难的大盐及其16个门人的尸骸都不放过。次年9月，以“谋反罪”罪名，开棺掘尸，处以磔刑。然而，大坂城的市民感念大盐为民请命、不惜身家性命的义举，尊称其为“大盐大人”。大盐的檄文被城郊农民暗地里作为临摹的字帖传抄，大盐的事迹被编成戏剧、评书传遍全国。后来桑名藩的生田万起义时，打出“大盐门徒”的旗号，号召推翻幕府统治。备后国尾道、三原的起义农民和摄津国能势的暴动者，也以“大盐残党”自居，并以此号召民众。

大盐起义的消息传到江户，幕府当局惊恐万状。老中水野忠邦打破平时上午10时议事、下午2时停止办公的惯例，直傍晚仍在与幕僚紧急磋商派近

畿诸藩出兵事宜，其仓皇狼狈之状，略见一斑。

正是：

新学虽作未雨繆，毕竟朽木难雕舟。

一朝风浪起浦贺，家康宏业万事休。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培理两闯浦贺湾 幕府三订开国约

饮罢夜难眠，四杯上喜撰。
四艘蒸汽船，太平梦搅乱。

且说这“上喜撰”，乃京都宇治出产的名茶。此茶明目醒脑，益气提神，日语读音恰与“蒸汽船”相同。江户时代日本人写出这狂歌打油诗，说的是1853年4艘美国蒸汽船给日本造成的举国震动。这且按下不表。

话说嘉永6年（1853年）7月8日清晨，在薄雾即将散去时，正在江户湾出口处海面捕鱼的渔民突然发现有4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从远处海面上逆风疾驶而来。须臾间，驰至近前。渔民们终于看清原来是4艘船身涂得漆黑的军舰，桅杆上一面星条旗迎风飘扬。渔民既惊且慌，纷纷划船奔向岸边报告不提。

4艘黑船乘风破浪，于下午5时到达江户的浦贺港。旗舰“萨斯奎汉那”号上端坐着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准将培理。培理粗壮敦实，留一头棕色长发，瞪两只闪亮的大眼，穿蓝色将官呢子服，挎一把银鞘指挥刀。他出身于海军军人家庭，自然同海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任海军军校校长等要职。美墨战争时，他以舰队司令官身份参战。在海战中，首先使用蒸汽战舰，有“蒸汽军舰之父”之称。长期的海军生涯以及美对华贸易重要性的增加，使培理越来越看重太平洋的价值。于是他选定日本为来华贸易的中转站和美国捕鲸船的避风港。他上建议书，请命前去敲开日本国的大门。一切准备就绪，1852年11月，年近58岁的培理率舰队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军港出发，开始了向日本的远征。一路上，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直趋新加坡……1853年4月，舰队到达香港、广州、上海。接着，穿过东海，抵达琉球。他直闯那霸的琉球王宫，要求在琉球盖仓库，以贮藏煤、水、粮食。琉球国王见舰队枪炮威力惊人，只好答应。

且说7月8日，培理抛锚江户湾，抓起望远镜向岸上瞄去。但见炮台林立，一尊尊老式铜炮张开黑洞洞的炮口，便命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正忙乱间，见岸边十数艘小船排成战斗队形，直奔舰队而来。为首的那只船上，站起一个人来，双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对着舰队大喊。海风将怪腔怪调的叫喊声断断续续传来：“谈判……浦贺副总督在船上……。”培理倾耳听了半天，便唤副官大尉孔迪近前来，如此这般地耳语了一番。孔迪领命，随即搬出一张桌子在甲板上，再亲选数十名精壮水兵，令其个个持枪带刀，排列在船舷。他吸了几支哈瓦那大雪茄后，才下令：“叫他们派代表登舰！”一会儿功夫，幕府谈判代表上得舰来。那代表先被水兵的瞪目怒视看得周身发毛，待走到桌边，只见坐着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将。洋将嘴叼一根雪茄，边吸边说：“我等此来，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译员连忙译成荷兰语。“这就是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亲笔信转致日本将军。转交地点绝不能是在长崎，而要在此地。”幕府代表一声不响，只管听译员翻译。孔迪见其不哼不哈，便提高嗓门警告说：“如果在舰队四周的日本防卫船不立即撤去，将视为不友好的举动，对此只能用武力解决！”言毕，鼻子朝天，旁若无人地接着抽烟。身后的水兵故意将刀枪弄出声响。那自称“副总督”的日方代表，其实是浦贺与力中岛三郎助，他此行目的不过是察看美军虚实。见孔迪不再说话，中岛点头致意道：“将军之意已知悉，本人就此告辞。待明早，双方高官再会

面不迟。”说罢，微鞠一躬，离舰登船，再一声唿哨，防卫船齐向海岸驶去。

中岛走后，孔迪正要向培理汇报，培理一摆手，笑道：“防卫船撤走一事我已知道了，还有什么情况吗？”孔迪道：“日本人说明早将派高官前来谈判。”培理道：“我计议已定，且待明日再见分晓。”

次日，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奉老中阿部正弘之命，再派浦贺组与力香山荣左卫门探听虚实，商定3日后，正式接受国书。

为强化威摄效果，培理命随舰同来的技术人员测量江户湾，寻找离江户城更近的登陆点。美国舰队在江户湾海岸的测量活动，在江户城内引起了极大恐慌，以致谣言四起。本来只有4艘军舰、500士兵的培理舰队，被传成军舰10艘，士兵5000。再下去，又变成了百艘军舰，10万士兵。江户城里，风声鹤唳，男女老幼携筐带篓纷纷逃离，大街小巷挤满人群。嘈杂声传到将军居城“本丸”，议事的幕吏们也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幕府只得决定接受国书，地点就在久里滨。

等到7月14日，培理在300名士兵的保护下于久里滨登陆。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和井户到通在连夜盖成的“接应所”里，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程序接受了美国总统菲尔莫阿签署的国书及培理作为舰队司令所写的信件。国书在一通外交辞令之后，直接了当地要求直接通商、为捕鲸船提供煤炭和粮食、保护遇险船员。培理则在信中谴责幕府锁国不合时宜，要求幕府接受美国的三项要求，否则第二年春天他将率更强大的舰队直逼江户。面对气势汹汹的培理，户田等只剩下唯唯诺诺的份儿。17日，培理率舰队离开江户，向琉球方向驶去。

培理虽暂时离去，但再次来日的阴影仍笼罩着幕府。如何加以对付，真令幕府伤透了脑筋。在外交上，这幕府本来是高度集权，不容朝廷、诸藩插嘴的。可一帮老中、若年寄们讨论了许多，也拿不出办法来。无奈，只好委派京都所司代于7月15日，把培理来航一事禀告朝廷。8月5日，又向各藩大名派使咨询意见。那时，当朝天皇乃是第121代天皇孝明天皇统仁。统仁自幼在深宫长大，性情孤僻倔犟，对海外巨变亦茫然无知。他笃信日本是天朝神国，不把别国放在眼里。听所司代报告了培理来航，统仁既喜且怒：喜的是幕府还没有忘了朝廷，尚知臣下之礼；怒的是“夷狄”兵犯中国尚不知足，又来窥伺“神国”日本。他拉长脸一连串地叫道：“攘夷！攘夷！把他们统统赶走！”

250家大名对培理再次来航的答复则是五花八门。长州藩之主毛利庆亲和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主张：“夷狄得寸进尺，只有严词拒绝！”其他大名的回复是：“没有其他办法。”大多数大名主张采取拖延战术：“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幕府当局左右为难，连日议事，只好在1853年12月1日宣布了对策：“尽量妥善处理”。

1854年2月13日，培理不爽前约，又率9艘军舰，在小柴冲抛锚。一声令下，炮口直指江户市街。幕府任命大学头林复斋等4人为谈判代表“美利坚应接挂”。3月8日，应接挂选定横滨为会谈地点，同培理开始谈判。交涉期间，双方举行互赠礼品仪式。培理不但带来送给将军个人的珍奇玩物，还带来了电报机和火车模型。这模型相当于真火车的三分之一大小。铺上长2里的圆形铁轨，点火烧汽，“呜——”地一声长鸣，竟轰隆隆地开动起来。“不可思议！”“精巧骇人！”围观的幕吏们大呼大叫起来。有人一高兴，竟骑上车厢，乘坐起来。作为回报，日本人只有国技相扑可以炫耀。一声呼

喊，几名膘肥体壮的大力士摇摇摆摆地上场，伸臂撩腿地舞动一番后，便抓起百十斤重的大米包，或抛入空中再双手接住，或肩抗手抱，如玩婴儿。美军官兵看傻了眼，个个吐舌惊叹。大力士们兴起，相互较力起来。幕府官吏这才觉得争回一点面子。

经过 20 几天的谈判，双方于 3 月 31 日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下田、箱馆等两个港口，作为美国船只补充木柴、淡水、粮食和煤炭的基地；美国船只遇难时，日本应保护其船员和船上所载的货物；允许在下田派驻领事等。于是，锁国的祖法开始崩溃。

条约达成，培理兴高采烈，叫副官搬来成桶的威士忌，开怀畅饮。美军军官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培理涨红着脸，举杯道：“各位先生，我们的目的已充分，不，十二分地达到了！两次来日本，终于让它为欧美各国开放！”“培理司令万岁！”军官们纷纷摇晃着站起，口齿不清地叫喊起来。培理两眼放光，继续说道：“诸位，我还有话说。随着日本人摆脱偏见，我们还要与日本人订立自由的通商条约。”“自由万岁！通商万岁！”那群军官更加大声呼喊起来。培理最后说：“订立通商条约，不仅仅为美国自身利益，也是为了欧洲海洋国家利益。”“对！”四周一片应和。“为了日本的进步！”“好啊！”“为了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不待培理说完，军官们再次山呼“培理将军万岁”。

6 月 28 日，培理率舰队而去。俄、英、法、荷等国随后纷纷来到日本，迫使幕府签订亲善条约。

为缔结通商条约，1856 年 8 月 21 日，美国派哈里斯乘军舰“圣加新特”号到达下田。这哈里斯原为纽约东方贸易商，后来弃商从政，当过驻中国宁波领事。这次来日本，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日总领事。下田奉行见其突然来日本，大吃一惊，急报幕府。此时英法在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幕府生怕惹恼美国，只得接受哈里斯的派驻。

“哈里斯来了。”“哈里斯在下田郊外柿崎村的玉泉寺边设领事馆。”“哈里斯升起美国星条旗。”“哈里斯要求来江户城。”……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江户。此时主持幕政的是堀田正睦。这堀田为佐仓藩藩主，喜爱西洋传来的新学问兰学，绰号“兰癖大名”。他思想开明，手下又有川路圣謨、岩濑忠震等一批能吏贤才。于是，上下齐心协力，应付困局。

且说哈里斯进驻下田后，立即履行其职责，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压力，扩大美国在日本的殖民利益。活动 10 个月之后，终于迫使幕府第二次与美国订立新约《日美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开放长崎；日美货币同种等量交换；美国人在日本犯罪，由美国领事根据美国法律审判等。美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随后，荷、俄两国也迫使日本订立了类似条约。

1857 年 11 月，哈里斯实现了进入江户城的目的。11 月 23 日，哈里斯自下田出发。即日清晨 6 时，下田奉行派来官员、卫兵、轿夫、脚夫，陪同哈里斯一行启程。江户时代高官出行，一律乘两人抬的轿子。哈里斯嫌轿子太窄，路途太远，坐在里面太别扭，坚持骑马前往。陪同官员菊名仙之丞只好同意，并亲自带持枪卫兵在前面开路。哈里斯骑马随其后，两名侍者一持伞，一持草履紧紧跟随。殿后的是两名持刀武士。一路上驻驿过卡，好不威风。那哈里斯骑在马上，十分得意，手摸花白的胡须，与荷兰语翻译休斯肯谈笑风生。哈里斯道：“此行意义重大。”休斯肯连忙点头：“的确意义重大。”

为了此行实现，争了10个来月呢。”“是啊，今日前往江户，咱可就成了第一位进入江户城的外国正式使节。”休斯肯愣了一愣，随即说：“是的，总领事先生。那荷兰商馆馆长，虽也有不少去江户拜访将军，可一个也不是正式外交使节。”哈里斯哈哈大笑：“所以说此行意义重大。这是我有生以来的重要时刻，也是日本历史的新纪元！”言毕，狂笑不止。陪同的日本人只管低头赶路不语。

路行8日，30日哈里斯一行进入江户城。安顿完毕，坐待交涉谈判。日方代表为岩濑和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哈里斯提出3点要求，即外国公使常驻江户、进行自由贸易和增加开放港口。二位代表据理力争，其抗争的顽强精神甚至连哈里斯也不能不暗暗称赞。谈判期间，哈里斯拜访了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那家定体弱多病，患有神经性多动症。会见时，忽而抓耳搔腮；忽而拿起哈里斯递交的信件，卷成圆筒，看个不停，毫无将军的威严。哈里斯在一旁暗笑：“看来得找堀田谈正事。”

数日后，老中堀田宴请哈里斯。哈里斯又不禁心中一乐：“机会来了！”酒席宴间，哈里斯借致祝词的机会，竟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诸位先生，”哈里斯清清嗓门，神色庄重地一点头，道，“我有机会向明智的幕府要员谈谈国际形势，感到十分荣幸。”说话间扫了一眼周围，见堀田等正洗耳恭听，便来了劲头，提高嗓门道：“当今世界正在变化，自由的贸易通商是必需的，也是大势所趋。我们美国正在和平地引导日本进入国际贸易的大家庭，这是应尽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说罢喝了一口酒，又道：“当今日本正面临英、法、俄三国的武力要求通商的严重局面。”哈里斯竖起手指，道：“请注意，我们美国是和平地提出这一要求的。”见堀田轻舒了一口气，哈里斯又加重语气说：“目前，英法联军正在与中国交战，等他们征服了中国，势必要把矛头指向日本。这也难怪，中日两国离得太近嘛！”。见堀田又神色紧张起来，哈里斯进一步加重语气：“先生们，为了防止英法来到日本，必须尽快订立日美贸易条约。这样，各国也会与你们订立同样的条约，日本的安全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了。”“那么，日美条约的要点是什么？”哈里斯接着说，“第一，派驻公使；第二，自由贸易；第三，再增开新的港口。”见堀田等纷纷点头称是，哈里斯方才住口。

时间又过去一个月，堀田因征询条约意见，仍未明确表态。哈里斯找上门对堀田发出警告：“若坐失良机，我将立即回国。若真如此，只好用大炮来唤醒你们锁国的迷梦了！”哈里斯不愧是殖民老手，在此后的交涉中，软硬兼施。1858年2月18日，终于迫使日方同意其在江户派驻外交代表，开展全无障碍的自由贸易，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4个港口和江户、大坂两个城市的要求。治外法权和最惠国条款，则继承了下田条约的规定。日美条约的谈判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岩濑等不敢立即签字。岩濑诉苦道：“江户城内的攘夷派坚决反对任何让步。为了平息这些人的不满，必须取得天皇对该条约的敕许。”哈里斯对此表示理解。于是，双方决定把签字日期推至4月18日。

达成协议后，堀田带上协议书和赠金1万两直奔京都。孝明天皇笑纳献金，对批准条约却态度强硬，拒绝同意批准条约。堀田十分焦虑。

其时还有一个问题让幕府头疼：将军家定膝下无子，因而由谁继任将军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幕吏、大名也由此而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一桥庆喜英明有为，应继嗣将军，故称一桥派；另一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庆

福，理由是他与将军血统最近，故称南纪派。以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为首，越前的松平庆永、萨摩的岛津齐彬等势力较大的藩支持前者；而幕府的内眷、老中堀田正睦和井伊直弼等则站在后者一边。幕府按照将军的意见，内定庆福为继任将军，但一桥派却将此事上奏朝廷。朝廷不赞成拥立庆福，也不同意签约，幕府面临困境。正争执不下，幕府任命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为大老，以同齐昭对抗。这井伊直弼刚愎自用，专以维护幕府权威为是。就任将军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大老后，立即拍板：“天皇不批，我来批。谁要反对，格杀勿论！”下令井上和岩濑立即签字。

7月29日，井上和岩濑在“波尼坦”号船上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随后，日本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同样的条约。时值安政5年，这5个条约总称《安政五国条约》。至此，日本锁国体制基本崩溃。此时，国内的纷争却愈加严重起来。违敕签约使井伊内心稍有不安，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引来了杀身之祸。

正是：

一夜西风遍地吼，将忙兵慌无良谋。

幕府无奈开国门，内忧外患使人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櫻田门外井伊横死 京都城中萨长联盟

安政大狱血气腥，井伊杀人不留情。

櫻田门外雪纷纷，桃花时节斩顽凶。

话说井伊直弼在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各藩的武士、浪人集于京都，他们游说皇族、公卿，掀起反幕府的浪潮。朝廷自打培理来日后，重新获得了政治发言权。孝明天皇支持攘夷派，攘夷派也举起了尊王旗号。孝明天皇给攘夷最积极的水户藩下了密诏，对幕府当局的行为表示不满。那井伊毫不客气，将百余名反对派抓的抓，关的关，杀的杀，一时搞得人心惶惶。时值安政6年（1859年），故这次镇压史称“安政大狱”。

特别令水户藩武士恼火的是，井伊勒令交出天皇密诏。水户藩过激派下级武士高桥多一郎、金子孙二郎、关铁之助私自脱藩来到江户，与萨摩藩的武士有村治左卫门密议刺杀井伊。1860年2月中旬以后，参加行动的志士陆续潜入江户。他们散居各处，彼此联系全靠“安政大狱”遇害者日下部伊三次的遗族阿静、松子母女。女人上街是不会令人生疑的，极易躲开幕府鹰犬的监视与搜捕。

一天，阿静对有村治左卫门说：“你来江户时间不长，让松子带你出去逛一逛吧。”有村很高兴，便和松子一同上了街。两人无心游玩，便决定去櫻田门周围侦察一下地形。这櫻田门是将军居城通向霞关、虎门的关卡，两旁是巨石垒成的高大城墙，黑楼白墙，十分雄壮。“好大的城墙！”有村站在门前叹道。随后，他低声问松子：“这儿离井伊家多远？”“这儿离井伊家很近，连每幢房子上的瓦都能数出来。眼前的宅邸是丰后杆筑的松平大隅守府，那个是……”松子一一说明。“你很熟悉呀！”“已经来过三次了。”松子一本正经地说。治左卫门看到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心想：“松子真是个好有心计的好姑娘！日下部先生有这样的女儿，可以含笑于九泉了。”随后，治左卫门又走到离櫻田门不远的塞胜河边，观察了“引客屋”的位置，掌握了“战场”的地形。

归来的路上，松子谈了很多亡父从事尊攘运动的往事，心中充满怀念之情。看着忧伤而美丽的松子，有村顿起无限爱意，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松子姑娘，可有如意郎君？”松子含羞道：“有村君，我母亲没说什么吗？”“说了什么呀？”治左卫门摸不着头脑了。“虽然我祖父、父亲曾经客居水户，但是日下部是代代随从萨摩岛津家的，不是萨摩藩士，松子就不嫁。”松子解释道。有村心里明白了，因为准备刺杀井伊的志士中就他一个萨摩人。但他还有些不放心，因为松子对水户藩的佐野竹之助似乎也颇有好感。“你不喜欢水户人吗？”有村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水户是母亲的故乡，我的出生地，见到水户人，我当然感到亲切，可是我还是更喜欢萨摩人。”有村听罢，喜从心来，几个月来的忧郁心情一扫而光。这时，突然一朵愁云飘上他的脸庞。他想，刺杀井伊的日子就快到了，一个即将赴死的人怎能接受一个这样善良、美丽姑娘的厚意深情呢。于是他装出不懂松子表白的样子，继续和松子闲谈着。“有村君，你是个好人啊！”松子略带伤感地说。她转过身去，俯身看着微波泛起的护城河……

有村回到藩邸，立即凭记忆把櫻田门附近地形画成一个示意图。他把这

个图给哥哥雄助作了详细的讲解，两个人谈着谈着，不觉已是次日黎明。在哥哥雄助的提议下，兄弟俩提笔各自给母亲写了封信，算是了却一桩心事。

数日后，胖胖的水户藩士关铁之助带着行动方案来到了阿静家。“诸位知道，按惯例3月3日上巳节那天，诸侯要登城庆贺，此时刺杀井伊最方便。”众人默默点头，关铁之助又道：“雄助君和敞藩金子君不参加战斗。但一见战斗有结果，马上到京都萨摩藩邸，尽力促成贵藩准备发动的京都举义。不然，我们在樱田的流血牺牲，就要功败垂成了。”雄助等依令而退。有村治左卫门在同松子察看樱田地形时，忘了参与刺杀井伊的萨摩人还有哥哥雄助。这倒让他歪打正着，因为关铁之助的安排使参加樱田门外战斗的萨摩藩士只剩他一个人了。

3月1日，志士们行动前的最后一次联络会决定，不管谁刺倒井伊，都由有村治左卫门斩其首，这是希望萨摩藩发挥政治作用的一种表示。见大家这样器重他，有村非常感动，不禁热泪横流道：“一刀头落！诸君看我的吧！”

3月2日，水户藩的志士们为避免事后连累主君，每人都写了退藩申请，投送藩邸，并顺路去“土藏相模楼”举行最后的酒宴。

有村兄弟去阿静家告别，治左卫门同松子依依不舍。此时天色已晚，从“土藏相模楼”出来的水户志士们向阿静母女告别后早已离去，有村兄弟也起身准备回藩邸。阿静突然道：“二位请留步，我还有要事相商。”“请问是何事？”有村兄弟忙问。阿静道：“我有意招治左卫门为婿，松子也有此意，不知你们有何想法。”有村治左卫门内心翻江蹈海，脸上却露出平静之色，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谢谢阿姆和松子，不过明天早晨我要以命相搏，几无生还希望，不可耽误了松子的青春。”阿静此时显得异常激动，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虽身为女流，但还略明事理。治左卫门侠肝义胆，真旷世豪杰。亡夫弥留之际，尚嘱咐我要找女婿就要找能为民除害，能替他报仇的真英雄。昨天晚上，松子梦见亡父日下部伊三次立在她床前说：‘让你妈把治左卫门收为养子，做你丈夫。’亡夫显灵，我不能不从，只好在此仓促之际提出这门亲事。”治左卫门默默地听着阿静的话，猛一抬头，正看到隔壁房间里松子的目光，那目光里充满了期待，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他大喊一声：“小婿有礼了！”纳头便拜。阿静非常高兴，松子也激动得流泪不止，当下与治左卫门同饮交杯酒不提。

次日黎明，有村治左卫门走出日下部家。路，白茫茫的。风，不停地刮。3月初3大雪铺天盖地确属罕见，这仿佛预示着什么。治左卫门返回来取斗笠，却见松子一身雪花地站在门外，眼望着他去的方向，手里拿着一顶斗笠。治左卫门欲言又止，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他取过斗笠，转身离去，越走越远。雪花将松子深情的呼唤送入他的耳畔：“有村君，我等你回来！”

顶风踏雪，治左卫门来到集合地点爱宕山顶神在社务所附近。其他志士早已到齐，共18人。大家按预定计划埋伏在樱田门外。

上午9点时分，井伊府的大门轰隆隆地打开了。60余名武士簇拥着井伊的坐轿走将出来，直奔江户城。风烈雪大，井伊的卫士把刀裹在布袋中，一手持刀，一手扶斗笠，低头匆匆赶路。行至樱田门外的杆筑藩邸门前，忽见一人从路边冲出来，双手高举状纸，高声喊道：“小人有冤，请大老做主！”“什么？”还没等走在前边的井伊家侍从长日下部三郎卫门反应过来，来人就拔刀将其砍倒。这来人乃18个武士中的森五六郎。在侍从长几步之外的侍从监察泽村军六刚喊了一声“有刺客”，刀光一闪，也被森五六郎砍倒。其

他卫士见势不妙，纷纷围拢在坐轿四周。这时，突然一声枪响，其他 17 人忽地冲将过来。坐轿右侧的井伊家卫士川西忠左卫门忙摘下大刀的柄套，拔刀刺中了扑来的稻田重藏，又用左手拔剑出鞘挡住了广冈子之次郎的一刀。川西这几个动作十分干净利索，不愧是井伊卫士中的第一高手。乘他转身去对付从后边扑上来的一个志士之机，广冈奋力反击，一刀砍中川西肩膀。受伤的川西仍勇不可挡，怒吼着左冲右突，用刀将多名志士砍伤。多亏无念流派的剑术高手佐野竹之助及时赶到，不出三五回合，就将川西吹翻在地。佐野跳过川西的尸体，冲着井伊的轿子就是一刀。这时，有村治左卫门也把剑从另一侧刺入轿中。佐野和有村随即把身受重伤的井伊拖出轿来。有村割下井伊首级，大喊一声：“井伊首级在此！”志士们见已得手，齐喊一声，纷纷撤离。

刺杀井伊，事发骤然。在 15 分钟的拼杀中，彦根藩武士死伤大半。18 个志士，当场战死 1 人，4 人受重伤，8 人自首，5 人逃亡。有村持井伊首级直奔日比谷门，因伤势过重，倒在路上，后为彦根藩武士所杀。彦根藩武士找到井伊首级，重新将其与尸体结合安葬不提。

阿静、松子听到有村治左卫门凶信，悲痛万分。松子发誓终生不改嫁。

樱田门外事件震动全国，尊攘派空前活跃。幕府权威扫地，只得任命久世广周、安藤信正为老中，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局面。然而，此时日本国内政局如同被搅动的马蜂窝，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扬扬地提出各种主张。西南诸藩也介入中央政局。朝廷与幕府既争权夺利，又联手对付扰乱政治秩序的激进派。

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或刺杀外国人，或袭击外国公使馆，或策动公卿让天皇下诏全国大攘夷，其内部也展开争夺，不断分化。以大名、高级公卿为中心的公武合体派（此派倡导朝幕联合。“公”指朝廷，“武”指幕府），同样是你方唱罢我登台。这样乱哄哄地直折腾到 1866 年，局势才逐渐明朗。本州西部的长州藩与九州南部的萨摩藩由对抗转为联合。这一年的 1 月份，萨长两藩缔结联盟。

萨长联盟，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政策目标一致的撮合。这且按下不表。两藩几个人物的作用更是不可取代。这几个人物便是号称“维新前三杰”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

那西乡隆盛乃萨摩藩下级武士西吉兵卫的长子，自幼习武学文，崇尚义气，禀性刚健。及长大成人，只生得身高体壮，声若洪钟，浓眉环眼。藩主岛津齐彬十分喜爱，便收他到身边当了亲信扈从。西乡也对齐彬佩服得五体投地，誓死效忠。1858 年 8 月，齐彬病逝。西乡闻讯大恸，便想切腹殉主。亏得好友月照劝解，方打消自杀的念头。这月照是个胸怀勤王大志的清水寺和尚，与西乡志趣相投，两人便商议前往京都、江户活动，联络志士，共图尊攘大业。不料井伊突然发动“安政大狱”，两人逃回鹿儿岛。

一日，两人虑及前途，不禁悲从心来，便与志士平野国臣等相约到海边高崖上痛饮清酒。几杯酒下肚，西乡叹道：“勤王为大义，然小人遍地，吾与君等虽满怀激烈，至今一无所成，真是愧对人生啊！”月照道：“四大皆空，人生无常。若吾等一死能震动国人猛醒，唤起志士一腔义愤，倒也得其所哉。”西乡闻此言，愈觉悲愤难当，叫道：“月照兄，闻君一语，茅塞顿开，能与月照兄生不同日死同时，也是难得缘份！”言罢，两人竟携手走到崖边，相抱投海。平野等边饮边听西乡、月照对谈，开始以为他们不过是说

说而已，未想到二人竟真地跳海以明志，忙沿山路跑到海边，跃入浪中去抢救月照、西乡。四野昏黑，大海茫茫，寻觅半天，才发现两人踪影。西乡体壮，拖上岸时一息尚存。月照食素体弱，捞到海边时，早已气绝。西乡复生，萨摩却也不能再呆，因为新任藩主十分保守，勒令他离开本藩。西乡只好隐姓埋名，流落到奄美大岛龙乡，在那里挨了5年。1862年，岛津久光掌握了藩政，重用西乡。1864年，萨摩出兵随幕府围攻长州，西乡任阵前总指挥。压服长州后，幕府依旧大权独揽。西乡强烈不满，便与老邻居大久保利通商讨对策。

大久保利通也是萨摩下级武士，自幼与西乡相知。他生性谨慎，善讨藩主喜欢，很快被提拔上来，委以军事指挥重任。征罢长州，大久保自以为萨摩出兵有功，应在参政权上分得一杯羹。不想幕府过河拆桥，把萨摩排斥在决策圈之外。大久保正心中烦闷，恰西乡来访，两人喝了一通闷酒。西乡憋不住了，睁圆环眼气鼓鼓地说：“咱萨摩出钱出兵帮助德川家压服了长州，可德川家卸磨杀驴，真不够意思！可恨！可气！可恼！”“请低声说话，”大久保抬眼望望四周，“小心隔墙有耳。”“怕什么！”西乡嚷了起来，“逼急了眼，老子就与长州化敌为友，联合起来一块干！”大久保双眼一亮：“嗯，萨长联合倒是一步妙棋。那长州藩不是要用大米换咱们的英国步枪吗？幕府还想再征长州，到时候……”“哼，到时候，咱就来个按兵不动，做壁上观。”西乡又气又急地说。“可这萨长联合，谁来做中间人呢？”大久保突然发问。“这个嘛，”西乡沉吟了一下，“前些日子土佐藩土坂本龙马来过，说如果萨长联合，他愿作中介人。”“对！”大久保一拍脑门，“是有这么个人。此人生性豪爽，敢做大事，与咱脾气相投，托他准行。”

那坂本龙马的祖上原是土佐藩的商人，后买了武士身分，便可以腰挎双刀，抬头挺胸了。坂本长大以后，对政治十分热衷，参加尊攘运动，走南闯北，渐为志士熟知。早在1865年，坂本就想促成萨长联合，无奈长州人对围攻本藩最积极的萨摩人恨之入骨，许多人把“萨贼”二字写在鞋底上，成天踩在脚下解恨。坂本忙活了半天，毫无效果。此后两藩政治、经济利益日趋接近，特别是木户孝允执掌藩政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时机成熟了。

木户孝允出生在长州藩的藩医家庭，原姓和田，过继给姓桂的武士当养子，取名桂小五郎，后青云仕途，改称木户孝允。木户是吉田松阴的学生。吉田死于“安政大狱”后，木户为报师仇，投身尊攘运动，并逐渐转为倒幕派。1865年与同窗好友高杉晋作参与藩政，一心一意搞起割据自强的藩政改革来。长州藩在日本开国后一度声威夺人，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宦海风波难以捉摸，到1864年7月，长州兵进京都，在皇宫禁门外与幕府军打了一仗，最后惨败，长州势力退出中央政治舞台。8月，长州又遭外国舰队的炮击和幕府军的讨伐，更是雪上加霜。直到木户、高杉掌权，方显生机。木户深知长州一家难成大事，也有意与萨摩联合。到1866年1月，经坂本龙马撮合，木户代表长州，大久保、西乡代表萨摩，订下两藩攻守同盟，决心齐心合力，发扬“皇威”，恢复皇权，准备武力倒幕。

萨长已然缔盟，可笑那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尚不知内里，依然指令萨摩藩出兵，第二次讨伐长州。1866年5月，家茂亲自披挂上阵，引诸藩兵马进驻大坂城。家茂素知萨摩兵将骁勇善战，盼望早日会合于麾下，一举拔除长州。不想坐待多日，萨摩藩不派一兵一卒，反而上书反对围攻长州，只把个家茂气得七窍生烟，两眼冒火。他无可奈何，只得挥兵继续西进。6月里，征长

之战打响。征长军沿大岛口、艺州口、九州口、石州口等四个方向围攻长州，此战因此而称为“四境战争”。

长州方面的总指挥为海军总督高杉晋作。高杉为尊王攘夷派理论家吉田松阴的得意门生。起初他热心尊攘暴动，1862年5月随幕府船“千岁丸”去上海旅居两个月后，思想为之一转，以清廷衰微为戒，力主“造舰铸炮，御敌于敌国之地”的政策，主张举藩一致，富国强兵，割据自强。1863年6月，他组织起以农民、渔民为主体的奇兵队，抗击外敌入侵。1865年1月，他率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发动兵变，与木户孝允、大村益次郎等执掌藩政，把长州建成第一块倒幕基地。此次见幕府四面来攻，高杉便决定用各个击破战术，挫败征长军。

1866年6月7日，大岛日战事开始。幕府军前线总指挥老中小笠原长行，命主力舰“富士山丸”带其他3艘军舰攻击大岛，欲直捣长州腹地山口。12日夜，高杉指挥“丙寅丸”悄悄接近幕府舰队的锚地久贺冲海面。看看幕府军舰上灯光点点，只有少数官兵值班聊天，毫无戒备，高杉低声吼道：“瞄准指挥塔，开炮！”“轰！轰！轰！”“丙寅丸”大小炮一齐开火，幕舰猝不及防，还未来得及卸下炮衣，便升火起锚，四散逃窜。“长州军打赢了！”高杉的部下齐声欢呼。海岸边的长州陆军一鼓作气，夜袭敌军，击退大岛口的幕府军。随后，大村益次郎在石州口破敌，井上馨率军在艺州口大败彦根、高田等佐幕军。三个方向均战胜，高杉又赶赴马关，指挥九州口的战斗。坂本龙马率海援队乘萨摩藩军舰“樱岛丸”前来助战。长州军舰队进攻九州小仓藩，击退熊本、久留米藩佐幕军，苦战获胜。

幕府军全线溃退的消息传到大坂城里，将军家茂又气又急，7月20日忽患上“脚气穿心”的怪病，一命呜呼。候补将军德川庆喜干嚎了几声后，传令：“治丧期间不宜动刀兵，停战撤军。”第二次征长以失败告终。12月5日孝明天皇任命庆喜出任第15代将军，继续推行朝廷、幕府二位一体的公武合体政策。可20天后，孝明天皇因“天花症”发作，也魂归西土。倒幕派的政治行情看涨，形势日益有利。下级公卿、有“日本的曹孟德”之称的岩仓具视掌握朝廷实权。1867年1月9日，他拥立年方15岁的睦仁亲王登基，是为第122代天皇明治天皇。

幕府的垮台虽已成定局，但不行使武力却也难收倒幕之功。1867年9月，萨长与安艺藩达成出兵京坂的密约，准备动武。10月13日，岩仓奔走宫中，以天皇名义向萨长下达《讨幕密诏》。庆喜见势不妙，14日以退为进，向朝廷呈交《大政奉还上奏文》，先是痛责德川氏失政，难以控制开国后动荡的政局，“自愿”将朝廷授予的统率天下兵马之权交还朝廷，以求“共保皇国”，“政令归一”，“与万国并立”。那班重臣公卿因皇权旁落日久，早已习惯呆在幕府的屋檐下低头过日子，今见幕府归还大政，个个喜不自禁，自然是功奖一番，继续让庆喜以内大臣的资格，掌管天下统治权。

喜庆奉还大政，是想借皇权来掩护幕府统治。这一招果然奏效。“既然朝廷已同意咱继续代管统治权，看你们这帮萨长派如何动作。”庆喜暗自高兴。岩仓、大久保、西乡等人看得明白，便于1868年1月3日（庆应3年12月9日）发动宫廷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以天皇名义废除幕府、摄关等旧体制，建立三职制的明治政府。当天夜里，三职会议在小御所召开。大名们还想将庆喜引入新政府，冷眼间见岩仓一脸怒气，似乎要从怀里掏出短刀拼命，便一声不响，由着岩仓等人发布庆喜必须“辞官纳地”的决定。

正是：

“萨军振起护龙鳞，天拜峰顶拂俗尘。

君更快然吾亦快，神州形势自今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大坂城将军夜遁 五稜郭总裁出降

大坂城头月色暝，庆喜无心闻涛声。
家祖基业三日尽，逃归江户心犹惊。

话说 1868 年 1 月 3 日倒幕派发动的“王政复古”政变一举成功，幕府被废，朝廷宣布夺回统治大权，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即辞去内大臣的职务；“纳地”，即在其所属 400 万石领地中拨出 200 万石献给朝廷。新政府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处理政务，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众参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等一班人手中。当时正住在京都西部二条城的庆喜得到这一消息，不由得拍案怒道：“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此等匹夫实在是欺人太甚！我已奉还大政，他们却唆使天皇步步进逼，妄图剥夺我的官职与领地，真正是胆大妄为！”庆喜属下的幕臣、武士亦群情汹汹，纷纷手持兵器，身着甲冑，严阵以待。更有狂妄者，披挂整齐，聚众呼号，请纓出征，一通乱嚷：“打进皇宫，剿平萨长逆贼！”

三职政府的大名议定们怕事情闹大，便派松平庆永和德川庆胜两议定匆匆赶至将军府邸，极力劝阻：“将军，千万要三思而后行，不可操之过急！当前京都形势于我大大不利，莫如暂退大坂，据守险要，进则可以断绝京都海上交通，退则可由海路东下，割据关东。等到占据了大坂这一战略要地，再回头报这一箭之仇，岂不是胜券稳操吗？”庆喜点头称是，乘夜色掩护，带其亲信及 1 万余名幕兵从二条城后门溜走，退往大坂。

为了试探情况，英、法两国公使巴夏礼和罗休在庆喜到达大坂城第二天即来拜访。庆喜威风丝毫不减，依然以将军的礼节接见二位公使。宾主落坐，寒暄过后，庆喜正色道：“我依然是日本国的大君。所谓王政复古的新政府，不过是一帮草寇贼徒挟持幼主，假托圣意，以行私心罢了，二位万不可被其蒙蔽。”罗休立即表态：“将军所言极是，成立新政府不过是一幕闹剧而已。法兰西帝国定会与将军站在一起。”巴夏礼却在旁一声不响，心想：“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干吗急着表态？”

且说庆喜出奔大坂，新政府内部又掀起一场论争。主战者认为不能放虎归山；主和者却说不该对其太过苛刻，可以让德川氏保留领地，并将其改称为“前内大臣”，以示安抚。由于惧怕内战可能引起全国大战，岩仓具视倾向主和，派松平庆永为特使前往大坂言和。

庆喜对和谈并不积极。他远不满足新政府小小的退让，心中自有一番盘算：“德川幕府自开创之日已历经 260 多年，祖宗的宏伟基业岂可断送于我手？况且我依然手握重兵，内有诸藩拥戴，外有英法为后盾，据守大坂，进可攻，退可守，何惧一些浪人草寇兴风作浪？将士们在我的带领之下，操练有素，哪能敌不过萨摩、长州那些乌合之众？”

留守江户的幕府要员稻叶正邦、小栗忠顺等纷纷主战，要夺回失去的权柄。老中稻叶正邦将各大名聚集一起，道：“如今朝廷奸臣勾结，挟天子以令诸侯，陷害将军，实在可恨！尔等速去召集兵马，待将军令下，便西下京都，清君侧，以重振朝纲。”在场的诸藩大名反应不一，东北诸大名极力主战，咬牙切齿道：“萨长逆贼真是罪该万死，我等早已按捺不住，只等将军号令！”近畿以西的诸大名却摇摆不定，只管在那里哼哼哈哈，道：“还是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嘛。”

京都新政府虽占有君臣名分的优势，但朝廷多年大权旁落，天皇手下无一兵一马，国库内缺金少银，一旦动刀兵，无财政支持，无法打仗。主事的岩仓具视深知其难，便想与庆喜和谈，做些退让。是日，岩仓召来松平庆永，让他到大坂城里走一遭，吩咐道：“庆喜如果答应进京参见天皇，交出领地供政府财政开支，可让他挂‘前内大臣’头衔，参与新政府。”庆永一听，连连点头称是：“当今皇国内忧外患，理当举国一致。”

在旁的大久保与西乡都连连摇头：“岩仓公，养虎遗患啊！那庆喜存虎狼之心，贪得无厌，准其进京势必引狼入室，使今日所得成果毁于一旦！”岩仓苦笑一声：“不如此，那便如何是好？且让庆永走一遭再说。”大久保和西乡私下合计，以为这般姑息，后果不堪设想。西乡拍拍胸脯，诡秘地一笑：“利通兄只管放心，再几天江户城里会有好戏看。”“此话当真？”大久保满脸狐疑。“还与你玩笑不成？这仗是不打也得打了。”西乡拍拍他的肩头。“真是如此，那可真是皇天有眼了。”大久保乐了。

数日后，江户城内出现大批浪人。他们以萨摩藩邸为据点，三五十人组成一伙，行迹放浪，扰乱治安，蛊惑人心，并时常向幕府军队挑衅。这帮人都是西乡派出的突击队，领头的是西乡的心腹相乐总三、新田村八，直闹得江户城里鸡犬不宁。西乡在这里设下激将之计，意在激怒幕府，以便挑起战端。幕府一方果然中计，勘定奉行小栗忠顺下令派兵纵火焚毁萨摩藩邸。消息传到大坂城，主战派佐幕诸藩武士大声叫好，挥舞刀枪，叫嚣要立即杀上京都，把萨长贼徒斩尽杀光。部下群情激昂，弄得庆喜也没了主意。

1月25日，庆喜向朝廷提出“讨萨表”，宣称：“王政复古政变以来事态的发展均出自萨摩藩的阴谋，希天皇陛下下达命令，交出此等奸臣。倘若不听，则将不得不加以诛戮。”26日，幕府军队北上。榎本武扬率领军舰行至兵库海面，与萨摩藩船只遭遇，便开炮轰击，幕府与新政府之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陆路的幕府军很快逼近京都。朝廷传出命令，指斥庆喜为“朝敌”，下令加以讨伐。

1月27日，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城展开激战。政府军只有5千人，幕府军近2万。幕军仗着人多势众，呐喊着一拥而上。政府军沉着应战，新购入的洋枪洋炮发挥了威力，一时将幕府军压制在阵前。次日再战，幕府军也拖来老式洋枪洋炮，瞄准政府军一通乱射。“轰！轰！轰！”几阵齐射之后，幕府军发起冲锋。“杀呀！杀……”没冲上多一会儿，冲在前边的幕府军突然停止喊叫，也停止了攻击。原来对方阵地上突然出现一队骑兵，为首的是嘉彰亲王。只见他双手高举一面绣有18瓣菊花徽章的天皇锦旗，用力挥舞，口中大喊：“锦旗在此，不得无礼！”冲锋的幕府军大多是佐幕诸藩士兵，原来就无心恋战，斗志不强。现在看到天皇锦旗在前，便觉两腿发软，心想谁向天皇锦旗冲击，谁就是“朝敌”呀！握在手中的刀枪不知不觉间搭拉了下来。那些由萨长等藩兵组成的政府军却随锦旗之后，呐喊着冲将过来。“快逃！快逃！”冲在前面的幕府军扭头便跑，后面的大队人马也跟着狂奔不止，一齐向淀城溃退。到了第三天，鸟羽、伏见一带已看不到幕府的一兵一卒。政府军大获全胜，接着乘胜追击，连克淀城、八幡、桥本，兵临大坂城下。

败报传来，庆喜顿足捶胸，仰天长叹：“三百年江山，三日间丧尽！”言毕，不由哭丧着脸，返回内室，沐浴更衣，手捧短刀跪坐席上，打算演一场切腹老戏。随从见势不妙，慌忙夺门而入，夺下短刀，一齐跪倒：“将军

请自重，吾等还可重整军容，与萨长逆贼血战！”“你们不要阻拦！我愧对列祖列宗，理当剖腹以谢天下！”庆喜泪流满面，嘟嘟囔囔地说。过了一会儿，庆喜慢慢振作起来，道：“诸位言之有理，大坂城尚有万余兵马，应当跟萨长逆贼拼上一拼！”

嘴上虽是这般说，到了夜幕降临，只听城外炮声大作，喊杀声阵阵，庆喜心里还是发慌，遂悄悄唤过数十名亲信，连夜逃出大坂，乘军舰仓皇逃回江户。次日，幕府军得知主帅已逃，顿时泄了气，树倒猢猻散，各自逃回本藩。

2月3日，新政府宣布剥夺德川庆喜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桑名藩主松平定敬等27人的官职，并宣布其军队为叛军，组织东征军讨伐。各国宣布中立，但是英、法却在暗中援助幕府。

大久保等人上奏天皇：“庆喜贼徒逃窜江户，网罗奸党，蒙蔽百姓，犯上作乱。必得皇上亲征，才能号召天下共诛之讨之，由此也可使天下百姓明白，征讨庆喜为朝廷之公意，而非萨长藩士之私见。”天皇睦仁准奏，发布“亲征诏书”。3月2日任命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亲授节刀、锦旗，寓意代天皇亲征。次日，5万东征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开赴江户。沿途发布安民告示，称此次东征是为救万民涂炭之苦，宣布废除苛政，当年租税减半。东征军所到之处，百姓欢腾，万民雀跃，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东征军所向披靡，打垮幕府军重重防线，于4月上旬将江户城团团包围。

庆喜逃到江户后，幕臣分为主战派和恭顺派。主战派以小栗忠顺、榎本武扬和大鸟圭介等人为首，并有法国人在背后出谋划策，供应军火；恭顺派以胜海舟为首。连日来庆喜不断得到消息，今日是某大名归顺新政府，明天又是一些大名倒戈，其中不乏其所信赖的亲藩、谱代等大名。眼见东征军已兵临城下，总督府下令4月7日总攻江户城。庆喜更觉心烦意乱，手足无措。胜海舟乘机进言：“将军领地丰饶之处尽在关西，而今关西尽失，仅据关东，何以对抗政府？若仰仗英法等国，必须割地求援，即便侥幸能够战胜，徒留千古骂名。莫如恭顺于政府。一则可求政府宽大处理，二则可免遭外族入侵、国土分裂，三则使黎民免于战乱。”

庆喜听从了胜海舟的意见，撤去小栗忠顺的职务，提拔胜海舟为陆军总裁，自己则幽居于江户上野的宽永寺，将和谈事宜全权交予胜海舟办理。

4月5日，西乡与胜海舟在江户萨摩藩邸会见。西乡本来主张对庆喜严加惩治，令其切腹。后来相继接到胜海舟要求和谈的信件及家茂夫人和官（孝明天皇的妹妹）为庆喜求情的书信，便改变了主张，同意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西乡答应幕府在移交江户城及所有军舰、武器的条件下保留庆喜的生命。

5月8日，江户和平开城。正当政府军庆贺胜利之时，德川庆喜身着布衣，脚踏草履，由几十名卫士跟随，被贬往水户。离开江户城，庆喜回头遥望先祖创业之地，不禁神色黯然，两串清泪悄然而下。

庆喜虽然投降，下属部分幕府军仍负隅顽抗。大鸟圭介、榎本武扬分率陆、水两支残军逃往北海道；另有部分幕府残军留在江户，在上野宽永寺集结2千余人，组成彰义队，拥立明治天皇的叔父轮王寺宫，与东征军对峙。西乡派大村益次郎率兵剿灭。大村命士兵用炮火将宽永寺夷为平地，仅用一天时间就彻底打垮彰义队，轮王寺宫仓皇投奔会津藩。

东北地区经济较落后，思想观念保守，是对抗新政府的一块顽固阵地。

会津藩是东北强藩，藩主松平容保是朝廷公布的主要“朝敌”之一。他一方面在本藩积极备战，另一方面联合奥羽越各藩，组成“奥羽越列藩同盟”，以抵抗政府军。从江户败退下来的幕府残军纷纷前来投靠，轮王寺宫被推举为盟主。

7月，政府军分三路直扑东北地区，中军驻扎在白河口，由板垣退助带领。盟军从7月中旬起调集大量兵力攻打白河口，先后发动7次进攻。板垣退助率军与之巧妙周旋，始终坚守着白河口，未让敌人夺去一寸土地。盟军在长达1个多月的拉锯战中未取得重大战果，反而损耗了大量兵力。奥羽越诸藩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声援政府军。盟军腹背受敌，渐渐支持不住。9月中旬，政府军攻克北越，奥羽越同盟分崩离析。随后，政府军又集中兵力攻打会津藩的要塞重镇若松城。

政府军将若松城邻近城镇一一攻破，从而对若松形成团团包围之势。松平容保带领3千藩兵死守城池，拒不投降。可是，城内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将近1个月过去了，藩兵死伤大半。松平下令将城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组织起来，帮助藩兵守城，于是成立了一支由十几岁的少年组成的“白虎队”。城外诸藩相继投降。城内粮草弹药耗尽，外援又接济不上，因饥饿死亡、病倒的人越来越多。看到城内满眼的残垣断壁、遍地的死尸饥民，松平容保感到仗是没法再打下去了。

松平容保将仅存的几百名藩兵召集起来，宣布了准备投降的决定。众人默然，因为大家早已明白战局无法挽回。唯有“白虎队”的几名少年头领喊道：

“不能投降！我们要对庆喜将军效忠到底！”

“可是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城中老少都要受牵连。”

“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死也不能投降！这不是一名武士应尽的本份吗？”

松平不再与他们理论，次日开城投降。看着松平要率兵出降，“白虎队”的十几名少年拦在途中，要求再战。松平不予理睬，下令开城。那十几名少年竟然集体自焚，以示忠心。

再说榎本武扬在江户开城时，率领幕府舰队的精锐部分逃走。10月份到达仙台，正值奥羽越同盟土崩瓦解之时，便收容了大鸟圭介等残兵败将，率兵2700多人继续北上。12月到达北海道，打败了当地的政府守备军，占领了整个北海道。1869年1月建立了“虾夷共和国”，榎本任总裁。

榎本在给政府的《请愿书》中声称，他开发北海道是为了给德川氏和其家臣谋一条生路。因为政府给德川氏70万石的封赐不足以自给，请求让德川氏掌管北海道。实际上，他是想把北海道作为幕府东山再起的基地。政府方面自然没有上他的当，斥之为“海贼”，下令讨伐。

政府军的舰队首先到达函馆。原驻函馆的政府军被榎本打败后潜伏在当地，四处游击。于是，政府军相互联系，约定一同里外夹击。榎本的舰队腹背受敌，败退至五稜郭。政府军将五稜郭团团包围。最终，“虾夷共和国”的总裁榎本武扬不得不宣布投降。至此，历经1年多的战争以政府军的胜利而告终。1868年正值农历戊辰年，史称此战为戊辰战争。

正是：

倒幕风云漫天涌，弄潮壮士逞英雄。

戊辰炮火葬幕府，摧枯拉朽国运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颁誓文明治维新 派使节远涉重洋

百业俱兴维新忙，奈何条约碍成长。
朝堂重臣赴欧美，谁家肯将权益让？

话说维新政府成立之初，炽仁亲王出任总裁，议定由纯仁亲王、前大纳言中山忠能、尾张藩主德川庆胜、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等几人担任，参与则由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由利公正等 20 人担任。新班子成员庞杂，政见不一，等级身分不同。皇家的亲王位尊体贵，缺乏治国经验。高位的公卿大名等议定们惯于颐指气使，最关心维护其传统地位和既得利益，反对激烈的变革。倒是那班担任参与的低位公卿、下级藩士们力主改革，锐意求新，个个是沉浮宦海的风云儿，积累了不少内政外交的经验。凡维新新令莫不出自这些人的筹划，定国是、树方针则更是如此。

且说 1868 年 1 月 27 日，鸟羽、伏见之战打响，隆隆的枪炮之声传到京都城里。越前藩的参与由利公正立即上朝，参加例会。进得门来，见众参与早已到齐。主持会议的岩仓具视正在神情激动地传达战报，众参与亦面露兴奋之色。由利在越前藩以满腹经纶、善于理财闻名，边听众人议论战局，边在心里盘算战费如何筹措。等了一会儿，见岩仓话一停顿，忙插言：“岩仓公，战衅已开，战费如何筹集？”岩仓稍一愣神，回答道：“锦旗一挥，大义名分泾渭分明。我想那京坂富商们自然会解囊相助。”“听说三井、小野已决定向朝廷献金。”大久保补充道。“所以嘛，”岩仓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由利君尽请放宽心。”

“岩仓公，那些豪商们都是生意场上的老手，颇善见风使舵。”由利道，“治国安邦必须有长远的方针大计，以争取天下人心。若朝野同心，举国一致，新政改革就势如破竹，也无须担心豪商们转向了。”由利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有些收不住了，随后问道：“岩仓公，不知您对治国大计有何考虑？”

岩仓擅长应急，惯使幕后的权术，但缺乏政治远见。由利的突然发问使岩仓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对答。举座皆陷入沉默。毕竟是政界老手，岩仓眼睛转了转，一丝微笑露出嘴角，对由利说：“由利兄，确定立国方针确是当务之急。您老满腹经纶，就请您先拿个主意如何？”岩仓一语未了，众参与纷纷附和：“赞成！赞成！”由利欣然领命。

例会开罢，由利一个人策马回府。夜灯下静坐，将脑海里翻腾的思绪一一理顺，便在茶几上展开张纸，挥笔写下 5 条治国方针：1. 遂庶民之志，欲使人心不倦；2. 要使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 广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4. 贡士限期，以让贤才；5. 万机决于公论，切勿论之以私。又给 5 条方针起了名称，叫做“议事之体大意”。写毕，掷笔几上，兴奋得一夜未眠，不提。

且说到了次日，参与们又开例会。此时，鸟羽、伏见之战初见分晓，幕府军必败无疑。众参与个个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由利却一声不响地坐到参与福冈孝弟身旁，从怀中掏出“议事之体大意”手稿递给福冈，道：“福冈君，此乃我起草的 5 条方针，请您过目修改。”“拜读，拜读。”福冈接了过去，“改日再与由利君商议。”

福冈孝弟乃土佐藩出身的藩士，笃信议会政体的优越，从稳定政局考虑，主张公武一体，由强藩大名主持国政。因此，回到家中，大笔一挥，毫不客气地把由利手稿的名称改为“合盟”，即诸侯结盟之意。接着又把由利手稿

的各条几乎改得面目全非：1.兴列侯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3.上下一心，盛行经纶；4.征士限期，以让贤才；5.广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由利手稿主张唤起庶民，共谋大业。福冈修改稿却强调保护大名的利益，故将召开列侯会议列在首位，限制朝廷直接选拔的征士的任职时间，多召用各藩大名推荐的贡士等。

几天后，三职会议讨论5条国是，亲王、大名议定们忍着性子听完宣讲，立即炸了窝：“让草民们各遂其志，不就乱套了吗？”“采用外国的体制，皇国的体统何在？”“胡闹！胡闹！列祖列圣的垂训万邦无比，求什么知识于世界？！”一通批评之后，5条国是被否决，并束之高阁。众参与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

却说戊辰战争进展顺利，京坂告捷，九州、四国平定，东征军浩浩荡荡杀向江户。一连串捷报传来，众参与扬眉吐气。原来诸路大军中，都是一班参与级的人物驰骋疆场，无一个大名出阵。大名们自觉气馁，便不得不顺应形势，悄悄退出政治舞台。到了这年3月，维新政府中参与们执掌实权。眼见京坂地区时常发生与外国人的冲突，列强扬言要动用武力教训维新政府。横滨的一家外国报纸说得更明白：“让日本变成第二个印度！”再不昭立立国方针，大局危矣。于是，身为总裁顾问的木户孝允提出建议，以由利、福冈手稿为蓝本，重新拟定立国方针。朝中顽固派被排除，木户建议立即通过。

那木户出身长州藩，是个皇权主义者。当下有人找出手稿，由木户带回家中动手修改起来。一起笔，他先把“合盟”勾掉，改为“五条誓文”；接着，去掉“列侯会议”，改为“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定下这第一条后，又把第二、三条顺序颠倒过来，成了“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贡士、征士条可尽删去。”木户自言自语道，“既然是立国方针，对外条目至少应有两条，方可大体得当。”凝神想了半天，近来接连发生的事件涌上心头，心想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便提笔写下第四条：“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宇内通义”。“宇内通义”指的是国际法，当时也叫“万国公法”；“陋习”是指锁国、攘夷等陈旧手段。“嗯，这一破除，一遵循，大局可定。”木户暗暗高兴。“第五条可原文援用，只是5条中有两个‘广’字，有些重复。”木户当即琢磨，“去掉这个‘广’字。”于是，第五条改为“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木户改毕，呈送总裁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三条、岩仓阅后俱表示满意，只动笔改动一处，即把“宇内通义”改为“天地之公道”，其意不变，乃指“万国公法”。当时议决择日将其公布于众。

1868年4月6日，即东征大总督预定总攻江户城的前一天，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一早起来，在宫内近臣的服侍下穿戴整齐，准备出席发布《五条誓文》大典。毕竟久居深宫，年纪尚小，从未主持过如此盛大仪式，睦仁不由得有些紧张。近臣在一旁宽慰：“陛下不必担心，外面一切都由三条、岩仓、大久保等安排妥当，陛下只需按预定的程序去做就是。臣等会随时服侍陛下左右。”听了此番话，天皇稍松一口气。看时辰已到，定了定神，迈步走出内廷。公卿百官早已在外恭候。朝拜过后，天皇率领百官步入紫宸殿。殿内正中间，是布置好供奉列祖列宗神位的神龛。睦仁先拜上一拜，入旁侧的屏风内，在御座上落座。三条实美以下的百官分别跪坐其下。司仪一声喊：“时辰到！”三条出班面对神龛，先朗诵发布誓文的祝词，而后逐条宣读《五条誓文》。

读罢誓文，三条接着代表天皇宣布：“兹欲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朕当身先率众誓于天地神明，以大定国是，力保万民之道。尔等亦须本此旨，同心努力！”群臣齐声答道：“臣等誓死遵循誓文，效忠吾皇！”随后，一一在誓文上签名画押。

祭典举行完毕，当天下午，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云云。政府将《誓文》、《宸翰》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天下，晓谕民众。各路大名、藩士、豪农豪商以及下层民众深为新政府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的精神所折服，加之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为号召，于是新政府更为人心所向，原来举棋不定的中间势力纷纷归依。

1868年9月，天皇下诏将江户改名为东京，国都就定在东京。10月举行天皇即位大典，年号由“庆应”改为“明治”。“明治”二字取自《易经》上“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句。公元1868年即为明治元年。年底政府取得了戊辰战争的胜利。下一步则着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让各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建立一君万民的体制。

说话间到了1871年11月，1858年与列强订立的《安政条约》已届期满。明治政府欲乘机修改不平等条约，光复国威。

这一日，外务卿岩仓拿出外务省起草的修订条约报告书，摇头晃脑地读了起来：“旧幕府与各国缔结条约，乃苟且偷安之措置。时至今日，已与旧幕府时期处境不同，臣民无不感戴皇威，国家之开化亦日进一日，人心已非昔年之比。”“嗯，写得不错。”岩仓暗暗点头。众参议也听得入神。清了清嗓子，岩仓又接着读道：“我国应参之时势，忖之人情，断之公理，从而缔结与各国卓然并且拥有权利之新条约。”“说得有理！”佐贺藩出身的大隈重信脱口叫了一声好。读罢外务省报告书，岩仓问道：“诸君，改订条约事关皇国声威，非同小可。正使、副使如何选定方好？”大隈重信站起来毛遂自荐，道：“岩仓公所言极是。修改条约的谈判必定十分棘手，不具备外交才能者，难当此任。”说罢，扫了在场众参议一眼。心中暗想：“论起外交才能来，当朝诸参议，哪个敢与我大隈相提并论？人家英国公使巴夏礼早就当面称赞我是日本第一外交家，这帮人还装着不知道，真是可气！”大隈等了半天，无人表示支持。原来，政府内部的萨长派藩阀与佐贺派藩阀大隈素来不和，不愿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大隈，让他出尽风头。

见会议一时冷场，萨长派代表人物大久保与木户等人发表意见：“修改不平等条约事关重大，人选问题宜从长计议。况且外出谈判固然重要，但国内百废待兴，也要挑选得力的人选留守国内。”岩仓也讨厌大隈，立即表态支持：“这倒是个稳妥的意见，就这么办。大家先好好考虑一下派谁出使，派谁留守。”

经过一番磋商安排，11月20日决定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使节团正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4人被任命为副使。大隈重信终究未能如愿，只好留下来同三条实美、西乡隆盛、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作为留守政府的成员，继续内政改革。

使节团出发的日子定在1871年12月23日。行前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举行酒宴饯行，他捧起酒杯向岩仓等人致意：“君等此行关乎国家前途命运，我国将来能否雄飞海外，就看此行成功与否，望诸位不负重托。”岩仓等人将酒一饮而尽，道：“我等自当全力以赴，不辱使命。”当日上午，横滨港码

头上，政府官员云集，欢送使节团出洋。岸边停靠着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随着高昂的汽笛声，轮船吐出一缕黑烟。船头太阳旗随风飘扬，旗下站立3人，中间是身着朝服、足登皮鞋、满面肃穆的岩仓，一身洋装的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每人手中拿一顶黑呢礼帽分立左右。轮船渐渐离开港口，3人向岸边的人们频频招手告别。这艘船上除了使节团的48人外，还有58名出国留学的华族、士族子弟，其中包括5名女留学生。不待轮船远去，站在岸边的西乡隆盛早已收起一脸笑意，冷冷地自言自语道：“这帮假洋鬼子总算走了。如果船沉大海，倒是日本之福哩。”随着改革的深入，当年倒幕的战友因政见分歧，已俨然仇敌了。

再说那使节团经过数十日的长途颠簸，抵达旧金山之后又乘火车横穿美洲大陆，于1872年2月29日到达华盛顿。美国总统格兰特与国务卿菲休举行宴会、舞会，热情接待使节团。在翩翩起舞、悠扬乐曲中，岩仓等几杯威士忌下肚，不禁兴奋起来，指望修订条约进展顺利。自3月10日起，双方举行会谈。当岩仓要求撤销领事裁判权、恢复关税自主时，菲休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像是计算岩仓的要求有几条，又像是在敲打着哪首舞曲的节拍。等岩仓一停嘴，菲休道：“大使先生，合众国希望在贵国继续保留法权和税权；另外，合众国要求贵国开放内地，完全取消输出税。”岩仓听到此，不由得心里暗骂：“真是得寸进尺，太不像话了。”“大使先生，”见岩仓有些走神，菲休提高嗓门说，“合众国政府向来允许我国人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我们希望能将这些自由施之于贵国人民！在新条约中必须写明这一点。”岩仓见菲休出言不逊，心中气恼，便板起面孔道：“我国政府自有相应法规保护天赐的思想自由，至于贵国务卿所说的这些有必要写进条约吗？”“既然贵国能保护思想自由，请拿出凭证来！”菲休不依不饶。首次会谈不欢而散。

数日后，第二轮谈判刚开始，菲休劈头提出疑问：“总统格兰特先生拜读了大使先生带来的国书，认为国书中并未授予岩仓先生为谈判修改条约特命全权大使。因此，除非贵国政府提供改约谈判的全权委任状，本人方可继续与您谈判。否则，恕不奉陪。”言毕，站起来扬长而去。岩仓见状，气得浑身发抖。回到公使馆，岩仓等连夜计议，只好派大久保、伊藤回国领取全权委任状。这一来一往，白白在美国耽搁了3个来月。真是兴冲冲而来改条约，最后无果而终。8月7日，使节团离开波士顿港转向欧洲。

英国伦敦是使节团出访的第二站。修改条约在美国碰了壁，岩仓便不想在访问欧洲时再碰壁，使节团变为考察为主。但事情偏不凑巧，维多利亚女王外出避暑，使节团只好在伦敦等待女王回宫。在伦敦闲居无事，使节团便四处走走，了解当地的文物制度，风土人情。

一日，大久保利通建议道：“一来伦敦便看到这里黑烟滚滚，工厂林立。英国与我国同为岛国，却有‘世界工厂’之称，何不去参观这里的工厂？”众人赞同，将这一想法告知英国当局。对方欣然同意，挑了几家大工厂带他们去参观。看到宽敞的厂房内机器轰鸣，来自国外的原料与销往世界各地的产品堆积如山，使节团的成员不禁为之目眩神迷。一行人参观了伦敦的工厂后，又取道北上，访问了英国著名的工业中心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城市。除工厂外，他们还参观了官厅、兵营、法院、监狱、医院、学校、博物馆、美术馆。各省随行的随员们对口调查，细心研究，收获倒也不少。

参观考察途中，大久保利通大为感慨道：“英国本为蕞尔小国，却因拥

有这些神奇的工厂而富甲天下，称霸世界。看来殖产兴业应为我国当务之急，政府应鼓励人民从事工商。国家富强了，改订条约才有希望，总有我们对他们趾高气扬的一天！”岩仓听罢，连连点头。“不仅要兴办企业，政法规典是一国之基轴。《五条誓文》虽为我国制定了施政之方向，但毕竟还失之粗略。我等还应悉心考察列国之宪法政治、议会制度，回国才能制订出具体、完善的律法。”木户孝允补充道。他是《五条誓文》的拟订者，一直致力于寻求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1872年11月，岩仓一行抵达巴黎，受到镇压巴黎公社后当上总统的梯也尔的接见。性喜专权的大久保对自由、平等毫无兴趣，却对屠夫梯也尔的国内镇压手段十分欣赏。会见之后，大久保在日记中写道：“来巴黎最受感动者，不是第三共和国的自由，而是梯也尔总统的果断、专制，真不愧为大豪杰！”1873年2月，岩仓一行人又先后访问了比利时、荷兰。

1873年的3月份，使节团到达德国。德国首相俾斯麦在柏林大摆筵席招待他们。宴会当中，俾斯麦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德国的处境大发议论：“现在各国都在唱睦邻友好的高调，其实都是作表面文章。什么是公理？强权就是公理！虽说有公法，但大家都是与己有利就搬出公德，与己无利则束之高阁。国家要想在国际上获得发言权，就得先强大自身。普鲁士原来也是软弱受欺，后来我们励精图治，壮大军队，现在论国力一点都不比老牌的英法差。”使节团听后纷纷点头称是，觉得他说的头头是道，正点中他们此番修改条约连遭拒绝的委屈。木户孝允尤其对俾斯麦建立的集权政治大为赞赏，认为日本尚处于民智未开的阶段，与德国情况类似，国家大政应该仰仗君主之英断。

一行人正处于会见俾斯麦后的兴奋中，忽然收到东京急电：“务请大久保、木户副使紧急回国。”电报署名者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大久保是个急性子，随即从柏林出发回国。木户讨厌咋咋呼呼的大久保，不愿同行，继续随岩仓访问。随后，一行人登上东去俄国的列车。一日拂晓，使节们仍在甜美的梦乡之中，列车缓缓进站，站上传来一阵幽怨悲怆的笛声，如泣如诉，由远及近。木户孝允从梦中惊醒，起身拉开车窗向外张望。列车已开入波兰境内。只见破旧肮脏的站台之上，一位衣衫褴褛的波兰老者在吹奏短笛，他脚边放着一只铁罐。旅客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大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有两个满面污垢的小孩在旅客中跑来跑去，讨要钱物。偶有旅客被纠缠不过，扔下一些零钱，小孩便如获至宝似的连连感谢。见此情景，木户孝允悲凉之感油然而生，想那波兰也有盛大辉煌之时，后来屡遭瓜分，破败到如此景象。可见无论东、西方，无论国家大小，能制订正确的法律制度，国家就可昌盛，否则只有遭受他国凌辱。

使节团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此行却使岩仓、大久保等人大开眼界，回国后极想有一番作为。

正是：

为改旧约涉重洋，冷脸遭拒枉奔忙，

富强之道体验多，回帆东瀛竞雄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论征韩政府分裂 前三杰一时俱逝

改朝换代风云猛，三杰佼佼应运生。

当年倒幕共生死，及到维新泾渭明。

话说岩仓使节团一行在欧美诸国考察文物制度，拜会政要，马不停蹄。这边东京城里的留守政府也未清闲，诸项改革全面开花。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当属 1872 年 2 月撤销兵部省，分设陆军、海军省；8 月制定《学制》，推行法国式的大、中、小学区制，建立欧美教育新体制；11 月公布《国立银行条例》，统一金融制度；又改用国际公历，将当年的 12 月 3 日转换为 1873 年 1 月 1 日。1873 年再接再厉，1 月颁《征兵令》，废除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国民皆兵，应征报国；2 月撤销《禁教布告》，允许天主教自由布教；7 月公布《地税改革条例》，一举废除领主封建土地所有制，丈量土地，计算地价，发给土地拥有者地券，征收为地价 3% 的货币地税。与此同时，西乡隆盛还搞起宫中改革，大量裁减旧公卿和女官；派心腹武士或擅长剑术的新田村八、山冈铁太郎等，对文弱的少年天皇睦仁实行刚健的武士教育，训练他掌握击剑、马术、角斗等武技，又请硕儒元田永孚等任天皇侍讲，灌输君臣名分伦理和治国之道。朝里朝外，新令迭出。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留守政府的参议们自是兴高采烈，十分得意。

坐镇太政官署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心中焦急，暗想道：“使节团出访前，岩仓等外游派与西乡等留守派曾相互约定，国内凡重大改革须及早通报，彼此协调。可西乡这帮人只管掌权行令，不把本大臣放在眼里。再这么搞下去，岂不把维新政府变成了西乡政府？”及至想到西乡的宫中改革，更是连连叹息：“圣上正值年少，尚武好动。那西乡投圣上之好，终日里不离左右。皇恩浩荡，可别只偏向西乡，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思来想去，便给岩仓使节团拍了份急电，要岩仓速派大久保利通、本户孝允两副使提前回国。

外面世界很精采，家里边也是戏中有戏，好戏连台。岩仓颇理解三条的心事，大久保、本户更是心领神会。3 人计议一番。1873 年 5 月，大久保先期回国。两个月后，本户也乘船归来。三条见身边平添两员政坛虎将，心中稍安，可还是觉得势孤力薄，还不到与留守派较量的时候。西乡等闻听大久保、本户已回国，便想先把他们拉过来。于是找到大久保，给他个参议干干。大久保脑袋一拨浪，道：“同级授官不大合适，等以后再说吧。”这“以后”，就是岩仓使节团全员归国的时候。大久保还颇得意地称之为“秋风白云时节”。

且说到了这年 9 月 13 日，遣欧大使岩仓具视率全国平安归来。顾不上旅途劳顿，外游派急忙就政府各重大决策交换意见。大久保一脸焦急道：“留守派这一年多搞了不少名堂，军权、政权、财权都控制起来了。”“是呵，”三条补充道，“西乡他们在 8 月 3 日向太政官署提出征韩的意见书，说是朝鲜国王拒绝接受咱们的国书，因此应当兴师问罪，征伐朝鲜。”“讨伐朝鲜，光耀皇威本来无可厚非，”早在 1868 年就提议为丰臣秀吉树碑、鼓吹向海外扩张的本户开了腔，“问题是西乡主张征韩，其意不在用兵朝鲜，在于借机把持外交权。”“言之有理。”三条点头道，“所以，8 月 17 日那帮人决定派西乡以特使身分问罪朝鲜。这样一来，西乡不就成了外交总代表了吗？”“后来呢？”半天一直不吭声的岩仓问道。“我让他们先别发表，等岩仓公

回来再发表不迟。”“唔，这样做甚为妥当。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关于特使人选问题。”岩仓建议。于是，外游派们连夜讨论对策，不提。

一个月后的10月14日，政府举行会议讨论赴朝使节人选。两天前荣任参议的大久保，摩拳擦掌地走进会场。待三条宣布会议开始，大久保立即抢先发言道：“诸位，派遣使节是征韩的第一步。何人出任使节，有待重新商议。”

西乡一听就不耐烦，眼睛一瞪，大声说道：“有什么必要再议？两个月前已经确定人选了嘛！”

“陆军大将，您甭着急。”大久保叫着西乡的官街道，“基于下述7点理由，目前不宜出兵。这第一，维新开始时日不长，政府的根基尚不牢固，百姓骚乱时有发生，内部不稳，何言对外用兵？第二，财政有赤字，纸币发行过多，此时用兵岂非雪上加霜？第三，百业待兴，非一朝一夕而能收其功效，若对外用兵，政府创办的事业必半途而废。第四，目前贸易入超，战事一起须进口船舰、枪炮、弹药、军服，入超进而增加，国内进而疲惫不堪。第五，北方俄国为心腹大患，与朝鲜交战，只能使俄国坐收渔人之利。第六，当今世界强国是英国，它是日本的债权国，若战争造成国库空虚而无力偿还债务，谁敢保证英国不会乘机干涉我国内政？第七……”

“别那么罗嗦，说得简明扼要一些嘛！”西乡冲大久保直翻白眼，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大久保的话。

“急什么？让大久保参议把话说完。”岩仓冷冷地插话。

见岩仓侧援，大久保更加起劲，道：“第七，我国与欧美各国订立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英法两国的军队驻扎在横滨，我国几乎是它们的属国，因此，首先应修改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是压在日本朝野心头的巨石，大久保说到心痛处，在座的人无不动容。西乡的怒气似乎也减退了一些，阴沉着脸，一声不响。大久保接着道：“总之，早日振兴国内产业，增加出口，讲求富强之道，偿还债务，一句话，内治优先，此乃如今的当务之急！”

木户见大久保不再说话，接着发言：“大久保参议讲得有道理。要说治国方略，再没有比内治更紧急之事；要说义务，没有比保护库页岛侨民更优先的义务。内治第一，不容置疑。”木户讲话，历来是要言不繁。岩仓立即接口道：“诸位，此次欧美之行，亲身感受欧美诸国政府有权威，军队、警察强有力，产业十分发达。因此，我国应首先充实整備国内，做到富国强兵！”

外游派们接二连三地论证内治第一，人人说得理由充足。主张征韩的留守派见西乡不再作声，也就鼓不起劲头来说些什么，赴朝使节的人选遂未确定下来。

次日，太政官署里继续昨天的会议。西乡称病不出。板垣、后藤等留守派在这次会议上展开反攻。板垣原为土佐藩人，对萨、长藩的大久保、木户与岩仓沆瀣一气，搞中央官僚集权的一套作法不满。他在发言中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道：“维新以来，士族出力最大，利益损失也最大，从何处可得补偿？唯有外战。士族们是国家的精英力量，目前心怀不满。”“是呵。”后藤插话道，“所以称其为不平士族嘛。”板垣一点头，继续说道：“因此，将期待内乱之心，移至国外，这才是兴国的长远策略。”

外务省事务总裁副岛种臣是西乡看得上的人，也刚刚被提拔为参议，他见西乡未出席会议，觉得更应该在这种场合替西乡讲话，以报知遇之恩，便

道：“任命西乡大将为赴朝使节一事，政府已有决议，且早就传了出去，现在突然改动，必使外国人见笑。”众人不语。“何况，”外务总裁话锋一转，对内务高谈阔论起来，“诸位，西乡大将是近卫都督，近卫军乃宫禁卫队。因此，西乡大将的进退关系重大，请三思而后行。”

副岛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太政官三条实美。会议中间休息时，三条把岩仓拉到一旁，悄悄道：“岩仓公，副岛参议的话颇有弦外之音，不得不给予考虑。”岩仓不语。三条又道：“西乡的进退的确关系重大。为防止士兵骚乱，稳定大局，看来只得按西乡的要求办了。如何？”岩仓还是不说话。三条以为岩仓已默认，复会后，宣布仍任西乡为使节。在场的大久保、木户等面露惊讶不满之色，但见太政大臣已发话，也不便当场发作，便悻悻而去，直奔岩仓家密议，不提。

16日，三条正在太政官署办公，大久保走了进来，双手递过辞职书，丢下句“不胜愤慨”，扭头便走。三条正在喊住他，木户及参议大隈重信、大木乔任等鱼贯而入，也来呈交辞职书。“诸位参议，何必如此，何必如此呢？”三条急得团团转。

17日是太政官会议确定使节人选并上报天皇批准的日子。一大早，岩仓就送来请假报告，说是“经过反复思考，若按照您昨天的意思办，天下大事会矣。且恰值患病，无法出席会议，特此请假”。三条无奈，只好去主持只有西乡征韩派一派出席的会议。这一次西乡气色很好，提高嗓门催促三条赶快上奏天皇。“再等等看嘛。”三条低声求道。“等什么？顶多等到明天！”西乡的眼睛瞪得如同两个鸡蛋般大。当天夜里，三条在家中好不懊恼烦闷，心想：“这个太政大臣实在当得窝囊，净在这儿活受夹板气！”一着急，便病倒在床。

大久保这边加紧活动，19日唤来心腹黑田清隆，如此这般地附耳嘱咐一番后，道：“挽回大局的秘策，在此一举。”黑田领命，立即找到宫内少辅吉井友实，传述大久保的秘策，请他伺机行事。吉井连连说：“明白了。”20日，天皇突然出宫，驾临三条宅，病榻前探视。随后，车驾转至岩仓家，看望自称有病的岩仓，并当面任命岩仓为代理太政大臣。岩仓百病俱消，欣然受命，心中暗暗称赞大久保真有办法。接着，岩仓又秘访宫内卿德大寺实则，说是有事相求，务必多多关照，云云。

西乡听说岩仓当上代理太政大臣，便在22日叫上板垣、副岛、江藤几个参议，结伙来岩仓家，促其将任命西乡为赴朝使节的决定上奏天皇。几个人一齐陈词道：“岩仓公既然是代理太政大臣，就应当尽快将前任大臣的裁决照实地上奏圣上！”岩仓等他们安静下来后，放下手中茶杯，断然道：“本大臣与三条公不同，有自己的主见，诸位无须多言。”说罢，微微一点头，站起身来道：“公务在身，恕不奉陪。”一扭身进了内室。西乡等楞了半天，便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

23日，岩仓拜见天皇，讲了一番反对西乡出使朝鲜的理由。德大寺幕后工作显现效果，天皇采纳了岩仓的意见。24日，天皇下诏书，裁定无限期推迟向朝鲜派遣使节。征韩论之争以岩仓、大久保们的胜利告终。西乡、板垣等哪里吞得下这口恶气，便纷纷挂印而去。先是西乡在24日辞掉参议、近卫都督之职，带领一班心腹爱将桐野利秋、篠原国干等返回鹿儿岛县，办私人军事学校，准备动武。接着，25日板垣、后藤、江藤副岛诸参议也辞职回乡，策划反政府活动。至此，维新政府诸参议便分裂为当朝派和在野派。两派形

同水火，掀起政坛风波。

且说 1873 年 10 月大久保与岩仓赶走西乡后，便重新安排各省（部）最高行政长官的交椅，将本派干将一一提拔上来，让伊藤博文当上工部卿，大隈重信当上大藏卿，大本乔任当上司司法卿，寺岛宗则当上外务卿。大久保自己则在 11 月 29 日新设内务省，出任首任内务卿。这内务省非同寻常，主管国内治安、户口调查、产业劝奖、地方警备等事务。内务卿直接对天皇负责，天皇的大赦恩典也由其奉旨实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久保以伊藤、大隈为左膀右臂，开办各类模范工场、农场，搞起了引进欧美近代工业、农业的殖产兴业运动。一时间，倒也是全面开花，轰轰烈烈。大久保又在 1874 年 1 月 15 日设立东京警视厅（归内务省管辖），选拔亲信川路利良任大警视。这样一来，上有天皇庇护，下有诸省卿协助，大久保把持了实权，便以“东洋俾斯麦”自居，一心要把日本建设成“黄皮肤的英吉利”。

书言简短。1874 年 1 月 17 日，刚刚成立爱国公党的板垣、后藤、副岛、江藤等下野参议，联合前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和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古泽滋、小室信夫等，向太政官左院提交《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民选议院即国会。板垣等主张开设国会，广开言路，纠正政府当局的独断专行。左院拒绝受理。18 日，一个好事的英国人布拉克却在其发行的报纸《日新真事志》上全文发表了建议书，顿时轰动全国。

这几天，大久保正忙着下令追捕 14 日在赤坂口袭击右大臣岩仓的凶手。听说板垣等提出个什么建议，便找来建议书观看。待看到板垣等指责“方今政权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等字句，心中光火道：“这不是挑拨离间吗？”再看到板垣攻击政府“政令百端朝令夕改，政刑出于心情，赏罚出于爱憎”时，勃然大怒道：“危言耸听，用心险恶！看我找到机会，收拾这些清谈客。”

机会果然来了。2 月 1 日，江藤新平在佐贺领着一帮不平士族发动叛乱，占领县厅并扬言要与鹿儿岛的西乡联合起来，推翻大久保的政府。岩仓等立即命令熊本镇台出兵镇压。2 月 14 日，大久保亲临佐贺督战，血战十数日，将叛军打散。后来，又将江藤等为首的叛乱分子抓获，枭首示众，以泄心头之恨并杀鸡给猴看。“哼，谁敢向本政府挑战，动刀兵，江藤就是他们的下场！”大久保恨恨地想。

然而，国内局势日趋不稳。各地农民反征兵、反地税改革的骚动此起彼伏；西乡在鹿儿岛扩充私兵，把那里弄成了水泼不进的“西乡王国”；板垣在土佐又搞出个立志社，更加起劲地攻击“有司专制”，大声倡导自由民权，影响越来越大。“这可如何是好？”大久保捋着那部大胡子，焦虑不安。“有了！”他忽地拍拍脑门，自嘲道，“怎么都急糊涂了。眼下就有个好题目可做，弄好了，岂不可将内乱之心移向海外？出兵征伐台湾嘛。”原来，1871 年 11 月，琉球船民遇风暴漂流至台湾，被高山族岛民误杀。1872 年 3 月，外务卿副岛种臣去北京交换《日清修好条规》的批准书，同时与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交涉琉球船民遇害事件。毛昶熙糊里糊涂地将台湾称为“生番之地”，说岛民乃“化外之民”，想一推了事。不想日本政府听者有心，蓄意伺机侵略台湾。算来已过了两年，大久保内治遇到难题，遂想用外征转移国内的视线。

5 月 2 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领兵 3000 出征台湾。岂料高山族不畏强暴，只管开展山地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侵台日军水土不服，疫病流行，士气低

落。交战两个月，不分胜负。福建水师 5000 援兵，整队待发。大久保接到种种不利的军情报告，正愁苦不堪。不想因政见分歧而日益生疏的木户以侵台时宜不当为理由，辞职回者家山口县赋闲。大久保急了眼，只好在 8 月以全权办理大臣的身分到北京与恭亲王交涉，欲借助英美列强施压，搞个讹诈外交，摆脱窘境。谁知清廷如此昏聩无能，办事大臣李鸿章一味姑息。10 月底竟与大久保订立《中日台湾事件专约》，承认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为 1879 年日本吞并琉球、置县冲绳埋下伏笔；又以抚恤遇害者家属及收购日军兵营为由，支付白银 50 万两。大久保在北京出尽风头，得意洋洋回国，不提。

转过年来，大久保三番五次跑到神户、大阪，好歹说服木户返京共事，又以实施政治改革为诱饵，使板垣脱离民权运动，重任参议。待政府阵脚稳固，便一面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地方官会议，摆出渐次确立立宪政体的姿态，完备法制；一面加紧取消武士家禄的改革，并颁布《谗谤律》、《报刊条例》，钳制言论。他两手并用，以对付民权派和不平士族；同时以种种举措增强政府权威，加快殖产兴业的步伐，一时颇有声势。

1876 年 3 月，政府公布《废刀令》，禁止除军人、警官以外的士族佩带刀剑。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前些年还腰插双刀、傲视农工商的士族们，现在被取消特权与荣誉的象征物日本刀，气不打一处来，怨气冲天，议论纷纷：“6 年前把咱们划归士族，不让称武士，搞什么四民平等，真真气煞我也！”“是啊，和那班只知柴米油盐、铜臭气冲天的农工商为伍，实在是耻辱！”“对呀，那时还有双刀在身，总还有个区分；现在不让带刀，这不是要咱兄弟们的命吗？”“禽兽尚有利爪以自卫，堂堂武士连禽兽都不如吗？”未容众士族平静下来，8 月大久保政府又颁布《金禄公债券发行条例》，一次性发给金禄公债券，彻底废除士族的家禄。32 万士族平均每人得到 400 元的公债券，份额不高。加之许多士族不善经营，游手好闲惯了，吃不得务农经商之苦，便纷纷将公债券抵押给高利贷者，换成现金消费。没几天，就囊中空空，只好去当兵、当警察，或到工厂做工，或到小学校教书，生活更加清苦。“不给活路，咱们反了吧！”不平士族们愈感不平，便结伙叛乱。1876 年 10 月，前兵部大辅、参议前原一诚在山口县作乱，太田黑伴雄领着号称敬神党的神风队在熊本县扯旗造反，公村百八郎、宫崎本之助在福冈秋月举行叛乱，把个西南日本闹得烽烟四处，警报频传。大久保政府毫不手软，调动广岛、熊本、小仓镇台之兵，分路围剿镇压，将为首的前原、太田、公村等全部抓获，枭首示众，不提。

且说下野回鹿儿岛的西乡隆盛，虽整日里牵着一只狗游猎隐居，十分悠闲，但对国内局势的变化却密切关注。3 年前愤而辞职返乡后，西乡在鹿儿岛创办以“敬天爱民”为校训的私立军校，派篠原国干主持銃队学校，村田新八主持炮队学校；又在县内各乡分设 136 个分校，招收士族子弟入学，委任原近卫军 140 余名军官担任教官，将鹿儿岛搞成随时向政府发难的大兵营。

大久保对“西乡王国”的举动放心不下。平定 10 月发生的叛乱后，便让川路利良派鹿儿岛籍的警官中原尚雄等 10 余人，以回乡探亲为名，刺探情报，暗中策反，并伺机刺杀西乡。那知“西乡王国”组织稳固，中原等人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大久保政府又出新招儿，于 1877 年 1 月由陆军省出面，将存放在鹿儿岛军火库的枪炮弹药用船运往大阪，向西乡挑战。这班血气方刚、好勇狠斗的军校生哪里看得透大久保政府的预谋，便不管不顾地哄抢军

火库，占领火药局和造舰队，又逮捕了中原一伙儿。几顿鞭子打下去，中原供出暗杀西乡的计划，学生们哇哇大叫：“反了！反了！”

西乡明知以九州一隅之兵对抗 6 镇台的 10 余万近代化陆军兵团，不啻以卵击石，但心中恼恨大久保阴暗无情，步步紧逼，又经不起桐野、篠原、村田等一班兄弟们的鼓动，便在 2 月 12 日兴兵造反，讨伐大久保政府，点燃了西南战争之火。15 日，西乡扯起“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西乡吉之助”的大旗，领 1.5 万名子弟兵，杀向熊本城。各地不平士族闻风前来投奔，西乡军激增到 4.2 万余名。

大久保政府立即将西乡叛乱的消息上奏天皇。19 日，天皇降诏，命讨伐“叛逆昭然”的西乡。20 日，征讨总督炽仁亲王、征讨参军陆军中将山县有朋与海军中将川村纯义等，率陆军 4 万，军舰 11 艘，离东京西进福冈，安营扎寨，迎击西乡军。2 月 21 日，西乡军北进至熊本城外。守军在镇台长官谷干城指挥下，将西乡军引吸在坚城四周，鏖战不休。3 月 3 日，篠原国干战死。3 月 8 日，陆军中将黑田清隆率军舰 8 艘，南下鹿儿岛，切断西乡军后路。4 月 14 日，政府军破西乡军包围圈，解熊本城之围并向南进攻。川村再率一支人马绕到西乡军后方，攻击鹿儿岛。政府军接连得到新组建旅团的增援，迫使西乡军向南败退。8 月 16 日，两军决战于延冈，西乡军死的死，降的降。17 日夜，西乡仅率桐野利秋等几名爱将和数百名亲兵突破包围，连夜逃回鹿儿岛城山。政府军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将城山团团包围，于 9 月 24 日发起总攻。西乡腿部中弹，爬到岩崎谷剖腹自杀，时年 50 岁。桐野等全部战死。铁血宰相大久保几倾全国之兵粉碎了西乡发动的最大的一次士族叛乱，稳定了国内政局。此战期间，维新前三杰之一的西乡败死；另一杰木户孝允在 5 月 25 日也病亡于东京，时年 44 岁。1878 年 5 月 14 日，大久保只身乘马车上班途中，在东京纪井坂被石川县不平士族岛田一郎等 6 人刺杀身亡，时年 49 岁。前后不到一年，维新前三杰俱成了西土仙客。

正是：

三杰当年享美名，分道扬镳动刀兵。

业绩煌煌成往事，贬扬功过后人评。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收民心车驾巡幸 颁宪法天皇钦定

车辘辘兮马萧萧，睦仁出巡遍列岛。
草民何时沾恩典，万岁万岁欢声高。

话说 1878 年 5 月 14 日这天，天皇睦仁正在宫中听侍讲元田永孚讲解《论语》，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匆匆赶来，上气不接下气道：“陛下，大久保内务卿遇刺身亡！”

“什么？再说一遍。”睦仁正在研读《论语》的深奥含义，一时没听清楚德大寺在嘟囔些什么。“陛下，大久保内务卿会太政官署途中遇刺身亡。”德大寺喘息已定，放慢了语调道。睦仁一脸悲戚道：“可惜了，不到 50 岁的年纪。”元田小心地问道：“陛下，还接着读吗？”“罢了，罢了。朕已无心思再读再想了。”睦仁闭目哀叹，声音有些颤抖。

元田退出御书房，悄悄找到土佐出身的侍补佐佐木高行，两个人放低声音，商量起来。元田道：“大久保君不幸遇难，政府失掉铁腕人物，大局如何把握？”佐佐木并不着慌，慢慢道：“事局艰难，何况国内正风行神武以来闻所未闻的什么民权论，言辄设立国会，令人烦恼！”“那如何是好？”元田问。“圣上已 25 岁，这些年一直在研读为君之道，大有长进。”佐佐木道。“然也，然也。”元田恍然大悟，“请圣上亲政，此其时矣。”硕儒元田只要逮住机会，总忘不了之乎者也一番。随后，两人交头接耳，紧急磋商，不提。

5 月 16 日按照事前的商定，几位侍补一齐进宫朝见睦仁，建议天皇亲政。高崎正风仍沉浸在对大久保的追忆中，道：“大久保公时时将培育陛下圣德之事记挂心头，遭难的前一日，还来我家谈起这件事。”言罢，眼圈有些发红。

佐佐木斜扫了高崎一眼，心想：“大久保，大久保，没完没了吗？”抬头看着睦仁，道：“刺客岛田身带《斩奸状》一份，上面说‘当今政治并非出自天皇陛下本意，也未表达一般人民的公议，而是身居要位的少数高官，为私心私欲而行专制政治’。因此，陛下若继续将政治委托给二三个大臣，此类事件还会发生。”

米田虎雄心直口快，接着道：“如果陛下能像每天训练马术那样关心国政，哪里会有人再指责什么二三个大臣专制的事呢？”

睦仁已在宫中苦读 10 年，正渴望有机会一展抱负，听众侍补纷纷吁请天皇亲政，正中下怀，遂道：“诸卿所言极是，今后朕一定关注、过问政治。”众侍补齐声答道：“吾皇圣明。”

且不说天皇的近臣们鼓动睦仁亲政，就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等，也看出大久保之后，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互不服气，暗斗明争愈演愈烈。为防止政府分裂，压制民权派和减缓平民的不满情绪，只有求助皇权皇威，协调矛盾，镇抚国内。因此，也急切赞同天皇亲政。

1878 年，睦仁亲政。其第一个政治行动，就是敌视并压制自由民权运动。经过三条、岩仓、佐佐木、德大寺们精心策划，决定再次让天皇走出深宫，到民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巡幸，以与民权派争夺民心，实施釜底抽薪策略。

巡幸前一周，睦仁正在赤坂的临时皇居中查看关东地区的地图，可不知

为什么总是觉得心中不安。此时，窗外突然传来轰然作响的爆炸声。睦仁正在纳闷，近卫长跑来报告：“陛下，驻守竹桥的近卫炮兵部队兵变！”

原来，近卫炮兵第一大队的260余名士兵怨恨政府削减兵饷，又不兑现对西南战争有功人员奖赏的诺言，于8月23日在士兵三添卯之助、小岛万吉率领下，发动兵变。士兵们杀死队长，架起大炮轰击大藏卿大隈重信的官邸，还准备攻打赤坂临时皇居，捕杀各大臣。陆军卿山县立即调集近卫步兵，当天平息兵变。24日，陆军军事法廷开始审问，处死兵变者53人，其余203人分别判处流放或徒刑。事件过后，山县发布《军人训诫》，禁止官兵参与政治，强调军人必须“效忠天皇大元帅，报效国家”，以源出武士道的“忠实”、“勇敢”、“服从”为军人三德。1882年1月睦仁亲自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行质朴”为军人“五大精神”，官兵须一体奉行，充当“大元帅”的忠实爪牙，等等。从此，武士道精神逐步成为帝国军人的行为规范和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且说竹桥兵变被迅速镇压后，天皇为稳定政局，收抚民心，决定按预定日期出行。1878年8月30日上午8时，赤坂临时皇居的大门被打开，36位骑兵簇拥着天皇旗跃马奔出，“得得得”的马蹄声响成一片。稍后，344名警察部队一溜小跑，跟了上来。接着，十几名头戴羽毛装饰的黑军帽的近卫骑兵骑马蜂拥而出。其后面，便是两匹马拉着的天皇乘舆，两侧和车后各有4名侍补骑马随行。再往后，是右大臣岩仓、首席参议兼大藏卿大隈、参议兼工部卿井上馨、宫内卿德大寺、宫内大书记官山冈铁太郎等大臣合乘的4轮马车。大臣马车后面，是大警视川路及各省大辅、少辅的马队。一大队骑兵士官、军号手和手执旗帜的骑兵殿后。顿时，号角长鸣，尘土飞扬，800余人的天皇巡幸大行列，向北驰去。当日，驻辇浦和。至11月9日还都，先后巡幸了埼玉、长野、群马、新潟、富山、福井、滋贺、石川、岐阜、爱知、静冈、神奈川等县和京都府。

一路上，昼行夜宿，难免颠簸之苦。但看到车窗外一群群手舞太阳旗的中小学生，听到“天皇陛下万岁！”的欢呼声，想起府县知事带队，地方驻军、富绅躬身恭迎圣驾，不少老农僻地叩首，并把车轮碾过的砂土当成吉祥物取走供奉等场面，睦仁顿感心宽气爽。举目观看供奉在乘舆上方神龛中的“神器”玉玺，暗想道：“朕毕竟是天下之主，何畏那帮民权派小泥鳅的兴风作浪！”每至一地驻辇安歇时，他便愈加注意接见当地军政长官、富商、地主、教师、警察、神官、僧侣等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物，褒奖节妇孝子、宿儒旧臣，赠赐各种纪念品，展示“皇恩浩荡”无处不在。这次北陆、东海道巡幸计72天，还宫时已是初冬季节，虽冷风袭人，但天皇的心头热乎乎的。此后，天皇又分别在1880、1881、1885年先后巡幸中央道、东北与北海道、山阳道等地区，跑遍了大半个日本。这些大规模的巡幸，皆集中在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时期，其用意，不言自明。

巡幸收到明显的收揽民心的效果，睦仁当然心中满意。众侍讲、侍补们如群星捧月般地夸赞“贤明天子”的圣德，更让年轻的天皇神采飞扬。一日，君臣漫谈天下事，睦仁发问：“那民权派不依不饶地只管在那里鼓噪民权、人权、议会，依据何在？朕在诸子百家的古典中，看不到这些时髦的词儿嘛。”众侍补七嘴八舌地议论道：“还不都是些违背圣人明训的洋玩艺儿？什么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还有英国斯宾塞、穆勒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还有美国的人道主义！”

“陛下，”一副老夫子模样的元田永孚开了腔，“还不是福泽谕吉一班人闹腾的？写什么《劝学篇》、《文明论概略》，说什么‘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弄得年轻人都不读《四书》、《五经》了！洋风长而忠孝亡，说来令人痛心！”

“维新之初，力扫旧弊，用文明开化来破除那些陈规陋习，尚属必要。朕不就曾带头食用牛奶、面包，剪长发、留分头吗？”睦仁道，“不过，西洋技艺、器物尽可为我所用，然精神道德还应以祖宗遗训为准，不可轻易更改。我朝治天下，当以忠孝为本。中小學生必须体此精神，从小加强教育，孝门出忠臣嘛！”“圣上说得透彻，切中要害。”“皇上圣明！”众侍补一齐喝采，连连点头称是。

“元田先生，有劳你费神，起草一份有关教育方针的敕旨，让全国学校遵奉执行。”睦仁道。“臣蒙圣眷，不胜荣幸之至！”元田欣然领旨。

1879年8月，元田向睦仁呈交一份文件。天皇审阅毕，认为写得颇为中意，便以《教学大旨》的名义，责成文部省分发全国学校贯彻执行。元田起草的《教学大旨》体现了睦仁的基本想法，认为一味西化破坏品行，伤害风俗，虽一时取西洋之所长，收日新之效，然其流弊则使仁义忠孝置于脑后，徒洋风是竟；强调“自今以后，应以祖宗训典为本，专心阐清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学说为主。教学之要，在明了仁义忠孝”。从此，日本教育被纳入儒学德育第一的轨道，以培养未来的“忠君爱国”的天皇臣民。

尽管明治政府抬出天皇压制民权运动，仍阻挡不住运动在全国的发展势头。1878年9月，板垣重建新党爱国社，成员由少数士族扩大到各阶层。1880年3月，爱国社改名国会期成同盟，督促政府尽快开设议会，运动扩大到全国。1881年8月，民权派激进的理论家植木枝盛起草《日本国宪法草案》，主张实行一院制，由议会主政，赋予选民以抗抵权和革命权，无条件地保障基本人权。民权运动愈加如火如荼。在此前后，民间人士的各种私拟宪法纷纷问世，促使政府的参议们也不得不加快制宪步伐。

且说到这年6月下旬，伊藤听说3月里大隈自己提出一份宪法意见书，悄悄送给左大臣有栖川亲王，还特意嘱咐说“请殿下过目，不要给其他参议、大臣们看”；还听说5月里有栖川亲王又悄悄把大隈的意见书拿给三条、岩仓看，但至今却未从岩仓口中得到一点消息。这使伊藤十分恼火。后来，他托三条从天皇那里借来大隈意见书观看。不看则已，看则惊怒交加。原来，大隈主张两年后召开国会，宪法虽仍须钦定，但采用英国式君主立宪制，由政党内阁执掌政权，太政、左、右三大臣与军部高级将官游离于政治之外，等等。

伊藤立即会见岩仓，气冲冲地道：“大隈的意见书不是渐进论，而是激进论，太过激了！”岩仓道：“伊藤君说得对，本大臣也以为这个意见书是一派过激言论。政党内阁掌权，岂不是把圣上架空了吗？这个意见断然不能接受。”

岩仓本来对最低级武士“足轻”出身的伊藤有些看不起，觉得这个矮胖的长州人不如大久保那样思路锐利，行动果断，却满脑子的权势意识。“但大久保已作古4年，大隈又向大臣的地位发起挑战。为稳定政局，协调政府内部的意见，还得与伊藤搞好政治合作。何况他对大隈的激进论态度鲜明，其主张的渐进论与本人一致。”想到这里，岩仓遂对伊藤说：“伊藤参议，看来你得多考虑新的宪法方案。”“仓岩公请放心，本人将竭力去办好。”

伊藤一口答应。

却说大隈见意见书上交3个月，仍不见回音，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明白是岩仓与伊藤携手从中作梗，便与福泽谕吉密议，决定借北海道开拓长官黑田清隆以38万日元的低价将政府投资1400万日元的国有财产出售给同乡、关西贸易商会负责人五代友厚的假公济私勾当攻击政府，向伊藤等发难。大隈和福泽均与“海运大王”岩崎弥太郎关系密切。岩崎曾向黑田申请购买北海道公产被拒绝，今见转卖给竞争对手五代，便极欲弄砸这笔人情买卖。7月21日，大隈在政府会议上反对黑田的作法。7月26日至29日，福泽系的报刊《邮便报知新闻》连续发表社论，揭露并猛烈攻击官商勾结压制自由竞争。一时间舆论大哗，攻击矛头直指伊藤、岩仓，闹起倒阁风潮。民权派也愈加起劲地宣传，说不设国会，民意不得畅达，官场的腐败就不可避免，并支持大隈勇揭黑幕，要求改换政府人选。

9月28日，佐佐木高行和谷干城等元老院一派提出对抗民权派、罢黜大隈、停止出售北海道公产以平息事态的主张。10月9日伊藤找到岩仓，建议：“赶快确定召开国会的日期，稳住民心。”岩仓问道：“何时为妥？”伊藤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道：“以明治23年，即1890年为期如何？”“还有9年时间？可以，可以。”岩仓连连点头。两人又摒去左右，小声商议了半天。

这年7月30日，天皇睦仁离东京，开始对北海道、东北地区的巡幸。一路上，佐佐木高行随时将政情新动态报告天皇。天皇对大隈无甚好感，斥其为“韩信、彭越之辈”。10月9日车驾临近东京。当天三条等在京众参议齐聚岩仓家，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发动政变，驱逐大隈。11日，天皇车驾驰至千住火车站，岩仓等前去接驾，当即召开御前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大隈，公布开放国会大诏，修改内阁及元老院章程，停止出售北海道公产。“哈哈，大隈这下可完蛋了！”伊藤见除掉政敌，兴高采烈。

12日发布《召开国会敕谕》，内称：“兹以明治23年为期，集合议员，召开国会。”“倘仍有故求躁进、煽动事端、妨碍国家治安者，将处之以国法，严惩不贷！”其他几项决定也同日发表。

大隈闻讯，如遭青天霹雳，一时惊呆。想了半日，只得怀揣辞职书，欲见天皇面呈，但在宫门口被门卫赶走。无奈又转头前往有栖川亲王府邸，同样吃了闭门羹。“既然如此，那就怪不得咱们另想办法了！”大隈徘徊街头，心中怒火冲腾而起。

13日，大隈手下的一班官吏矢野文雄、犬养毅、尾崎行雄、中上川彦次郎、小野梓联名上书，反对罢免大隈。被拒绝后，联名辞职，追随大隈而去。一周后，农商务卿河野敏镰也提出辞呈，大隈一派全伙脱离政府。岩仓和伊藤乘势来了个政府人事大调整，将专职参议由8人缩减为3人，即伊藤、山县、黑田；9位省卿，除工部、文部卿分别由土佐的佐佐木、福冈孝弟担任，司法卿由肥前的大木乔任担任外，其余6省卿均由萨长出身的人担任，即外务卿井上馨、内务卿山田显义（以上长州人）、大藏卿松方正义、陆军卿大山岩、海军卿川村纯义、农商务卿西乡从道（以上萨摩人）。在12名政府要员中，萨长藩阀占9人，牢牢控制了政府实权，成为1881年（明治14年）政变的大赢家。

设立国会的诏书既发，民权派们立即着手正式组建政党，准备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1881年10月，以板垣为总理的自由党率先成立，宗旨是“扩

充自由，保全权利，增进幸福，改良社会，确立完美的立宪政体”，主张主权在民、国民会议制定宪法。1882年2月，中岛信行创立宪政党；3月，江口甚六创九州改进党。二党的宗旨与自由党大同小异，反映了社会中下层的要求。

1882年3月，大隈重信组织立宪改进党，被推举为总理。副总理为河野敏镰，掌事为小野梓等。该党宗旨为“维护皇室尊荣，保障人民幸福；以改良内政为主，扩张国权；削减中央干涉之权，建立地方自治；根据社会进步程度，逐步扩大选举权；发展通商贸易，实行货币制度”，反映城乡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要求，主张采取英国式议会制度。

同月，丸山作乐、福地源一郎等召集一帮神官、僧侣、中下层官吏、国学者、汉学者，拼凑了一个保皇党立宪帝政党。该党主张钦定宪法，主权在君，天皇独揽统治权，确保万世不易的国体，对外扩张国权。这个政府御用党组织涣散，招人讨厌，成立半年后便自行瓦解。

且说自由党成立后，得到城乡豪农豪商、小商品生产者和贫苦农民的拥护，十分活跃。1882年4月，板垣领一批骨干，前往岐阜鼓动群众。正当板垣演说在兴头上，台下忽窜上一人，挥舞手中短刀，直取板垣。板垣乃军官出身，略一侧身，躲过第一刀。那人便与板垣扭打在一起，板垣受了伤。凶手是士族出身的小学教员相原尚褫，此人狂信尊王论。台下听众见出了事，不免骚动起来。这时，只见板垣忽然跳起，虽血流不止，犹大声呼道：“板垣纵有一死，但自由不死，自由不死！”台下听众激动万分，齐呼：“自由万岁！不怕牺牲！”消息传开，各地党员纷纷准备长刀、竹枪、草席旗，准备与政府拼命。

形势极富爆炸性。住在东京的岩仓遥望西天，焦虑万分：“这不是面临法兰西革命时乱党蜂起的前夜了吗？伊藤公早日归来，早日归来呀！”原来，这年3月14日，伊藤率伊东已代治、西园寺公望等赴欧考察立宪国宪法去了。临行前，岩仓面授机宜：“制宪不能违背宪法钦定、天皇大权不致旁落两大方针。”伊藤等依此而行，选中德国宪法为蓝本，采纳柏林大学和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戈耐斯特、斯泰因的建议，决定在制定宪法中贯彻“君权超越立法之上”的方针。

1883年8月，伊藤回国。岩仓没等到这一天，已于7月逝世而去。伊藤回国，随即以制宪调查局局长的身分，主持制定宪法。伊藤召请井上毅起草《宪法》、《皇室典范》，让伊东已代治起草《议院法》，让金子坚太郎起草《众议员议员法》、《贵族院令》，又聘用德国法学专家罗埃斯莱尔和戈耐斯特的学生毛斯为顾问。各人分头执笔，不舍昼夜，不提。

且说这一期间，自由民权运动大起大落。先是1882年11月，政府指使三井家族出旅费2万元，让板垣、后藤结伙出国考察，自由党公开分裂。

此后，自由党下层党员深入地方，与当地农民举行暴动。继1882年11月福岛农民暴动后，1883年3月在新潟县高田也发生动乱。1884年5月在群馬县，8月在名古屋，9月在茨城县加波山，11月在埼玉县秩父，12月在长野县饭田，先后发生武力反抗事件，关东地区烽烟滚滚。政府出动军警血腥镇压。板垣回国后，于10月宣布解散自由党。不久，大隈宣布退出立宪改进党，民权运动遂告失败。

斗垮民权运动，伊藤等加紧制定宪法。1887年8月，确定了宪法草案。1888年4月，伊藤任枢密院议长，在院中设制宪会议。天皇睦人命人在会议

现场设卧榻，日以继夜地与伊藤等逐条审议，因忙于“钦定”，连4皇子猷仁病亡也置之不顾。1889年1月，宪法定稿。

到了1889年2月11日，即所谓神武天皇即位纪念日，在皇宫举行颁宪仪式。那天，睦仁身着大元帅礼服，落座在路易十四式的御座上，居高临下地俯视分列静立的大臣、华族、皇后、贵妇及外国使节。

“总算到了这一天。”睦仁心中得意。按程序，伊藤手捧宪法递予内大臣三条，三条敬呈天皇。睦仁取过宪法后，高声朗读《颁宪敕语》。声音一落，首相黑田急趋几步，躬身从天皇手中敬取宪法，回班站定。此时《君之代》奏响，宫外礼炮声大作。天皇略一点头，转身回宫。至此，下赐宪法仪式结束。直到这时候，与会者方从日文、英文版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得知天皇“总揽统治权”、“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国会、内阁、法院不过是皇权附庸等具体内容。

正是：

政坛风波时时扬，你方唱罢我登场。

明争暗斗无止休，萨长藩阀坐庙堂。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耀武威谋取朝鲜 袭兵船中日开战

卫国御敌缺炮舰，慈禧独钟颐和园。
多年辛苦付东流，百年犹记黄海冤。

话说日朝两国为一水相隔的邻邦，自古以来来往密切。古代日本统治者屡屡有图谋朝鲜的侵略活动。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把大规模入侵朝鲜作为“扬国威”、兵犯大陆的前哨站。1873年，“征韩论”甚嚣尘上。1876年，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门户。1882年，乘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又逼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随即驻兵京城。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以“协助独立革新”之名，行侵略之实，逼签《汉城条约》，无理要求朝鲜谢罪、赔款等。由于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随着日本逐步加紧控制朝鲜，中、日矛盾也日益激化。1885年4月，中日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共同保护”朝鲜。

1874年日军兵犯台湾后，李鸿章、奕訢等洋务派官僚于1875年筹建海军，以制驭“狡焉思逞”的日本政府。清政府也曾掏出大把银子，从英国、德国购买了“定远”、“镇远”等主力铁甲舰和“致远”、“济远”、“经远”等巡洋舰。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拥有大小船舰20余艘，颇具规模。但由于朝廷腐败，稍有成绩，便不思进取起来，只管把钱财用于享受。1894年为慈禧太后60大寿之年，为庆寿大典，1888年以后北洋水师未添新舰。1891年以后更索性挪用海军费，大兴土木，修造颐和园。

反观日本，在天皇政府的引导下，举国一片备战狂热。连小学生作游戏和也不忘“一定要击沉定远舰”。1890年，海军大臣桦山资纪提出把现有海军舰船由5万吨增加到12万吨的扩军计划。1893年2月，天皇发布造舰诏书，宣布6年之内，皇室每年捐助30万元，文武百官各自献纳1/10的薪水，凑起来定购洋式战舰。同年5月，日本政府公布《海军军令部条例》，规定军令部长直属天皇，便于对外开战。同月，又公布《战事大本营条例》，组建作战总指挥部。就在清廷歌舞升平之时，日本加紧战争准备，伺机以求一逞。

机会终于到了。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4月底，义军攻克重镇全州。李朝政府招架不住，请求清政府发兵助战。日本极力怂恿清朝出兵。当清朝出兵时，日本不请自来，乘机出动大军，抢占朝鲜战略要地。不久，义军停战，清朝建议两国同时撤军。日本却赖着不走，进而于6月22日以武力为后盾威压朝鲜实行“改革”。7月16日，日英改订条约谈判成功，日本政府取得英国的支持，便准备开战。

7月25日，日舰突然袭击清军驶至丰岛附近的中国运兵船，是为丰岛海战。7月29日，日军进攻牙山附近成欢之清军，是为成欢陆战。日军在海陆两线均获初胜后，于8月1日向中国宣战，清政府也于同日对日宣战。

且说9月17日，黄海大东沟一带，万顷海波风平浪静，初秋的朝阳映照着无际的海面，欢快的海鸟飞翔在蔚蓝的天空，海天构成的世界显得静穆、柔和、悠远。偶有一阵海风吹来，大清帝国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的龙旗便猎猎作响。刚刚完成护送援军到平壤任务的清舰接到提督丁汝昌正午出发的命令后，正在作返航准备。丁汝昌正为中日海军力量对比逆转而感慨万千、恨恨连声之时，忽有兵士来报：“发现南方有黑烟！”丁汝昌从沉思中

猛醒过来，接过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镜中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了。令他奇怪的是，这支疾驶而来的舰队竟挂着美国国旗。“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大的舰队呀。”丁汝昌心里暗道，“莫非是日舰企图利用美国国旗打掩护，再施其偷袭惯技？”丁汝昌心里暗骂：“可恨的日本海盗，真狡猾呀！”“升火起锚，准备战斗！”他连发命令。丁汝昌办事一向谨慎，他恐误伤美舰，故而又爬上舰桥仔细观察。中午12点，美国旗突然都换成日本旗。一场海上激战即将发生。

大战在即，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战舰，中方10艘，日方12艘；吨位，中方约3万吨，日方约4万吨；船速，中方平均14海里，日方平均16海里；重炮，中方21门，日方11门；连射炮，中方6门，日方67门。显然，从综合战斗力来看，日舰队占有优势。对北洋舰队尤为不利的是，海战在护送陆军运输船的过程中发生，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舰队的机动性。

北洋舰队迅速排成雁行阵，而日本舰队在司令官伊东佑亨的指挥下排成鱼贯阵。中日双方一横一纵，两阵对圆。12时50分，“轰隆隆”一阵巨响，在相距6000米时，“定远”号首先发炮轰击。炮弹激起巨大的水柱，但都未击中目标。日舰继续前进，直到相距3000米时，才发炮回击。双方不停发炮，炮声震天，硝烟蔽海。日舰按速度分成两队，由1871年留美的坪井航三指挥“吉野”号，同年留英的东乡平八郎指挥“浪速”号，从北洋舰队主阵前绕过，飞快地扑向其右翼，攻击小舰和弱舰。

“超勇”和“扬威”两舰首先遭难。这两艘木质包铁旧式巡洋舰，在速度迟缓、武器陈旧的情况下，仍同号称“帝国精锐”的“吉野”号等4舰奋力拼战。不久，二舰先后中弹起火。

“吉野”号等舰得手，日军士气大振。旗舰“松岛”号也急于立功，迅速向右翼迂回。此时，北洋舰队已把日舰队分成两截。日军主力舰绕到北洋舰队右翼去后，弱舰“比睿”号、“赤城”号、“西京丸”号正好撞在中国海军的炮口上。“定远”以重炮猛轰“松岛”等舰，“镇远”等舰则围攻“比睿”等3舰。不一会儿，“比睿”、“赤城”两舰受重伤退出战斗。伊东大为惊骇，暗赞道：“这‘定远’号果然厉害，不愧是东洋第一巨舰！”急令舰队集中炮火攻击“定远”号。

战至下午1时半，日舰渐占优势。且说“定远”打第一炮时，汝昌正在飞桥之上观察敌情，不想这一炮震落了飞桥，汝昌摔伤。不久，信旗设施又被击毁，整个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北洋水师诸舰陷入混乱。丁汝昌受伤后，仍端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定远”管带刘步蟾急请丁汝昌允其督战，丁汝昌点头同意，摇其臂曰：“君共勉之！君共勉之！”这时，“吉野”等4舰开始从北洋舰队右翼向左迂回，逼近“定远”，准备施放鱼雷，情形万分危急。

突然，中国舰群中有一舰开足马力，劈浪疾行，迅速驶出“定远”之前，准备保护旗舰。丁汝昌定睛一看，是2300吨重的“致远”舰。“致远”以1敌4，毫无惧色，只管鸣炮冲击前进；但毕竟寡不敌众，舰身多处被敌炮击中，烟火腾腾，直冲云霄。日舰连续开炮猛烈射击，“致远”奋力反击，弹药将尽。激战中，前方出现“吉野”号。“此舰乃日舰中攻击最为猖狂者，若将其击沉，日军必败！”管带邓世昌透过浓烟烈火，狠狠盯住骄狂的“吉野”。他毅然下令：“加快速度，撞沉吉野！”但见那“致远号”如同一条负伤的火龙，怒吼着直冲日“吉野”舰而来。坪井航三见状不妙，惊呼：“邓

世昌拼命来了，快躲！”“放鱼雷！”日军忙将鱼雷发射出去。只听“轰”地一声，“致远”中弹了，锅炉被炸裂，舰体左倾，海水涌入，顷刻沉没。舰上官兵纷纷落水，邓世昌及其随从同时落海。刘忠将救生圈拿来高喊：“大人，请用！”邓世昌拒不接受。适有一中国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快离舰！”世昌满腔悲愤，脸上的泪水与海水淌成一片，大呼：“阖船俱没，义不独生！”紧握双拳，闭目自沉。爱犬“太阳”急速游过来衔其臂不令溺，被世昌赶开。“太阳”又游过来衔其发，世昌毅然按住“太阳”的头，人犬随即没入波涛之中。海战后，光绪帝闻知世昌壮烈殉国，感动不已，亲赐挽联：

此日漫挥天下泪，
有公足壮海军威。

“致远”与敌酣战之时，与“致远”同在舰队左翼的“济远”就挂起“本舰已受重伤”的信号旗，准备逃离战场。既见“致远”中雷沉没，“济远”管带方伯谦大惊失色，连呼：“快撤，快撤！”“济远”慌不择路，胡乱狂奔，结果撞上“扬威”号。此时“扬威”舰上官兵刚扑灭大火，准备再战，却万未料到被“济远”撞沉。

“吉野”等4舰攻击左翼得手，便调转炮口攻右翼“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沉着应战，下令：“开炮攻敌！注意灭火！”全舰官兵各守炮位，力战4舰，毫无惧色。激战中，一发炮弹击中指挥塔，林永升不幸中炮，倒在血泊之中。“经远”舰不断遭敌炮火猛烈打击，舰上烈焰滚滚，不久沉没。全舰官兵200余人，生还者仅16人。

在从1点半到3点的1个半小时战斗中，“超勇”、“扬威”二舰焚毁，“致远”、“经远”二舰沉没，“济远”、“广甲”二舰逃遁，中方只有4艘军舰还在坚持战斗。“定远”、“镇远”虽弹痕累累，前舰主炮仍在不停怒吼。鏖战至3时30分，“轰！轰！”，“镇远”发射两颗巨弹，命中日旗舰“松岛”号。“轰隆隆”几声巨响，“松岛”的火药库爆炸了，舰体剧烈震荡，烈火冲天而起，死伤达84人。

“定远”、“镇远”等舰甲厚炮巨，日舰久攻不下。伊东在望远镜里，眼看身中千余弹的“定远”还在发炮战斗，不禁长叹一声，道：“‘定远’真是打不沉的啊。”至5时40分，伊东无可奈何地下令：“全舰队退出战场！”大海上烟雾连成一片，日舰渐渐驶远。

见日舰首先退出战场，丁汝昌便率剩下的几艘军舰驶入旅顺口。他马上将战况报告李鸿章，并要求严惩临阵脱逃的方伯谦。李鸿章为避开朝野的指责，便下令将畏敌避战的方伯谦正法。

黄海海战，北洋水师损失战舰5艘，官弁死87人，水手死伤1400余人。日本舰队5艘军舰受重伤，但无一沉没。从此，黄海制海权落入日军手里。

就在黄海海战的前几天，清军已在平壤同日本陆军展开一场血战。驻守平壤的清军有奉军左宝贵部、毅军马玉昆部、盛军卫汝贵部及丰绅阿所部奉天练军盛字营、吉林练军等4支部队。8月下旬，叶志超率败军从成欢撤至平壤。叶是名义上的驻平壤诸军总统领。但败将升官，军心不服，左宝贵成为实际上的指挥者。

9月4日，左宝贵正在苦思破敌良策，忽骑探来报：“日军已分兵前来围攻平壤，各路兵力分散。”左宝贵闻听此讯，拈须沉思片刻。待主意一定，便建议叶志超：“集中兵力，先打击敌人一路，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叶志

超点头表示同意。7日，左宝贵作了以下布署：7000人分路向平壤南部、黄州方向出击，3000人向元山方向出击。此计划大胆、周密，诸将一致赞同。部队随即出发，谁知叶志超却临阵变卦，他觉得自己身为一军统帅，却让部下立头功，太没面子，竟急速召回已经出发的部队。叶志超的畏敌如虎、消极避战，使日军免遭厄运。日军乘机于9月14日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日军兵临城下，叶志超慌忙召集诸将商议退敌之策。“诸位，”叶志超挤了挤一对老鼠眼，道，“今城已被围，我等如何办才能保万全呢？”诸将相视不语。丰绅阿脖子一缩，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其他诸将仍不作声。叶志超道：“那么依丰将军之见，我军暂退义州如何？”左宝贵大声道：“吾以为不可！敌人孤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军不返，不敢再藐视中原。”见叶志超一双鼠眼死死盯着自己，左宝贵声音稍微放低，但庄严之色丝毫不减，一字一板地说：“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出资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说到激昂之处，左宝贵提高声音：“报国在此时，此城为吾冢矣！”叶志超心虚面红，左顾右盼，希望有人出来说话解围。左宝贵手按佩剑，仰天垂泪道：“诸君勉之，共退日军为盼！”言毕匆匆出帐。诸将感奋，纷纷奔赴城头。

15日凌晨，枪炮声大作，日军从南、西南、北、东北4个方向对平壤发起总攻。左宝贵负责守卫的城北牡丹台、玄武门一线首当其冲。玄武门外共筑有堡垒5处，分两重。日军元山支队首先进攻牡丹台外侧西北二垒。守军不畏日军猛烈的炮火轰击，高呼杀敌，英勇反击。日军在阵地前丢下许多尸体，仍拼死突进。双方短兵相接，拼杀多时，守军大多阵亡，西北二垒先后失守。就在元山支队进攻西北二垒的同时，朔宁支队开始进攻东北二垒。清军力战不支，二垒先后失守。至此，牡丹台外侧四垒全部失守，牡丹台置于日军炮火的直接威胁下。

牡丹台是平壤玄武门外的一个制高点。日军占领外围堡垒后，立即列炮于垒上。“轰！轰！”日军排炮向牡丹台守军集中轰击。守军凭险据守，以速射炮向进攻之敌步兵迅猛还击。日军伤亡惨重，无法前进，战斗呈胶着状态。日军调集更多的大炮，拼命轰击。硝烟过后，堡垒胸墙，速射炮均被击坏，清军士兵大都战死。日军乘势发起冲锋，蜂拥而上，牡丹台失守。

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日军大呼小叫，挥旗舞臂，十分嚣张，不禁怒从心头起，便快步登上城楼，亲自燃放大炮向敌军轰击。36发复仇的炮弹怒吼着射向敌阵，牡丹台上的日军忽然停止喊叫，纷纷倒下。“给我狠狠地打！”左宝贵对官兵大吼。部下士气大振，枪炮声响成一片。正酣战间，忽一炮弹飞来，击中炮位，弹片楔入左宝贵肋下，大股大股的鲜血染红了将军的战袍。“大人！您受伤了。”护卫惊呼。“莫怕，给我包扎一下。”左宝贵沉着地说。宝贵裹伤再战，日军大骇，发炮如雨。此时，又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挣扎着站起来，吟起宗泽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诸君勿忘杀敌报国！”言毕气绝而亡，成为第一个在甲午战争中殉国的高级将领。

左宝贵牺牲后，奉军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日军乘势占领了玄武门。此时，马玉昆在大同江岸，卫汝贵在西南门，分别击退了进攻的日军，平壤战局还获胜有望。但是，贪生怕死的叶志超惊慌失措，接连下令：“快退！趁雨夜赶快撤退！”当夜9时许，叶率清军仓皇撤退，一直狂奔500余里，逃过鸭绿江。驻朝清军大乱，死伤无数。日军乘势拥过鸭绿江。山县有朋的第

1 军渡过鸭绿江后，大山岩率领的第 2 军在花园口登陆。两路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单说大山岩指挥下的第 2 军，10 月在花园口登陆，11 月初占领金州、大连。继于 22 日占领旅顺，开始了连续 4 天的血腥屠城。被杀中国军民横尸街头，旅顺城里一片死寂。至今屹立在城内的巨冢万忠墓，仍在控诉着当年日军的暴行。

正是：

友邦有难遣使求，应邀入朝未袖手。

堂堂王师竟折戟，总惹后人泪涕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促还辽日俄结怨 夺高地滥用肉弹

逐鹿东北炮声响，中华沃野变战场。
可恨清廷鲜羞耻，声声中立天良丧。

且说清军屡战屡败，日军杀过鸭绿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列强眼见日本因胜利而狂妄，野心越来越大，不觉顿生几分疑虑与嫉妒。1894年10月8日，英国驻日公使特伦奇询问道：“贵国连战皆胜，实在是可喜可贺。但可否在各国保证朝鲜独立和清国赔偿日本军费等两项条件下，握手媾和？”伊藤尽量伸长脖子，挺起胸膛，以增加身高，大声说到：“帝国政府认为，关于如何结束战争的条件问题，不得不暂且拒绝发表。”特伦奇俯视着伊藤花白的头顶，心中暗暗发急，问道：“那么原因何在呢？”伊藤一翻白眼，冷冷答道：“因为帝国政府正处于战争状态，根据目前事态的发展，还不能考虑足以保证使谈判结果满意的问题。”言下之意是还要对清廷进行更大的打击，以攫取更多利益。日本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特伦奇甚觉没趣，只好告辞。

1895年1月20日，日军第2军按大本营作战方案，在25艘军舰和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再次施展其抄后路的惯技，开始在山东荣成湾龙须岛登陆。同日，日军占领荣成。1月31日，也就是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兵部右侍郎邵友濂到达广岛议和的同一天，日军占领威海。北洋舰队困守威海港内，全军覆没已指日可待。伊藤认为，必须趁此机会消灭北洋舰队，方能迫清政府完全屈服。于是，他便以清使地位低、未带谈判全权委托书等为借口破坏议和。张荫桓等据理力争无效。2月5日，中国代表被逐往长崎。张荫桓等通过美国驻日使馆居间调停失败，被迫于2月12日由长崎回国。就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其残部向日军投降。消息传开，广岛日军大本营里一片欢呼声。北京紫禁城养心殿中却是鸦雀无声。神情沮丧的光绪皇帝来回踱步。是和？是战？他反复思量，愁苦不堪。思来想去，他觉得战和皆无可恃，不禁潸然泪下，只好去找日本所说的“位高望重”之人。他想到了李鸿章。李因为朝鲜战事失败，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3月2日，光绪授予其全权代表敕书，委以议和重任。3月17日，李鸿章到达日方指定的议和地点马关。20日，两国全权代表会聚于春帆楼。这天，伊藤博文的心情好极了，心想：“战争进展如此顺利，条约签订在即，狠狠宰一把是毫无问题的。”想到此，不由得一双小眼睛眯成两条细缝，像是在笑，却不时射出阴冷之光。他对李鸿章说：“中堂，时光荏苒，已有10年不见了吧？”“是的，是的，难得相见。”李鸿章一脸堆笑，频频点头。“不过，每次见面总有问题需要解决，真想有那么一次不带任务的畅谈。”李鸿章话锋一转，故作亲切轻松状，恳切之情溢于言表。“职务在身，不可能哟。”伊藤装出甚感遗憾的样子，其实心里乐得像是开了花。“这次的事真是令人痛心！”李鸿章面露沉痛之色，“在亚洲，我们两国是近邻，且是同文之国，有什么理由互相寻仇？我相信相争是暂时的，友好相处才是长远的。如果寻仇不已，那么，对我国有害的事，未必对贵国有利。试看欧洲各国，兵力虽强，不轻起衅。我们两国应当效法欧洲，努力使亚洲大局稳定，永结和好，亚洲黄种人就不会被欧洲白种人所欺侮。”

听着李鸿章的一番宏论，伊藤心中乐道：“这糟老头子，舌簧之术不减

当年哪！但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让我放弃口中之肉，真格是白日作梦！”心中虽如此想，口里却说：“中堂之论，甚合我心。”接着话锋一转，故作不明地刺激鸿章：“10年前我来天津时，已与中堂论事，当效法欧洲，为何贵国至今一无变更？”鸿章咧嘴苦笑一声：“中国的变革，总是囿于旧习，实在是难哪！记得当时贵大臣劝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政事，应当由渐而来。今转瞬10年，仍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憾，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李鸿章略一停顿，还想再唠叨一会儿，一旁听得不耐烦的外相陆奥宗光急地站起，道：“中堂远道而来，宜早歇息，有话以后说，勿急，勿急嘛。”

李鸿章焉得不急？3月5日至9日，日军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山海关已遥遥在望了。伊藤、陆奥挟战场胜利之威，步步进逼。第二、三次谈判，李鸿章的停战提议未被采纳，十分被动。3月24日，李鸿章谈判后回住处途中，被军国主义狂徒小山丰太郎枪击成重伤。一时国际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日本政府。伊藤等担心列强乘机介入，答应先停战3周，以利议和。4月15日，两国全权代表于马关春帆楼举行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苦苦哀求再削减几千万两赔款。伊藤强调：“已让到尽头，万不能改。”4月17日，双方订立《马关条约》，内有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支付赔款2亿两白银等条。伊藤见李鸿章签了字，咧嘴笑了起来。

未容伊藤高兴几天，俄国公使就来敲日本外务省的大门了。他气哼哼地对外务次官林董说：“敝国政府认为，远东应维持现状。割让辽东半岛妨碍了这一点。而且，割辽对朝鲜独立、各国商业利益也都有诸多不便之处。各国对割辽之事都很关注，望贵国政府三思。”林董还没从俄国的威胁中清醒过来，法、德两国公使又先后来访。看来三国的行动是事先策划好的。4月23日对伊藤来说是最长的一天，这天他得知三国要迫日还辽，急得抓耳挠腮，连忙请求英、美出面调停，但因两国宣布中立而破产。4月30日，日本宣布接受劝告，永远放弃占领辽东半岛，因为日本自知无力与三国对抗。但中国为收回辽东半岛，又付出3000万两白银。俄国也以“促还辽”有功，乘机大肆掠夺中国权益，强租旅顺、大连。

且说日本对三国干涉怀恨在心。同年出版的杂志《太阳》发表题为《卧薪尝胆》的文章，恨恨地说：“对三国的好意，不可不谢，我帝国国民决不忘恩之民！”“卧薪尝胆”的口号风行全国，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狂热席卷日本列岛。

俄国不把日本放在眼里，1900年乘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东北全境。日本反应强烈，提出抗议。沙皇尼古拉二世撇撇嘴道：“无条件撤兵？没门儿！即使开战，也在所不惜。”双方都加紧作战准备，战争一触即发。

1903年8月，俄远东总督阿历克塞也夫海军大将在旅顺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决定：以4万人固守旅顺要塞，7千人防守海参崴，3万人守备鸭绿江，以阻击日军；再编成两个独立野战兵团，作全军的机动部队；波罗的海舰队到来后，便与日军决战。部署完毕，阿列克塞也夫清清喉咙，得意洋洋地预言道：“伟大的俄国舰队会封锁住整个日本海岸！”“慄悍的哥萨克将成功地登上每一个日本小岛！”“乌拉！”诸将呼喊起来。“日本这个国家将会从地球上消失！”“乌拉！”又是一阵欢呼。“俄罗斯帝国将像不落的太阳照遍全世界！”“乌拉！乌拉！”与会将领们像发疯般地狂呼，鼓掌，然后拥入舞池，通宵达旦地跳个不停，仿佛日本已被打败一样。

同年12月，日本任命东乡平八郎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参谋总长

大山岩提出了三阶段作战计划。为实施此计划，整整一个冬季日本海陆两军都在进行军事演习，大批密探在中国东北活动，日本政府还发行了1亿元军事公债。

放下日俄双方暗中较劲不提。单说到了1904年2月8日，旅顺口俄海军俱乐部里，灯光辉煌，乐曲袅袅，军官们翩翩起舞，陶醉在歌舞升平的世界里。太平洋舰队的7艘铁甲舰、6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都停泊在旅顺港。入夜，舰上灯火通明，军官们离舰跳舞去了，水兵们都在舱里沉睡。几个值更人员，没精打彩地踱来踱去，等待下岗。午夜时分，突然传来隆隆的爆炸声。顷刻间，沙俄的3艘铁甲舰，东倒西歪，沉向海底。这时，舞池里的军官们停住舞步。砰的一声，舞厅的门被撞开了，值班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日本人偷袭！”军官们一愣，随即炸了营似地乱作一团。

尼古拉二世闻讯，连骂：“卑鄙，卑鄙！”9日，俄对日宣战。10日，明治天皇对俄宣战。

战争开始后，从2月初至5月初，日本舰队先后向沙俄舰队进行了8次攻击。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被炸死，其后任司令因循保守，致使日本夺得制海权。接着日军发起辽阳战役，重创俄军。

在辽阳会战的同时，旅顺要塞争夺战也在激烈进行。由于海上被日本舰队封锁，陆上又被切断了与辽阳、沈阳俄军的联系，旅顺顿成孤城。但是，旅顺城防坚固，守军5万余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也是一个久经战事的老手，所以当时西方报刊称旅顺为攻不破的要塞。

负责攻打旅顺的是乃木希典。这乃木乃长洲藩武士，五短身材，八字胡，双目如狼，凶狠鲁莽。他在1868年的戊辰战争中，立下战功。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乃木担任前线指挥官，与西乡军激战时负伤，丢失军旗，欲引咎割腹自杀，以向天皇“谢罪”。天皇非但未治其罪，反而嘉奖其作战英勇，官升陆军中佐。乃木感激涕零，对天皇忠贞不贰。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发，乃木升为少将，任第1旅团长。出发前赋诗明志道：

肥马大刀尚未酬，
皇恩空浴几春秋。
斗瓢倾尽醉余梦，
踏破支那四百州。

在中国土地上，乃木舞动“大刀”，制造了屠城血案，杀得偌大个旅顺城只剩36人。战后，乃木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二师团长。

此次与俄作战，乃木旧地重来，心中不禁涌起无限感慨：旅顺城依旧，但守卫者已由辫子兵变成了“北极熊”。能否拿下旅顺，关乎皇国国运。他暗下决心，死也要把旅顺拿下来。

乃木集中5万日军，于8月19日下令向旅顺发起第一次总攻。日军冲锋异常勇猛。那俄军困兽犹斗，在阵地上架起机关枪，只管向以密集队形冲锋的日军猛烈扫射。“突！突！突！”机枪喷射着死亡之焰。前面的日军哗啦啦倒下一片。“效忠天皇，万死不辞！”后面的日军又狂喊着杀过来。由于俄军经营旅顺多年，工事异常坚固，据险抵抗，日军伤亡惨重，总攻失败。10月末，日军第二次总攻也未能奏效。

两个多月过去了，日军血流成河，攻克旅顺还遥遥无期。11月26日，第7师团驰援乃木，但付出1万人的代价后，第三次总攻仍以失败告终。乃木又气又急，茶饭不进，呆在指挥室里焦躁不安，走来走去，心想：“要是

再拿不下旅顺，只有剖腹自尽以谢‘皇国’了。”过度焦虑使本来就瘦儿巴几的乃木病倒在床。

强攻旅顺久不奏效的败报传到设在烟台的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大山岩怒气冲冲。幕僚们见状，议论纷纷：“这个乃木只知蛮干！”“没头脑，不配当指挥官！”“干脆把他撤掉算了！”“肃静！”大山岩喝了一声，“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听令！你去旅顺代乃木指挥。”儿玉忙点头。“这件西装背心，你拿去穿。”说罢，大山脱下背心递给儿玉，“你可要自爱！”儿玉知道这背心的含义和份量，“叭”地一个立正，领命而去。明治天皇却十分信任乃木，坚决反对撤换他，并派出援兵。于是，方有第7师团的行动。

闻听此讯，乃木又羞又急道：“知我者陛下也。臣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连滚带爬地从床上起来，召集参谋人员，转而筹划集中兵力进攻203高地。这一次，乃木从各师精选3000多人，组成敢死队，想靠“肉弹”战术取胜。每个敢死队员斜挎两条白带子，号称“白桃队”，以便夜里相互识别。出发前，乃木亲自为敢死队员送行。只见他低头鞠躬，道一声：“拜托了！”并一一握手告别。众敢死队员齐呼：“誓死效忠天皇！”众敢死队员饱餐一顿后，扑向203高地。

11月28日夜，夜色朦胧中，敢死的“肉弹”们像一个个白点一样悄悄移动，迅速逼近高地。俄军连日苦战，累得人困马乏，纷纷蒙头大睡。直到日军前进至离高地第一道防线30米时，俄哨兵才发现这些可疑的白点，立即拉响警报。顿时，俄军从睡梦中惊醒，端起机枪乱射起来。然而为时已晚，中弹的日军倒下一片，后继的日军踏过尸体，“呀！呀！”地叫着杀上来。逼得第一道防线的俄军逃往第二道防线。日军冲上了203高地。

次日，俄军反攻，双方展开肉搏战，日军又被赶下203高地。第三天，儿玉接管了乃木的指挥权，严令“肉弹”继续攻击。俄军拼死反击，日军死战不退。双方拉锯战进行了7天。12月6日，日军终于重占203高地。俄军不支，撤出阵地。在203高地这个不大的小山包周围，日军伤亡1.6万人。

占领203高地后，日军掌握了制高点，旅顺口尽收眼底。乃木目露凶光，不断下令：“架起大炮，给我猛轰市区和港口！”此时俄军已成瓮中之鳖，坐等挨打，损失惨重。1905年1月1日，旅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开城向乃木投降。3月，乃木指挥第3军投入奉天会战，将俄军击溃。此后不久，日海军又在对马海峡歼灭万里来援的波罗的海舰队。俄、日都无力再战，在美调停下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结束。

正是：

一将成名万骨枯，父丧子亡向谁诉？

几度血战二零三，夜半犹闻野鬼哭。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胜俄国凶焰万丈 哈尔滨伊藤遇刺

拼死斗败北极熊，帝国凶焰盖亚东。
军国血花红胜火，花繁时节苦果生。

上回说到日俄战争结束，乃本凯旋回国。部队穿过设在东京的凯旋门时，乃木盯着白色的“祝捷”大字，眼前浮现出战死在 203 高地的儿子和“白襖队”的“肉弹”们的惨状，接着想到临阵被接管指挥权，百感交集，不由吟出汉诗一首：“皇师百万征强虏，野战攻城尸作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吟罢，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惨胜！惨胜！此番回国，真是前途未卜，实难预料呵！”

待进官见驾，乃本垂首叩述：“攻击旅顺时达半年之久，付出最大牺牲，此皆微臣不敏之罪，恳请赐臣剖腹谢罪。”明治天皇道：“卿为国家操劳，朕甚为嘉许。两位令郎血洒疆场，忠勇可嘉，切望节哀。国事为重，国事为重嘛！”毫无责怪之意。

在这种场合，天皇当然要作出沉痛的表情。但再想到此战迫使俄国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全面控制，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及有关特权均无偿转让给了日本；北纬 50° 以南的库页岛及其附近一切岛屿也划归了日本，列国已对日本刮目相看，天皇竟难抑心头兴奋。见乃木惶恐不已，天皇特赐敕语，嘉奖其“功勋业绩”和“将士之忠贞勇武”。不久，任命乃木为军事参政官。乃本感激涕零，特意向天皇献上一匹白色阿拉伯良种马。

这匹马颇有些来历，原本是旅顺要塞司令、俄国将军斯特塞尔的坐骑。1905 年 1 月 1 日，斯特塞尔开城向乃本投降，两人相互握手致意。斯特塞尔称赞日军“勇武”，乃本则称赞俄军防御玩命。相互吹捧一阵，斯特塞尔把自己的坐骑赠给乃本。乃木见那马毛色雪白，耳圆胸阔，确是一匹良驹；加之其手下败将之骑，另有一番意义，便龇牙一乐道：“此马真乃良驹，但身为天皇之臣，不敢私受，宜献给天皇。若天皇陛下转赐给我，我将细心照料。”天皇爱马，更宠爱乃木，便将此马回赠乃木。此马一经沾上天皇的灵光，当即身价倍增。那乃本果然亲自过问添草加料，小心饲养，不提。

1907 年 1 月，天皇为培养华族子弟，造就帝国的肱股之臣，发诏命乃木为学习院院长，监督华族子弟教育之事。乃木深知此项任命的寻常，便夜以继日向学生灌输“履圣人之道”、“崇皇国之懿风”、读经修身、通晓国典的学规，为皇室国家培养“纯忠至诚”的文臣武将。天皇褒奖有加，晋封其为伯爵。

那乃木受天皇庇护，宦海沉浮，且按下不表。单说日本战胜俄国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日益活跃。以头山满、内田良平为首的军国主义团体黑龙会反对日俄议和，叫嚷割占整个库页岛和滨海州，勒索 20 亿元赔款。后见报刊不断报导政府如何让步，准备接受俄国不赔款、不割整个库页岛的要求，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日益愤怒，整日喝酒，痛骂当政的首相桂太郎和首席谈判代表小村寿太郎是卖国贼，骂罢便筹划寻衅闹事。

经一番密谋，内田和进步党的在野政治家河野广中、小川平吉接头联络，组织和谈问题同志联合会，动员一大批战亡者的孀妻孤老，准备 9 月 5 日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国民大会，以取得国民支持，尤其是深受战争其害的人们支持。这些孀妻孤老们的丈夫、儿子死在了战场，又几乎把所有家当捐给了

战争，本指望能在战争胜利后得到政府的照顾，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因失望而牢骚满腹，愤愤不平。

警视厅预先得知消息，事先用圆木封锁公园入口。9月5日上午，内田、河野等早早来到日比谷公园，见人被堵在门口越聚越多，便率先爬过圆木栅栏，随后大批群众一拥而入。11点钟，内田、河野等出现在讲台上。他们看到有3万多人站在台下，情绪激动，心中暗自欢喜。待一阵乱嚷过后，河野被推选为议长，上前宣读决议，并高呼：“和约贻误皇国！”“内阁废约谢罪！”“继续作战，粉碎敌军！”内田随后鼓三寸不烂之舌，发表煽动演说：“我们聚会就是为了反对这个卖国的日俄和约。我们向天皇请愿，要求立即撤小村寿太郎的职，重新进行条约谈判，要求俄国割让库页岛，割让滨海州，要求赔款20亿日元。天皇万岁！”他话音一落，台下顿起一片欢呼声，群众狂热异常。

这时，突然从远处跑来一队警察。原来，首相桂太郎知道了这个集会，怕闹出乱子，就派警察驱散集会群众。这一驱赶，把不满的群众激怒了。他们纷纷拥向内务大臣的居所，将石头、酒瓶往院子里砸去。人们余恨未消。有人高呼：“去砸御用报馆《国民新闻》！”人群汹汹而来，报社的人早吓得没影了。一伙人用石头砸、用火烧窗户，把铅字乱倒一地。打红了眼的人群，顺便把平日作威作福的警察所在的岗亭、警署一把火烧得精光，并用棍棒、石块与警察混战，双方打得头破血流。东京接连大乱了两天，桂太郎急忙宣布戒严。日比谷公园烧打事件后，桂内阁引咎辞职。

战胜俄国后，日本便迫不及待地要吞并朝鲜。1905年11月9日，作为日本政府的特使，伊藤博文携带明治天皇的亲笔信，来到了朝鲜首都汉城，逼迫韩国皇帝李熙订立日韩保护条约。李熙心里又恨又怕，犹豫不决。伊藤凶狠地盯着李熙，威胁说：“这个保护条约无论如何要签订，帝国政府已下最大决心，望三思而后行！”李熙只好答应与大臣们商量一下。几日后，伊藤博文等得不耐烦了。11月17日午夜，伊藤干脆派军队把大臣尽数召来，把《日韩协约》往桌前一放。在斜挎钢刀、杀气腾腾的日本兵面前，大臣们噤若寒蝉，只好画押。这样，《乙巳保护条约》便生效了。从此朝鲜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伊藤当了“统监”。1907年7月，伊藤迫令李熙把王位让给皇太子李拓。同月，又迫令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规定朝鲜一切法令、内政重大措施及高级官员任免均须经日本统监批准；更为严重的是，《秘密备忘录》中规定解散朝鲜军队。日本的侵略激起了朝鲜人民的反抗。抗日卫国的义兵运动席卷全国。

1909年6月，伊藤辞去了统监职务，改任日本枢密院院长。为协调日俄关系，这年10月，他亲赴哈尔滨，欲与俄国财政大臣柯科夫采夫密谈。殊不知，这一去，他竟再也没能回日本。

10月26日中午12点，火车抵达哈尔滨站。车停了，伊藤扭过脸去，见窗外一群俄国官员正在月台等待，为首的便是那财政大臣科柯夫采夫。车门打开，科柯夫采夫登车，两人按预定内容举行会谈。谈毕，科柯夫采夫邀请伊藤下车会见各国驻哈尔滨领事。

在护卫人员的簇拥下，伊藤走出车门。在门口，一阵冷风吹来，他不由打了个寒战。

一队俄国仪仗兵正列队迎接。一声口令，俄国兵全体立正，乐队奏起迎宾曲。伊藤边走边点头示意，不觉间心中又变得高兴起来。走过仪仗兵队列，

各国领事已站成一排，纷纷与伊藤握手。接下来就是一大群日本侨民的欢迎队伍了。只见他们手摇太阳旗，连连鞠躬，大声呼喊：“您辛苦了！”“欢迎！欢迎！”伊藤精神一振，举起右手，用力挥动。这时，一人边口喊“万岁”，边从人群后面用力挤过来。来至近旁，举枪便射。“砰！砰！砰！”三声枪响，伊藤只感到腋下遭到重重一击，随后又是两击。他脑中一片空白，嘴角动了动，便缓缓地倒下来。人群一阵骚动。卫士忙将伊藤扶起，小心抬进车厢内，横卧着放倒。伊藤此时尚清醒，边痛得咧着嘴，边有气无力地问：“凶手是谁？”一卫士报告：“可能是朝鲜人。”伊藤骂了声“巴嘎”，头一歪，停止了呼吸。时年69岁。

站台上，俄国士兵抓住开枪的小伙子。此人却不慌不忙，嘴角溢出一丝轻蔑的微笑，昂头挺胸，镇定地走出人群，等待俄国卫兵前来逮捕。他乃朝鲜的爱国志士安重根。

安重根乃朝鲜黄海道海州郡人士。青年时代眼见日本步步进逼剥夺朝鲜主权，痛不欲生。1905年起投身救亡独立运动，后在镇南浦开办三兴学校，培养爱国志士，因此屡遭日本宪兵迫害。1907年流亡海参崴，与14名爱国志士组织“断指同盟”。入盟者为明志报国，皆以刀切断左手无名指，以示义无反顾，不惜身家性命。他们寻机刺杀统监伊藤及卖国大臣。安重根宣誓3年内必杀伊藤，今日得手，故虽被逮捕，嘴角边却挂着胜利的微笑。

“伊藤博文被暗杀了！”这个消息像一声惊雷，迅速在全世界传播。日本朝野备受冲击。明治天皇闻讯，心中感伤，竟挤出几滴热泪。伊藤生前政敌大隈重信发表谈话，连称伊藤之死乃“国家不幸”。报刊舆论均为之一片痛惜之声。然而朝鲜各地，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许多人设酒庆祝，对安重根十分敬佩。

不久，天皇下达紧急敕令，日本政府迅速组成关东都督府所属旅顺地方特别法庭，对已被俄国引渡的安重根进行审判。那日，一阵哗啦啦的响声过后，戴着手铐脚镣的安重根，昂首走入法庭，双目直视对面的日本法官，镇定自若。法官问毕姓甚名谁、国籍、职业后，把眼一瞪，问道：“你平常敌视的人是谁？”安重根微微一笑道：“以前并没有敌视什么人，但近来有了一个人。”法官问：“此人是谁？”安重根声音洪亮地答道：“伊藤博文。”法官全身一颤，生气地问道：“伊藤博文公是你叫的吗？”安重根微微一笑道：“韩日两国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直呼敌酋姓名，乃国际惯例，叫他伊藤博文有何不可？”法官一时语塞，复装腔作势地责问道：“你为什么敌视伊藤公爵？”安重根大声道：“伊藤有罪，罪在不赦！13年前，他杀害了韩国王妃；5年前，他迫使朝鲜签订亡国条约；3年前，又强迫朝鲜解散军队，焚毁学校的教材，禁止人民讲演办报纸，杀害韩国人民，扰乱了东洋的和平。伊藤还参与了杀害当今国王父亲的勾当。请问这种人该不该杀？”

安重根义愤填膺，说起伊藤的罪状来滔滔不绝。“顺便说一句，”安重根正色道，“这种法庭根本无权审问我。我的爱国行动，应该按国际惯例处理。”“胡说！胡说！”法官不顾身分，气急败坏地乱嚷。安重根轻蔑地一笑，毅然站立。日本军官、检察官面面相觑。法官见状，不得不宣布退庭。

不久，旅顺地方特别法庭奉日本政府之命，判处安重根绞刑。临刑之日，安重根平静地说：“为国捐躯，我死而无憾。痛毙敌酋，快哉快哉！”言毕，引颈受刑。

伊藤遇刺后，日本国内突发事件迭起，进入多事之秋。随着资本主义的

发展而成长壮大的日本工人阶级，由于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断进行着反抗斗争。工人运动呼唤着社会主义思想。1901年5月20日，由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等6人发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因政府镇压，6月3日改名为社会平民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1904年，幸德又与堺利彦一起创办《平民新闻》。日俄战争期间，幸德以《平民新闻》为阵地，发表反战言论，影响深远。日本政府视幸德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幸德的住宅被4个警察昼夜不停地监视着。1906年，堺利彦组成社会党。1907年2月，该党遭禁止。4月，《平民新闻》被封刊。7月，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门上被人悄悄贴上传单，通栏标题为《暗杀主义第一卷第一号》。传单开宗明义道：“我乃无政府革命党的暗杀主义者，今有一言致日本天皇睦仁足下。”传单痛斥皇权神授，认为这是历史的虚构，指责天皇乃自由之敌，将被暗杀，警告明治天皇：“可怜的睦仁，你已危在旦夕，炸弹已堆在你的脚下，马上就要爆炸！”这张传单引起了官宪的注意，加紧对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标榜直接行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进行监视。国内各地密探四处搜寻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情报，随时向当局报告。

1910年5月，军警借口社会主义者宫下太吉、新村忠雄欲制造炸弹，谋杀天皇，将他们逮捕。首相桂太郎将此视为天赐良机，指使警察在各地抓人。社会主义者被捕达数百人，与宫下等制造炸弹无关系的幸德秋水也被捕了。为了避免舆论谴责，日政府立案后，从审讯到判决，一切活动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1911年1月24日，幸德、宫下等12人被判绞刑，轰动一时的所谓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至此收场。

自日比谷烧打事件，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从逮捕宫下太吉，到处死无辜的幸德秋水，一件件令人不快的非常事件冲击着天皇睦仁。这睦仁自幼体弱多病，自1878年亲政后，日夜操劳国事，不得片刻休闲，慢慢落下一身毛病。1904年冬天起患上糖尿病，至1906年1月底并发为肾脏病、“肱股之臣”伊藤博文横死之后，天皇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1911年关于“大逆事件”的判决又给其造成精神压力。加上皇太子嘉仁多病，无处理国政能力。睦仁忧心忡忡，终于尿毒症发作，卧床不起。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突告驾崩。皇太子嘉仁继位，年号为大正，日本历史进入大正时代。此一变动使举国震动。

震动最大者，当数乃木希典。乃木在天皇去世的那天早晨，正在读报，惊闻此讯，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哭号。号毕，万念俱灰，脑海里浮现出身受“皇恩浩荡”的一幕幕；西南战争丢失军旗，天皇未加罪名，免于处分；攻打旅顺，滥用“肉弹”，遭同僚攻击，日子很不好过，天皇却没有责怪之意，反有嘉奖之举；近年又担负教育华族子弟重任……“如今靠山已倒，有谁庇怜？”乃木闭上眼沉思，似乎听见无数恶鬼在悲号：“还我命来！”整日里茶饭无味，精神萎靡。“不如追随陛下于地下，不失为一个好去处。”乃木自言自语地说。

9月13日是举行明治天皇大葬之日。晚8时整，一声号炮响过，天皇的灵车驶出宫城，直奔青山皇陵而去。队列先导为近卫军乐队，长号短笛奏出的无限哀伤之曲，悲悲戚戚撒向夜空。在东京赤坂的乃木府里，一身戎装、挂满勋章、腰挂军刀的乃木，正在灯下一笔一画地写着绝命书。其妻静子立在他身后，仔细看来，只见乃木写道：“臣乃木欲追随陛下而自杀，自感罪过不浅。然明治10年丢失军旗时本应自裁，未能实现。而今深蒙皇恩，优遇

过度，愈感无颜立于天地之间。适逢陛下驾崩，吾已明何去何从。”写毕，长嘘一口气。夫妻相顾无语，沉默半日，两人按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剖腹自杀。

乃木夫妇自杀追殉明治天皇的消息，一时间又成了各家报刊竞相报导的头条新闻。皇室对乃木也褒奖有加，特许将其尸骨埋入青山皇陵，以让其永久追随天皇于九泉之下。一帮右翼分子还觉得不满意，到处鼓噪吹捧“乃木精神”，并向政府施加压力。于是，没过多久，乃木的旧宅被改造成乃木神社。乃木，这个浑身沾满鲜血的屠夫将军，一变成了“军神”，并世代享受新老军国主义分子的顶礼膜拜。

不知不觉间，乃木式的“愚忠”、“尊皇”精神成为政府竭力宣扬的楷模。军国主义的狂潮反复在日本掀起，对外扩张的狂热一个劲儿地加温。日本政府乐得国民把眼光转向海外，更加注意捕捉每一个对外用兵的时机。

正是：

伊藤开国建勋功，乃木死战逞蛮勇。

夺人之国忒毒狠，世间果真有报应？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蛇吞象二十一条 米骚动举国震荡

扬子水接富士山，相安为邻千百年。
军国魔头忒猖獗，鲸吞图穷匕首现。

话说 1914 年 6 月 28 日萨拉热窝一阵枪响，前来访问的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倒在血泊之中。7 月 28 日，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协约国和德奥同盟在欧洲展开血腥厮杀。消息传到东京，元老井上馨欣喜若狂，连呼：“欧洲大祸乱，对日本乃天赐良机。”建议大隈重信内阁抓住时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1914 年 8 月 23 日，日本对德宣战。日本派一支象征性船队前往地中海，陆海军主力却扑向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据点。

9 月 2 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9 月 17 日至 10 月 7 日，日军先后占领胶州、潍县、济南。10 月 29 日总攻青岛，11 月 7 日攻占青岛。日本海军一路南下，占领德属马绍尔、马利亚纳、加罗林诸岛。这样，日军在短短的 2 个月内就占领了山东半岛及德属南洋诸岛。日军的胜利使日本统治者欣喜若狂，决定乘机扩大在中国的权益。

1914 年 11 月 11 日，首相大隈重信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对华方针。“诸君，列强忙于欧战，我国有所作为之时机千载难逢。”一头花白头发稀疏可数，大嘴已快咧到耳边的大隈摇头晃脑地说。他又顺手拿出黑龙会提交的秘密备忘录晃了晃道：“优国之士提出合乎帝国利益的要求，本内阁据此，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计 5 份文件。”众阁僚目光一下集中到 5 个文件上。那大隈一一拿起，逐号阅读：“诸君，第一号共四款，要求承认日本继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众阁僚纷纷点头。大隈接着说道：“这第二号共七款，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并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交还期由 25 年延续到 99 年，承认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的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土地租借或所有权、筑路及开矿权。”众阁僚面露兴奋之色。大隈又读道：“第三号共二款，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号一款，规定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许割让或租借给他国；第五号共七款，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也为中日合办，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军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等。”众阁僚听罢，劈劈啪啪地鼓起掌来。会议一致议决由驻华公使日置益尽快将“二十一条要求”传达给中国民国政府。

1915 年 1 月 18 日下午 4 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驱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将“二十一条要求”面交一心做着皇帝梦的民国总统袁世凯。按照国际惯例，日本公使本应将这一文件递交北京政府外交部，由外交部转呈给袁世凯。不按惯例，显然是一种蔑视。袁世凯急于取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也就不计较是否合于惯例，慌不迭地将日置益迎入密室，与日置益公使密谈 1 小时，陪同者只有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一人。日置益极尽威逼恫吓之能事，加重语气地道：“袁大总统，若‘二十一条要求’不能很快得到承认，恐怕会发生纠纷，事态或许会难以预料。”袁世凯眨巴着小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日置益。那日置益诡诈地一笑，探头过来，道：“大总统若诚心交涉，日帝国政府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遇事自然鼎力相助。”袁世凯觉得“二十一条要求”太苛刻，一旦张扬出去，舆论哗然，那还了得？但“再高升一步”5

字实在太有吸引力了。若日本支持他称帝，何愁大事不成？想至此，对日置益道：“请贵公使容我再考虑一下，如何？”“请尽快答复。”言毕，日置益回使馆不提。

当晚，袁世凯找来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税务督办梁士诒、国务卿徐世昌等，共议对策。孙宝琦、曹汝霖道：“日本独霸东亚，乃大势也。还是完全接受日本要求为妥。”梁士诒道：“话虽如此说，但答应得太痛快岂不让日本人小视，总统交涉交涉嘛。”袁世凯摸摸秃脑袋，想了想，觉得梁士诒的意见更好。等了3天的日置益有些不耐烦了，21日将“二十一条要求”正式文本送中国外交部。21日，亲日派陆徵祥继孙宝琦任外交总长。28日，日置同陆徵祥洽商交涉程序，建议马不停蹄，逐日会谈，礼拜天也不例外。陆徵祥皱皱眉道：“礼拜天开会，为外交惯例闻所未闻。至于说每天开会，也不可能抽出这么多时间。”日置碰了软钉子，仍不罢休，复以咄咄逼人的口气道：“那就会谈时夜以继日，通宵进行。”

2月2日下午3时，双方第一次会谈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举行。日置采取各个击破战术，首先要求中方立即对是否完全承诺“二十一条要求”文件中的第一号表态。陆徵祥想乱中取胜，要求逐条审议，并以刚任外交总长为由，希望给予中方必要的研讨时间。然而日方不容中方有考虑余地。因为欧美各国已对日本欲独吞中国表示强烈关注，日方担心夜长梦多，急于求成。同一天，外相加藤高明电训日置：“态度应严峻，要求夜以继日进行会谈。倘使如此交涉还不能有所进展，则盼鼓足气势，直接找袁世凯谈判。”

由于英日有同盟关系，日本在1月22日将“二十一条要求”除第五号外的部分秘密单独照会英国。袁世凯为了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以便在跟日本交涉中讨价还价，便于同日通过报纸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一事披露于世，各国哗然，纷纷对日本进行抨击。日本一时十分被动。

日方为扭转被动局面，便于2月5日照会俄、法，8日照会美国，声称“不曾侵犯列强既得权利和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希望各国理解日本的行动。但纸里包不住火，日本隐瞒第五号内容的阴谋败露。2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出美联社北京通讯稿，几乎将“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内容全部披露。一时间，日本失去了它的同盟国英国的信任，也招致了其他列强的攻击，处于窘境。

2月12日，中日交涉又在东京展开。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同加藤外相进行会晤。面对加藤的逼迫，陆鼓起勇气说：“总之，我国政府决意不能再让一步。”试图讨价还价。加藤断然拒绝道：“帝国决断已下，勿需徒耗时日。”接着加藤又凶狠地说：“否则贵我两国的冲突将难以避免。阁下果真已有面对冲突的精神准备吗？”“‘决意’两个字也许用得不恰当。”陆宗舆马上软了下来。他当然知道，外交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当时中日两国军力对比实在悬殊。

3月8日，中日交涉又在北京举行。日置板着面孔对曹汝霖说了近似最后通牒的话：“由于会议拖延，使日本国军民难再忍耐。倘在几天内对于各重要条款没有满意承诺，也许会发生不测之事。”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日，袁世凯被迫接受日本最后通牒，还狡辩道：“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要求。”

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给袁带来的屈辱并非没有补偿，“皇帝”宝座似乎近在眼前。取得日本支持后，袁世凯加紧了称帝的准备。他授意杨度等人

发起组织了一个“等安会”，又授意梁士诒等拼凑“全国请愿联合会”，以制造拥护其称帝的所谓“民意”。1915年10月25日起，各省开始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0月28日，开始国会投票，结果全部国民代表1993人无一例外都“赞成”君主立宪。在完成上述操作后，袁世凯又搞了一次皇帝“选举”，各省选举的结果自然是一致通过袁世凯为皇帝。接着，各省上推戴书。12月11日参议院以总代表名义上推戴书，袁却假意推辞。同日，参议院以总代表名义第二次上推戴书。次日，袁发布告示，说既然国民一致推戴，他“无可诿避”。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黄袍加身，登基称帝，取年号“洪宪”。

袁世凯称帝，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遭到国内各方强烈抗议。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树起反袁护国旗帜。随后，广西、贵州、广东、浙江相继独立。列强唯恐中国陷入内乱，危及其殖民利益，便联合起来对袁皇帝施加压力。1916年1月21日，日本正式通知袁的驻日公使陆宗舆：“……今明明云南有乱，竟于此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忠告，则中国政府之责任甚大，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由于各地反袁斗争的开展，帝国主义也由捧场到拆台。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又气又急，6月6日一命呜呼。

且说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出兵干涉，日本也不甘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强无暇东顾，日几独占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是为“大战景气”。1918年8月，眼见“大战景气”即将结束，寺内正毅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筹集大米乃准备军粮第一要务。米商乘机屯积大米，哄抬米价，一时间闹得民怨沸腾。仅以东京为例，每石大米的平均售价，1916年1石为13.6日元，1917年为19.8日元，1918年猛涨为32.5日元。米价暴涨的原因很多，如城市人口和工矿业工人剧增，在大战中发家的农户也以食用大米代替麦、粟，因而大米的消费量增加了；造酒用米也增加了。军部买米作军粮，米商屯积居奇，无疑火上浇油。操劳家务并整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的日本妇女，便率先掀起哄抢大米、捣毁米商家屋的“米骚动”。

暴动首先从本州中部日本海沿岸、古称越中国的富山县开始。这一带渔村密布，男子们出海捕鱼，主妇们操持一家人的吃穿用度。米价的暴涨令渔家主妇难以忍受。7月22日，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渔村的主妇们吃罢清汤照见人影的晚饭，围绕在村中井边纳凉。“田中家的，今几个天气真够闷热的，人还没动窝儿，就是一身汗。”铃木媳妇道。“是呵，铃木家的。天热得人难受。”田中家的媳妇边说边用清凉的井水沾湿毛巾，擦了一把脸，“哟，真舒服。天气闷热倒是不怕，可这米价一个劲儿地上涨，倒比这暑热让人受不了。”铃木媳妇搬起手指来计算：“您瞧，掌柜的出海打鱼，辛苦一天才挣50钱，一个月15元，还买不到半石大米。一家老小七八口人，这日子可怎么过？”“办法倒是有。”伊藤家媳妇一拍手，道：“人家不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大米都运走充军粮去了，米少了，米价不上涨才怪。”“那怎么办？”“明天咱们结伙到码头去，阻止大米外运。”“好主意！”田中、铃木等家媳妇都赞成伊藤家媳妇的提议。当夜主妇们兴冲冲地各自回家安歇，且按下不表。

到了次日晨，主妇们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到井边集合，然后向码头走去。不知警察如何事先得知消息，早已全副戒备，封锁了去码头的通路。“站住！”

警察见大群主妇走近，很神气地吼叫起来，“干什么去？”主妇答：“去码头阻止大米外运。家里没有多少米吃，大人小孩实在饿得不行。”“没有米吃，不能吃大麦、玉米吗？军队远征西伯利亚是国家大事，保证军粮米头等重要。”警察边说边拍拍军刀，然后蛮横地下命令：“全体解散回家！码头重地，闲人不得入内！”“老总，求求您了。”主妇们哀求道。“不行！不行！听命令，立即解散！否则就不客气了！”警察恶狠狠地说。主妇们见状，只好愤愤不平地往回走。他们路过町办公所，又去哀求，仍被赶走。

8月3日，中新川郡西水桥的主妇们集合了180余人，前往米店，要求店主发发善心，给大伙留些米吃。米店老板见来人不少，心里有些着慌，忙关上店门，躲在屋里不出面。主妇们围聚在店门前，要求店主开门答复。吵吵了半日，老板娘开门跳将出来。只见她面露凶相，指手划脚地骂起大街来：“一群老娘们瞎嚷嚷什么？想吃米，拿钱来！嫌贵就甬吃。买不起大米还不回家扎脖子上吊去！”等了半天的主妇们已是怒火万丈，见老板娘这般不讲道理，便再也耐不住性子。“打死这只母老虎！”“砸烂这家黑心店！”百十来人绰起石头瓦块，雨点般地扔向米店。老板娘抱头鼠窜，大门还未关上，一群主妇早抢进来，又摔又砸，将家具打得稀烂。老板夫妇从后门逃跑，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警察赶来，早已是人去米空。老板见撒满一地的大米，嘴一咧，号陶起来：“我的大米呀！我的钞票呀！”老板娘也披头散发，满地打滚，哭骂不停。

8月6日，东西水桥和滑川町的千余名居民排成大队，冲破警察封锁线，拥上码头，让米船熄火停运，凭实力阻止大米外调。警察见人群中不少青壮渔民手持大棒，一脸怒气，便先自心中发慌，躲在一边不敢作声。町办公所官吏也是一群滑头，颇懂众怒难犯，连忙出布告，宣布减价5钱，出卖一批降价大米，以平息事态，免得上司因此怪罪下来。

富山县的米骚动引来许多记者前来采访。8月7日，《高冈新闻》惊呼：“东西水桥和滑川町的穷民骚动，燃起了令人恐怖的社会狼烟！”《富山日报》同日载文道：“骚动使人想起去年3月发生在俄国首都的抢粮暴动。”《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以《越中主妇暴动》为题，报导了富山县的米骚动。

消息传开，举国兴奋。8月10日，京都、名古屋同时爆发米骚动。大批饿得火冒三丈的市民成群结伙地冲向米店，砸屋夺米，并与赶来镇压的警察扭打成一团。在名古屋，2万多工人、学生、市民、店员在鹤舞公园集会，高声痛斥米价上涨，而后大队人群拥向市区，乘黑夜掩护开始行动。在京都，柳原的部落民打头阵，袭击最受居民怨恨的米店。大批市民闻讯赶来加入骚动，市内大街小巷贴满“白米一升三十钱”的标语，迫使米店降价卖米。从此开始，米骚动在大中城市中蔓延开来。

8月11日，在野党国民党在大阪俱乐部召开大阪市民大会，推选民众代表找府知事谈判降低米价。不待谈判结果如何，许多听众走上街头，袭击沿途米店。店主怕得要死，连忙答应1升米25钱，售米了事。住友、藤田、久原等财阀也怕所属商店被砸被抢，便紧急磋商，各出资20万元，作为出售降价米的基金。市民怒火一经燃起，些须让步已不能阻止民众的反抗。13日夜里，数十万大阪市民拥向街头，不少厉声高喊的妇女冲在最前列，米店、警察署、岗亭等都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大阪城中，人声鼎沸，火光熊熊，黑烟冲天而起。市政当局慌了手脚，调集20个中队的士兵，前来镇压。

毗邻大阪的神户市也在 11 日卷入米骚动旋涡。12 日夜，三菱造船厂的工人在厂内暴动。同一时间，神户市内乱了套，荣町大街一伙伙的人群大呼小叫，拥向四丁目的铃木商店总店。有人喊：“火烧吸血鬼呀！”“烧掉奸商的老窝！”便有人找来引火物，点燃起来投向商店。不一会儿，大火冲天而起，铃木总店化为瓦砾场。市川凌川公园里，黑鸦鸦的一大群人召开大会，一个个头扎白布带，手舞日本刀，齐声狂呼：“打倒寺内内阁！”“杀尽昧良心的富豪！”“征伐社会的恶鬼！”

13 日夜里，东京居民也行动起来，不约而同地齐聚日比谷公园，举行市民大会，声讨不顾国民死活的寺内内阁。会后，人们冲上大街，采取暴力行动。至 16 日，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先后掀起米骚动，日本举国震荡。

17 日以后，骚动狂潮席卷地方小镇和僻远农村。贫农、佃农、手艺人、短工的怒火一齐喷发。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高利贷者、当铺老板们，惶惶然如热锅上的蚂蚁，或告饶，或躲走，惊恐万状。他们心中暗骂寺内无能，盼望政府出兵镇压，秋后算帐。

17 日当天，山口县冲山煤矿和隔海相望的福冈县峰地煤矿的矿工挺身而出，手持十字锹，挥舞着旗帜，包围了矿主的宅院。矿工们齐声怒吼：“降低米价！”“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要求矿主立即答应这些要求。矿主采用“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皮战术，闭门不出，同时下令警备队荷枪实弹，准备射击：“谁敢闯进院门，格杀勿论！”

矿工们哪把这种阵势放在眼里？每日下井劳动，冒着死亡的危险采煤，不仅熬炼了筋骨，更养成不怕死的暴烈性格，再说手中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便发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抡起铁锹打将进去，三下五除二，矿主的宅院被砸得稀里哗啦。煤矿警备队忙保护矿主一家落荒而逃，气喘吁吁地向县里报案。

县厅官员闻讯，也急了眼，立即与驻军联系：“出动人马，坚决镇压！”18 日，大批军队闯进矿区。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便乱放起枪来。矿工们躲进工棚，找来开矿的炸药，扎成一个个小炸药包，点燃引信，“噢”地扔了出去。“轰”的一声炸开，吓得官兵连忙卧倒，不再像刚来时那么猖狂。军官见矿工们动用了“土造手榴弹”，一时难以制服暴动，便下令架起机枪狂扫。“哒哒哒”，子弹像雨点般射向工棚。板屋土墙经不起机枪的扫射，不少矿工中弹，扑倒在血泊中。仅在冲山矿分矿宇部，当下就有 13 名矿工被打死，16 人身负重伤。“兄弟们，坚持到底呀！”“和他们拼了！”矿工们悲壮的呼喊声，终于被淹没在机枪的疯狂吼叫声中。

山口县和北九州的其他煤矿工人不顾军队开枪镇压，随即也掀起暴动。到处浓烟翻滚，枪声大作，拼杀搏击，如同内战爆发。至 9 月 12 日，三池煤矿工人的暴动被镇压，长达 50 余天的米骚动结束。骚动波及 1 道 3 府 37 县，参加人数数以百万计。军队出动 5.7 万人以上，前往 3 府 23 县血腥镇压。被捕民众 2.5 万人，其中 71 人被判 10 年以上徒刑，2 人死刑。

米骚动由于缺乏统一领导，自发进行，难免失败。然而，这次骚动毕竟显示了民众反抗的巨大力量，也唤起了民众自身反抗压迫、团结战斗的自信和觉悟。在这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催化下，各阶层的民主团体、进步势力日益活跃。1918 年 12 月，东京大学学生创立新人会。次年 2 月，早稻田大学学生组成民人同盟会；1919 年 9 月，该校师生又成立建设者同盟，纷纷寻求真理，要求建立合理的新社会。与此同时，工人团体劳动总同盟，妇女团体

新妇女协会和部落民团体水平社等，也都开展起新的斗争。

统治集团一面加紧镇压，一面着手走马换将。1918年8月31日元老山县有朋唤来首相寺内正毅，训斥道：“内阁无能，你难逃其咎，打算怎么办？”寺内一脸惶恐：“新闻界正在催我下野，为皇国国内安宁，只有谢罪辞职。”“唔，”山县点点头道，“官僚内阁怎么都这般不顶事？下届内阁谁当首相方好？”山县不由皱起眉头，陷入沉思之中。“山县公，本人向您告个假，先走一步。”寺内毕竟行伍出身，性子急躁，见山县半天不吱声，便忍不住打断山县的沉思说。“唔？”山县猛然惊醒，道：“你还没走？唔，该走了，早该走了。老夫腿脚不便，恕不远送。”寺内神色沮丧，退了出去。

正是：

风云变幻难预测，世界大战惊山河。

狂飙卷起米骚动，民众奋起倒内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图满蒙田中秘奏 法西斯兵变频仍

凯觐神州蓄谋久，宫禁森严藏秘奏。
一朝曝光惊天下，中华遍地狮子吼。

话说那寺内正毅镇压了米骚动，却未能保住首相职位。在福冈县嘉穗郡明治煤矿暴动被平息后4天，即1918年的9月21日，寺内被迫下台，由政友会总裁原敬组织政党出身阁僚居多的新内阁。在内阁交接仪式上，高个子光头、身穿军装的寺内，瞪眼注视着—副温文尔雅模样、身着大礼服的原敬，既有些藐视，又深感无可奈何。

原敬生于南部藩的高级武士家庭，其父原直记为该藩家老。至原敬成年时，家境因明治维新而败落。他靠个人奋斗逐渐显达。1878年在司法省法律学校中途退学后，当了新闻记者。1882年经外相井上馨提拔，任过驻天津领事和驻法国代理公使。1900年加入伊藤博文的政友会，成为政界新星。1914年当选政友会总裁。接替寺内出任首相时，因没有华族爵位，赢得“平民宰相”之称。但新首相命运不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就爆发了经济危机。1918年底至1919年初，物价、股票价格暴跌，对外贸易逆转。1919年4月至5月间，经调整经济刚有起色；次年3月15日，又一次大的经济危机爆发。工农运动有了极大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要求参政的风潮以及部落民解放运动都异常活跃。在国外，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要求独立的“三一运动”；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抗议日本侵吞山东；战争中无暇东顾的列强纷纷要求重返几乎被日本独占的中国，日美、日英矛盾尖锐起来，日本在国际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原敬内阁推行“四大政纲”，即“改良教育”、“整顿交通”、“充实国防”、“奖励实业”，以求摆脱困境。还搞了一些诸如扩大选举权、改变武断殖民统治等修修补补的改良。这可激怒了那些穷凶极恶的右翼势力，他们准备拔掉原敬这颗“眼中钉”。

1921年11月4日，原敬来到东京火车站，欲乘车出席政友会的近畿大会。警卫前呼后拥，戒备森严。7点30分，一阵铃声响过，原敬离开站长室向检票口走去。检票口是一道用铁栅栏拉成的狭窄通道，仅容旅客单身走过。卫士们请原敬走在前面，他们排成单列紧跟其后。向四周望去，见只有穿铁路制服的职员在恭候首相，再无闲杂人等，卫士们也就放了心。原敬稳步向前，在步入检票口的一刹那间，只见一铁路职员猛地从怀里抽出匕首，狠狠刺进原敬的左胸。原敬猝不及防，身子一歪，倒在血泊之中。凶手被当场抓获，他叫中冈良一，为大冢站的扳道工，狂热的右翼分子。

原敬死后，日本局势更加恶化。在苏俄军民的坚决打击下，入侵西伯利亚的日军处境日益狼狈。1922年6月，日本政府被迫声明撤兵。此次出兵，耗资9亿日元，三次更换司令官，几个师团无功而返，丢尽帝国脸面。日英同盟废止后，日美矛盾激化。华盛顿会议后的1922年6月，美国通告日本废除《蓝辛·石井协定》。天公也不作美，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8分，关东地区大地忽然猛地晃动起来。霎时间，房倒屋塌，烈焰飞腾，海啸袭来，狂风怒号，繁华的东京、横滨顿时化为人间地狱。大地震震源在距东京80公里的相模湾西北处，强度为7.9级。受灾人数达340万，死亡10万余，损失55亿日元。军警趁机捕杀进步人士和朝鲜侨民，东京市内一片混乱。上述

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内阁走马灯似地变换，高桥是清、加藤友三郎，山东权兵卫、清浦奎吾相继担任首相。在原敬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竟连续换了4次内阁。直到1924年6月11日，由高桥是清的政友会、加藤高明的宪政党、犬养毅的革新俱乐部三派联合组成“护宪派内阁”，加藤出任首相，日本的局势才开始稳定下来。

从加藤内阁开始，日本开始实行政党轮流坐庄体制。此后直到1932年5月15日，日本内阁一直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故称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虽未改变天皇制专制政体的主体，但众议院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增强，对军部势力有所牵制。1925年2月，加藤内阁通过第50届国会提出的“普选法案”，选民由300多万人扩大到1200万，贫困的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不完全的普选权。与此同时，以军备现代化为目的的“裁军”在推行，对英美协调的币原外交也在开展。1924年，日本经济开始摆脱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1925年，日本的工业产值和出口额首次超过了1919年的水平。

1926年1月30日，若槻礼次郎继加藤为首相。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1921年就任摄政的裕仁亲王即位，改元昭和。“昭和”二字取自《书经·尧典》篇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从此日本历史进入动荡不安的昭和时代。新皇登基刚3个月，1927年3月，金融危机突袭日本。在风雨飘摇中，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受命组阁。

田中义一，1864年7月25日生于长州藩萩城的一个藩士家庭。早年参加了以前原一诚为首的“不平士族”的叛乱，失败后自首被赦免。后入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学习，1892年毕业后授陆军中尉衔。参加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军务局长、参谋次长等职。主张扩充陆军，“伸张国运”，并组织军国主义团体帝国在乡军人会。任陆相期间，出兵西伯利亚。1925年退役从政，任政友会总裁。

田中4月20日上台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控制金融危机。他采取用通货膨胀加重人民负担的一系列措施，竭力摆脱金融危机。

为转移国内视线，也因中国政局剧变（即北伐军北上，诸路军阀败退），田中加紧策划侵华，以维护帝国殖民利益。1927年6月27日，田中内阁召集军部各省及驻华公使、领事在东京召开所谓“东方会议”，讨论日本对华政策。在会议最后一天即7月7日，田中发表了旨在肢解中国、夺取东北的《对华政策纲领》。会后，田中秘密参拜天皇，上奏了一些不便公开说明的问题。

1929年12月，南京的《时事月报》刊登了一篇爆炸性的长文，立即引起各国关注。此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此文如何被曝光的呢？这还得从“东方会议”谈起。

“东方会议”前夕，各国侦探和记者纷纷来到日本，云集东京，意欲探明内幕。无奈日方防范甚严，来日情报人员一无所获。这就愈加给这次会议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当时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盘踞中国东北，本与日本关系密切，但因修筑铁路事，已同日本闹翻。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专车离京进入沈阳郊区皇姑屯站，“轰”的一声巨响，关东军事先埋下的炸弹爆炸，倾刻间车毁人亡。张学良闻讯大惊，为防日军和亲日派内奸暗算，伪装为士兵，星夜赶回沈阳，主持大局。不久，真相大白。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将军果断除掉亲日派内奸，同时命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王家桢，迅速搞到

有关“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情报。沈阳方面暂且接下不表。

且说1928年5月间，旅居东京的丰源贸易行老板蔡智堪收到自中国沈阳寄来的一个邮包。他忙走进内室，拆开包裹，定睛一看，邮来的是一张大烙饼。他拿起饼来仔细掂量起来，心想：“又有紧急任务了。”忙小心翼翼地撕开饼，一封密信展现在眼前。蔡智堪展开信纸，只见信上写道：“英美方面风传《田中奏折》中云日欲谋满蒙，对我利害重大。望君尽速设法搞到奏章。”信下角处签名“家桢”二字。看完信，蔡立即把它烧了。

这位蔡智堪，祖籍台湾苗栗县，商家出身。他素怀报国之志，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经商，常年在日本和东三省之间做大豆等买卖，是个富有的爱国侨胞。他结交了很多日本上层人士，出入于政界人物之间，每每将听来的内幕消息通过王家桢传给张学良，颇得张的信任。王家桢饼内藏信，将此项任务交给他是再合适不过了。

蔡智堪领命以后，便多方打探，获悉天皇阅罢《田中奏折》，将其存放于宫中书库内。宫禁森严，不经内线，无法搞到奏折。一日，蔡智堪找到平时接受其捐款、交情颇深的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二郎小酌。酒过几巡，蔡智堪正色低声道：“床次先生，军部乃一群莽汉，若由其实施《田中奏折》，必导致中日开战，弄不好会危及天皇制国体哟。”床次本来就对军部的跋扈不满，听蔡点明利害，深以为然，略一思索，道：“蔡先生，你出钱，我来宴请元老，共议对策，何如？”“这个没问题。出多少钱，一句话的事。”

数日后，床次来找蔡智堪，告诉他内大臣牧野伸显等元老同意让蔡抄出奏折密件，公布于世，以阻止军部的胡作非为。蔡智堪将此事告知王家桢，得到下一步行动指示。一日，床次陪同蔡智堪拜会牧野。牧野道：“实施《奏折》，后果堪忧，本人愿意帮助蔡先生。”蔡智堪道：“牧野伯爵说得有理。但听说此《奏折》深藏皇宫，不知如何才能看到原件？”牧野道：“我的侧室兄弟山下勇是皇室书库的管理员，我会嘱咐他引路。进入皇宫的通行证，也会设法弄到的。”“谢谢伯爵。”蔡智堪连连道谢。

1928年6月2日夜里11点50分，蔡智堪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张，绿色绣线数团，钢锥3支，大小针1包，扮作一个补册工，手持金盾圆形皇居临时通行牌，顺利地通过了直通书库红叶山下门的长桥。等在门前的山下勇将他带进了书库。

一份标题为《田中首相奏章》的文件，使蔡智堪欣喜若狂：“这便是期待已久的《田中奏折》！《奏折》能否搞到手，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想到这里，他凝神屏息，迅速将炭酸纸装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出。经过两夜的奋战，抄写完毕。数日后，蔡智堪把密件藏在皮箱夹层里面，亲自携往沈阳，尔后直奔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给王家桢。王家桢大喜，立即呈送张学良。后来，王家桢又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从此《田中奏折》的内容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田中奏折》真伪与否，历来即有争论。但“九一八”事变后事态的发展证实，军部确实是按《奏折》所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路线行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法西斯势力蠢蠢欲动。北一辉、大川周明等炮制法西斯理论，组织最初的法西斯团体“犹存会”。东条英机等法西斯军人也组织了“一夕会”。1930年春，日本遭到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冲击，社会矛盾激化，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渗透也受到了美国的有效抵制。1930年4月，

《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签字。在此情况下，民间法西斯分子、法西斯青年军官、军部中央和政友会相呼应，企图倒阁。11月，滨口首相遇刺。在滨口被刺之前，1930年夏，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一批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中佐以下军官，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樱会”。这个组织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政党政治，鼓吹“对外发展”，把“国家改造”作为对外扩张的先决条件，称为“先内后外派”。陆军中央的实权派永日铁山军事课长等人的主张则正相反，可称为“先外后内派”。1931年，两派斗争引起“三月事件”。樱会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失败。“九一八”事变后，樱会再次准备发动政变，又遭失败，是为“十月事件”。

放下两派斗争引起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不提，单说在这期间关东军秘密策划挑起的“九一八”事变。要想知道关东军的由来，还得从日俄战争后日本对辽东半岛的管理讲起。1905年10月，日本在辽阳设关东总督府。次年8月，改称关东都督府，迁至旅顺，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1919年，日本政府改变关东都督府的官制，陆军部独立为关东军司令部，它管辖下的军队就称为关东军。为了配合日本国内的侵略舆论，一批关东军的军官早就想大干一场。1931年七八月间，日军支持下的朝鲜移民同中国农民发生流血冲突，是为“万宝山事件”。接着又发生了中国军队处死日本间谍的“中村事件”。于是，日本国内排外侵华情绪高涨起来，关东军更是蠢蠢欲动。“一夕会”成员、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及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少佐等3人一起组成策划事件的阴谋集团。他们从1929年起开始策划。1931年6月末的一天，他们又聚在一起密谋。“把发动事变的地点选在柳条湖，不知诸位还有什么意见？”板垣先开了腔。“我看就这么定了吧。柳条湖离北大营和奉天城都很近，便于下一步行动。”石原随口答道，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花谷毕竟干了多年特务工作，他提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炸掉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诬为中国军队破坏，固然可以借此出兵；可是，铁路炸掉了，以后运兵不利呀。”板垣、石原相视一笑，齐声道：“你还记得皇姑屯炸车案时有一个河本吗？现在我们又找到一个河本，他工兵出身，精通爆破技术，可以炸掉一小段路轨。这样既有破坏之实，又可不影响运兵。”花谷忙问：“此人现在何处？”板垣答道：“此人现在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花谷又道：“此事既已解决，是否有必要伪造现场？”石原答道：“当然，现场要摆几具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石原又道：“军部中央的意思怎样？”花谷刚从东京回来，答道：“已同桥本欣五郎等取得一致意见。”三人计议已定，便把时间定为9月28日。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柳条湖事件”的计划于9月中旬在日本国内暴露。外相币原推行协调外交，忙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南次郎即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阻止。这建川乃是板垣等人的积极支持者，出发前曾示意桥本欣五郎拍电报给板垣，令其提前行动。板垣接电，同花谷等人反复商量，决定提前10天发动事变。

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为中国军队破坏，当夜占领沈阳。第二天，东京各大新闻一齐加以歪曲报道。《东京日日新闻》煞有介事地胡说：“18日午后10时半，凶暴的支那兵炸毁了北大营西北的满铁线，袭击我守备部队……”后来又补充号外报道，胡编什么“支那将校指挥三四百名士兵有计划地袭击我

军”，“11时我军应战”，云云。以后在短短几个月内，日军占领整个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世界：日本独占了东北，违反了《九国公约》；日本用战争的形式解决争端，违反了《非战公约》；国联也派出了调查团。放下此事不提，再回到日本国内。

“十月事件”后，一批青年军官加入法西斯运动，不断制造事件：1932年2月和3月发生“血盟团事件”，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日经联、三井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先后被暗杀；1932年5月发生“五一五”事件，面对暴徒的枪口，首相犬养毅刚说了句“有话请讲”，便倒在血泊中。

在这一片混乱中，日本政党政治垮台，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组织了“举国一致内阁”。同时，军部内部的法西斯势力也分成了两派。以陆相荒木贞夫和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为首的一些陆军中上层军官和一批青年军官组成“皇道派”，鼓吹皇道精神，轻视总体战的准备。荒木的话堪称代表：“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列强不在话下！”他们鼓吹日本的真正使命在于“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一批高级军官形成了“统制派”，反对“皇道派”恣意行动，认为必须切实作好总体战的准备，斥责荒木不过是“饶舌之徒，哗众之辈”。

“皇道派”和“统制派”展开激烈斗争。一开始“皇道派”占优势，但由于荒木排斥异己，逐渐失去多数军官的支持。1934年1月，形势逆转，支持“统制派”的林銑十郎接替荒木任陆相。3月，永田铁山任军务局长，其地位在陆军省仅次于陆相和次官。从此，“统制派”掌握了陆军大权。1935年7月，真崎甚三郎被免掉陆军教育总监一职，由渡边锭太郎接任，“统制派”占尽优势。“皇道派”输红了眼，便策划采取新的恐怖行动。

受真崎唆使，“皇道派”军官林中孝次、矶部浅一炮制了《教育总监更替事件要点》，咒骂“军阀重臣大逆不道”。民间法西斯头目西田税将该文在报刊《大眼光》上发表，广为传播。“皇道派”少壮军官的情绪被煽动起来。8月12日上午，军务局长永田正在办公室里听取宪兵队长新见英夫汇报，门突然被打开，福山联队的中佐相泽三郎闯了进来。相泽与西田、林中是至交，看了他们的文章，便起了杀人的念头。永田看相泽进门，正待发问，只听相泽狂吼一声“天诛”，抽刀刺中永田后背。永田大叫一声，逃向大门。相泽一个箭步赶上，直刺永田胸膛，当场将其杀死。新见也被砍伤。卫兵冲过来，抓住凶手相泽。军法会议于1936年1月28日开始对相泽进行公审，“皇道”、“统制”两派又展开了激烈的法庭斗争。“皇道派”气焰嚣张，把相泽描绘成“爱国英雄”，无耻吹捧。

早在1935年12月，“统制派”主政的陆军省便宣布，驻东京的第1师团得调往中国东北。这个决定使两派的斗争进入决战状态。因为这个师团中有不少“皇道派”军官，如果被调走，将影响“皇道派”在政争中的实力，矶部、林中一伙便加紧策划兵变，欲孤注一掷了。

且说1936年2月25日夜半，下起了一场东京人30年未见的大雪。凌晨3时左右，分属第1师团、近卫师团和士官学校的1400名士兵，手持枪械，冒着风雪，杀气腾腾地兵分几路，奔向预先指定的目标。

栗原秀安中尉等几名军官带300名步兵，冲进首相官邸。4名卫士披衣起身正要反抗，就被乱兵开枪打死。枪声一响，行伍出身的首相冈田启介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躲进密室。乱兵们闯进一卧室，见一人正在黑暗中

摸索，便大喊：“冈田在这里！”“哒哒哒”乱射一气，那人饮弹而亡。其实，被杀者并非冈田，而是其妹夫松尾传藏。

板井直中尉和安田优少尉率领 150 余乱兵冲进内大臣斋藤实宅院时，迎面撞上出门观望的斋藤，又是一通乱射，斋藤身中弹多处，扑地跌倒。太太春子抱住丈夫身体，惨叫起来：“要杀就杀死我吧！”，乱兵拖开春子，枪击刀刺斋藤，使之当场气绝。与此同时，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用手枪抵抗后，倒在机枪的扫射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被杀死在卧榻上，乱兵犹余恨未消，抽刀乱砍。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夫妇被闯进门庭的乱兵发现，一军曹长狂喊：“阁下，借你一条命实现昭和维新！”连放两枪，将铃木击倒。太太扑上去高喊：“行了吧！请住手罢！”铃木总算捡了一条命。前内大臣牧野伸显则亏得卫兵掩护，乘乱逃出汤河原的别墅。

其他各路乱兵占据了内相、陆相官邸，以及陆军省、警视厅、参谋本部等要害部门。到上午 9 时，将半藏门、三宅坂、樱田门、虎之门、赤坂见付一带的官厅街全部控制在手中。同时，闯入朝日新闻社、国民新闻社、日本电报通信社等新闻单位，勒令刊登《起事旨趣书》。这份文件由西田、村中等法西斯头目炮制出来，贯穿了其祖师爷北一辉的“国家改造”论的主张。该文叫嚣要维护“天皇统帅下”的“举国一致”，完成以“八纮一宇”为目标的“国体”；清除“破坏神圣国体的元凶”，即“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在国内强化思想镇压，对外与苏、中、美、英等国开战；“诛戮奸贼”，实现“昭和维新”。在递交给陆相川岛义之的《对陆军大臣要求事项》中，有要求将“起事的旨趣”上报天皇，让“皇道派”总头目荒木出任关东军司令官等内容。

兵变来得突然，陆军首脑部门慌了手脚。面对占领陆相官邸的乱兵指挥官香田清贞提出的上述兵变要求，陆相川岛支支吾吾地态度暧昧。这时，“皇道派”的另一大头目真崎挂着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来到陆相官邸。下得车来，真崎兴奋得连连叫好：“倒底干起来了！干得好！”见了川岛，真崎催促他：“赶快谒见天皇，奏明《要求事项》！”川岛懦弱，便进宫拜见天皇，报告事态发展，双手呈上《起事旨趣书》。天皇听说若干大臣死于乱兵枪下，早有几分不悦，略略瞅了两眼《起事旨趣书》，便往旁边一扔，盯着川岛狠狠地说：“这是叛乱。希望尽快镇压叛军！”这一番表态，令川岛左右为难，他本心无意坚决镇压，而天皇却下令尽快进行。“这可如何是好？”川岛在回官邸的路上连连摇头，眼珠一转，“何不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再做道理？”

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荒木和真崎一唱一和，主张优待叛军。结果就发布了规劝叛军回兵营的《陆军大臣告示》。告示称：“起事的旨趣已上达天听”，“承认诸位的行动是基于显现国体的至情”，云云。叛军官兵得知告示兴奋不已，真崎、荒木当下就做起入相出将的美梦。

未容“皇道派”们高兴多久，26 日夜里内阁在宫中举行会议，决定实施戒严。27 日凌晨，天皇下达施行戒严的紧急敕命，由东京警备司令香椎浩平兼任戒严司令官，摆出收拾叛军的态势。平叛要靠军队，海军积极请缨。明治以来，海陆军屡有不和。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斋藤和被击成重伤的铃木、冈田等均为海军大将。海军官兵认为这是陆军的蓄意挑衅，情绪为之激动起来，发誓要为“海军的大前辈报仇”，要求对叛军采取强硬方针。海军陆战队立即在芝浦登陆。正在土佐海面演习的联合舰队，按照海军省来电指令，急忙将第 1 舰队调往东京湾。7 日下午，旗舰“长门丸”居中，40 艘战列舰、驱

逐舰云聚御台场海面。一声令下，各舰大小炮口指向东京市内的目标，准备向官厅街一带实施密集炮击。

东京市内的叛军们，犹自狂热鼓噪。盘踞在帝国饭店的叛军发言人满井佐吉中佐和村中等宣布：“起事部队要求真崎大将出任首相，成立国家改造内阁，收拾局面！”围聚在四周的民间法西斯分子们一齐狂呼：“赞成！拥护！”其头目龟川哲也、鹤泽总明等按照真崎的指使，立即找到新任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军令部长伏见宫亲王、元老西园寺公望，要求天皇早降真崎为首相的旨意。坐在家里摇羽毛扇的北一辉也未闲得住，频频打电话与叛军联系，预言天皇的旨意将是：“勇将真崎人无敌，堪任号令国家正义军”。叛军闻讯，兴高采烈，坚持将真崎出任首相为服从回营命令的条件，只管赖着不走，扯高嗓门狂叫：“真崎出山！”

天皇见叛军由着性子闹而不知进退，未免心中恼火，唤来武官长本庄，严令镇压，并大发脾气道：“朕最信赖的老臣全被杀死，这不是拿绳子勒朕的脖子吗？尔等再不立即采取行动，朕将率近卫师团前去镇压！”天皇震怒，本庄惶恐，忙立正，深鞠一躬道：“臣谨遵圣裁，立即行动。”

28日清晨，戒严司令部发布奉敕命令，勒令兵变部队立即撤回所属各部队驻地。这时候，从佐仓、甲府、宇都宫、高崎调来的2.4万军队开进东京。战车隆隆，大炮闪着寒光，将叛军团团围住。“嗡——”撒劝降归顺传单，飞机盘旋在叛军各据点上空。一会儿功夫，传单飘落下来，叛军士兵忙拾起来看，只见其上写：“现在归队尚不晚！”“抵抗者即为叛贼，必遭全歼！”“尔等父母兄弟正因家有国贼而痛哭！”读罢传单，叛军士气沮丧，兵无斗志。这时，北一辉还从家里打电话，号叫“决战在即，战则必胜”。安藤辉三大尉等困兽犹斗，嚷道：“为了昭和维新，抵抗到底！”坂井直气急败坏地道：“拼了！拼了！赶快在山王下、三宅坂布防。”

尽管安藤、坂井等态度强硬，但到了29日上午，各处叛军看到坦克迫近阵地，便不放一枪地陆续走出来投降。安藤见大势已去，哀叹一声：“完了，完了！”拔出军刀便要剖腹自杀，被冲上来的宪兵一把逮住，只得双目一闭，听候处理。

事件的处理倒很干脆。3月4日，根据天皇紧急敕令，设特别军法会议。从4月末开始，进行了无辩护人、不公开的审判，最后判处香田、安藤、村中、矶部等17名军官及北一辉、西四税等死刑，龟川、斋藤浏少将等无期或有期徒刑，荒木、真崎、川岛等被迫退役。“皇道派”自下而上的法西斯化方针被彻底摧垮，“统制派”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已成定局。

1936年3月9日，广田弘毅受命组阁。他秉承军部旨意，确定南北并进的方针，于11月与纳粹德国订立《日德防共协定》，奠定轴心国的基础。

正是：

天降大雪撒银妆，东京都里响乱枪。

昭和维新成梦呓，国运凶险冰加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近卫欲建新秩序 山本偷袭珍珠港

本欲垂手获神州，岂料抗战烽火吼。
血肉筑城长万里，直教军部丧计谋。

话说 1937 年 6 月，46 岁的近卫文麿经元老西园寺公望力荐，出任首相，组成了第一届近卫内阁。

这近卫家族，世代为天皇近臣。明治维新后，近卫家依旧门庭显赫。文麿之父笃麿，出任过贵族院议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主张“东洋乃东洋人之东洋”，即日本要排除英美，独霸亚洲。这些扩张思想对文麿影响深远。1916 年文麿继其父袭公爵位，次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科。1919 年随西园寺参加巴黎和会，深得帝国主义弱肉强食强权政治的真谛，主张领土狭小、资源缺乏的日本对外扩张乃是天经地义。回国后平步青云，1935 年当上贵族院议长，支持军部对外侵略，称赞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中国东北，是“命中注定”的前进方向。

且说 6 月 4 日上午，近卫率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外相广田弘毅、藏相贺屋兴宣等一帮阁僚进宫朝拜天皇裕仁，举行天皇亲任内阁的仪式。裕仁对近卫等阁僚训示道：“朕继大统已十载有一，当前国家维艰，卿等当竭力操劳国是为要！”近卫出班答称：“陛下放心，臣等虽肝脑涂地，也要蒙仰圣恩，努力开创新局。”“如此甚好。”裕仁点头微笑，仁丹胡向上翘了几翘。

天皇亲任仪式结束，内阁便于当天正式成立。傍晚时分，近卫来到东京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宣称要“实现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真正和平”。言犹在耳，1937 年 6 月，日军在中国北平西南的宛平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制造事端。7 月 7 日夜，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并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遭中国军队拒绝后，日军即攻击宛平城和芦沟桥的中国守军。“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陆相杉山元、参谋本部第 3 课课长武藤彰等得意忘形，叫嚷“3 个月内灭亡中国”，一举占领东北、华中、华东、华南。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深感后果可怕，急向近卫建议：“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会使日本陷入无底深渊之中，不如将驻华北日军撤至山海关的满华境内，然后首相亲飞南京，与蒋介石谈判，以求和平解决。”

刚刚就任首相的近卫原本就是个扩张主义者，现在更被“赫赫战果”冲昏头脑，对石原的话只是充耳不闻，便在一味主战的杉山等狂人的怂恿之下，于 7 月 11 日召集内阁会议。近卫一脸兴奋地宣布：“诸君，芦沟桥之战，我军大胜。下一步怎么办？”杉山把军刀使劲顿了两顿，大声道：“赶快增援，扩大战果！”“说得痛快！”近卫摸了摸胡子，道：“关东军、朝鲜军立即出动！”杉山立即补充道：“内地师团也马上开拔华北！”“赞成！赞成！”其他阁僚纷纷点头称是。

当天傍晚，近卫发表政府声明：“中国政府必须谢罪，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为此，政府决定向华北出兵！”

7 月 27 日，3 个内地师团开进华北战区。次日，日军向驻守北平的宋哲元部发起总攻击。8 月 10 日，陆军组编上海派遣军。13 日，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守军血战上海。8 月 15 日，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叫嚷严惩南京政府，同时

日本飞机轰炸南京。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对中国军民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日军残无人道，震惊中外。30多万中国军民被枪杀、活埋，南京城里血流成河。

想当初，日军占领南京1个月后的1938年1月11日，近卫发表了狂妄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现如今，近卫心里也明白，尽管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征服中国谈何容易！军部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也没有既定方针，只是随波逐流。眼看着侵华战局逐渐恶化，不由近卫满腹疑团，左右为难。这年4月1日，内阁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要不惜血本，孤注一掷。看看战局起色仍不大，近卫忧心忡忡，反复考虑是否应该辞去首相一职。

为了尽早从中国战场脱身，近卫不得不和战两手并行，以武力诱蒋和谈。这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发表了“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要国民政府与日本合作，日“满”华携手，以“确立国际主义”，“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云云。近卫此时提出这项国策，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想采取威诱并重、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迫使中国屈服。其结果，除拉出汉奸汪精卫等败类外，收获不大。同年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3次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结果还是碰壁。1939年1月，灰心丧气的近卫辞职，平沼男爵接任首相。

1940年5月，希特勒在两线发动了闪电战，鲸吞波兰、荷兰。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轻而易举取得的“赫赫战功”，使日本军部垂涎欲滴，整日鼓噪“南进”，“不许误点乘‘巴斯’车”。反应迟缓的平沼内阁又被军部赶下台，继其后的阿部内阁、米内内阁同样遭此厄运。短命内阁如同走马灯。

1940年7月底，近卫在重臣们的劝说之下，再度出山组阁。战争狂人、外号“剃刀”的东条英机中将当上陆军大臣；能言善辩，亲德、意的松冈洋右出任外相。近卫内阁成立不到4天，就通过了南进国策，叫嚷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近卫白天大叫大嚷，夜里却坐卧不安，心中暗想：“帝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愈陷愈深，难以自拔；冒险实行‘南进计划’，前景又当如何？”近卫倒背着手，来回踱步。

美国对日本的南进政策做出强烈反应，断绝其石油输入，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日美对抗充满了火药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向在紧要关头摇摆不定的近卫首相，提出要同罗斯福私下会晤。但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近卫的请求迟迟没有得到答复。近卫无计，只得求助御前会议。

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召开，再次研究“南进”。会议厅里摆着两条长桌，桌上铺着锦缎，与会者分别在桌子两边正襟危坐。正中御座上坐着大元帅裕仁，虽穿着军装，看上去却并不威武。会议一开始，天皇便发问：“万一美被迫开战，从陆军来说要多久才能结束战争？”

“南洋方面大约需要5个月。”杉山颇自信地回答。

“你真有此把握吗？”天皇继续追问，“你当陆相时曾说过1个月左右就能解决中国问题，然而，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迄今不是还没有办法结束！”

“中国实在是地域辽阔，纵深过大。”杉山元帅满脸涨红，小声狡辩。

“太平洋岂不更大，有什么根据得出5个月可以结束战争的结论？”天皇提高了嗓门。

杉山元帅面如猪肝色，一声不吭。

海军总长永野见状，忙出来给杉山解了围：“最高统帅部希望谈判成功，外交是首要的。”

“哼。”天皇一翻白眼。会议决定谈不成就开战，开战最后期限为当年10月15日。

眼看着最后开战期限就要到来，近卫首相的外交却一次又一次地落了空。10月12日正值近卫50寿辰，他特意邀请陆相、海相及企划院总裁铃木到荻洼别墅议论和战大计。话未说上几句，近卫和东条二人就各持己见，争论起来。近卫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战争是否打胜，我没有把握。除了用外交谈判外，没有别的办法克复目前的困难。”

东条眼珠一瞪，反唇相讥：“外交谈判失败就开战，御前会议早已确定。你为什么出尔反尔？”

近卫脸色阴沉，看了一眼东条，慢慢地说：“对华战争已经打了4年，至今胜败未卜。我很难下决心进行一场新的大战……”接着又提醒东条说：“我们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所以，得想个法儿，如何应付美国要求我国从中国撤军的问题……”

听到这儿，东条忍耐不住，腾地站起来大声道：“从中国撤军？没门儿！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冒险！像从清水寺的平台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得了。”

“作为个人，悉听尊便。但身为国家要员，可不能如此行事。”近卫也毫不让步。

东条光头一晃，眯起眼睛盯住近卫轻蔑地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之间的个性不同而已，道不同不足与谋！”心里暗骂道：“软弱的家伙，不配当首相！”一阵皮靴声乱响，东条扬长而去。

陆相东条态度强硬，毫不妥协。不久，军部造出舆论，声言近卫只有合作方能留任，否则必须下台。近卫对此局面一筹莫展，只好辞职。东条出面组成战争内阁。

10月18日，东条英机出任首相的当天，向中外记者发表政府声明：“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为帝国的既定国策。而今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局势，务其对外愈益敦厚与联邦之友谊，对内愈益完备国防国家体制，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迈进。”声明的字里行间充满杀气。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12月初孤注一掷“南进”，通过了不惜对美、英、荷兰开战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同时决定派来栖三郎赶赴华盛顿，与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作为日本谈判代表，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讨价还价。11月7日，双方开始谈判，美方立场强硬，谈判陷入僵局。

11月26日，赫尔把《美日协定基础概略》（即《赫尔备忘录》）交给日方，提出美国对日本的最终一揽子要求。赫尔用严峻的语调读道：“第一，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野村和来栖对视一眼，心头只觉得一沉。“真是来者不善！”两人暗想。接下去，又听赫尔读出第二、第三条，即：“放弃日本所谓日华特殊的密切关系”；“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政府外，不得支持其他任何政权”。“最后一条”，赫尔扫了野村、来栖一眼，读道：“废除三国同盟条约。”

野村和来栖的表情越来越阴沉，心中叫苦：“4条要求，不啻4道障碍，看来战争不可避免了。”回到使馆，连忙把赫尔的《备忘录》发往东京。果然，在这份最后通牒面前，东条暴跳如雷：“满州是用巨大血汗代价换来的，失掉满州就意味着经济上大难临头了！”他命令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立即实施“Z”计划，即对美作战计划。

山本身高5英尺3寸，双肩宽阔，胸厚背直，尽管个子很矮，却也给人以身材魁梧的感觉。他早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曾任驻华盛顿海军武官，深知美国实力雄厚。山本平素不主张日本同德、意结盟，主张竭力避免同美国交战，认为“战争需要国力和金钱，舍此无以支持战争，看看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得克萨斯州的油田和遍布美国各地的工厂，结论自明”。他曾对人说：“日本同德、意相距遥远，如果同他们结成同盟，势必陷入同强敌美国在太平洋上孤军作战的困境，其结果只能是为他人‘火中取栗’。”同时，山本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军人，所以当他接到对美开战的命令后，又不折不扣地执行起来，立即责成部下研究作战计划的细节。

特遣舰队参谋长草鹿少将奉山本之命，召集幕僚在作战室里研究了半天，断定“这个计划太危险了，如果初战败北，将会全盘皆输”。他只好将意见书面呈山本。但山本却冷冷地说：“进攻珍珠港的确是困难、危险的，但有取胜的相当希望。我要求你停止争论，努力贯彻执行我的决定。”“明白了。”草鹿“叭”地一个立正，匆匆走出司令部，开始了实战训练。

在风景秀丽的四国岛附近，在地形复杂的南九州鹿儿岛海湾，日本海军舰队和航空兵正在紧张而神秘地进行模拟作战训练。一群群攻击机轰鸣着掠空而过，俯冲、投弹的技术日臻熟练。

11月5日，山本五十六发布了“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令”。16日，袭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集结完毕。远远望去，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3艘油船和1艘给养船，摆成严整的战斗队形，如同一群吃人怪兽，浮动在海面上。6艘航空母舰上计有战斗机81架，俯冲轰炸机135架，高空轰炸机135架。11月26日，在暮色的掩护下，舰队悄然驶离了北海道的单冠湾，直扑珍珠港。

且说山本指挥的联合舰队正以每小时24海里的速度驶向珍珠港。当地时间12月7日拂晓，东方天空中刚刚露出鱼肚白，舰队参谋长草鹿少将下令在旗舰“赤诚”号上升起“Z”字旗。飞机的马达开始轰鸣，6艘航空母舰上第一批攻击机群腾空而起。最前面的是43架战斗机，紧接其后的是49架高空轰炸机和51架俯冲轰炸机，最后是41架鱼雷轰炸机。全部机群仅用15分钟就起飞完毕，机声隆隆，穿过云层，飞向前方。

7点48分，第一批零式战斗机飞抵瓦胡岛。透过云层，“加贺”舰战斗机队长志贺淑雄大尉依稀看到伸出于海面的陆地和滔滔白浪。珍珠港两侧的山峰上浓云滚滚，但宽阔的军港上空却云层稀少，阳光明亮。整个瓦胡岛上空没有一架美军飞机。在希卡姆、贝洛兹和惠勒机场上，所有的美军飞机都紧紧地靠在一起，防空系统毫无准备。“这真是天赐良机！”志贺大尉激动地喊道。

原来，美军识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12月6日，美军截获了东京要求野村1点钟把停止谈判的电文送达赫尔国务卿的密码电报，这引起了总参谋长马歇尔的警惕。他立即驱车来到办公室，给太平洋各司令官起草了一份电报，要求作好戒备。旧金山、巴拿马运河和菲律宾的美

军司令官都收到了密电。唯独夏威夷方面因大气状况恶劣，电报没有收到。在周末的狂欢歌舞之后，美军官兵正沉入甜睡，瓦胡岛上异常平静。7时49分，空中攻击总指挥官渊田美津雄中佐向机动部队发出全面攻击命令。俯冲轰炸机群出现在美军机场上空。刹那间，炸弹如雨，轰声如雷，几百架美机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碎片残骸。

日舰“苍龙”号上的鱼雷轰炸机队穿过科拉山口，横越岛屿上空，朝着停泊在福特岛东南沿海的美战列舰扑去。日机在离海面仅有12米高度的低空发射浅水鱼雷，海面上蓝白色的雷迹交叉纵横，向美战列舰飞窜而去。顿时，舰船侧舷接连发出震天巨响，火光四起，水柱冲天。

渊田本人率领高空水平轰炸机在战列舰上空盘旋，实施毁灭性的高空轰炸。美舰“亚利桑那”号身中5颗炸弹，引起大火，造成后舱储备的1600多磅黑色炸药和几百吨无烟炸药爆炸。“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犹如山崩地裂，断成两截。“内华达”号左舷中了一枚鱼雷，后甲板中了一颗炸弹，舰首下沉，舰上官兵纷纷弃舰入海。但大火很快就燃起了海面上的浮油，许多人丧身火海之中。当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来到司令部时，他所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已有8艘军舰被击沉，12艘遭重创。

然而，灾难并未结束。8点55分，由171架日机组成的第二攻击波，又对珍珠港狂轰滥炸，穿梭扫射。这时，惊醒过来的美军已组成了防御火网，以猛烈的高射炮火回击。9点45分，日机全部撤回。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

历时1小时50分钟的轰炸，日机共击沉美军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2艘，油船1艘；重创战列舰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2艘。总计炸沉炸伤各种船只40多艘，炸毁飞机450架。美军死伤4500余人。日军仅损失29架飞机，5艘微型潜艇。

为了掩盖“偷袭”的恶名，为了麻痹美国，打它个措手不及，东条煞费苦心，利用谈判为掩护，大摆迷魂阵。他一面宣称日本将重新作出努力，求得美国谅解；同时又训令野村大使要在“下午1时”，即袭击前半小时将《致美国政府备忘录》送交美方，并警告切勿过早通知对方。但由于翻译工作的延误，直到2时20分，即珍珠港时间8点50分，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才急急忙忙来到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赫尔接过野村递交的文件，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接着两眼盯住野村，勉强压抑着一腔怒火，一字一板地说道：“在我50年的公职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厚颜无耻、充满虚伪和狡辩的文件。”野村、来栖叹了一口气，低下脑袋。赫尔又加重语气道：“到目前为止，我难以想象，在这个星球上，竟有如此牵强附会和说出这么多谎言的国家。”言罢，手指大门：“出去！”野村等无言以对，起身出门。

扪心自问，是谁向日本提供石油钢铁，让他们造枪、造炮、造飞机，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是谁不得不吞咽侵华战争必然引起的太平洋战争的苦果？

正是：

养虎遗患咽苦果，赫尔发怒徒奈何。

珍珠港中浪连浪，前车之鉴犹记得？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 回东南亚日军逞威 中途岛美军初胜

不宣而战出奇兵，南洋遍地铁蹄声。
椰林隐现旭日旗，不知帝国寿将终。

话说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一声号令，集结在印度支那、华南、台湾、南洋群岛的日军兵分两路，直扑东南亚。

一路由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中将指挥，主力为第 25 军和第 3 飞行集团。12 月 8 日黎明，日军大部队在泰国南部的辛哥拉和巴塔尼登陆，建立进攻马来西亚的前进基地。陀美浩指挥的前敌支队则在马来半岛北部的科达巴尔展开登陆作战。一群群日军乘坐舟艇破浪前进。将近岸边，英国守军一齐开枪开炮，不少舟艇中弹，日军纷纷落水。其他日军拼命划船冲向岸边，迅速建立滩头阵地。趁日军立足未稳，英国飞机前来空袭，轰炸机直扑日军运输船。“淡路山丸”中弹起火沉没。英国战斗机则反复俯冲，扫射日军。陀美支队损失不小，整整一天，与总部失去联系。

陀美支队与英军苦战暂按下不讲。且说日军主力进驻泰国后，第 3 飞行集团对驻守马来半岛的英国空军实施猛烈空袭，击毁其地面作战飞机的 1/3。英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战至 9 日，日军潜水艇在普罗康德尔岛附近发现英军远东舰队的“Z 舰队”。10 日，美幌航空队的 8 架 96 式地面攻击机从西贡起飞，向英国舰队大量投放炸弹、鱼雷。刹那间，爆炸声接连不断，英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被击沉。日军夺得制海权，攻势更加猛烈。

成千上万的日军骑着自行车或乘坐着英国人丢弃的大小汽车沿公路蜂拥而下，直捣新加坡。在 55 天的战斗里，英军节节败退，从马来半岛的最北端，逃到最南端。马来登陆作战成功，山下奉文大喜，急令向大本营报捷，所用暗语为事先约好的：“花开！花开了！”几乎在同时，珍珠港的日军也在忙着拍告捷电文：“虎！虎！虎！”

日军对香港的攻击从 8 日拂晓轰炸启德机场开始。25 日，驻港英军投降。10 日，日军南海支队攻击关岛，俘虏守军 330 人。23 日，日军攻占威克岛。新加坡遂成为日军在东南亚下一个重要攻击目标。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帕西瓦尔中将指挥的 8.5 万英军中，笼罩着失败主义情绪，官兵士气不振，畏敌怯战。

对新加坡岛发起进攻前夕，山下邀请各师团长及高级军官聚会。矮胖敦实的山下，满脸红光，高举酒杯，大声道：“诸位，新加坡即将落入我军之手！拜托诸位努力合击，一举成功。”言罢，令副官将庆功酒倒在每人杯中。“为帝国捐躯，死得其所，吾等必胜无疑！”众军官全体起立，齐声高喊。2 月 8 日中午，日军强渡海峡。9 日，1 万多日军突破了防守力量薄弱的澳军防线，在几十辆坦克的配合下，迅速向纵深推进，先头部队距新加坡城仅十多英里。10 日，日军已占了半个新加坡岛。但英军顽强抵抗，猛烈反击。

眼看着次日就是“纪元节”，为鼓舞士气，当日拿下武吉智马高地，山下催促第 18 师团加紧进攻，又派飞机向帕西瓦尔发出劝降书。劝降书称：“我基于武士道精神，奉劝贵军投降。战局既定，新加坡陷落已近在眼前，继续抵抗不仅徒劳，且将为城内广大非战斗人员带来直接损伤！”

传单漫天飞舞，英军士气更加低落。兵败如山倒，帕西瓦尔明白新加坡

沦陷已成定局。英军的汽油及炮弹即将告罄，饮水所剩无几，看来只有举白旗一条路可走。那边，山下在指挥部里坐卧不宁，急切地等待着英军的反应。因为日军的炮弹在减少，每门野战炮最多只有一百发，重炮的炮弹就更少了。忽然，电话铃响了，山下抢上一步，迫不及待地抓起听筒。“报告将军，英军已打出了停战的白旗。”听到电话里传来这个好消息，山下长吸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15日下午，谈判在武吉智马高地附近的福特汽车工厂里进行。一脸愁容的帕西瓦尔问道：“日军可否停止攻击，双方在明天上午5时30分再谈判？”

“不行！”山下双手紧握战刀柄，两眼逼视对方，“你们今晚必须停止战斗。这毫无争论的余地。”帕西瓦尔不敢与山下对视，垂首轻声说道：“我们将在晚上8时30分停止射击，无条件投降。”当晚7时50分，帕西瓦尔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新加坡，这个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落入日军之手。消息传到东京，裕仁特传令嘉奖。山下奉文收到写有“我军一举倾覆英国在东亚的立足点，甚为嘉赏”的证书后，大嘴一咧，狞笑了半天。

却说山下奉文率军入侵马来半岛的同时，另一路日军正猛攻菲律宾，主力为本间雅晴中将率领的第14军。菲律宾战役从1941年12月8日第11航空舰队空袭克拉克、伊巴空军基地时打响。在日军一顿狂轰滥炸之下，美国驻菲空军各类飞机丧失过半，美军丧失制空权。日军在吕宋、巴丹半岛登陆，沿3号公路向马尼拉长驱直入。

失去空军掩护和海军支援的驻菲律宾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上将，抵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只好准备放弃马尼拉，退守巴丹半岛腹地。撤退时岛上一片混乱，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望不到尽头的车流滚滚奔向巴丹。1942年1月2日，日军开进马尼拉。为迅速夺取菲律宾，东条又增派两个步兵师团和两个炮兵团。本间司令官调兵遣将，在25公里长的战线上将4个兵团摆开阵势，合围美军。形势危急，五角大楼为避免麦克阿瑟被俘，安排他脱身前往澳大利亚，由温赖特少将接任吕宋部队司令。大战在即，主将脱阵，麦克阿瑟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听着日益逼近的炮声，望着部下一脸的沮丧，麦克阿瑟先稳住接任司令的情绪，他拍着温赖特的肩膀，道：“再见了，乔纳森。”温赖特点了点头。麦克阿瑟又道：“我会回来的。到那时如果你还在巴丹半岛，我提升你为中将。”3月17日，麦克阿瑟与菲律宾总统奎松同机飞往澳大利亚。下得飞机，麦克阿瑟面对欢迎的人群，提高嗓门大喊道：“我一定要重返菲律宾！”话虽如此说，他还是被报纸称为“巴丹逃跑将军”。4月9日，日军攻占巴丹半岛。14日，集中炮火攻击科雷吉多尔要塞。美军凭借要塞坚固的工事，拼死抵抗。战至5月初，美军伤亡增多，温赖特也日见憔悴。5日，日军强行登陆。7日，温赖特率残部投降。

从1941年12月7日到1942年5月上旬，日本侵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了英、美、荷的军队，侵占了泰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城市。一时间，东南亚沦落在日军的铁蹄下，东条英机好不得意。

俗话说，盛极必衰。那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前5个月里，攻势不减，气焰嚣张。但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话说1942年4月18日中午，东京上空出现几架飞机，行人驻足，以为是例行的防空演习。突然，飞机翅膀一抖，鸣的一声俯冲下来。几颗炸弹从天而降，“轰”、“轰”爆炸开来，吓得市民连忙躲藏。同一天，川崎、横须贺、名古屋、神户等地也遭到美军飞机的扫

射。虽损失不大，却在心理上给日本朝野以猛烈冲击。

大本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东条一脸怒气，紧闭嘴巴，眼露凶光。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不紧不慢地道：“看来得扩大绝对国防圈，阻止敌军再来袭扰。”东条问道：“范围多大？”山本道：“从阿留申半岛直至中途岛。我军应采取行动，歼灭这条线上的敌军机动部队！”其他成员纷纷赞成，一致同意应集中兵力，优先考虑进攻阿留申和中途岛。

中途岛位于美国旧金山至日本横滨的居中位置，距离两地均约 2800 海里，由此而得名。它被称作美国在中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是夏威夷的前哨和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这期间，日本联合舰队之间异常频繁而神秘的电报引起了美国军方的警觉。擅长破译日军密码的海军中校罗奇福，终于弄明白了日军将进攻中途岛。5月6日，获悉日军情报的满头银发的尼米兹海军上将亲临中途岛视察之后，急忙调兵遣将，火速加强该岛防御。

5月5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山本立即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山本调集了比袭击珍珠港更为庞大的舰队：计有“凤翔”、“赤城”、“加贺”、“飞龙”等6艘航空母舰，“大和”、“长门”、“陆”等11艘战列舰，还有20艘巡洋舰、60艘驱逐舰、15艘潜艇、30余艘辅助舰和16艘运输舰。空中力量将由700多架飞机组成。官兵近10万人。出征之前，山本和军官们聚集在“大和”号上，痛饮天皇赏赐的清酒，觥筹交错，为梦想的胜利举杯庆贺。

且说中途岛上美军也在日夜备战，抢修防御工事。作战飞机源源不断地赶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也奉命火速返回。27日，在同日军南云机动舰队进行海战受创的“约克城”号航母，拖着一条10里长的浮油带，摇摇晃晃地驶入该岛港湾。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严令：“必须在3天之内修好！”航母上的缆绳还没系好，舰面上已响起了一片敲打声，美军官兵投入了争分夺秒的抢修工作。尼米兹上将穿着齐腰的长裤靴在船坞里亲自指挥。中途岛迅速武装起来，配备陆基飞机120架，守备部队2000多人。海军方面有3艘航空母舰，19艘潜艇。防空高射炮遍布小岛。

美国海军已给山本设好了伏击圈：当南云舰队的4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起飞袭击中途岛时，美军3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将从隐蔽处突袭敌舰。6月2日，美国作战部署完成，以逸待劳。

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日本舰队正在疾驰。队列中的“大和”号旗舰威风凛凛。但是，坐在司令长官室的山本却心神不定。对夏威夷的战前空中侦察因加油不足而告吹；费尽心机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设立的三道潜艇警戒线因延迟了两天，也失去了作用。接踵而来的消息，使山本五十六大将隐约感到了某种不祥的预兆。

6月4日，拥有战舰“榛名”、“雾岛”和“赤城”、“加贺”、“飞龙”、“苍龙”等4艘航空母舰的南云机动舰队，在中途岛西北240海里处发起第一次攻击。一声令下，雪亮的探照灯把母舰上的飞行甲板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飞机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108架舰基飞机在15分钟内从4艘航母上起飞，直奔中途岛。飞临中途岛上空的日机冒着地面高射炮的密集火力，对机场、军事设施进行狂轰滥炸。霎时间，岛上浓烟滚滚。

对南云的空袭，美军早有准备。空袭刚开始，岛上的美机已全部升空，扑向南云舰队。7时5分，攻击开始。美军4架B-26式飞机和6架“复仇者”掠海而来，正欲投放鱼雷，日机猛扑过来。顿时3架美机被击毁，但另

外3架美机已投雷完毕。只见几条白色的雷迹朝着“赤城”舰左舷飞去，“赤城”舰急忙闪躲，侥幸脱险。接着，美军16架俯冲轰炸机朝“飞龙”号航母猛扑过去。瞬间，8架美机被击落，但其余8架仍勇敢地继续攻击日舰。

日舰脱险之后，南云下令把中途岛的美军轰炸机全部摧毁，原准备对付美军舰队的第二攻击波飞机改为进攻中途岛。

“赤城”、“加贺”、“苍龙”、“飞龙”航母甲板上，舰员们正在为飞机卸下鱼雷和对舰炸弹，改装普通炸弹。突然，南云接到搜索飞机的报告：“中途岛西北200海里处发现敌航空母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惊得南云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美军的航空母舰会出现在眼前。舰上人员急忙又从飞机上卸下陆用炸弹，重新换装鱼雷和对舰炸弹。在一片慌乱中，匆忙卸下的重磅炸弹，来不及送到弹药库，都随手堆放在机库旁边。不料，这一致命的错误，竟造成了日舰自我毁灭的原因。

5时34分，美军侦察机发现了南云舰群。“大黄蜂”号、“企业”号、“约克城”号上的舰载飞机相继腾空而起，怒吼着朝南云舰队蜂拥而来。

“敌俯冲轰炸机！”日舰上的瞭望哨齐声惊呼。官兵们抬头望去，但见银灰色的美机一架接着一架俯冲下来，炸弹从机翼下呼啸而下……

“赤城”号被两枚炸弹击中，飞行甲板中部被炸裂，舰尾燃起烈火，引爆了刚被换下堆在一旁的那批炸弹。甲板上随即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整个机库变成一片火海。

凝视着熊熊大火，南云中将呆若木鸡。在他的军旅生涯中，还从未损失过一艘舰艇。在副官的搀扶下，狼狈不堪的南云转移到“长门”号上。

“加贺”、“苍龙”号遭到34架飞机的攻击。这两艘航空母舰被火海吞噬，舰长不得不下令弃舰。顷刻间，南云的3艘大航空母舰便沉入了波涛汹涌的太平洋。

山本自信已稳操胜券。此刻，他正在司令长官室里悠然自得地同参谋副官下棋。但战局的发展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电报室送来了南云的报告：“遭敌舰载飞机和陆上飞机进攻，‘加贺’、‘苍龙’、‘赤城’已被击中起火，拟用‘飞龙’与敌母舰交战。目前正暂时北撤，重整旗鼓。”这个损失惨重的消息像晴天霹雳，使山本无法抑制满腔怒火。他遂命令所有舰队向他集中，要孤注一掷。

正午时分，幸存的“飞龙”号航空母舰派出飞机，重创了美海军的“约克城”号。该舰不久便沉入海底。美国舰队立即报复，很快又炸沉了“飞龙”号。这时，山本感到败局已定，只好阴沉着脸，发出撤退命令：“取消占领中途岛的行动！”

中途岛之战以日军惨败告终，计损失4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322架飞机，3500名日军丧生。美军只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50架飞机和307人。

中途岛之战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迫使元气大伤的日军由战略攻势转入守势，盟军转入反攻。一场场血战又拉开序幕。

正是：

当初偷袭珍珠港，侥幸得手何嚣张。

故技重演中途岛，机毁舰沉舟师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守孤岛全军覆没特攻队无力回天

帝国气数指日尽，东条无计夜惊心。

守岛官兵空玉碎，特攻亦难阻盟军。

话说进入 1943 年，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急得那东条英机秃头顶上直冒冷汗，焦灼不安。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整日里笑逐颜开，大烟斗不离嘴巴，只管执行他的“车轮行动”，稳步、缓慢而无情地碾碎日军的每一阶段的顽强抵抗。日军给养有限，空中支援及海上运输能力大大削弱，无力阻挡强大的盟军。“让苹果慢慢地熟嘛。”麦克阿瑟翘着二郎腿，喷出一口浓烟，乐颠颠地说。

东京的大本营内，海陆两军为争夺经费和作战物资互不相让。争吵的焦点是关于下一年度新生产的 45000 架飞机的分配问题。海军要求获得 26000 架，陆军死活不同意。在两军参谋长会议上，海军大将永野说：“同盟军的关键性决战还是要在海上打。”

陆军元帅杉山参谋长立即质问道：“如果把飞机如数给你，能否改变战争形势？”

永野军令部长气急败坏，反诘道：“我当然不能作那样的保证！你能保证把所有的飞机给你，就能改变战争的形势吗？”

两家互不相让，东条只好采纳佐藤军务局长的主意，停止生产轰炸机，集中生产战斗机，增加战斗机的数量，勉强平息了争吵。

战局日益严峻。日本新任联合舰队司令丰田海军大将和他的参谋长草鹿中将一样，决心孤注一掷，寻机与美军决战。两个人策划多日，制定了“A 号行动计划”，试图把美国舰队诱至塞班岛附近，倾其全力打一场歼灭战。

草鹿中将飞往塞班岛，亲自视察防御情况。在这里，巧遇南云。此时的南云因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两个战役的失败，已被降职，昔日的威风烟消云散，变成一个愁眉苦脸的瘦老头。两人寒暄几句，南云便陪着草鹿在岛上一通转悠。看到这边少配置了几门大炮，那边稀稀拉拉地建了三两个碉堡，草鹿越看越生气，便道：“南云将军，塞班岛地位你很清楚；但防御如此薄弱，令人感到吃惊。守住这个岛，对于‘A 号行动’至关重要！”看到草鹿这般焦急，南云苦笑着一咧嘴：“你说得有道理，可是……”摇了摇头，又一声不响了。愤怒的草鹿带着追究陆军造成防御疏忽的责任的想法，赶回东京。但东条首相却对草鹿的做法十分恼火，亲自致信草鹿参谋长：“我个人敢用‘大印’保证塞班的防御！”

且说美军在取得了瓜岛争夺战的胜利后，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具战略意义的塞班岛。指挥官便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与此同时，麦克阿瑟正在为实现自己的诺言，改变“逃跑将军”的形象而奔忙，率军攻克了荷南迪亚后，直指菲律宾。

马里亚纳群岛由一连串的热带火山岛组成，塞班是其中的一个大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占领了这些岛屿，战后国联便把这些岛屿交给日本托管。塞班全岛南北长 19 公里，东西宽 2~10 公里，中央为山地，是个细长形的岩石岛屿，号称内南洋的前大门。在战争的头两年，这里只不过是日军物资补给和中继基地，除了零星构筑的一些碉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防御工事。草鹿光火也确有由来。

1944年2月23日，尼米兹的海军舰基飞机袭击了塞班岛上的机场。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岛上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向宁静的塞班岛变得千疮百孔。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都去挖防空洞或修建机场。日本大本营为了扼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改组了战区指挥机构，任命南云中将为新建的中太平洋方面舰队司令。

交战前夕，在塞班指挥马里亚纳全体地面部队的第31军军长小畑英良向南云警告说：“除非向部队供应岛上无法获得的钢筋、水泥、带刺铁丝、木材等物资。否则，不管有多少军队，也无法构筑防御工事，只能坐以待毙。局势难以忍受。”然而，成千上万吨的建筑材料已在运输途中沉入海底。南云中将一筹莫展。匆忙集结在塞班岛上的守军已达31629名，其中陆军25469人，海军陆战队6160名。

就在南云唉声叹气之时，一支拥有535艘舰只的强大美国舰队，运载了127571名美军向塞班扑来。6月11日中午，210架美军战斗机和轰炸机袭击了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塞班岛上100多架日机中弹起火，爆炸声响成一片。

13日，尼米兹又派出300架飞机对塞班进行轰炸。接着又用7艘战列舰和11艘驱逐舰的舰炮轰击塞班岛和提尼安岛，一天之内向该岛倾泻了1.5万发炮弹。塞班岛上最大市镇加拉班已是一片火海。猛烈的炮火把防空洞震得摇晃起来。加拉班几乎被夷为平地，到处是尸体和瓦砾。

斋藤义次中将指挥的第43师团是守卫塞班的主力。此时，他正在西岸建立指挥部，调集军队，对付美军的登陆，下狠心执行东京大本营的命令：阻敌于海滩。

15日，运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2师、第4师的运输舰和登陆艇缓缓地接近塞班。晨曦中，陆战队员们隐约看到达波乔山的影子，不由得捏紧了手中的枪。

“轰隆隆！”“轰隆隆！”美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实施登陆前猛烈的炮击，美机开始轰炸，整个海岸线都笼罩在烟雾弥漫中。强大的炮火压制住了海滩上的日军。“登陆部队上岸！”联合远征军司令特纳将军一声令下，载着8营美军的719辆水陆两用车，以炮艇和水陆两用坦克为先导，向塞班岛西海岸查兰干诺一带冲去。

“哒哒哒……”隐蔽在海滩和山坡上的日军机枪和迫击炮开火反击。行进在前面的几辆美军水陆两栖战车被击沉，但后边的战车仍拼命加速前进。几十架美机在低空扫射海滩上的日军，各舰舰炮一起轰击，日军的火力抵抗被美军压制。傍晚，滩头阵地被美军占领。

站在瞭望台上的南云中将，看到美军登陆的情形和绝对压倒优势的火力，呆若木鸡。而斋藤还颇有自信地电告东京说：“天黑后，我师团将发起大规模夜袭，可望一举歼灭敌军。”然而，夜袭刚开始，斋藤师团长便在混乱和黑暗中与同僚们失散了。日军的坦克开进了沼泽地，大部分陷入泥潭；步兵则在挥舞着战刀的军官指挥下，一次又一次地盲目冲锋。美国海军陆战队密集的炮火有效地制止了日军的反攻。斋藤损失了700多人。

在加拉班，刚从大火中逃出来的日本姑娘静子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只见在远离珊瑚礁的大型军舰上火光闪闪，整个加拉班被猛烈的爆炸声所淹没，登陆艇接连不断地从母舰中开出来。登陆艇一靠岸，士兵们争先恐后地跃上滩头，勇敢地向纵深推进。她茫然地凝视着山下纵横交错的尸体和冒烟的废墟，便跑到唐纳山的日军野战总医院去当护士。医院里到处都是躺卧在

地上的伤兵，痛苦地呻吟着。她禁不住想道：“如果这世界上有地狱，那么这儿就是个大地狱。”

6月19日，日美海军在马里亚纳群岛海面上又进行了一场大战。马克·米切尔将军指挥的英军第58特遣舰队以微弱的损失，击沉了小泽机动舰队的3艘大型航空母舰，击落了475架日军舰基和陆基飞机。日本海军元气大伤。

日本海军的惨败，决定了塞班守军的命运。6月22日，美军的3个师开始向北推进，扫荡被分割在北部的残敌。在达波乔山以东丛林密布的山谷里，斋藤师团第136连队的残部麇集在这条“死亡谷”里，凭借崎岖的地形，顽强抵抗，给美军造成了很大伤亡。

6月30日，美军突破“死亡谷”，3个师的兵力联合作战，把日军前线部队残余的1200多人驱赶到塞班北隅。因通信联络中断，南云已无法部署部队去建立最后防线了。他哀叹道：“完了，完了。”

斋藤师团长看到大势已去，向东京发了最后一封电报：“请向天皇陛下深刻致歉，我等已无能为力……祈天皇健康，我等全体高呼万岁！”

在濒临西岸高地的一个山洞里，日军司令部人员正在吃掉最后一点食物——一个蟹肉罐头和一个小饭团。洞内一片沉默，斋藤气急败坏地吩咐道：“军人与平民已不再有什么区别，与其被俘，不如拿起竹枪参加战斗，快写出大意如此的命令。”南云两眼一闭，沉重地说道：“我们三人自杀去！”

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南云、斋藤、井桁3位司令官穿上整洁的军装，盘腿坐在洞口，身后各站一名副官，以便切腹之后朝后脑开枪。就在平栞少佐出去取水为长官净脸的功夫。“呼！”“呼！”“呼！”三声枪响，南云等倒卧在地，副官们手中的枪还在冒烟。

唐纳山的野战医院收到了“玩死亡游戏”的命令，卫生兵马上给不能行走的伤员分发手榴弹，每8人1枚。随后，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遗留下一堆堆炸死的伤兵。

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衣着破烂的日军正在集合。手持步枪、军刀和长矛的士兵们要用最后的冲击来结束这场恶战。成千名残余的日军高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疯狂地向美军的步兵阵地冲锋。早有准备的美军用坦克、机枪、大炮将其全部消灭。美军为夺取此战的胜利，也付出了伤亡650人的惨重代价。

7月9日4时15分，美军特纳少将正式宣布占领塞班。这时，各处美军开动广播车，反复播放：“日军官兵！仗已打完了，赶快放下武器，前来投降，等待你们的是生命安全和充足的食物！”但聚集在塞班北端的几千日本平民，听信了日军的欺骗宣传，不愿投降，正在集体自杀。一个接一个，失魂落魄般地把眼一闭，从100多尺高的悬崖上跳入惊涛骇浪之中，浪花一溅，溺水身亡。海里漂浮着许多无辜平民的尸体。“轰！”“轰！”山洞中不时传来手榴弹沉闷的爆炸声，无数的平民和战败的日军就这样毫无意义地自尽身亡。这时，躲在皇宫防空洞中的天皇，正在蛮有味道地品尝着晚餐。

塞班岛之战，日军3万多人几乎全部战死，平民死亡人数达2.2万人；美军死伤14111人。

得知攻占塞班岛的消息，麦克阿瑟更加踌躇满志。“OK，”他用劲打了一个响亮的榧子，对众参谋嚷了一声：“诸位先生，我们要准备乘胜大干一番。”说罢，又挤了挤眼，故作神秘地说：“罗斯福总统已批准了我收复菲律宾的计划！”麦克阿瑟这般兴奋，是因为1942年3月日军进攻科雷吉多尔

时，他仓皇逃离菲律宾，曾信誓旦旦的宣布“我一定要回来”。他不愿让自己的诺言成为世人的笑柄，一直梦寐以求重返菲律宾。

1944年10月，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向西横扫，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北上猛攻，两支劲旅，如猛虎下山，直扑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菲律宾。

此时日本大本营已是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但仍然决意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正当大本营谋划如何阻击美国的进攻时，一支由420艘运输舰和157艘军舰组成的庞大美国舰队，已在菲律宾以南几千平方英里的海面上摆开阵势。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舰基飞机，很快摧毁了这一地区残存的日本航空兵力。

10月20日凌晨，美军在莱特湾大举登陆。几小时后，戴着太阳镜和五星上将帽的麦克阿瑟慢慢涉水上岸。他叼着玉米芯式的印地安烟斗，腰里挂着一支他父亲的老式左轮手枪，得意地自言自语说：“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他对站在一旁的菲律宾总统塞尔希奥·奥斯梅纳一招手说：“总统先生，到家了！”

这时，一个通信军官把麦克风放在他们面前。麦克阿瑟在大雨中向菲律宾国民发表演说：“菲律宾的父老兄弟们，我回来了。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又站在洒满我们两国人民鲜血的菲律宾土地上了……站在我旁边的是你们的总统，伟大的爱国者奎松总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还有他的阁僚。”周围顿时一片欢呼声。麦克阿瑟激动起来。不久，又一件喜事临头，麦克阿瑟更加激动。原来罗斯福总统发来贺电：“举国上下感谢你，全国都为你及你的部下反攻回去所取得的成功而祈祷。”

日本大本营得知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后，制定了“捷一号作战”计划，试图同美军进行决战，以改变战局，寻求体面结束战争的途径。该项任务指定由远驻新加坡、婆罗洲的海军中将栗田健男完成，令其攻击美军登陆滩头，扫荡美登陆舰只和部队。栗田时年55岁，短粗的身材，活像一颗竖置在地的炸弹，作战凶狠、顽强。栗田中将指挥的舰队拥有5艘战列舰、10艘重巡洋舰、17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内有世界最大的战舰“大和”号、“武藏”号，排水69100吨，各有46厘米的主炮9门。为防止空袭，出发前把船侧涂成灰色，甲板涂成黑色，像是漂浮在海上的大棺材。10月23日，栗田舰队在向莱特湾挺进中被美军潜艇发现。一经交手，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麦耶”号、“高雄”号在浓烟大火中沉没。栗田见状，心中懊丧，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前进。然而，对日本海军来说，厄运只是刚刚开始。拥有重型航空母舰16艘、护航航空母舰18艘、战列舰12艘、防空巡洋舰2艘、轻重巡洋舰24艘、驱逐舰144艘的美国第3、第7舰队，正在前方列阵以待。

10月24日黎明，栗田舰队在锡布延海被哈尔西指挥的第3舰队发现，美军的250架飞机对栗田舰队实施了5次大规模的轮番空袭。栗田见成群的美机飞临舰队上空，忙传令对空射击。一刹那间，天空海洋被激烈的爆炸声笼罩，震耳欲聋。飞机扔下的炸弹和投放的鱼雷激起一层层白浪。“大和”、“武藏”巨型战列舰也不甘示弱，18门46厘米的大炮一齐抬高炮口，猛烈回击。那炮弹弹高点为11700米，可在空中炸成6000个碎片，杀伤范围相当大。激战刚开始，9架美机撞上空中火网，立即被击落。更多美机怒吼着，俯冲下来，将成堆的炸弹、鱼雷扔在日本舰队周围。“武藏”号舰体被撕开多处可怕的大洞，海水无情地涌进舰内。黄昏时分，周身是伤的“武藏”号舰体一歪，沉入海底。在接连4天的大海战中，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第3舰队痛遭谢曼少将的机动舰队重创；栗田健男中将的第2舰队大部被歼于莱

特湾东南海面；志摩清英中将指挥的第5舰队见状不妙，急忙逃离战场。日本海军连受重创，几乎全军覆灭，所剩残余舰队只能龟缩在本土沿岸，帝国海军威风扫地。

面对帝国军队节节败退、全线崩溃的危局，输红了眼的军部命第1航空舰队司令大西瀧治郎中将调集一批“零式”飞机，组成“驾机撞舰”的敢死队，将其取名为“神风”特攻队，用诸菲律宾之战。

说来可笑，这“神风”典故，源于700年前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氏两次抗击元军之时，恰值台风大作，将元军掀沉海底的故事。700年后，为了挽回败局，挡住美军的反攻锋芒，东京大本营格外重视这种人肉炸弹攻击方式，决定“凡志愿特攻之义烈将士，以个人资格配属于作战部队，临时编为特攻队，以攻击美军舰船”。这种飞机，实际上是由人驾驶的可以追寻目标的炸弹。在每架特攻机上装有250公斤烈性炸药，一旦发现美舰，就连人带机撞下去。至于飞行员性命如何，军部却从不考虑。更可悲的是，每当特攻队出发之前，送行者都要列队向特攻队员鞠躬致敬，再对饮几杯酒，摆出一副“悲壮”之态。那些队员们头上系着写有“神风”二字的白布条，将写就的绝命书交给指挥官，便登机而去。

且说在美舰“塔菲一号”正与栗田舰队激战时，一架特攻机穿过密集的炮火网，从天而降，不要命地一头撞向美“圣梯”号护航航空母舰舰尾。“轰”的一声巨响，机毁人亡，却也引起了强烈爆炸。该舰甲板上立时翻卷起一条8米长的裂口。美军官兵大惊失色，急忙灭火修舰。另一架被炮火击中的特攻机，拖着一条长长的浓烟，发出“呜呜”的怪叫声，朝美军“苏万尼”号护航航空母舰撞去。又是一声巨响，“苏万尼”号受到重创。紧跟着6架“神风”特攻机又扑将下来，2架在空中被击毁，1架在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空爆炸，2架撞中“卡里宁弯”号，1架撞中“圣洛”号。特攻机引起连续爆炸，美舰上火冲天。“疯狂的日本兵！”“疯狗战术！”舰上的美军官兵，一面咒骂，一面急急忙忙灭火。在莱特湾激战中，日本“神风特攻队”击沉美军1艘护航航空母舰，重创4艘驱逐舰，轻伤一艘战列舰。

消息传到东京，大本营里杯觥交错，欢庆“胜利”。陆海军将领先是向战死者洒酒致哀，假惺惺地挤出两滴鳄鱼泪，而后便是狂饮清酒，大嚼牛肉。躲在防空洞里的战死者家属，默念着“光荣”战死通知书上的“为皇国捐躯，不胜荣光”等字句，只有暗中饮泣。

1945年4月1日，海风轻拂洋面，白云点缀青空。麦克阿瑟调集各类舰船1457艘、飞机2500架，指挥18.3万美军，举行冲绳登陆作战。美舰炮火惊天动地的轰击声首先在冲绳震响。“嘿，”麦克阿瑟用望远镜瞅着炮火笼罩下的冲绳岛，“吱”地吸了一口烟，笑嘻嘻地说，“叫日本人体会一下美国的工业力量！”说话间，美军的飞机、军舰更加猛烈地对冲绳守军展开攻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日军近8万余人，在牛岛满中将指挥下，拼死抵抗。海军实施“天字”号决战，出动“神风”敢死队，一面组织1500多架飞机，从空中对聚集在冲绳周围的美军舰船进行打击；一面组织残存的舰队，派出“回天”、“樱花”、“蛟龙”、“震洋”等海上“特攻队”，用满载炸药的简易潜水艇、快艇、鱼雷艇不要命地冲向美国舰群，从水上实施攻击。一时间，天空、海上到处是冒着炮火实施攻击的日本“特攻队”。美军近20艘战舰被击沉，25艘被炸得遍体鳞伤。冲绳岛海空，机舰残骸纷扬，人体血肉横飞。

“神风”特攻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攻击之疯狂，破坏之惨重，令美军惊恐不已。就连身经百战、意志坚强的斯普鲁恩斯将军也心有余悸。他向尼米兹报告说：“如果日军继续进行自杀攻击，将会出现严重情况。”

美军不顾“神风”如何猖狂，依旧扩大战果，攻击前进，陆续占领机场、阵地，日益占了上风。5月25日，一支日军敢死队分乘5架双引擎轰炸机飞临读谷机场上空，其中4架飞机被美军击毁，第5架摇摇晃晃地在美军机场的跑道上擦地着陆。“哇呀呀！”一阵乱吼，头绑白布条的敢死队员们从舱里钻将出来，迅速散开，疯狂地向停在那里的美军飞机扔手榴弹和燃烧弹。“轰！”“轰！”飞机爆炸起火。机场上的美军士兵看傻了眼，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敢死队员们击毁美机34架，炸毁了储有7万加仑汽油的油库。“快开枪！犯什么傻！”美军值班军官如梦方醒，急令射击。机枪、卡宾枪一齐扫射过去，敢死队员个个被打得如同蜂窝，扑倒在地。

冲绳之战，日本海军航空兵发动了10次“神风”攻击，共出动飞机3742架次（含特攻机1506架），击沉美军舰36艘，击伤368艘。美军损失舰载飞机763架，日军损失飞机2258架。日军战死约9万人，美军战死5万人。日军绝望的疯狂进攻，曾一度使美国海军胆战心惊，然而终究挽救不了败亡的命运。经过近3个月的苦战，6月23日美军攻占冲绳。守岛司令牛岛等见大势已去，剖腹自杀。日本本土暴露在美军面前。2个月后，“神风特攻之父”大西中将切腹自杀，死前留下遗书《致特攻队员的英灵》，说了几句反悔的话：“诸位还在为愚蠢野蛮的特攻战术涂脂抹粉，胡吹甘愿化作肉弹，壮烈成仁！宏愿未酬，我以一死向特攻队员之英灵及遗眷谢罪！”“神风”特攻作战，使3500多名年轻飞行员成了日本法西斯的殉葬品。

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毁灭。

正是：

神风渺渺乞天助，特攻虽惨力乏术。

如花青春尽遭残，军国恶魔罪难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核轰击广岛长崎 八一五诏宣投降

蘑菇烟云罩扶桑，电闪雷鸣天地晃。
无辜百姓遭浩劫，有罪战犯谁受伤？

话说日军在丢掉冲绳后，大日本帝国已是气数将尽，奄奄一息了。1945年3月9日深夜，在关岛航空基地司令部里，头发乌黑，面容粗犷，嘴里叼着一支粗大的哈瓦那雪茄的美军第20航空队的第21轰炸机队司令李梅将军，正在室里踱来踱去，不时仰望着漆黑的夜空，眉宇间流露出忧虑和焦躁不安的神情。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做出了一次重大的决定，派出334架B—29式“空中堡垒”，携带燃烧弹低空夜袭东京市。夜深人静，已是凌晨1点多，还没有收到夜袭机群的电报。

此时此刻，他心急如焚，坐卧不宁，转身对聚集在屋子里的作战军官说：“这个决定是我做出的，当然由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要向五角大楼报告……”

正在这时，司令长官室门砰的一声响，报务参谋送来急电。“已投弹，目标地区一片大火，高射炮火由密到疏，极少战斗机。”李梅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平静地念道。屋子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确实，这次近似于赌博的军事冒险行动给了日本人致命的一击，美机在东京投下2000多吨燃烧弹。整个东京变成了一座混乱、恐怖、令人无法想象的火的地狱。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东京的心脏地区烈焰熊熊，大火映红了夜空。美机的轰炸夜以继日，其他几个城市如大阪、横滨等，也陆续化为灰烬。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3国发布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军部困兽犹斗。丰田海军大将捶桌乱嚷：“即使日本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陆相阿南将军也紧握战刀大叫：“如果我们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我们就应该切腹，真诚谢罪！”一番密谋策划，军部完成了保卫本土的最后计划——“决号行动”。他们集中了1万多架飞机——大部分是匆忙改装的教练机，计划用53个步兵师团和25个旅团的兵力，共计235万人，准备在海滩上击溃美军。支持这些部队的还有400万海陆两军的文职人员，25万人的特种卫戍部队和2500万民兵。军部在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强制通过了国民总动员法。规定15至60岁的男人及17至45岁的女人，都得参加义勇兵。步枪、竹矛及封建时期沿用下来的弓箭，便是义勇军的武器。军部不惜“一亿玉碎”，进行全然徒劳的垂死挣扎。

却说太平洋彼岸，五角大楼里正在讨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问题。“诸位，”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我们的责任是建议采取某种可能改变文明方向的行动。我们已有了一种新式武器，其破坏力是空前未有的。今天，首要的事实是战争。我们的最大任务，就是要立刻以胜利结束战争。”马歇尔将军支持史汀生的观点，说：“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应该使用原子弹。”

一直没有说话的杜鲁门总统开口道：“我认为使用原子弹是可能的，空军没有使德国人屈服，光靠空中力量也难以征服日本。”7目标小仓市，飞往长崎。长崎是个风景秀丽的港湾城市，时值盛夏，树木葱绿，各色鲜花或黄或红，显得光艳夺目。上午11时2分，原子弹脱离机舱，闪动着黑灰色的

死亡之光，从 8850 米的高空落将下来。

从广岛死里逃生的风筝商森木，刚刚赶回长崎的家中，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妻子讲述广岛挨了一颗可怕炸弹轰炸的情形。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巨大的厄运竟又随他来到了长崎。一个令人睁不开眼睛的蓝色闪光打断了他的话。已被吓丧了胆的森木慌忙把老婆、孩子塞到地下室，当他把盖子拉下来时，突然地动山摇，好似地震。

美丽繁华的城市顿时变成了一片焦土，尸横遍地……从爆炸中心半径 1000 米范围之内，人畜几乎立即死亡，各种建筑悉遭破坏，到处火光熊熊。三菱钢铁厂坚固而复杂的房屋构架，也被扭曲得如同软糖一般。大小树木均被炸光枝叶，或连根拔起。2.4 万人丧生，500 人失踪，43020 人受伤。核轰击震撼了日本国民，也令天皇和重臣忧心忡忡。

且说早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就力劝斯大林对日作战。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总统也为斯大林出兵讨价还价而伤透脑筋。两次核轰击反响强烈，眼下美国不再希望苏联参战了。杜鲁门总统指望在苏联参战以前，日本举手投降，使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确立战后对苏优势。为了不使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斯大林也深知对日作战已刻不容缓，待最高统帅部部署停当，斯大林便命莫洛托夫采取行动。

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应约请来到克里姆林宫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书房。不待佐藤致意，莫洛托夫就把手一挥，面无表情地说：“我这里有一份以苏联名义给日本政府的通告，我想向阁下转述。”

佐藤心里一惊，本能告诉他这是一份宣战文件。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政府宣布，自明日，即 8 月 9 日起，苏联认为自己已对日处于战争状态。”寥寥数语，《日苏中立条约》变成一纸空文。佐藤抑制着冲动，慢吞吞地说：“不管怎样，让我们握握手再分别，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握手了。”

几个月来，苏联已向满州边境集结 160 多万苏军。而同他们对峙的日军关东军既没有装甲设备，也没有反坦克炮，且人数不及苏军一半。在苏联对日宣战 2 小时后，苏联海陆空三军兵分 3 路，冲过边境，扑向齐齐哈尔、哈尔滨。关东军不堪一击，连连败退。苏军挥师直下沈阳、旅大。

捷报频传，克里姆林宫内灯火辉煌，斯大林元帅正与美国大使哈里曼饮酒谈笑。斯大林道：“苏军的先头部队已进入满州境内，谁能料到如此进展神速！”哈里曼微微一笑，对应道：“苏联站在研制成功原子弹的一方是多么的幸运。”

话分两头。莫斯科和华盛顿兴高采烈，东京城里却愁云惨淡。8 月 14 日夜，在皇室的地下防空洞中的一间会议室里，正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室内又闷又热，与会者满脸流汗，一个个垂头丧气，目光呆滞。午夜时分，一身戎装但疲劳不安的天皇缓缓地走进会议室，落座后示意重臣发言。东乡外相躬身道：“只要能保持国体，就应该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米内海相和平沼骥一郎点头称是。

陆相阿南大怒，双眼闪耀凶光，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反对外相的意见。我们能拿出勇气继续打下去，死中求生。我一亿国民也准备着为名誉而死，使日本民族的事业名垂青史。”剃着光头的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也按捺不住，厉声道：“在那么多将士为天皇尽忠后，无条件投降是不能想象的。”军令部长丰田见双方意见对立，略一沉吟道：“我们不能说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同时我们也不相信完全失败。”会议室里，墙上的那面大钟走个不停，几小时过去了。天皇坐在正座上想心思，这些日子他听到不少政情不稳的密报，未免坐卧不安。

呆在一边擦汗的首相铃木缓慢站起，走到天皇御座前，深鞠一躬，道：“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个钟头，但各执己见。臣也觉得难以启口，但时局确实严重，请陛下圣断。”

群臣把目光转向裕仁，只听天皇带着哭腔道：“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天皇举手抹了抹眼角，似乎在流泪，接着说：“朕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难，也无以对祖宗在天之灵。只好媾和。”

与会各大臣欠身向前，垂头聆听，不时有人抽泣连声。天皇干咳一声，一字一顿地讲下去：“每想到那些在遥远的战场上牺牲和负伤的陆海军军人，想到那些在国内因空袭而失掉家业的人，不胜痛心。现在可以接受对方的要求了。当朕回忆起先帝明治大帝在三国干涉还辽时的感情，只能忍所难忍，团结一致，以求将来的复兴。此时此刻，如果需要朕向臣民呼吁，朕准备随时站在麦克风前。有劳各位，为朕起草诏书。”“言毕，一声不响。那裕仁到底是老谋深算，一通言论冠冕堂皇，心中事却不露一丝。重臣们一脸泪涕，鱼贯而出，随即起草投降诏书，请天皇宣读并录音不提。

当天夜里，陆军省的椎崎二郎中佐和畑中健二少佐，带领一伙暴徒闯进近卫师团长森赳中将办公室，要求森带头发动政变“清君侧”，“保卫皇国”，阻止发布投降诏书。畑中等见森尚在犹豫中，拔出手枪，枪杀森赳。次日上午政变失败。

且说那8月15日早晨，东京电台反复播送中午有要闻发表的通告。男女老少不知有何重大事件发生，不免焦急不安。捱到中午时分，声调低沉的《君之代》奏毕，广播里传来天皇声音发抖的“玉声”。原来是裕仁在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举国上下垂头静听那“玉音放送”，许多人放声大哭。“大日本帝国”便在这号哭声中，寿终正寝。

正是：

帝国立基武为先，西侵南进战不断。

四处树敌成困兽，败亦难罄罪滔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麦帅君临日本国 东瀛易弦复改张

山姆大叔作尊神，列岛遍驻占领军。

善恶有报终有日，千古罪人何处寻？

话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投降。8 月 28 日，首批美军进驻日本，作好准备迎接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到来。

8 月 30 日下午，一架银色座机呼啸着降落在厚木机场。舱门一开，麦克阿瑟钻了出来。只见他戴着太阳镜，叼一支印第安玉米烟斗，表情傲然。想当年日军突袭巴丹半岛，打得驻菲美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要不是罗斯福总统急中生智，指令这位气昏了头的将军远撤澳大利亚，那真不知会如何收场。虽说率兵出走，落下个“巴丹逃跑将军”的外号，但胜败乃兵家常事，血战 4 年，日本大败。麦帅不但实现了当年“重返菲律宾”的誓言，还作为盟军总司令君临日本。思念到此，他不由得故意在舷梯上一步三停，摆足征服者的派头。下得飞机，麦帅立即被记者围住。他微微一笑，吐出一句话：“他娘的，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不短，不过总算到站了。”

日本政府代表悄悄挤了进来，鞠躬道：“衷心欢迎将军到来，如有要办之事，尽管吩咐。请多多关照！”

麦帅佯作不睬，对随从说：“告诉他们，我们有事会找日本首相谈，不劳此等无名之辈。”说完，大步前行，登上美军吉普车，直奔总司令驻地。

晚餐时，惠特尼将军提醒麦克阿瑟小心牛排里有毒。他哈哈大笑：“那就谁也别想活了。”正谈笑间，副官报告温赖特中将到楼下大厅求见。麦帅扔下叉子，急忙下楼会见这位巴丹战役中的难兄难弟。温赖特形容憔悴，苍老不堪，头发花白，骨瘦如柴。两人相见，分外亲热。温赖特哽咽着说：“将军，我……我没有完成好任务。”

麦克阿瑟挤了挤眼睛，双手搂住他：“得啦，瘦皮猴！”二人上楼摆酒痛饮一番，不表。

且说日本首相东久迩稔彦亲王正在首相官邸主持会议，听罢麦帅下机情况的汇报，心中一惊。“没想到麦克阿瑟一开始就来个下马威，真是‘脱毛的凤凰不如鸡’。”东久迩不禁哀叹几句。再看看那班阁僚，个个如丧家之犬，表情颓丧。无奈之余，他对拖着一条假腿的重光葵说：“40 万美国大兵进驻日本，麻烦事不少，看来与对方打交道也不是件愉快的事，阁下有何高见？”

重光葵龇牙苦笑说：“美国人开进来总比俄国人好，车到山前必有路。目前比较急的事是应着手实施 18 日拟定的《特殊慰安设施协会》计划，先让美国人乐一乐，免得殃及日本良家妇女。”

“唔，甚好，甚好。可现在得赶快签署终战文书，稳住局面。照惯例，你认为派谁出席为好？”东久迩不动声色地问。

重光葵暗骂一句：“老滑头！想把这块烫红薯扔给我。只是为人臣子，恐怕难以推掉。先将他一军，让他别看轻我。”

“这等事关皇国未来大事，该由首相亲自出面，方显隆重。”

“是么？不过美军只是区区一军人，犯得着首相去吗？而且万一有什么不妥，除了首相之外还有谁能挽回呢！我看还是由外务大臣去为妙。”东久迩再次冷冷地点将。

重光葵张了张嘴，没说什么。

9月2日上午9点，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气氛庄严肃穆。天空中阴云密布，凉气袭人。东京湾内海浪在起伏、跳跃。远方的富士山朦胧不清，像是在默默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忏悔。

清晨8时，美军将领哈尔西、赫尔弗里希、特纳、帕西克尔、史迪威、温赖特等陪同中国将军徐永昌、英国将军弗雷泽、苏联将军杰列米扬科等盟军将领登上“密苏里”号战舰，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陆军上将麦克阿瑟也出现在甲板上。几十分钟后，几名身着黑色礼服或黄褐色军服的日方代表，在面色凄然的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的带领下缓步入场。双方代表对视片刻，重光葵等慢慢低下头，等着帝国寿终正寝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仪式开始，麦克阿瑟首先代表盟国讲话：“我们，各交战国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定，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说到这里，麦克阿瑟激动得双手颤抖，微微一停，吸了口气，接着说：“涉及截然相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辩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这里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它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享用我们即将在这里取得的谅解，忠实地履行这种谅解。”麦克阿瑟对自己的演讲很满意，用力地挺了挺胸。

接着举行签字仪式。重光葵似乎还没有从失败和假腿给他带来羞辱和不便中解脱出来，不知所措地摸摸帽子，擦擦手套，挪挪手杖。哈尔西将军不耐烦地说：“快签，少浪费时间。”

旁边的参谋长萨塞兰几步走上前，指着文件签字处说：“请在这里签字！”重光葵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姓名，觉得那笔颤颤地不听使唤。随后，美、中、英、苏等国代表相继签字。

麦克阿瑟简短地总结说：“让我们祈祷，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祈求上帝永远保佑它。”这时，成群的美国飞机编成战斗队形，轰鸣着从上空掠过。

麦克阿瑟回到盟军总部，脱下军装，轻松地躺在藤椅上，摸出大烟斗，美美地吸了几口。烟雾缭绕中，副官走了进来，笑嘻嘻地对麦克阿瑟说：“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将军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人物了，祝贺您。”

“是吗？我大概早就是大人物了吧！为了美国的利益，为了广阔的太平洋，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人们会记住我的！”

“那当然，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已经使您名扬全球。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过如此。”

麦克阿瑟闻此言，脸上蒙上一层阴云，心想：“想当年艾克曾在我手下服役，今天却如此飞黄腾达，俨然是欧洲的解放者。国内那些没见识的庸人忽略了太平洋，真叫人扫兴！”

9月15日，盟军总部迁到与皇城遥遥相对的原日本第一人寿保险公司大楼。隔窗南望，皇宫的殿阁楼台看得清清楚楚。宫内的天皇裕仁坐立不安，为摸清麦帅这位太上皇的意图，他决心不惜屈尊探望对方。

9月27日，裕仁穿一身黑色燕尾服，神色庄严得近乎呆板，步入盟总接待厅。望着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裕仁心中忐忑不安，使劲张了张嘴，刚想说些开场白；不料麦克阿瑟劈头就问：“你为何批准开战？”裕仁紧张地捏捏礼服口袋，咽了一口说道：“朕本想制止战争，但开战是国民意志，我

不批准，他们会怨恨我，甚至另立天皇。”说完，望着麦帅，低下了头。

麦克阿瑟俯视着五短身材的裕仁道：“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出面制止战争？”裕仁面露愧色连连说道：“朕对此表示遗憾，遗憾……”他喘了口气，故作姿态地喃喃道：“我愿承担一切责任，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麦克阿瑟见裕仁单薄柔弱，在自己面前显得十分谦恭，又见他一副可怜像，不禁动了侧隐之心，态度缓和下来。双方又寒暄几句，会见便告结束。记者跑来给两人拍照，天皇尽力挺直身子，肃然而立。麦克阿瑟忽然想把气氛搞得轻松些，便无意中显出了西部牛仔气，双手叉腰，开领衬衣露出脖子，岂料反而给人一种傲慢无礼的印象。目送天皇蹒跚地离开盟军总部，麦克阿瑟暗想：为了在日本站住脚，没有太大必要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见罢裕仁，麦克阿瑟相继发布一系列指令，责成东久迩内阁执行。于是乎，700多万帝国陆海空军被解除武装，军部及所有战时设立的各省、局机构一律解散。10月份又下令废除《治安维持法》，释放政治犯。一时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且说东久迩内阁挥泪解散军队后，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盟总下达的政治自由化、解除党禁的指令。内务大臣山崎岩气哼哼地说：“言论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取消特高警察这几条千万不能实行，否则日本会乱成一团，国将不国，赤色分子将趁机发难，我们就成皇国的罪人了。”其他大臣纷纷表示同意。法务大臣岩田阴沉着脸说：“释放政治犯，还要我们法院干什么！提前放人？没门儿！”岩田的话更是火上浇油，大臣们个个唾沫横飞，大发牢骚。

半天不吱声的东久迩突然摆了摆手，道：“诸君，我们的任务原本是终战，保存国体，今已初步完成，干脆辞职算啦！”

众大臣听罢大吃一惊，牢骚归牢骚，当官归当官，更何况许多人刚刚尝到大臣宝座的滋味就此卷铺盖回家，真有些不甘心；只是亲王决心已下，无可奈何，只得表示支持。

下任首相由麦克阿瑟指定，70多岁的外务官僚币原喜重郎成为战后第二任首相。币原在20年代曾因推行对欧美协调的“币原外交”闻名一时，素有亲美派之称。麦克阿瑟因此而挑中他出面组阁新内阁成立两天后，币原拜访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担心地问道：“首相这么大年纪，为日本出来任职，辛苦啦。不知有什么要求？”

币原高兴地说：“中国有句老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承蒙阁下如此信任，我岂敢不好好努力。有何指教，在下洗耳恭听。”

麦帅吸了口烟，把毛茸茸的大手一张道：“我有五大指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

“愿闻其详。”

麦克阿瑟眯了眯眼睛，说：“依据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进行以下改革：第一，赋予妇女参政权；第二，给予工人团结权；第三，教育国际化；第四，废除专制制度；第五，经济民主化。”待讲完这五大指令，麦克阿瑟两眼发亮，兴奋地晃了晃拳头：“这些措施将使日本彻底摆脱军国主义影响。”

币原边听边神经质地摇头晃脑，搞不清是赞同还是害怕。麦帅看看也没什么好说，便吩咐送客。

币原回到首相官邸，立即召集阁僚讨论对策。不久，盟军总司令部又下达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实行农地改革的指令。币原内阁本无意执行，无奈

40 万驻日盟军犹如一只大铁拳，碰不得；各盟国态度严厉，毫无回旋余地；国内共产党和社会党联手掀起民主运动，首相府整日不得安宁。因此币原内阁只好顺潮流，设置改革委员会。但宪法改革却成了大问题。

国务大臣松本丞治颇费苦心地炮制了一部宪法草案，交内阁讨论。松本得意地说：“诸君，皇国国体至高无上，千万动不得。所以我本着此精神，对宪法作了一些修改，请大家讨论。”

松本抑扬顿挫地念道：“原宪法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天皇最高不可侵犯’，原宪法中‘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高！”“妙！”“松本大臣辛苦了！”阁僚们纷纷喝采。“好吧，”币原一点头，道，“把草案送交盟总审议吧。”

麦帅一见松本草案，勃然大怒，召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长惠特尼：“告诉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如果不体现放弃战争、主权在民等民主化原则，我就不考虑天皇的地位问题了。到那时别怪我们不通情理！”

松本草案被驳回，还惹来麦克阿瑟的一通臭骂。阁僚们如同一群落汤鸡，一个个垂头丧气。虽心中十二分的不乐意，可也不敢再公开对抗，暗中仍坚守着《帝国宪法》的旧阵地。麦帅变得不耐烦起来，准备走马换将，于是下令复活政党。说起日本各政党来，自 1874 年板垣退助建爱国公党起，几经兴衰消长。战后盟军进驻日本，开放党禁，一下子冒出 360 多个政党，其中主要有以鸠山一郎为总裁的自由党。鸠山出身名门，原属政友会，战时郁郁不得志，隐居在轻井泽。战后立即与芦田均、河野一郎、三本武吉等筹建新党，本来也想拉西尾末广等前社会党人入伙，但遭到拒绝。1945 年 11 月 9 日成立了自由党，鸠山自任总裁。他刚想雄心勃勃地问鼎首相宝座，岂料盟总一纸整肃令，只好从政界引退。无奈中，请外务省官僚吉田茂出任党魁，并约定一俟鸠山复出即奉还总裁桂冠。

与自由党抗衡的是社会党，核心人物有片山哲、西尾末广、铃木喜三郎等，均是政坛老将，自是实力不凡。另外还有共产党、进步党等。

这些政党瞄准战败后的首次大选，使出全身解数竞选。结果自由党得票最多，而且首次选出了 38 名女议员，成为一时的热点话题。自由党、社会党、协同党、共产党等 4 党组成反币原委员会，掀起倒阁运动，币原只有耷拉着脑袋离开首相官邸。1946 年 5 月，吉田出面组织内阁。

那吉田五短身材，面白体胖，留一撮短发，戴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两只细眼眯成两条缝，射出老谋深算的目光。吉田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入赘贵族重臣牧野伸显家为婿，养成讲排场、重穿着的贵族派头。他毕业后入外务省，当过日本驻中国济南、天津、安东、奉天的领事和总领事，升迁到外务次官，可谓仕途顺利，春风得意。他又长期转任驻意、英大使，成为亲英美派。曾因反对和英美开战，被宪兵扣留 45 天。这段经历竟成为战后重步官界的资本，吉田免不了暗自得意。

麦克阿瑟对吉田出任首相颇为满意。吉田也十分识趣，唯美国马首是瞻，韬晦静观。为寻机东山再起，凭借宦海沉浮几十年和在国外长期任职的丰富经验，再看看战后世界分成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峙，便认准了“冷战”中站在头号强国美国一边的道儿。因此，对执行美国政府命令的麦克阿瑟自然是曲意逢迎，以便输入更多的美元、技术、设备，等等。在吉田当政期间，政府镇压了“二·一”大罢工，修改了宪法，并推行农地改革等，稳固了垄断资本的统治。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麦帅进驻日本已近5年。1950年6月25日清晨，麦帅正和妻儿享用早餐，忽见副官急匆匆地赶来，神色紧张地对麦帅说：“今天拂晓，北朝鲜军队突破三八线，直扑汉城！”

麦帅把叉子一扔，问：“华盛顿有何反映？”副官笑了一下，说：“总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马上就会有电报来的。”

华盛顿一片混乱，杜鲁门总统和阁僚再三商量，决定向联合国提出出兵计划。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不同意。美、英、法诸国强行表决成功，准备派遣联合国部队去朝鲜。麦克阿瑟下令部属准备作战。首相官邸里，吉田神态悠然地吸着大雪茄，闭目养神，凝视着盘旋上升的烟雾，喃喃自语：“神助我也！天佑日本！日本该翻身啦！”

果然，麦帅接到华盛顿的命令后，先是派兵阻挡朝鲜人民军攻势，接着在9月突袭仁川。得手后，不顾中国警告，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轰炸东北边境。10月，中国出兵朝鲜，又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此后，双方形成拉锯战。日本成了侵朝美军的最大供应站，各类工厂一齐开工，生产的布匹、麻包、毛毯、卡车、油箱、炮弹、钢材、铁丝网等源源不断运往朝鲜。美军雪片般飞来的订货单和轮番从战场上来日本休假的美国官兵，则给日本带来二三十亿美元的“特需”收入。日本经济从此摆脱困境，生产水平超过战前，进入兴旺发展时期。

朝鲜战争刚打过一年，“特需”景气已让吉田乐得合不拢嘴。这年7月11日，他一不小心，在记者面前说得忘乎所以：“朝鲜战争使军事物资在日本的订货剧增，商品输出大大发展！”吉田吐了一口浓烟，接着道：“对日本经济来说，‘特需’可真帮了大忙。”又是一口浓烟从吉田的口中冒将出来。雪茄烟雾罩住了吉田那油光锃亮的秃脑门，也遮住了以下很想说出的话：幸亏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指令本首相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这可是重新武装的好机会！幸亏这场及时爆发的战争，美国政府特使杜勒斯三番五次跑来谈判单独媾和，这不就是结束占领、恢复主权的千载良机嘛！幸亏这次战争，美国人更明白了日本战略位置的重要……

“你们说是不是？”吉田突然向记者发问道。不待记者反应过来，吉田自答道：“当然是了。呵，哈哈……”大笑起来。

1950年9月，吉田率池田勇人等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操纵下的对日媾和会议。内阁一千人等前来羽田欢送。吉田茂缓步登上机舱，向送行的人群挥手告别。这时，吉田想起一年多来国内关于媾和的激烈政争，脑海里浮现出那些主张全面媾和、永久中立的革新人士的愤怒面影。“什么全面媾和、永久中立？”吉田暗想，“世界已分成东西方阵营，不跟着美国走，哪来的复兴援助？不打出反共旗帜，又怎么巩固日美关系？哼，说大话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9月2日，吉田一行抵达旧金山，立即按照这年1月与杜勒斯商定的程序行事：杜勒斯在会议上设法否决苏联的提案，为日本争取最有利的媾和条件；吉田则必须代表日本，与美国单独订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使美军长期驻扎日本合法化。9月7日，吉田应邀在会议上发表演说，表示接受美国提出的和约，强调日本在媾和、恢复主权以后，誓与西方阵营共命运，坚决反共到底。作为显示其立场的一个姿态，吉田对新中国大肆攻击。他诬指新中国是“阴险势力”，“正在远东扩大不安和混乱，到处公开发动侵略并日益迫近日本”。这些反华言论，使吉田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发明者之一。

此举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却使反共老手杜勒斯兴奋不已：
“ 嗯，这个小矮子的嗓门挺高。 ”

9月8日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当天，吉田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意美军出兵镇压日本“内乱”。1952年4月28日和约生效，日本恢复独立。当天，吉田与台湾蒋介石当局订立藐视中国人民的《日台条约》，设置了中日恢复邦交的最大障碍。

正是：

战败得福却因祸，弃旧图新赖改革。

麦帅吉田虽风流，毕竟历史匆匆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老鸠山抱病访苏 岸信介遭怨下野

几度交手两宿敌，远东争雄恨难消。
鸠山身残访苏去，却叫干戈化玉帛。

说话吉田茂正为6年来的政绩沾沾自喜，一场政坛风波已经悄然而至。前回说到鸠山一郎组织自由党，雄心勃勃地问鼎首相宝座，盟总一纸整肃令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只好请吉田茂出任总裁。1951年鸠山重返政坛，吉田却不愿让出交椅。鸠山一怒之下，退出自由党，联合岸信介、绪方竹虎等于1954年11月组建民主党，并发动反吉田运动以迫使吉田辞职。1954年12月10日，鸠山如愿以偿，当选为日本首相。

鸠山内阁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重返联合国，而其关键是与握有否决权的苏联恢复邦交关系。当年苏联对日宣战后，红军击溃关东军，带回60多万日俘，并占领了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及北方四岛。旧金山和会上苏联拒签《和约》，从法理上讲双方仍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鸠山当选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此事。

鸠山首相说：“本内阁在外交方面第一重要的是同苏联恢复邦交问题。”外相重光葵抬起头，撇了撇嘴道：“这事不容易实现，还是好好地注意对美协调吧。苏联这个国家让人难以捉摸，和它打交道很危险。”

农林相河野一郎是鸠山的心腹干将，当下冷笑一声：“外相嫌麻烦么？如果没有困难，那要外相干什么？”

重光葵挤了挤眼，没有接茬。

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碇达之助也说道：“苏联没什么危险，只要有诚心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重光葵一看风向不对头，心道：“看来他们已经算计好了。罢啦，何必自寻没趣。”于是不再反对。鸠山见状大喜，便定下着手实行日苏交涉的计划。

苏联的反应也很快。1955年1月25日，一辆轿车悄然驶入首相府。车门开处，一个高个子、头戴几乎遮住面孔的长羊皮帽子的人，弯腰溜进厨房后门，随后被人引入鸠山办公室。此人正是苏联驻日代表多姆尼茨基。双方寒暄几句，鸠山道：“实行日苏谈判是我的使命，但贵方若借机向日本宣传共产主义，那我就不能同意。”多姆尼茨基摸摸皮包，答道：“我很了解阁下不喜欢共产主义，也无意把意识形态强加给对手以谋求两国复交。”鸠山连连点头：“如果这样，我就接受贵国的函件。”多姆尼茨基连忙拉开皮包，把函件取出，递给鸠山。鸠山一看，内容简单而明确：“如果日本愿意，苏联随时准备谈判。”

第二天傍晚，多姆尼茨基突然再次拜访鸠山，转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亲笔信。信中建议两国在东京，或者在莫斯科，展开谈判。鸠山看罢心中一动，回头对多姆尼茨基说：“请转告贵国政府，我将以最快的速度召开会议，然后再与贵国谈判。”

几天后，鸠山召开民主党与政府要人会议，重光一派显得孤立，只好表态：“我们也是同意日苏交涉的。”

鸠山派的干将、时任民主党总务会长的三木武吉厉声道：“好，重光君你赞同就很好，否则就对不起了。”言下之意是要给重光葵颜色看。重光葵脸色很不好看，可是人单影孤，只好忍气吞声。随后就选派前外务次官、现

任众议院议员的松本俊一前往伦敦与苏联代表马立克谈判。

几番谈判下来，双方各不让步，尤其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毫无松动的余地。几个月后，伦敦谈判宣告失败。苏联则通过加紧抓获在北太平洋渔场捕鱼在日本渔民，向日本施压，不提。

且说 1955 年 11 月 15 日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时，各派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先推鸠山任总裁，其后转给绪方竹虎，最后再由民主党的岸信介当总裁；自由党支持日苏复交的前提是大功告成后，鸠山立即引退。后来没想到 1956 年绪方竹虎老死，所以岸信介盯住总裁宝座，翘首以待。

苏联阻拦日本在北太平洋渔捞的一招很厉害，一下就击中了日本内阁的“七寸”。因为时任农林相的是实力派人物河野一郎。望着前来抗议的渔民，急得河野抓耳摸腮，除了大骂重光葵外相捣乱外，只好主动请缨，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重开谈判。苏联则来者不拒。1956 年 4 月，河野一行飞往莫斯科。

河野一行下榻苏维埃大饭店，当即提出要会见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等。苏方表示同意。河野来到克里姆林宫，布尔加宁劈头便问：“听说你们带来什么方案了，能不能让我们看看？”

河野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们要求立即缔结渔业协定，尤其是今年的。”

布尔加宁双手一摊：“这在法律上行不通。你们一直没有与我们订立和平条约，也就是说双方还处在战争状态下，所以说即使订了渔业协定，也要等到恢复邦交之后才能生效。”

“这……”河野犹豫一下，咬咬牙说道，“你们无权单方面限制渔业，这一举动不符合国际法。”

“什么国际法！”参加谈判的赫鲁晓夫小眼一瞪，露出凶光，大声叫道，“你们太贪婪。在伦敦交涉时我们已经作了许多让步，除了承认你们保留《日美安全条约》外，还打算承认先归还齿舞、色丹两岛。我们是诚心和谈的，你们呢？！”

河野听完翻译后，心中反而踏实了。他想，苏方的目标仅是要复交，正合我意，看来事情并不太麻烦。便点头一笑道：“明白，但请主席和总书记体谅日本政府的处境。鸠山首相和我本人都热诚希望与贵国复交，也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但我们还要顾及到国内的舆论，只能慢点儿来。如果这次能达成渔业协定，对重开复交谈判也是一个推动。”

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会心地对视了一下，然后对河野说：“既然如此，我们也是通情达理的。如果贵方能做到以下两点，苏联将同意签署本年度的渔业协定。第一，不迟于 7 月底重开谈判；第二，可以借用苏联与联邦德国方式进行谈判。”“让鸠山学学阿登纳嘛。”赫鲁晓夫拍拍河野的肩膀，笑嘻嘻地说。

河野当即表示同意，双方缔结《日苏渔业条约》、《海上遇险营救条约》，皆大欢喜，不提。

河野莫斯科之行成绩显著，外相重光葵又气又急，连忙于 7 月 29 日率团抵达苏联，重开谈判。那重光素以亲美反苏著称，反对日苏交涉，这次却自告奋勇前往莫斯科，这其中自有其原因。自从绪方竹虎、三木武吉等大腕人物死后，自民党主流派鸠山、河野、岸信介等人的力量大大削弱，继任总裁人选的顺序生变，重光葵急欲乘机有所建树，为争当总裁捞足资本。若对苏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不愁得不到党内的拥戴。

苏联派外长谢皮洛夫为谈判代表。双方很快就在领土问题上短兵相接。

重光急于求成，不惜放弃择捉、国后两岛；苏方乐得同意。缔约谈判进展顺利。兴高采烈的重光电告鸠山，鸠山立即回电：“放弃择捉、国后两岛来划分国界，断然不可！”重光一看，凉了半截，立即回电申明理由：“放弃这两岛是上策，外交上的事情请交给本人！”鸠山看到这份电报，气歪了鼻子，电令重光中止谈判，率团归国。重光的总裁梦随之东流，一年后终于抑郁而逝。

对苏外交迟迟没有进展，鸠山本人十分焦急，想到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日苏复交上，如不成功，如何是好？当下便驱车到风景胜地轻井泽小住。河野随后赶到。进得门来，河野一脸愁色：“复交谈判，势如骑虎，如何是好？”

鸠山闭目，沉思片刻答道：“到如今只能由我出马了，很难找到其他合适人选。”

“首相亲往，固然是好。可北方四岛这块骨头如何来啃？”

鸠山胸有成竹地说：“我已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河野瞪眼问道。

“缓谈领土问题！”鸠山一字一句地说。见河野一脸迷惑，鸠山道：“苏联也是急着和我复交的，只是赫鲁晓夫他们不敢全部归还我国领土，因为他们也怕苏联国内反对。所以我先和他们谈复交的事，搁置领土争议，让后人去慢慢解决吧。”

河野恍然大悟道：“妙！实在是妙。”回头看看窗外，青山秀树，野花灿烂，农林相轻松地：“窗外真是好景色。”

几天后鸠山返回东京，立即召集党内首脑和元老开会，统一了党内意见。随后召开内阁会议，会上鸠山慷慨陈词道：“本人一贯主张日苏国交正常化。如今日苏谈判已到最后关头，本人虽双腿不便，也决心以老病之躯，亲赴莫斯科，实现我的诺言！”诸阁僚见鸠山动了感情，未免有些感动。“诸君，为何必须实行日苏邦交正常化？我有三点理由。第一，争取和平，防止战争；第二，加入联合国，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第三，让千千万万仍被扣留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同胞回国。一旦复交，本人愿意立即引退，恳请诸位给予理解和支持。”

鸠山言罢，默默不语。诸阁僚面部表情复杂，半晌后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鸠山鼻子一酸，流下几点眼泪。

1956年10月7日，鸠山一郎率河野等飞赴莫斯科，布尔加宁前来迎接。次日双方举行会谈后，苏方设宴款待。几杯酒下肚，赫鲁晓夫不禁手舞足蹈，一路小跑地到处与人碰杯，哈哈大笑地对鸠山说：“请，这可不是原子弹，请放心喝吧！”本来鸠山一行认为自己也能豪饮一番，可苏联的伏特加比日本清酒冲多了，鸠山、河野等人喝得酩酊大醉。

第三天，继续会谈。鸠山一郎与布尔加宁对话，赫鲁晓夫则拉住了难缠的河野。双方使出浑身解数，在谈判桌上捉对“厮杀”。苏联已经进入国内建设时期，急需缓和与西方阵营的关系，也想得到日本的资金与技术来开发西伯利亚。而日本也有苦衷，鸠山等人是下了政治赌本来苏联的，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准备。所以双方立场迅速接近，最后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在《日苏和平条约》缔结后把齿舞、色丹移交日本，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10月19日，日苏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果然，1956年12月18日，日本顺利加入联合国。两天后，鸠山内阁宣布总辞职。鸠山本人心满意足，居然写了一副“明镜似水”的条幅悬于室内，每

日端详自慰，感慨万端，不提。

继鸠山之后，石桥湛山组阁。可惜天不佑怜，9个星期后石桥卧床不起，只得实行总辞职。石桥推荐岸信介为新首相。不久前，岸曾和石桥为首相交椅争得头破血流，结果以7票之差败北。现在福从天降，岸信介喜不自胜，喃喃自言：“人间万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岸信介乃山口县人，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步入政坛。历任商工省工务局长、伪“满洲国”总务次长、东条内阁商工相。战后初期，一度作为战犯银铛入狱。1948年获释后再度进入政界，成为自由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当上首相后，背靠财界，扩充军备，外交上对美一边倒，引起国内进步人士的不满。岸信介也想在任期内有所作为，便瞄准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要求美国修改此条约。经过双方谈判，删除旧条约中允许美军在必要时镇压日本内乱的条款，使该条约具有对等军事同盟的性质。对日本而言，该条约无疑维护了主权。但日本国内已形成和平反战的风气，民主和平人士坚持中立立场，反对日美军事同盟。因此，条约获国会通过也非易事。

岸信介紧急召集自民党骨干开会，商讨如何迅速在国会通过此条约。岸信介率先发言：“我们已经邀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美国总统访日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希望最迟能在总统访日前批准新条约。”

佐藤荣作是岸的亲兄弟，说起话来没遮没拦：“恐怕不那么容易，连党内河野他们也要反对，更别说那帮在野党了。”说毕，两道浓眉拧成一团，一声不吭。

安保特别委员长小泽佐重喜接口说：“本届国会会期将满，恐怕来不及表决了，除非延长会期。”

川岛干事长双目一闭，脑海中浮现出反对派愤怒的面孔，不无忧虑地叹了一口气道：“即使延长会期，能否通过条约，也无把握。”

岸信介干咳一声，断然道：“那先让议长清濑一郎召集议员，决定延长会期50天，然后由小泽君相机表决条约如何？”

众人点头称是，分头活动去了。

且说到了1960年5月19日这天上午，自民党向两院议长提出延长会期50天的要求，在野党纷纷反对。到下午4点仍无结果，在野党议员退场。留下的自民党议员趁机通过延长会期决议。消息传出，社会党等在野党议员怒气冲冲地坐满走廊，阻止自民党议员进入会场。议长清濑躲在议长室，紧闭大门，不断对室外的在野党议员叫喊：“自省！重新考虑！”晚上10点25分，一阵铃响，众议院开会时间已到。自民党议员们急忙挤进会场。哪知坐在前台的是安保特别委员长小泽，他大声宣布：“现在开始表决《安保条约》！”社会党议员闻罢大怒，部分议员冲进议长席内，拉住小泽的领口，嚷道：“给我滚下来！先表决对小泽的不信任案吧。”自民党议员也拥上前来，与社会党议员撕扯起来。小泽被挤到台下，口中仍不停地喊：“表决！快表决！”

早已作好准备的自民党委员们把小泽拉进自己人圈内，连声高呼：“同意！”“赞成！”

小泽声音嘶哑地大叫：“多数通过！多数通过！本委员长将把此案送议会表决。”

11点刚过，一大群警察冲进国会，把坐在走廊上的社会党议员一个个拖走。议长清濑偷偷从后门溜了进来，一溜小跑直奔议会。议会运营委员长还嫌他动作太慢，干脆一把抱起清濑，大步冲向议会会场。

连摇带晃，清濂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一进会场，连忙登上讲台宣布：“现在开会，表决议案。”此时会场内只有一大群自民党员，甬说在野党，甚至连自民党内的反主流派都没有出席，所以表决就方便多了。议员们纷纷起立，通过了延长国会会期 50 天的议案。

接着，清濂又提高嗓门道：“现在宣布，明天表决条约的大会定于零时 5 分开始，请准时出席。”

在场的议员看看手表，时针正指向 11 时 55 分。于是，就都呆在原地不动。零时 6 分，众议院开会。小泽委员长立即提议表决新《安保条约》。清濂擦了一把汗，点点头，对一排排空椅子大喊道：“同意本条约的请起立！哗啦啦一阵座椅乱响，留在场内的自民党员纷纷挺胸凸肚地站起来。强行表决获得成功。

此时，窗外大雨滂沱，黑压压的人群排成无数支示威队伍，冒雨游行。“岸内阁下台！”“反对战争！”“保卫和平！”震天动地的怒吼声与风声、雨声汇合为巨大的声浪，震撼着灯火通明的官厅街。

示威抗议逐浪高涨。6 月 10 日，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为总统访日前来打前哨，一下飞机就被愤怒的人群围住，幸亏海军急调直升飞机将其救出。岸信介心想弄巧不如藏拙，无奈中只得请美国总统放弃访日。6 月 15 日下午，群众再次包围国会，“全学联”的学生一马当先，冲进院内。右翼团体和警察大打出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啊——”随着一声惨叫，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科的女生桦美智子头负重伤，倒在血泊中。警察见局势失控，连忙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24 日，日比谷公园哀乐四起，人们为桦美智子举行葬礼。“揪出凶手！”“打倒岸内阁！”悲愤的呼喊声响成一片。

此时岸信介在首相官邸如坐针毡，见内阁已是丧尽民心，赶紧于 7 月宣布内阁总辞职。消息传来，国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同日，池田勇人组阁。

正是：

 鸠山识时做决断，抱病访苏开新篇。

 冥顽最数岸信介，下野皆因国民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勇决断田中访华 促复交大平相助

一衣带水两邻邦，敦睦千载天地长。
排却军国百年怪，神州扶桑遍春光。

话说 1960 年 7 月，池田勇人上台组阁。他政治上保持“低姿态”，以收民心。几年间，国内稳定，经济迅速增长。欧美各国惊呼：“太阳又冒出来了！”古人云，“仓禀实而知礼仪”。日本一心要树立国际新形象，不惜重金举办 1964 年的夏季奥运会，花钱买面子，不提。

那池田首相与佐藤荣作原本都是吉田茂的门生，自是意气相投。到 1964 年第 2 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两人唱起了对台戏，展开大角逐。池田以 10 票之多险胜，心中未免觉得赢得不漂亮，闷闷不乐。幸好会说话的松村谦三等人劝解说：“虽然花只开了一朵，但蔷薇总归是蔷薇。”池田一想也对，这才心情舒畅起来。

有道是，“祸福旦夕，人所难测”。池田当选没几年便病魔缠身。一批少壮派按捺不住抢坐总裁交椅的念头，那新潟县出身的田中角荣则是其中一位。田中角荣学历不高，只不过私立中央工业学校土木科毕业。但由中很有门路，也很会做人，钱也不少。他与佐藤荣作同一阵营，又是池田的儿女亲家，曾多次找到池田、佐藤的老师吉田茂那儿，请老爷子出面劝两人合作。这日闻知池田勇人有意让佐藤荣作继任总裁，心中顿生怅然之感。一时急想找个人诉心曲，便想到了老情人佐藤昭子。

田中驱车来到昭子住处。他一边嘻笑一边说：“想当年，佐藤荣作的老哥岸信介也是因为石桥首相病重被指名为总裁，今天佐藤也碰上这等好事。看来当大臣只需有实力和能力就行，而当首相还得靠运气。”

昭子嬉笑着打了田中一下，说：“哟！难道你也想去碰碰运气？当了首相就没法再到这儿来了，那就没意思啦。”

“我哪有这种奢望？大老粗一个，别人才看不上我呢。”

昭子抿嘴一笑：“其实你为他们做的事太多啦，如果不是你帮他们搞钱，他们靠什么竞选呢？”

田中抱住昭子，抚摸着她说：“这倒也是。日本企业不论大小都应该每月捐 10 万块给自民党，这区区 10 万块只是雇个小工的价钱，却能保证他们赚钱。可笑这帮愚人不干，惹得我费那么大劲去筹措经费。”

昭子显得有点不耐烦，嗔言道：“你每天都谈钱，好不容易到我这儿来一次，就不能说些别的？”

“好吧，就为你唱支浪花节小调儿吧。不当首相也好，当了首相就没时间和你见面了，更没胆量玩女人啦。”

且说 1964 年 11 月 9 日，佐藤组阁。他对内狠抓经济发展，对外强化日美关系，收回冲绳，并与韩国恢复国交，同时继续对抗中国。1965 年 6 月 22 日，《日韩基本条约》签字。1971 年 6 月 17 日，日美订立《归还冲绳协定》。一时间，佐藤也颇为外交接连得分而洋洋自得。

谁知世事沧桑，变幻莫测。1969 年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为从越南战争中抽身，他大力改善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并决心与中国发展关系。就在佐藤收回冲绳一个月之后，尼克松宣布派基辛格访华，并准备次年亲自访问中国。这一消息仅在公布前 5 分钟才告知佐藤。此时，佐藤正在主持内阁会

议，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涨红了脸，一声不吭地闭紧嘴巴，活像一只漏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挣不起身来。

记者早已聚集在门口，准备采访首相。等了半天，才见佐藤蹒跚而出，故作镇静地苦笑而去。

这一棍闷的疼劲儿还没过去，一个月后尼克松又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与其他货币脱钩，东京股市狂泻。佐藤内阁再次受挫。1971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日本内阁又被舆论讥讽了好一阵儿。这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使佐藤疲于奔命，于1972年6月17日声明准备总辞职。

佐藤刚要下野，自民党内总裁争夺战顿时烽烟四起。因为自民党一党独大，当上总裁便理所当然地成为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三木武夫等4巨头出马较量，掀起了一场天昏地暗的“三角大福”之战。田中浪迹官场，颇懂金钱的威力无穷，曾对一位资深前辈说：“你们有学历，有地位，我什么都没有，只好捞钱。有了金钱心中踏实嘛。”他财源丰厚，在自民党中组成了“田中军团”，自己只管坐镇指挥，派人猛挖一号对手福田赳夫的墙角。选举前夕，田中亲自出马，让古井喜实居中联络，邀请竞选希望不大的大平正芳商谈。大平正芳一直为控制池田派而煞费苦心，最后终于当上池田派核心团体“宏池会”的会长。田中深知大平为人忠厚，但精明异常，于是面谈也就不故弄玄虚，而是开门见山。

“大平君出任宏池会会长，可贺。您那一派实力雄厚，您不会只想当个派系领袖吧？对新总裁的最佳人选有何考虑？您打算怎么办？”显得疲惫、拘谨的大平忙说：“哪里，哪里。苦于独力难支，不知田中君有何想法？”

田中握了握拳头：“先辈们死的死，老的老，天下该是我们的了。”

大平点点头：“阿角，我们同事多年，情同手足。谁当首相都无所谓，关键要办几件实事。”

田中听大平如此表态，心中暗喜：“这不是明摆着表态支持我吗？”便笑着说：“我也有此想法。如今大事，没有比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问题重要的了，这事搞好了定可名垂青史！”见大平频频点头，田中又道：“我是个粗人，文化水平不高，对外交没什么经验，恳请大平君多多出力！如果我当选的话，一定请大平君任外相。如何？”

大平本想当自民党的干事长，这把交椅离总裁和首相宝座的距离最近。现在见田中说得诚恳，心中也热乎起来，遂接受了田中的请求。田中与大平联合，实力大增。犹豫不决的三本也表示支持田中。党内选举揭晓，田中当选总裁。7月7日，田中内阁组成，大平出任外相。当天田中即发表谈话，要尽快实行日中邦交正常化。两天后，中国也作出积极反应，欢迎田中的讲话。消息传来，田中面露喜色。日中复交乃大势所趋，在野的社会党、公明党等纷纷表示支持田中。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后访华，发挥了桥梁作用。田中见此，更加信心十足。一日，请大平来小酌一番。酒过三巡，田中笑咪咪地说：“秀才啊，你又在想什么呢？真是自己累自己啊。”

陷入沉思的大平忙回过神来，说：“嗯，我在想外交上的事。”

“噢，不要担心。日中邦交正常化已呈水到渠成之势，绝大多数国民表示支持，在野党正在铺路搭桥，中国方面态度积极，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们手中啊。”

大平接口道：“我也是这么想的。”

“大平君，这届内阁实际上是大平—田中内阁，让我们好好干他一场。”田中推心置腹地说。

闻听此言，大平深为感动，连连说：“一定，一定。”略一沉思，大平又道：“田中君，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才能完成这件大事。首先要统一国内、党内思想，才不会出乱子。另外还要加强和中国方面的联系。至于美国方面，我估计问题不大，但也要去烧烧香。”

田中微微一笑：“放心吧！党内的事我来搞，你先和北京保持接触。美国人总不至于只许自己‘放火’，不许我们‘点灯’吧！哈哈……”。

两人又计议良久，便分头行动。

7月22日，外相大平会晤中国驻东京首席贸易代表肖向前和特地以上海舞剧团团长身份访日的孙平化。由日中议员联盟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作东，在新日本饭店聚会。孙平化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口头邀请。8月15日，田中直接会见孙平化、肖向前。田中问：“北京的气候哪个季节最好？”

中方代表微微一笑，建议道：“九、十两个月天气最好，秋高气爽嘛。”

“明白了”田中连连笑着点头。

8月19日，田中会见访日的基辛格，通报中日复交进展情况，基辛格表示可以理解，田中感到放心。8月31日，田中飞往夏威夷与尼克松会谈，答应紧急进口7.1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以缩小日美贸易的逆差额。尼克松则表示理解日本关于日中复交的立场。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会谈气氛变得融洽起来。尼克松挤了挤眼睛，对田中说：“首相先生坐什么飞机到中国去？”

田中迷惑不解地说：“坐飞机？当然是坐日本航空公司的进口飞机去。”

尼克松难得一笑，这时却笑了笑说：“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的三星客机物美价廉，建议你们多进口一些这种飞机。”

田中一拍胸脯，爽快地说：“没问题！”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预料到“没问题”三个字，竟成为后来由中身败名裂的诱因。万事俱备，只待一行。这几天，大平心情激动，想想国内右翼势力的威胁恐吓，总是轻松不下来，便对秘书真锅贤二道：“真锅君，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这次谈判不成功，我可就回不来了。即使谈成了，没准会遇到什么危险，身后诸事都拜托你了。”

真锅眼睛一酸，哽咽着说：“先生别担心，诸事顺遂，料也无妨。”

田中倒是另一副神态，整日里哼着浪花节曲，只等9月25日直飞北京。时光匆匆，转眼间已是1972年9月25日。清晨11时整，田中一行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舱门一开，田中先行几步，走下舷梯，大平等随后移步下机。周恩来总理等前来迎接。田中急行几步，先伸出双手，与周恩来紧紧相握。

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后，田中怡然自得，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赋起了汉诗。众人都感到奇怪：这个时候他老兄还颇有雅兴！田中挤眼笑着说：“不认识我啦？你们放心，有大平谈判，我们只管自己开心玩罢。”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宾客云集，乐声四起。周总理致祝酒词，欢迎田中访华。田中也随后致词，在讲到日本侵略中国时，他说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多麻烦”。此言一出，中国方面当即面色严峻起来，涵养很好的中国主人没有当场反驳。

回到宾馆后，大平神情沮丧，田中却照旧兴致盎然。20日，大平与姬鹏飞外长谈判归来，神情愈加沮丧。

田中奇怪地问：“怎么啦？”

“唉！真是麻烦。今天谈到台湾归属、战争赔款等问题，中国方面坚决要求日本完全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后来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急了眼，竟然问：‘中国大陆能保护旅台日本人吗？’这惹怒了中方代表。另外，你在酒宴上那‘添麻烦’的说法也引起了中方的不满，看来不好办。”

“唔，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再想想办法嘛。你们这些大学毕业的秀才不拿出办法来怎么行呢。我是一个大老粗。”

大平苦笑一声：“这样耗下去，我们怎么回国交代？”

“好啦，你就放心吧！事到如今，急也没用。实在谈不成，我们就回国，权当到中国来旅游一次。以后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你再和他们谈谈，中方比我们更急。”

27日的谈判比较顺利，双方在大的问题上没什么分歧。田中与大平都松了口气。当天晚上8点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田中、大平和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毛泽东点着烟，微笑道：“欢迎你们。吵完架了吗？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

田中首相初次会见世界级政治家毛泽东主席，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忙尊敬地回答道：“我们谈得很好。”

接着，毛泽东谈古论今，思路活跃。他微笑着一指坐在一旁的廖承志，道：“他的日语流利，十分了解日本，你们可以把他带回去嘛。”举座大笑。

田中问及主席健康，毛泽东摆摆手，道：“头脑尚称清楚，只是手脚不如以前灵便了。”

“请您多保重。”田中诚恳地说。

“谢谢。”毛泽东微笑答道。

临告别前，毛泽东赠给田中《楚辞》一书，作为田中赠送大山樱、唐松2000株的回赠。

9月29日上午，中日两国签署《政府联合声明》。仪式结束后，大平会见记者，宣布“日台条约”已失去意义。当晚，田中举行答谢宴会，在致词中对日本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不幸表示“深刻反省”。

9月30日，田中、大平一行经上海回国，周恩来总理前去送行。田中登上舷梯，在舱门前停下，向着挥手告别的周总理鞠躬致谢。

中日复交使田中名声大振，支持率高达70%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美国对田中抢先建交隐含不满。转过年来，中东战争爆发，石油危机波及日本，日本经济转为低速发展。接着是韩国的金大中事件。这金大可是反对朴正熙总统独裁的民主人士，1973年8月被韩国安全人员秘密从日本眼皮下绑架回国内，大大地羞辱了日本一把。1974年8月，旅日韩侨文世光在汉城光复节纪念仪式上，用手枪杀害朴正熙夫人陆英修，日韩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同年，田中出访东南亚又受到抗议，搞得灰头土脸的。不知不觉间，田中内阁竟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正当田中不知所措之际，1974年10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刊载了立花隆写的《田中的财源及人缘》的文章，揭露了田中财路不清，并披露不少桃花新闻。此文既出，立即引起轰动。在野党抓住良机猛烈反击，自民党内的三木派和福田派也大肆发难。

早在文章发表以前，田中就耳闻此事，曾多次派人与立花隆和杂志社密谈，软硬兼施，哪想到对方是铁了心。这期杂志一上市，立刻被抢购一空。

田中与昭子的暧昧关系被炒得沸沸扬扬，昭子被称为“越山会女王”。这“越山会”是田中的后援团体，昭子长期以秘书的身份掌管田中派的经费。田中派的人都称她为“妈妈”，其地位自是非同一般。

且说风声愈来愈急，田中眼看情形不妙，便决心引退。他把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三木武夫都掂量了一番：虽说大平和自己同舟共济，但其势力日后恐怕难以控制；福田一直和自己较劲儿，不是善主；三木派系力量小，曾经帮过自己，可以考虑。考虑再三，心想最好还是让惟名悦三郎副总裁出来收拾局面。

寻思半日，一个电话叫来二阶堂进，如此这般一番嘱咐，二阶堂进领命而去。

田中驱车到昭子住处去。昭子连连弯腰鞠躬，流泪说道：“我害了你，实在对不起。”

田中苦笑一下，说：“没什么，谁没有女人，又有几个人不养着情妇？只是我认倒霉罢了。我已决心辞职，首相以后可以再当。得了，得了，别再伤心了。”

且说二阶堂进和椎名见面，寒暄几句后，椎名心想：“二阶堂是由中的心腹，来此有何目的？”

二阶堂低头说：“阿角认为福田、大平不宜立即继任总裁，有意让椎名君出马代理党务。”

椎名一阵狂喜，嘴上却再三推托，道：“本人年老，还是另请高明吧。”

“阿角请你全面负责党内诸事。”

“这……？”椎名搔了搔头，沉吟片刻，断然道：“那就权当临时代管。”

12月1日，椎名提议三木出任新总裁，大平派激烈反对。4日召开自民党全体大会，三木当选总裁。9日，三木组阁。但政海风波并未因此平息，反而酝酿着更大的政潮。

正是：

恢复邦交百年计，阿角决断堪称奇。

可叹难逃金权劫，疑案真相千古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贪贿赂丑闻频发 自民党一朝交权

执政年有三十八，经济奇迹举世夸。
金权腐败民心丧，丢权一朝空嗟呀。

话说田中内阁总辞职后，三木武夫上台。那三木派本是中小派系，三木被选为总裁，其原因虽与三木资深年长不无关系，更主要的是福田、大平两派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使三木得了便宜。三木深知各派谁也不能怠慢，便拉各派人物入阁，组成“派系均衡性内阁”。

岂料来自华盛顿的政治“狂风”突袭东京，日本政坛立即反响强烈，又是一番政潮动荡。

1976年2月，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在国会作证时，揭露该公司为推销三星飞机，曾向日本政界幕后操纵人物儿玉誉士夫和丸红公司乃至政府高官行贿30亿日元。消息传到东京，立即掀起轩然大波。2月6日，众议院召开预算委员会，在野党委员拍案而起，要求查明真相。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三木见状，当即代表内阁宣布：“为了日本政治的名誉，必定要查明真相。”会后，三木致信福特总统，要求美国提供有关资料。一时间，舆论看好三木。三木也想借此打击正蠢蠢欲动的田中角荣，巩固自己的政权。

田中派干将二阶堂进听到贿赂案消息后，焦急万分，忙去找田中，开口就问：“角老，您与这事儿有无关系？”

田中诡秘地用手指指窗外赤坂王子饭店福田赳夫的办事处说：“没问题，拿钱的是他们。”

二阶堂进松了口气，便和几个人商量对策，决定制造舆论，伺机再行动。这年3月发行的田中派越山会机关报《越山》刊登了田中的大幅照片，还特意注明：过着正大光明生活的原首相田中角荣。

东京地方检察厅可没闲着，该厅特搜资料课课长田山急飞华府，几经交涉，取到美方的资料，4月10日赶回东京。随即破例在星期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着手调查，搜查的矛头直指田中角荣。

田中低估了司法机关的能力，到7月时方感到大势不妙，立即派人把秘书榎本敏夫送到香港，避开风头；自己则故作轻松地乘飞机去长野县打高尔夫球。从7月24日到26日，他一直玩得很开心，精神饱满。27日清晨6点30分，检察官敲响田中家邸门铃，进来的是松田检察官和资料课长田山。二人略作礼节性寒暄，切入主题：“我们奉东京地方检察厅长官之命来传讯您，请合作！”

田中脸色突变，身子颤了颤，旋即慢慢地说道：“二位请坐，我去准备一下，再吃一点东西。”目睹田中蹒跚的身影，松田、田山二人心中也产生不忍之心，但毕竟是公务，法律无情。

7时整，田中坐上检察厅汽车，直驱东京地检厅。地检厅挤满了记者，虽然不少人还没有搞清逮捕了谁，但事务官用绳子围了一圈来挡人群，这还是第一次。等他们发现是田中角荣时，兴奋不已，立即争发特大新闻。面对咔咔作响的照像机，强作镇静的田中依然礼貌地挥手致意。两小时后，田中被押往东京拘留所。田中是“哑巴吃馄饨，心中有数”，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一封给七日会会长西村英一，要求退党、退会，以免牵连党。

8月11日，田中受到起诉，交付2亿日元保释金后获准假释出狱，听候审理。田中心中恨透了三木，认为三木故意借机整他，便不惜与老对手福田合作，力荐福田上台。推翻三木内阁，由中方才出了心中一口恶气。

田中一案延续多年，案情日益复杂。这期间，秘书榎本敏夫等知情人一个个暴死，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直到1985年才结束最终公审，已经65岁的田中角荣以违反《外汇法》和《受托收贿罪》被判5年徒刑，缴纳5亿日元罚金。田中一气之下继续上诉。1987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予以驳回。田中心力不济，忧闷中风，久病后去世。田中军团土崩瓦解，按下不表。

再说田中搞垮三本，福田继任。其后大平出任首相。大平死于第二次竞选的讲演台上，令选民大为感动。大平派的铃木善幸享用了落地桃。两年后，中曾根康弘继任首相。中曾根生于群馬县，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战前曾任职内务省和海军省。此人素有鹰派之称，为人又很圆滑。他曾给麦克阿瑟写过一封厚厚的信，对麦帅说三道四。岂料麦帅看也未看，就将信扔进垃圾桶。中曾根重视日美特殊关系，曾称日本是美国的“不沉没的航母”。

1987年后，中曾根指定田中派“王储”竹下登为首相。竹下登在同年年率104名亲信议员杀出田中军团，另组竹下派，致使二阶堂进只剩20多名议员坚守田中大营。竹下登是田中的嫡系，连贪贿也有乃师之风。1988年6月，《朝日新闻》披露川崎市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从川崎市再开发的未上市股票中获暴利。在舆论压力下，国会着手调查。哪知一查查出若干高官的丑闻，“利库路特贪贿案”曝光。“利库路特”公司创始人江副正浩在东京大学读书时已小有名气，曾使一家报社起死回生。该公司是一个拥有23个子公司的综合公司。江副为拉拢官员，于1986年将该公司未上市的股票低价售给政要。然后由政府授意报刊大肆宣传，使股价暴涨。政要们抛出股票，立即获得巨额利润。东京地检厅先后搜查、起诉、逮捕了20人，内阁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劳动省事务次官加藤孝、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公明党议员池田克哉等被判刑。竹下登、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长谷川峻等相继受到牵连。竹下内阁于1989年6月总辞职。

受重挫的自民党决心找一位诚实、廉洁、品德高尚的新总裁。外相宇野宗佑自1960年先后9次当选下院议员，声誉极佳，成为当然人选。1989年6月3日，宇野组阁。但“宇野号”还没出航，便遇上狂风。6月5日，《每日周刊》披露宇野与艺妓阿西有染。在新闻界的穷追猛打下，内幕大白于天下：宇野不仅养妓，还有虐待玩弄女性之举。国内舆论再次大哗。1989年7月，参议院大选，自民党失利，宇野只好在8月挂冠下野，海部俊树出任首相。该年还发生了“扒金库”事件。“扒金库”是赌博用的“弹子房”日语音译。调查证明，“扒金库”协会曾向社会党行贿。自感理亏的社会党的反贪反腐攻势顿失锐气，也成了一个小花脸儿。

海部任职没几天，自民党又被新的丑闻缠住手脚。新闻界披露共和公司为在建筑业中获胜，向北海道开发厅长官阿部文男行贿8000万日元，换取有关信息。该公司还聘请前首相铃木善幸为名誉总裁。警方搜查后，阿部等人被起诉，自民党阵脚不稳。海部派在党内实力不强，虽在任内也屡有政绩，但党内大派系首领容不得小派系首领长期占据宝座。两年后，海部挥泪告别首相官邸。

1991年10月，大派系首领宫泽喜一继任首相，竹下派“经世会”会长金丸信则在幕后总揽政局。这金丸信与竹下登是儿女亲家，关系很好，但也

深受金权政治的腐蚀，没多久就给自民党引来大祸。1992年1月，报界披露“佐川急便”公司经理渡边广康为谋暴利，暗中向金丸信等提供政治贿赂金。舆论又是一通猛烈攻击，警方再成立搜查本部调查金丸。8月27日，金丸信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经世会会长两职；10月辞去议员职，宣布退出政坛。自民党第一大派系竹下派分裂为小渊派和小泽派，阵脚大乱。

1993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对金丸信的调查以有罪定案，政界风波迭起。经济方面，由于因住房、地皮和股票等价格过高导致的“泡沫经济”爆裂，经济大滑坡，一贯爱挑剔的日本人也开始买便宜货了。

日本皇室也不平安。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明仁继位，年号“平成”。德仁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德仁毕业于日本学习院大学历史系，1983年赴牛津大学学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弱水三千，德仁却难取一瓢。1986年10月，西班牙公主访日，德仁设宴招待时才觅到心上人。此女芳名小和田雅子，系外务省官员小和田恒的长女，自小随父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生活，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精通英、法、德等外语。母亲是庆应大学毕业生，家业财产盈实。二人多次接触，彼此很投缘。宫内厅为此大大松了口气：终于不必为太子选妃操心了，也不用担心新闻界捕风捉影的报道了。

不料好事多磨。有人揭发雅子的祖父与战后轰动日本的“水俣病”公害案有关系。水俣是日本北九州一个镇，因日本氮肥公司排放废水导致人畜精神失常致死的恶病，引起日本和世界的关注。雅子的祖父曾任该公司的总经理。宫内厅无奈，只好排除雅子为候选人。德仁痛苦万分，雅子则在其父的劝说下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皇室加紧选妃活动，一个又一个的候选人推荐到德仁面前；但德仁毫无兴趣，只是大讲“缘份”二字。

两年后雅子回国，任职于外务省，很令亲王高兴。德仁暗道：“雅子知我心，我就是想找一个熟悉外事的女子，以适应未来的需要。我得查查她爷爷与水俣病牵连有多大。”

他让朋友和有关机构彻底调查水俣病与雅子爷爷的关系，大家也努力玉成其事。最后确定其祖父是在水俣病事件发生后任职的，暗示与其没有直接责任。

扫清障碍后，一切变得好办了。大媒人由外务省元老柳谷谦介担当，两位有情人再度会面。但雅子想到婚后要恪守那么多皇家的清规戒律，心中又犹豫万分。小和田家举棋不定，有些“羞羞答答”。德仁急了，不禁心灰意冷。皇母美智子抿嘴一笑：“你别急，哪个女孩会开口就说愿意？我看她心中肯定默许，你可要使劲！”

“哟，你当时也这样吧，害得我空着急。早知道我就不打那么多电话了。”明仁笑着抢白一句。

“对，你多学学你皇父，他可真会用电话磨，让你没办法逃避。”

德仁领了这条锦囊妙计，立即在卧室装了电话，整日热线联系。

明仁天皇也亲自约见未来的儿女亲家小和田恒，为儿子的亲事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底雅子终于答应了德仁的求婚。

1993年年初，宫内厅派人出面正式向小和田家提婚，自是水到渠成。根据日本法律规定，皇太子大婚须经日本国会和内阁批准。1月19日，召开首相、两院议长等要人出席的皇室会议，会议一致批准婚约，并为两位新人祝福。3月，举行订婚仪式。6月9日，举行大婚仪式。当日老天也作美，东京城雨后放晴。33岁的新郎春风得意地与满面娇羞的新娘乘坐着敞篷汽车，向

沿路前来祝贺的近 10 万日本国民致意。这时，天空晚霞如火，绚丽多彩。首相宫泽喜一心中默默祷告：“但愿大婚带来喜庆，带来经济复苏，带来党内太平，带来……”

祷词虽美妙，现实却十分残酷。宫泽喜一与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前任首相同属老一代的政治家，在讲究年资辈份的自民党内，本来可以凭借老资格压住阵脚。无奈经济连年呆滞，看不到复苏的迹象。贪污受贿丑闻被接连揭发，自民党形象不佳，失掉民心。党内一批少壮派失去论资排辈、等待若干年坐上总裁、首相宝座的耐心，纷纷要求老一辈赶快引退，在实行政治改革的旗号下抢班夺权。金丸信倒台给少壮派们提供了脱党而去的正当理由。一时间，少壮派自民党议员先后另立山头，成立各色名目的政党。

最早从自民党分裂出的政党称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出身名门望族，雅号“细川少爷”。这少爷全无公子哥儿的坏习气，上智大学毕业后，进《朝日新闻》报社当记者，下基层采访，倒也体察了不少民间疾苦。1971 年当选众议院议员。1983 年当选熊本县知事，连任两届。任职 8 年中，振兴县内产业，引进高技术以图脱贫致富，颇有政绩。1992 年 2 月辞县知事职后，就任自民党政治改革审议会会长，很想在廉政方面有一番作为。只是自民党官、财、政相互勾结利用，年深日久，积重难返。欲打破这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谈何容易！那日，细川会长向宫泽首相汇报政改方案，说得眉飞色舞，振振有词；却见平日里笑不离口的宫泽有些不耐烦地双眼一闭，养起神来。细川忙问道：“首相，您看这些办法是否可行？”“什么——”宫泽如梦初醒，睁开肿泡眼，漫不经心地问道，“细川君讲得不错嘛，共有几条措施来着？”细川见状，不再说什么，一股无名火从心底腾起，暗想：“政改乃举国瞩目的大事，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身为总裁、首相，竟这般不认真，缺乏诚意，置若罔闻。呆在这种党内，还有什么意思？”

这年 7 月众议院选举过后，自民党内刮起一阵冷风，指责细川会长“态度暧昧”，“胳膊肘往外拐，对非自民党联合感兴趣”。细川且不理睬这些冷言冷语，只管联络党内志同道合者。到了 12 月，细川约上几名知交，到东京六本木的一家中华料理店，秘密筹划成立新党，“诸位，今天的聚会意义重大，自民党专权 37 年的历史将因此而告结束。”细川一改说话慢条斯理、行动优柔寡断的表面形象，说起话来斩钉截铁，“日本政治的新生，在于政党的新兴。我想党名称为日本新党，诸位有何意见？”“赞成！赞成！”“日本新党万岁！”与会者无不表示拥护，急性子的人甚至喊起了万岁。

说干就干，1993 年 2 月，细川的日本新党正式成立。随后作为自民党的新对手参加同年 7 月 18 日大选，竞争口号是“在野党一致合作，迫使腐败的自民党下野”。这期间，少壮派羽田孜从自民党中拉出新生党，武村正义也另组新党魁党。大选结果，自民党惨败，仅获 223 个议席，未到众议院总议席的一半，权力宝座即将丢失。日本新党、新生党、新党魁党却分别获得 35 席、55 席和 13 席。宫泽在竞选总部等待竞选结果，眼见自民党的候选人纷纷落马，心里像打翻了醋瓶子似地很不是滋味，叹道：“唉，当初哪怕听一听细川这些少壮派的意见，采纳他几条建议，何至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悔之晚矣。”

且说新生党的摇羽毛扇人物小泽一郎宦海沉浮多年，是与金丸信、竹下登合称“金竹小”密室政治的决策人物之一。1991 年 10 月宫泽喜一之所以当选自民党总裁，是“金竹小”一阵耳语的结果。眼看宫泽大势已去，小泽

便选中羽田作为继续执政界牛耳的搭档，出主意劝羽田先等上一等，让日本新党的细川出面组阁：“羽田君，我保你有首相当。这次让细川君先进首相官邸，才有利于非自民党诸党联合，把自民党赶下台。只要自民党总裁坐不上首相宝座，还愁细川之后走进首相官邸的不是你羽田君吗？”“明白了。”羽田点头。

经小泽一番幕后奔走联络，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新生党、日本新党、新党魁党等7党联盟，在8月6日临时国会的首相选举中击败宫泽，将细川推上首相宝座。宫泽含一把辛酸的老泪，乖乖交出权力，后又引咎辞总裁职，让河野洋平出任总裁。河野受命于危难之中，倒也毫无气馁之色，发誓要重建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细川执政伊始，国民支持率高达83%。坐上首相宝座，细川便要实施政改方案。然而，联合内阁成立不久，就像杂牌乐队演奏不出合谐动听的乐曲，失去以前那种推翻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时的主旋律，7党各拉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指挥细川徒唤奈何。到了1994年3月，日本经济还是看不到复苏的希望，美国一个劲儿地通过日元增值给日本商品制造出口困难；加上1993年气候不好，稻米欠收，大米供应一时断档，米价在一周间上涨1倍，居民纷纷拥到米店抢购国产米，有些地区还出现米库、米店被抢事件，被传媒说成是“平成米骚动”。于是，细川内阁支持率直线下降。这时，自民党发起攻势，提出追究细川在东京购置住宅2亿日元资金的来路问题。细川见舆论汹汹，便于4月8日宣布辞职。

按照小泽的预先安排，羽田孜出任新首相。内阁中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小泽欲将社会党排挤出去，便筹划其他6党成立新的政治联盟。社会党一怒之下，退出联合内阁，转而采用起与敌人的敌人联合的策略，断然与多年政治宿敌自民党携手，形成议会内的多数派。以此为基础，6月里，自民、社会两党准备对羽田内阁提出不信任案。羽田闻讯，情知事态严重，便不得不接受内阁必须总辞职的现实，于6月25日宣布下野。雅号“政治改革先生”的羽田，可谓壮志未酬。

1994年6月29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第52任首相。副首相兼外相之职由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担任。自民、社会两党为摧垮前任联合内阁，组成新一任的联合内阁。内阁前途如何？自6月21日纽约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比价突破1:100的防线之后，在村山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即30日，又达到1:98.47的新比价。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综合性摩擦与冲突的加剧，给村山内阁笼罩上一层阴影。在野党的新攻势方兴未艾，以“野合”政权攻击这届内阁。村山出任首相的当天，批驳“野合说”，强调“两党基本政策相同，尽管理念不同”。副首相河野也明确表示：“自民党坚决支持村山首相。”小泽一郎则不甘示弱，奔走策划，于7月30日宣布：实现日共之外的9党大联合，组成一大政党，与自民党、社会党内阁一决雌雄！

正是：

登台下台忙接收，吴越混怨竟同舟。

政坛变幻多迷离，来年谁家主国谋？

